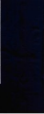


明世法錄





明世法錄

皇明世法錄序

君子之學。爲其有用於時者。或引而施之天下。或列而存之論著之間。二者恒難兼之。聲施功烈之士。不以文章自表見。其好爲文

李康一

辭以自負爲至論者。常快詭曠渺。迂遠而不切於世務。若夫立身朝廷之上。爲當代賢輔之望。決大事定大議。嘉謀善畫。著在國史。而猶以靖思極慮。綜理羣

制。彙爲一代之書。俾自今至於有永。歷年垂之無斁。求之於世。豈非難其人歟。予鄉陳芝臺先生。自少博極羣書。以文行推於閭里。凡六經聖賢之跡。史家承

李康二

森。古人興壞得失之故。至於鴻本玄術。區刻螺文。方域奧隩。窮區極物之類。無不抽噴瑩理。繩貫條列。而於經時度務。立綱陳紀之大。尤攔神明。旣舉進士。首

臚傳名。問覲于史館。而純
深勁正。謙謹恭約。當世之
望公如韓范歐富。而公恂
恂不自足。以爲君子之所
以遇於時者。必危盛世而
憂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

李原三

盛世無可弛之事。夫有絕
人之資。無可弛之事。則必
有不周之智。而過爲苛細
之害。此君子之所懼也。是
以高視遠覽。宇宙拓坦。合
而衡之。推其大綱。去其繁

曲。上原

寶訓之昭垂。下盡蠻海之紛
錯。該設軫轉。大勢在前。廣
哀類集。著爲宣表。顏曰世
法式彰

皇明之大典。崇乎茲哉。所謂

李原四

君子之學。爲其有用於時。
茂斯尚矣。使夫繇公之書。
不必有絕人之資。而其智
無不周。不必有嚴切之防。
而其事無不舉。何者。王者
之道。如龍首高居而望遠。

深視而審聽。惟得其法之所在而從事焉。故能執簡以御煩。以簡自處。則上不擾。上不擾。則下不亂。以繁與人。則事不制。事不制。則人盡其能。是故下有博達之士。識通世務之臣。則人主無爲而靜治。下無博達之士。識通世務之臣。則人主以爲天下之人皆不如我。而紛紛煩密。以有爲於天下。天下愈不可得而理

矣。嗟夫。有一代之定法。必有一代之顯王。有一代之盛臣。必有一代之經術。我祖宗建立綱紀。分正百職。順天揆事。創制立度。罔有缺越。時遠勢殊。政繇俗異。至

李序六

我

皇上聰明淵懿。繼天測靈。靡治不修。而公以猷念對揚。昭示紀極。非書所稱明作有功。元首起而股肱喜乎。何其盛也。且夫事之難治。

在今有甚焉者。自搜括九派之繁興。新逋舊徵之雜迫。雖有水旱盜賊饑饉流亡之災。官不敢議題留。民不敢望賑恤。所以爲財賦計。不可勝言。而財卒以匱。

李序七

自奴酋插束蠢發於東西。而黔滇閩粵關隴荆洛。推埋竊志。流劫騷然。所以爲厲兵計。不可勝言。而兵卒以衰。自選舉之格嚴。吏志於拘畏。不志於奉職。而公

李序八

廉勤慎。不日多。流徒竄殛。不日息。所以爲擇吏計。不可勝言。而吏終不可擇。自流徒竄殛。不少貸於吏。誅殺擊斷。不少貸於民。所以爲刑罰計。不可勝言。而嚴刑峻罰。而惡不可止。若此者。非法不立。而制不具也。執簡御煩之勢反。而士大夫之經術。不素習也。今佛老寢多。士尚虛譎。不修聖賢之業。文飾以相譽。而不

通於當世之務。至其爲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急財貨。有一事曰姑試行之。其濟與否不可得而知也。其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

李序九

復發矣。繇是言之。綴之以其類。分之以其觚。曉天下之曠曠。瑩天下之晦晦。先生之書煩煩如繁諸乎。夫唐之劉柳無稱於事業。而姚宋不見於文章。彼四人

者猶不能兩得。而先生兼之。豈第先生之學爲有用於時已哉。循其法之所存。將見公卿百執事。因其職之所任。皆可以達其事之終始利害。而發之以勇。守

李序十

之以專。達之以疆。卽士之未入官者。亦皆習於其說。而律歷禮樂鹽鈔賦役河漕水利兵刑防備綏近懷遠。自其性之所近。皆可以講貫而素治。昔胡安定作

治道齋。令學者日講習其中。其後經世大儒皆出於其門。今先生之作。猶安定之意也。學者其亦有所興起也夫。

同郡後學李模拜撰

李丹士



皇明世法錄總目

維皇建極五

卷一之十六

高皇帝寶訓

文皇帝寶訓

高皇帝聖製

高皇帝聖武

文皇帝聖武

懸象設教五

卷十七之二十六

敬天

曆法

皇明世法錄

禮制

樂律

祀典

法祖垂憲五

卷二十七之三十三

訓宗

鹽法

屯政

駟政

錢鈔

裕國恤民五

卷二十四之四十一

理財

廠庫

黃冊賦役田土

農桑

水利 東南西北

制兵勅法五

卷四十二之四十八

大閱

親征 征調 奏捷 功賞

京管

四衛管 侍衛 上直官軍 皇城守衛 京城巡捕 巡視京營 宜 鄉兵 夷兵 民兵 戎政 軍器 火器 戰車 戰船

將材

江防

李刑

濟河利漕五

卷四十九之五十五

南河

北河

黃河

新河

漕政

衝邊嚴備五

卷五十六之七十四

昌薊

遼陽

附薊遼奏議

宣大

山西

陝西

沿海置防五

卷七十一之七十七

粵東

閩浙

南直

遼海

倭防

獎順伐畔五

卷七十八之八十三

西南夷 附日本

套虜琉球

東夷西戎

南蠻北狄

苗寇流寇山寇

崇文拔武五

卷八十四之九十二

開國元勳

內閣輔臣

經濟各臣

部錄各臣

表忠

總目終

皇明世法錄卷之一目次

太祖高皇帝寶訓

論治道

敬天

孝思

謹好尚

謙德

經國

封建

興學

目終

皇明世法錄卷之一目次

太祖高皇帝寶訓

論治道

戊戌十二月癸巳辟儒士范祖幹葉儀既至祖幹

持大學以進

太祖問治道何先對曰不出乎此書

太祖命祖幹剖析其義祖幹以為帝王之道自修身

齊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

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太祖曰聖人之道所以為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

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眾夫武定禍亂文致太

平悉此道也甚加禮貌命二人為諮議能以疾辭

祖幹亦以親老辭

太祖皆許之

丙午三月甲辰

太祖謂太史令劉基起居注王禕曰天下兵爭民物

剝殘今土地漸廣戰守有備治道未究甚切于心

基對曰戰守有備治道必當有所更革也

太祖曰喪亂之後法度縱弛當在更張使紀綱正而

皇明世法錄 卷一 續撰
對曰昔湯正桀之亂而修人紀武王正紂之亂而
叙箕倫
主上之言誠昭合於前古也

吳元年十月癸丑右御史大夫鄧愈等各言便宜
事

太祖覽之謂愈等曰治天下當先其重且急者而後

及其輕且緩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

教化衣食給而民生遂教化行而習俗美足衣食

者在於勸農桑明教化者在於興學校學較興則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君子務德農桑舉則小人務本如是為治則不勞

而政舉矣今卿輩所言皆國家之不可闕者但非

所急卿等國之大臣於經國之道庇民之術尚當

為手盡心焉

洪武元年正月丁丑

太祖御奉天殿大宴羣臣宴罷因召羣臣論之曰朕

本布衣以有天下寔歸天命當羣雄初起所在則

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朕見其所為非道心常不

然既而與諸將渡江駐兵太平深思愛民安天下

之道自是十有餘年收攬英雄征伐四克頗諸將

輔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廣。生民之衆。萬幾方殷。朕中夜寢不安枕。憂懸于心。御史中丞劉基對曰。往者四方未定。勞煩

聖慮。今四海一家。宜少紓其憂。

太祖曰。堯舜聖人。處無爲之世。尚且憂之。矧德匪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脫劍殘。其得無憂乎。夫處天下者。當以天下爲憂。處一國者。當以一國爲憂。處一家者。當以一家爲憂。且以一身與天下國家言之。一身小也。所行不謹。或致顛蹶。所養不謹。或生疾疾。况天下國家之重。豈可頃刻而忘警畏耶。

皇明世法錄 卷一

黃州

三

戊寅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成周之時。治掌於冢宰。教掌於司徒。禮掌於宗伯。政掌於司馬。刑掌於司寇。王掌於司空。故天子總六官。六官總百執事。大小相維。各有攸屬。是以事簡而政不紊。故治泰。用商。熟變更古制。法如牛毛。暴其民甚。而民不從。故劇。卿等任居宰輔。其振舉大綱。以率百寮。贊朕爲治。

四月丙辰

太祖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爲宦官

敗。竊不可拯救。未嘗不爲之惋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勞。如呂強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洒掃。給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爲亂。其可得乎。

七月辛巳

太祖與侍臣論及創業之難。

太祖曰。朕賴將帥之力。掃除禍亂。以成大業。今四海

皇明世法錄 卷一

黃州

四

漸平。朕豈不欲休養。以自娛。然所畏者天。所懼者民。苟所爲一有不當。上違天意。下失民心。聊致其極。而天怒人怨。未有不危亡者矣。朕每念及之。中心惕然。

十月己卯。民有告富人謀反者。命御史臺臣刑部勘問。皆不實。臺臣言告者事在赦前。宜編戍遠方。刑部言當抵罪。

太祖以問秦裕伯。對曰。元時凡告謀反不實者。罪止杖一百。以開來告之路。

太祖曰。不然。姦徒若不抵罪。天下善人爲所誣多矣。

自今凡告謀反不實者抵罪有司著為令

洪武二年正月庚子
太祖御奉天門召元之舊臣問其政事得失馬翼對

曰元有天下以寬得之亦以寬失之

太祖曰以寬得之則聞之身以寬失之則未之聞也

夫步急則躓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

用寬但云寬則得衆不云寬之失也元季君臣耽

於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元寔非寬也大抵

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棄為寬簡而有節不

以慢易為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皇明世法錄 卷一

洪武四年六月庚戌

太祖御奉天門謂史部尚書詹同曰論行事於目前

不若鑒之往古卿儒者宜知古先帝王為治之道

試為朕言之同對曰古先帝王之治無過於唐虞

三代可以為法也

太祖曰三代而上治本於心三代而下治由於法本

於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為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

數其用益有時而窮然為治者遠乎道德仁義必

入乎權謀術數甚矣擇術不可不慎也

洪武十一年三月壬午

太祖御奉天門謂史部尚書朱夢炎論治民之道

人君深居獨處能明見萬里者良繇兼聽廣覽以

達民情胡元之世政專中書凡事必先關報然後

奏聞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尋至大亂深

可為戒大抵民情幽隱粹難畢達苟忽而不究天

下離合之機係焉甚可畏也所以古人通耳目于

外監得失於民有見於此矣爾禮部其定奏式申

明天下

洪武十二年三月己巳

太祖與禮部尚書朱夢炎論治民之道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太祖曰君之於民猶心於百體心得其養不為淫邪

所干則百體皆順令矣苟無所養為衆邪所攻則

百病生焉為君者能親君子遠小人朝夕納誨以

輔其德則政教修而恩澤布人固有不言而信不

令而從者矣若惑於儉壬荒於酒色必怠於政事

則君德乖而民心離矣天下安得而治夢炎對曰

陛下所論甚切實帝王為治之要

十一月己亥

太祖御奉天門視朝畢顧謂翰林侍制吳沈曰人主

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甚切要事也沈對曰誠如

聖論但求之於古能行者亦鮮是以亂日常多治日
常少

太祖曰使其真知賢者能與其國何有不好真知諫
者在於忠已何有不納唯其知之不真是以於已
難入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揀而賢者自至誠能
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必來沈對曰

陛下此言誠國家興治之要

洪武十三年六月庚申朔

太祖謂侍臣曰人主能清心寡欲常不忘傳施濟眾
之意庶幾民被其澤侍臣對曰

皇明世法錄

卷一

七

七

陛下此心即天地之心也惟人主之心無欲故能明
斷萬事萬事理則天下生民受其福

太祖曰人之不能明斷者誠以欲害之也然明斷亦
不以急遽苛察爲能苟見有未至反損人君之明
求之太過則虧人君之量

洪武十四年十一月乙巳蘇州府民有上治安六
策者

太祖覽之以示近臣曰此人有忠君愛國之心但於
理道未明耳蓋人主之心當以愛物爲主治國之
道當以用賢爲先致治在得人而不專恃法今此人

首言賸法不知務矣

洪武十七年三月甲辰

太祖諭侍臣曰天下無難治惟君臣同心一德則庶
事理而兆民安矣唐虞三代之時君臣同心一德
故能致雍熙太和之盛後世庸主治不師古君臣
之間動相猜疑以致上下乖隔情意不孚君有所
爲而臣違之臣有所論而君拂之如此欲臻至治
何可得也朕今簡用賢能以任天下之政思與卿
等同心一德協於政治以康濟斯民卿等勉之以
副朕懷羣臣皆頓首謝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八

八

七月戊戌

太祖御東閣翰林待詔朱善等侍

太祖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則公以天下
之智識爲智識則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以能多
言人過君子則不然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貸人
之過不貸己之過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
心以應之萬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善
等頓首稱善

八月丙寅朔

太祖謂廷臣曰治天下者不盡人之財使人有餘財

不盡人之力。使人有餘力。斯二者人皆知之。至於不盡人之情。使人得以適其情。人或未知也。夫使人得以適其情者。不以吾之所欲。而妨人之所欲。蓋求竭吾之所欲者。所求必得。而所禁必行。如此則人有所不堪。於是求有所不得。禁有所不止。則下之奉上者。其情竭。而上之待下者。其情踈矣。上下之情乖。而國欲治者。未之有也。

十一月乙丑

太祖御東閣。從容謂侍臣曰。責難之辭。人所難受。明君受之為無難。詔諫之語。人所易從。昏主信之為難。

皇明書錄 卷一

賈訓

九

易入朕觀。唐虞君臣。賡歌責難之際。氣象雍容。後世以諂諛相勸。如陳後主江總輩。汗穢簡策。貽訕千古。此誠可為戒。右春坊右贊善董倫對曰。誠如陛下所論。惟明主則能慎擇。

太祖曰。責難不入於昏君。而諂諛難動于明主。人臣以道事君。惟在守之以正。若患得患失。則無所不至矣。

洪武十八年九月庚午

太祖御華蓋殿。命文淵閣大學士朱善講周易至家人。

太祖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間。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闔門之失。善對曰。誠如聖諭。

洪武十九年正月己巳

太祖與侍臣論治道。

太祖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勢。治民者。順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息干戈。以保之。莫不厭貧喜富。當重農時。薄賦歛。以厚之。莫不好佚。

皇明書錄 卷一

賈訓

十

惡勞。當簡典。作節。徭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時。用之。不以其道。但抑之以威。道之以力。強其所不欲。而求其服從。是猶激水過鵝。非其性也。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壬子

太祖御謹身殿。觀大學之書。謂侍臣曰。治道必先於教化。民俗之善惡。即教化之得失也。大學一書。其要在於修身。身者教化之本也。人君身修而人化之。好仁者。恥於為不仁。好義者。恥於為不義。如此。則風俗豈有不美。國家豈有不興。苟不明教化之本。致風陵俗替。民不知趨善。流而為惡。國家欲長。

Y

治久安不可得也

洪武二十五月庚辰朔

太祖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治道因及理亂

太祖曰為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不急急之則益

亂撫治民不可擾擾之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

可以喻大治繩之說雖淺可以喻深侍臣對曰誠

如聖論

洪武二十七年正月辛酉

太祖退朝顧謂翰林學士劉三吾曰朕歷年久而益

懼者恐為治之心有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生

民休戚係焉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

猶未臻甚矣為治之難也昔先王之治必本於

愛民然愛民而無實心則民必不蒙其澤民不蒙

其澤則眾心離於下積怨聚於上國欲不危難矣

朕每思此為之惕然

三月辛丑

太祖謂侍臣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蔽一有壅

蔽則耳目聾聵天下之事俱無所達矣翰林學士

劉三吾對曰人君惟博采眾論任用賢能則視聽

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儉邪隔絕賢路則視聽

偏而聰明為所蔽矣

太祖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為視聽則是非無所隱

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內惑於聲色外蔽於權奸

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皇出幸雖田夫

野老皆能為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恍然悔悟

亦已晚矣夫以用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

於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為邪佞

所惑則亂何從生矣

敬天

洪武元年正月甲戌

太祖將告祀南郊戒飭百官執事曰人以一心對越

上帝毫髮不誠怠心必乘其机瞬息不敬私欲必

投其隙夫動天地感鬼神惟誠與敬耳人莫不以

天之高遠鬼神幽隱而有忽心然天雖高所鑒甚

邇鬼神雖幽所臨則顯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則吾

心之誠敬自不容於少忽矣今當大祀百官執事

之人各宜慎之

洪武二年三月戊戌翰林學士朱升等奉勅撰齋

戒文進

上曰凡祭祀必先齋戒而後可以感動神明戒者禁

止其外齋者整齊其內沐浴更衣出宿外舍不飲酒不茹葷不問疾不弔喪不聽樂不理刑名此則戒也專一其心嚴畏敬慎不思他事苟有所思即思所祭之神如其上如其左右精白一誠無須更問此則齋也大祀齋戒七日前四日為戒後三日為齋中祀戒五日前三日為戒後二日為齋既進覽

太祖曰凡祭祀天地社稷宗廟山川等神是為天下生靈祈福宜下令百官一體齋戒若自有所禱於天地百神不關於民者恐百官齋戒不致專精則不下令又謂省部臣曰朕每祭享天地百神惟伸吾感戴之意禱祈福祉以佑生民未嘗敢自微惠也且齋戒所以致誠誠之至與不至神之格與不格皆係於此故朕每致齋不敢有一毫懈怠今定齋戒之期大祀以七日中祀以五日不無太久大抵人心又則易怠怠心一萌反為不敬可止於臨祭齋戒三日務致精專庶幾可以感格神明矣命太常著為令

五月癸卯夏至祀皇地祇于方丘禮成

太祖御便殿謂侍臣曰上天之命朕不敢短古人有

言天命不易又曰天命無常以難保無常之天命付驕縱淫佚之庸主豈有不敗朕嘗披覽載籍見前代帝王當祭祀時誠敬或有未至必致非常妖孽天命亦隨而改每念至此中心惕然十一月己巳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奉

仁祖淳皇帝配位禮成

太祖御奉天殿百官行慶成禮既畢出御奉天門謂羣臣曰祭祀在乎誠敬不在乎物之豐薄物豐矣而誠有未至神不享焉物雖薄而誠至神則享之所謂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嘗聞以德受福未聞以物徵福者也昔陳友諒服袞冕乘玉格豐牲帛而行郊祀之禮彼恣行不道毒虐生靈積惡於已而欲徵福於天可乎朕凡致祭其實為國為民非有私求之福苟誠有未至徒尚禮文而欲徵福於已豈不獲罪于天耶洪武四年十一月丙辰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禮成

太祖謂羣臣曰帝王奉天以君臨兆民當盡事天之道前代或三歲一祀或歷年不舉今朕歲以冬至祀圜丘夏至祀方丘遵古典禮將以報覆載之大

德惟夙夜寅威冀精神昭格庶陰陽和風雨時以福斯民羣臣咸頓首曰

陛下敬天勤民古未有也

洪武十年十月壬子觀心亭成

太祖親幸焉召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語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為難朕日酌庶務罔敢自暇自逸况有事於天地廟社尤用祗惕是以作為此亭名曰觀心致齋之日端居其中吾身是在是而吾心即在是却慮凝神精一不二庶幾無悔卿為朕記之傳示來裔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實訓 十五

洪武二十年正月甲子大祀天地于南郊禮成天氣清明

聖情悅豫侍臣進曰此

陛下敬天之誠所致

太祖曰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於君為君者欲求事功必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即如國家命人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則是棄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為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此職分之所當盡祀天地非祈福於已也寔為天下蒼生也

孝思

甲辰四月乙未中書省臣進宗廟祭享及月朔薦

新禮儀

太祖御白虎殿覽畢退自殿西步自戟門東忽悲愴流涕謂宋濂孔克仁曰吾昔遭世艱苦飢饉相仍當時二親俱在吾欲養而力不給今賴祖宗之佑化家為國而二親不及養追思至此痛何可言因命并錄

皇考妣忌日歲時享祀以為常

吳元年四月辛亥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實訓 十五

仁祖忌日

太祖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泣下不止起居注詹同侍側再三慰之

太祖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皆不能仰視

丁卯

仁祖后忌日

太祖詣廟祭畢退御便殿謂侍臣朱升曰昔吾母終

時吾年甫十七侍母病晝夜不離側吾次兄經營家事母遣呼與偕來囑曰我今病度不起汝兄弟善相扶持以立家業言訖而終今天業垂成母不及見語猶在耳痛不能堪也因悲咽泣下羣臣莫不感惻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追尊

四代考妣祭訖

太祖顧謂李善長曰朕荷先世積累之勤慶及于躬撫臨億兆今遵行令典尊崇先代齋肅一心對越神靈所謂焄蒿悽愴若或見之善長對曰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實訓

七

陛下誠孝感通達于幽顯

太祖曰奉先思孝祭神如在誠敬無間神靈其依苟或有間非奉先思孝之道也

二月壬子定宗廟時享之禮既而太常又進宗廟月朔薦新禮

太祖覽畢謂羣臣曰宗廟之祀所以隆孝思也然祭之於後不若養之於先朕今不及矣嘗聞爲人子者願爲人兄其意謂爲兄侍膝下之日早於養之日也服於子爲人弟親存而幼不能以養及長而富有天下則親歿矣雖欲以天下養其可得乎因

悲嘆久之命以月朔薦新儀物著之訓典俾子孫世承之

洪武二年四月乙亥

太祖因侍臣言及醫者吮離事曰朕嘗思人子於其親一體而分者也思念之篤精誠之至必相感通朕思遭兵亂母后之墳爲兵所祭朕收遺骸失一指骨於墳近地徧求不可得忽得一骨然未敢必其是聞世有以指血驗之者遂齧指滴血其上果透入其中及以他骨驗之則血不入乃知親之氣血相感如是與他人自不同也故古人有母極辟噬指而子卽心痛理有之矣今人父子兄弟一遇利害或悖戾不相顧者獨何心哉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實訓

太

九月己酉

太祖聖誕日朝罷退御便殿謂侍臣曰朕昔喪親適值艱難之際今富有天下不能爲一朝之養此終身之痛也朕昨夢見吾親聚處之歡一如平生蓋父母子孫本同一氣精神所格有感必應就謂幽明異途耶侍臣曰此

陛下孝誠感通形諸夢寐非偶然也

洪武四年正月己巳命建奉先殿

太祖謂禮部尚書陶凱曰朕聞事死如事生朕祖考
步遐已久不能致其生事之誠然於追養之道豈
敢怠忽復感嘆曰養生之樂不足於生前思親之
苦徒切於身後今歲時祭享則於太廟至於晨昏
謁見節序告奠古必有其所爾其考論以聞
洪武八年三月丙寅命皇太子及諸王往鳳陽祭
皇陵。

太祖惻然曰吾祖宗去世既遠吾父母又相繼早亡
每念劬勞鞠育之恩惟有感痛而已今日雖尊爲
天子富有四海欲致敬盡孝爲一日之奉不可得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寶訓

五

矣哀慕之情昊天罔極今鳳陽陵寢所在特令爾
等躬詣致祭以代朕行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
如事存爾等敬之因悲咽不自勝太子諸王皆感
泣。

洪武三十一年四月己丑享

太廟畢

太祖步出廟門徘徊顧立指桐梓謂太常臣曰往年
種此今不覺成林鳳陽陵樹當亦似此因感愴泣
下又曰昔太廟始成遷主就室禮畢朕退而休息
斐朕

皇考呼曰西南有警覺卽視朝果得邊報祖考
昭臨在上無時不存爾等掌祭祀宜加敬慎且慕
中使供洒掃奉神主恐有不虔當以時省視務宜
齋潔以安神靈

謹好尚

洪武元年閏七月丁卯

太祖謂侍臣宋濂等曰自古聖哲之君知天下之難
保也故遠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之安是以天命
眷顧久而不厭後世中材之主當天下無事侈心
縱欲鮮克有終至如秦始皇漢武帝好尚神僊以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寶訓

五

求長生疲精勞神卒無所得使移此心以圖治天
下安有不理以朕觀之入君清心寡欲勤於政事
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
皞而不自知此卽神仙也功名垂於簡冊聲名流
於後世此卽長生不死也夫恍惚之事難憑幽怪
之說易惑在謹其所好尚耳朕常夙夜兢業圖天
下之安其敢遊心於此濂對曰

陛下斯言足以祛千古之惑

洪武六年正月辛酉
太祖謂儒臣詹同曰朕嘗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易

以溺人。一有溺焉則禍敗隨之故其為害甚於鳩毒。朕觀前代人君以此敗亡者不少。蓋為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聲。何求而不得。苟不知遠之。則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為靡惑者幾人焉。况創業垂統之君。為子孫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曰。不遜聲色。昔成湯所以垂裕後昆。

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萬世子孫之法也。

洪武十六年四月乙亥

太祖謂侍臣曰。人君不能無好尚。要當慎之。益好功

皇明世法錄 卷之一 實訓

三

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遊談者進。好諛則巧佞者進。夫偏於好者。鮮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可不慎也。

洪武二十年八月戊申朔

太祖謂侍臣曰。人君一心。當謹嗜好。不為物誘。則如明鏡止水。可以鑑照萬物。一為物誘。則如鏡之受垢。水之有滓。昏翳汨濁。豈能照物。侍臣對曰。

陛下謹嗜好。正心之道。莫過於此。

太祖曰。人亦豈能無好。但在好所當好耳。如人主好賢。則在位無不肖之人。好直。則左右無諂佞之士。如此國無不治。苟好所不當好。則正直踈而邪佞進。欲國不亂難矣。故嗜好之間。治亂所由生也。

洪武二十九年四月丙申

太祖謂侍臣曰。朕觀古人於聲色之好。亦不能無。如公劉之於貨。太王之於色。好之不過其度也。若太康之盤遊。桀紂之內嬖。秦漢以下。耽於宮室苑囿。及畋獵禱祠。奇伎淫巧之類。此好之失其度也。好夫其度。所以敗亡。要之不過聲色。不殖貨利。惟成

皇明世法錄 卷之一 實訓

三

湯得其正也。

十一月乙卯朔

太祖御武英殿。謂侍臣曰。夫好憎者。人情所不能無也。然好得其正。憎得其實。斯不陷于一偏。至於喜怒。莫不皆然。一有所偏。則人得而中之矣。夫抵人能。不偏於好。憎喜怒。則此心廓然大公。不為物累。是以耳目聰明。志氣如神矣。

謙德

甲辰正月丙寅朔。羣臣以

上功業日隆。屢表勸進。

太祖曰戎馬未息瘡痍未蘇天命難必人心未定若遽稱尊號誠所未遑昔武王克商戰于戈臺弓矢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大告武成然後與民更始曷嘗遽自稱尊今日之議且止天下大定行之未晚羣臣固請不已乃卽吳王位。

吳元年七月甲申相國李善長勸

太祖卽帝位。太祖未之許善長等力請曰殿下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羣雄剗削殆盡遠近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早正位號以慰臣民之望。

皇明世宗錄

卷一

實訓

太祖曰我思功未覆于天下德未孚于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方之塗尚梗若稱大號未恆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已歸察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咲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稱尊志驕氣傲卒致亡滅貽誤于後吾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

十二月丙寅宣國公李善長預進儀衛

太祖見仗內旗有天下太平皇帝萬歲字顧謂善長曰此誇大詞也古者九旗之制各有其屬若日月蛟龍熊虎鳥隼龜蛇之類所以昭儀物辨等威若

太平萬歲之名此直誇耳莫若以天佑邦寧海宇康寧易之庶幾順理既而復論之曰此亦近諛宜併去之。

洪武四年二月癸巳淮安寧國揚州台州府并澤州各獻瑞麥共二十本羣臣皆賀。

太祖曰朕爲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爲國家之瑞蓋國家之瑞不以物爲瑞也昔堯舜之世不見祥瑞曾何損於聖德漢武帝獲一角獸產九莖芝當時皆以爲瑞乃不能謙抑自損撫輯民庶以安區宇好功生事卒使國內空虛民力困竭後雖追悔已無及矣其後神爵甘露之侈致山崩地震而漢德于是乎衰由是觀之嘉祥無徵而災異有驗可不戒哉。

皇明世宗錄

卷一

實訓

請

十月甲戌甘露降于鍾山羣臣稱賀。

太祖曰休咎之徵雖各以類應朕德涼薄烏足以致斯翰林應奉睢稼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膏露降。

陛下恭敬天地輯和人民故嘉祥顯著起居注魏觀曰帝王恩及於物順於人而甘露降。

陛下寬租賦減徭役而百姓歡豫神應之至以此故也翰林侍讀學士危素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而松柏受之今甘露降于松柏乃

陛下尊賢養老之所致也宜告于宗廟頒示史館以永萬億年無疆之休

太祖曰卿等援引載籍言非無徵然朕心存警惕惟恐不至焉敢當此一或忘鑑戒而生驕逸安知嘉祥不為災異之兆乎告諸宗廟頒之史館非所以垂示於天下後世也羣臣皆頓首謝

洪武三年五月丁巳鳳翔府寶雞縣進瑞麥一莖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實訓 董

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一本二穗者十有餘本

太祖謂廷臣曰向者鳳翔飢饉朕聞其民故特遣人賑卹曾未數月遽以瑞麥來獻借使鳳翔民未粒食雖有瑞麥何益苟其民皆得所養雖無瑞麥何傷朕嘗觀自古以來天下無金革鬪爭之事時和

歲豐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夫義婦德兄愛弟敬風俗淳美此足為瑞若此麥之異特一物之瑞耳非

天下之瑞也

八月丁丑禮部尚書陶凱等言進膳舉樂

太祖曰古之帝王功業隆盛治洽生民上下之間熙

然太祖雖日舉樂未為過也今天下雖定人民未蘇北征將士尚在暴露之中此朕宵旰憂勤之暇豈可忘將士之勞而自為佚樂也哉侯大兵凱還士卒無戰伐之勞人民罷轉輸之苦然後以樂侑膳未晚也

洪武四年閏三月壬午

太祖閱翰林所撰武臣誥文有佐朕武功遂寧天下之語即改作輔朕戎行克奮忠勇因詔詞臣諭之曰卿此言太過堯舜猶病博施大禹不自滿假朕

何敢自侈大之言乎自今措詞務在平實毋專誇張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實訓 董

洪武五年六月癸卯句容縣民獻嘉瓜二同蒂而生

太祖御武樓中書省臣率百官以進禮部尚書陶凱奏曰

陛下臨御同蒂之瓜產於句容句容

陛下祖鄉也寔為禎祥蓋由聖德和同國家協慶故

雙瓜聯蒂之瑞獨見於此以彰

陛下保民愛物之仁非偶然者

太祖曰草木之瑞如嘉禾並蓮合歡連理兩岐之麥

同蒂之瓜皆是也。卿等以此歸德於朕。朕否德不敢當之。縱使朕有德。天必不以一物之禎祥示之。苟有過。必垂象以譴告。使我克謹其身。以保其民。不至於禍殃。且草木之祥生於其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於朕何預。若盡天地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禎。故遂爲贊。并賜其民錢而遣之。

洪武八年十一月甲戌。甘露降于南郊。羣臣咸稱賀。獻歌詩以頌德。

太祖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而不戒。祥未必吉。睹妖而能懲。妖未必皆凶。蓋聞災而懼。或者蒙休。見瑞而喜。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生。喜則侈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修省之不暇。豈敢以此爲已所致哉。

洪武十八年四月乙未。五色雲再見。禮部請率百官表賀。

太祖諭之曰。天下康寧。人無災害。祥瑞之應。固和氣所召。昔舜有卿雲之歌。在當時有元愷岳牧之賢相。以共成堯熙之治。朕德不逮。治化未臻。豈可遽以是受賀。前代帝王喜言祥瑞。臣下從而和之。往往不知省懼。以至災異之來。不復能弭。蓋誇侈之

心生。則戒懼之志怠。故鮮克終。可以爲戒。

洪武二十一年五月乙酉。五色雲見。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乎治世。舜之時。形于詩歌。宋之時。以爲賢人之符。此寔聖德所致。國家之美慶也。

太祖曰。古人有言。天降災祥在德。誠使吾德靡悔。災亦可弭。苟爽其德。雖祥無福。要之國家之慶。不專于此也。

洪武二十八年七月戊戌。河南汝寧府確山縣野蠶成繭。羣臣賀表。

太祖曰。人君以天下爲家。使野蠶成繭。足以衣被天下之人。淚當受賀。一邑之內。偶然有之。何用賀爲。洪武二十九年正月乙丑。

太祖罷朝。從容問左右。民間事。禮部尚書闕克新對曰。

聖澤深廣。天下之民。各安生業。幸蒙至治。

太祖曰。雖堯舜在上。不能保天下無窮民。若謂民皆安業。朕恐未然。何得遽言至治。克新對曰。

聖德謙虛。不自滿假。則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

壬寅六月戊寅元中書平章察罕帖木兒遣使前
來致書

太祖謂左右曰予觀察罕書詞婉而媚是欲啗我我
豈可以甘言誘哉况徒以書來而不返我使者其
情偽可見吾觀天下事勢若天未厭元而彼之所
為有以厭服人心則事未可知今其所為違天悖
理豈能有成且人謀不如天從天與人不得不違
人貪天必不與我之所行一聽於天耳夫天下
猶器也衆人爭之必裂一人持之則完今張士誠
據浙西陳友諒據江漢方國珍陳友定又梗於東
南天下紛紛未有定日予方有事之秋未暇與較
姑置不答

甲辰正月戊辰

太祖還朝謂左相國徐達等曰卿等為生民計推戴
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
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
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輔相於我當鑑其失宜
協心為治以成功業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又
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
之初此為先務吾昔起兵濠梁見當時主將皆無

禮法恣情任私縱為暴亂不知馭下之道是以卒
至於亡今吾所任將帥皆昔時同功一體之人自
其歸心於吾即與之定名分明號令故諸將皆聽
命無敢有異者爾等為吾輔相當守此道無謹於
始而忽於終也

乙巳四月庚子

太祖謂孔克仁曰漢高祖起自徒步終為萬乘何也
克仁對曰由其知人善任使

太祖曰卿言漢高止此乎克仁對曰然

太祖曰周室陵夷天下分裂秦能一之弗能守之陳

涉作難豪傑蠶起項羽矯詐南面稱孤仁義不施
而自矜功伐高祖知其強忍而承以柔遜知暴虐
而濟以寬仁卒以勝之及羽死東城天下傳檄而
定故不勞而成帝業譬猶羣犬逐兔高祖則張置
而坐獲之者方今天下用兵豪傑非一皆為勍敵
我守江左任賢撫民何時而動若徒與之角力則
猝然難定

五月乙亥平章常遇春取安陸克之先是

太祖命遇春往取安陸及襄陽諭之曰安陸襄陽積
據上流跨連巴蜀控扼南北自古所必爭之地今

置不取將貽後憂汝往取之夫堅城之下難以待
攻緩之則頓三軍之銳氣急之恐驅人以冒矢石
宜相機招徠以輯寧其民復調江西行省右丞鄧
愈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領兵繼其後使人謂愈
曰今遣遇春取安陸襄陽汝當以兵繼之凡得州
郡汝宜駐兵以撫降附近聞王保保集兵汝寧彼
之所爲如築堤壅水惟恐滲漏汝之往也能愛軍
恤民則仁聲義聞被於遠近人心之歸猶水走下
正如穿穴其堤使所聚之水洩漏用力少而成功
多也若襄陽未下則令遇春分兵半集沔陽半集
景陵汝居湖廣使聲援相應以遏寇之奔軼愈奉
命遂行至是遇春攻安陸遂克其城。

丙申四月癸亥

太祖謂侍臣孔克仁等曰壬辰之亂生民塗炭中原
諸將若索羅帖木兒擁重兵犯城闕亂倫干紀行
已夷滅瘡痍帖木兒挾太子以動兵是以子抗父
且急於私讎無敵愾之志糜爛其民終無成就李
思齊張思道輩固碌碌不足數然竊據一方民受
其敝他如張士誠外元名內寔寇心及覆兩端
情狀可見明玉珍父咏有巴蜀僭稱大號喜于

自用而無遠謀觀其所爲皆不能有成乎原授授
孰爲拯之于揆天時審人事有可定之機今師西
出襄樊東踰淮泗首尾相應擊之必勝而後事可
定伐敵制勝貴先有謀謀定事舉敵無不克矣然
中原固不難定但民物彫喪千里丘墟既定之後
生息猶難方勞思慮耳

庚午

太祖謁陵還邸舍謂博士許存仁等曰吾昔微時自
謂終身田野間一農民耳及遭兵亂措身行伍亦
不過爲保身之計不意今日成此大業自吾去鄉

皇明世法錄

卷之十一

十一

里十有餘年今始得歸省陵墓復與諸父老子弟
相見追思曩時誠可感也然吾向在軍中見當時
羣雄皆縱令其下奪人妻女掠人財物心常非其
所爲及吾自率兵渡江克取諸郡禁戢士卒不許
剽掠務以安輯爲心上天鑒之幸底成事耳存仁
等曰

主上一念之仁故天人爲之屬心今歸故鄉顧念桑
梓撫諭親故眷眷不舍雖漢高之待沛中父老恩
意不是過也

吳元年四月丁未

太祖以兵革未弭，生民未遂，蘇息頓侍臣嘆曰：軍旅未息，供饋不休，生民之勞甚矣。起居注王對曰：皇上威德昭著，遠近之人，延頸後聽，民雖勞而無怨，正當乘勢長驅，廓清中原，乃得休息。

太祖曰：建大事者，必勤遠略，不急近功，故高山之高，非實土可成。江河之廣，由勺水所積。天下之大，非一日可定也。自古帝王之興，皆上察天運，下順民心，從容待成，曷嘗急遠？予用兵征討，十有餘年，開

基江左，命將四征，今雖西平，陳友諒而擴廓帖木兒駐兵河南，王信父子竊據沂州，譚右丞猶高輩

各假息州，若違欲長驅，顧張士誠未下，東吳未

平，靜觀元臣依違者十八九，假恢復為名，惟擴廓帖木兒耳。又為諸將所沮，勢不能展，久不進兵，必生疑間。况其下皆四集之民，師老于外，人心離合之間，稍有不和，眾必瓦解，將不過一匹夫耳。而彼尚拘吾信使，撓我邊境，豈識時務者哉？中原數子，吾未暇與較，姑置之度外。但所念者，彼土之民，尚阻兵革，未得休息也。

正月甲寅，諸將言：陳友定竊據閩中，擅作威福，宜乘勢取之。若因循日久，便得自固，則難為力矣。

太祖曰：吾固知之，然方致力結蘇，而張氏降卒新附，未可輕舉。且陳友定據閩已久，積糧負險，以逸待勞。若我師深入，主客勢殊，萬一不利，進退兩難。兵法貴知彼知己，此萬金之策。吾前已計之審矣，徐而取之，未晚也。

九月壬寅

太祖謂太史令劉基、學士陶安曰：張氏既滅，南方已平，宜致力中原。平一天下，基對曰：土宇日廣，人民日衆，天下可以席卷矣。

太祖曰：王不可以恃廣，人不可以恃衆，吾起兵以來

與諸豪傑相逐，每臨小敵，亦若大敵，故能致勝。今王業垂就，中原雖板蕩，豈可易視之？苟或不戒，成敗係焉。基曰：近滅張氏，彼聞而落膽，乘勢長驅，中原孰吾禦者？所謂迅雷不及掩耳。

太祖曰：深究事情，方知通變。彼方犄角，相為聲援，豈得乘勢長驅？必憑一戰之功，乃乘破竹之勢。若謂天下可以徑取，他人先得之矣。且嘗觀之，彼有可亡之機，而吾執可勝之道，必加持重，為萬全之舉，豈可驕忽以取不虞也。

十月乙巳

太祖御戟門與給事中吳去疾等論政務因謂之曰
吾以布衣起兵與今李相國徐相國湯平章皆鄉
里所居相近遠者不過百里君臣相遇遂成大功
甚非偶然今掃除羣雄撫有江南人免離亂之苦
每終夜思之不能安枕人心難安而易動事机難
成而易壞苟撫之失宜施之不當亂繇是生今中
原未平正焦勞之日豈能坐守一方而忘遠慮乎
正當練兵選將平定中原諸將小心忠謹者惟徐
達聽受吾言可任斯寄常遇春果勇有為可以佐
之其餘或有偏裨任以守城皆有可用之才天若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宣訓 罪

庚申

太祖將命諸將北伐謂信國公徐達等曰自元失其
政君昏臣悖兵戈四興民墜塗炭予與諸公仗義
而起初爲保身之謀冀有真安生民者出豈意大
難不解爲衆所附乃率衆渡江與羣雄相角逐遂
平陳友諒滅張士誠闔廣之地將以次而定念中
原擾攘人民離散山東則有王宣父子狗偷鼠竊
反側不常河南則有王保保各雖尊元實則扈跋

擅爵專賦上疑下叛關隴則有李思齊張思道彼
此猜忌勢不兩立且與王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將
亡其機在此今欲諸公北伐計將如何鄂國公常
遇春對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直擣元都而我
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挺竿而可以勝也都城
既克有破竹之勢乘勝長驅餘皆建瓴而下矣

太祖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苟如卿言縣師深入
不能卽破頓於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進
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徹其
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
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
援絕不戰可克卽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中原以
及關隴可席卷而下諸將皆曰善

太祖顧謂信國公徐達曰兵法以廟算勝者得算多
也卿其識之

洪武元年六月庚子朔大將軍徐達自河南至行
在

太祖勞之曰將軍率師征討勤勞于外古人所謂忠
爾忘身國爾忘家誠將軍之謂也朕聞河朔之民
日夕望吾師至將軍宜與諸將乘時進取而安輯

之朕觀天道人專元都可不戰而克大夫夫建功立業各有其時揆時之會不失事機在將軍等勉之達頓首謝既退。

太祖復召問達今取元都計將安出達對曰臣自平齊魯下河洛王保保遠巡太原徒為觀望今潼關又為我有張思道李思齊失勢西竄元之聲援已絕臣等乘勢擣其孤城必然克之。

太祖據圖指示曰卿言固是然北平土曠利於騎戰不可無備宜選偏裨提精兵為先鋒將軍督水陸之師繼其後下山東之粟以給饋餉由鄴趨趙轉

皇明世法錄 卷十一 齊訓 十一

臨清而北直擣元都彼外援不及內自驚潰可不戰而下達又曰臣慮進師之日恐其北奔將貽患于後必發師追之。

太祖曰元起朔方世祖始有中夏乘氣運之盛理自當興彼氣運既去理固當衰其成其敗俱係于天若縱其北歸天命厭絕彼自漸盡不必窮兵追之但出塞之後即固守疆圉防其侵擾耳達乃受命而還。

洪武三年十一月戊戌

太祖大宴諸功臣宴罷因曰創業之際朕與卿等勞

心苦力艱難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理萬幾不致斯須自逸誠思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優遊富貴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於憂患而忽於晏安然而憂患之來常始於宴安也明者能燭於未形昧者猶蔽于已著事未形猶可圖患已著則無及矣夫抵人處富貴欲不可縱欲縱則奢情不可佚情佚則淫奢淫之至憂危乘之今日與卿宴飲極歡恐久而忘其艱難故相戒勉也明日魏國公徐達率諸將詣闕謝

太祖退御華蓋殿賜達等侍坐從容宴語。

太祖曰今成一統之業皆爾諸將功勞達等頓首曰臣等起自畎畝際風雲之會每奉命出師征伐誅討用兵次第如指諸掌及其成功不差毫髮此天

賜

陛下聖智非臣等所能與也。

太祖曰曩者四方紛亂羣雄競起朕與卿等初起鄉土本圖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為強者縱於暴橫弱者不能自立荒淫者迷於子女貪殘者耽於貨寶奢侈者溺於富貴剽賊者

喜於戰鬪茲數者無救患之心徒爲生民之患若張士誠尤爲巨蠹士誠恃其財富侈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強暴而無恩朕無所恃惟不嗜殺布信義守勤儉所恃者卿等一心其濟艱危故來者如歸嘗與二寇相持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爲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先乘我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有鄱陽之役與戰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踰姑蘇一步以爲之援也向使先攻士誠則姑蘇之

城併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撤姑蘇之師以禦之是我疲於應敵事有難爲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旣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不如志或勸朕盪平羣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旣震幽薊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止潼關之兵者知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隴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衆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李張二人望

絕勢窮故不勞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拒朕師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絕國獸猶鬪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正相反至於閩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此特餘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冑之勞矣於是達等皆頓首謝

洪武四年閏三月乙丑命吏部定內官監等官品秩

太祖謂侍臣曰古之宦豎在官禁不過司晨昏供役使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

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以來權傾人主及其爲患有如城狐社鼠不可以去朕謂此輩但當服事官禁豈可假以權勢縱其狂亂吾所以防之極嚴但犯法者必斥去之不令在左右戒履霜堅冰之意也

八月庚子

太祖因與侍臣論用將曰秦裕伯嘗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貪其說雖本於孫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敵制勝智勇兼盡豈可謂愚攻城戰野捐軀殉國豈可謂貪若果貪愚之人不可使也

洪武九年三月乙卯朔。

太祖謂羣臣曰。智力雖足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得人。心。朕每憶斯言。竟夕不寐。靜觀往事。無不皆然。朕當取天下之初。論智不如張士誠之狡。論力不如陳友諒之衆。而朕一以誠心待之。未嘗以詐力加人。然二人卒爲吾所擒者。要之智力有窮。惟至誠人自不能違耳。羣臣頓首稱善。

洪武十七年七月丁酉朔。勅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母與內官監文移往來。

太祖謂侍臣曰。爲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實訓 聖

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於此。縱官寺與外臣交通。覬視動靜。夤緣爲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爲害非細故也。間有發奮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歎也。夫仁者治於未亂。智者見於未形。朕爲此禁。所以戒未然耳。

丁未河南吏人上書言利民事。所言卑陋。又多據

拾陳言。

太祖謂羣臣曰。謀國之道。習於舊聞者。當適時宜。徂于近俗者。當計遠患。苟泥古而通今。溺近而忘於

遠者皆非也。故凡政事設施。必欲有利於天下。可貽於後世。不可苟且。惟事目前。蓋國家之事。所係非小。一令之善。爲四海之福。一令不善。有無窮之患。不可不慎也。

封建

洪武三年四月辛酉。以封建諸王。告

太廟禮成。宴羣臣于奉天門及文華殿。

太祖諭廷臣曰。昔者元失其馭。羣雄並起。四方鼎沸。民遭塗炭。朕躬率師。徒以靖大難。

皇天眷佑。海宇寧謐。然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衛國

皇明世法錄 卷一 實訓 聖

家。下安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爵封。分鎮諸國。

朕非私其親。乃遵古先哲王之制。爲長久長治之

計。羣臣稽首對曰。

陛下封建諸王。以衛宗社。天下萬世之公議。

太祖曰。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遠。秦廢之

而速亡。漢晉以來。莫不皆然。其間治亂不齊。特顧

施爲何如耳。要之爲長久之計。莫過於此。

興學

洪武二年三月戊午。詔增築國子學舍。初卽應天

府學爲國子學。至是

太祖以規制未廣論中書省臣曰太學育賢之地所以興禮樂明教化賢人君子之所自出古之帝王建國君民以此爲重朕承國弊之餘首建太學招徠師儒以教育生徒今學者日衆齋舍卑隘不足以居其令工部增益學舍必高明軒敞俾講習有所遊息有地庶達材成德者有可望焉

十月辛巳

太祖論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使先王衣冠禮樂之教號爲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靡故學校之教名存實亡况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鬪

皇明世法錄

卷一

訓

聖

惟知干戈莫識組豆朕恒謂治國之要教化爲先教化之道學校爲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汚染之習此最急務當急行之

洪武六年正月庚申禮部奏增廣國子生

太祖曰須先擇國子學官師得其人則教養有效非其人增廣徒多何益蓋瞽者不能辨色聾者不能辨聲學者而無師授亦如聾瞽之於聲色朕觀前代學者出爲世用雖錄其質美寔亦得師以造就

之後來師不知所以教弟子不知所以學一以記誦爲能故卒無實今民間俊秀子弟可以充選者雖衆苟無端人正士爲之模範求其成材難矣故曰務學不如務求師今祭酒乏人卿等宜爲朕詢采天下名士通今博古才德兼備宜爲人師者以名聞

洪武八年三月戊辰命國史臺官選國子生分教北方

太祖論之曰致治在賢風俗本乎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爲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于小人近北

皇明世法錄

卷一

訓

器

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欲求方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人材可與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

洪武十五年四月丙戌詔天下通祀孔子賜學糧增師生廩膳

太祖論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後世使君君臣臣父子綱常以正彛倫攸叙其功泰于天地今天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

禮止行京師豈非闕典卿與儒固其定擇莫禮
頌之天下學校令以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

洪武二十一年十一月壬子命禮部給賜國子生

鈔北平陝西山西山東廣東廣西四川福建之人

在監三年以上者人五錠二年人二錠俾製冬衣

復命工部于國子監前造別室一區凡百餘間具

灶釜牀榻以處諸生之有疾者令膳夫二十人給

役侍臣進曰

陛下作興學校惟心憫下無所不至從古未有

太祖曰諸生去鄉土離親戚遠來務學日久衣必敝

或有疾無人具湯藥朝廷作養之必使之得所然

後可必其成材蓋天生人材皆為世用人君育材

當有其實惟能有以作養之則未有不成材者也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戊寅命禮部頒書籍于北方

學校

太祖諭之曰農夫舍耒耜則無以為耕匠氏舍斤斧

則無以為業士子舍經籍則無以為學朕嘗念北

方學校缺少書籍士子有志於學者往往病無書

讀向嘗頒與四書五經其他子史諸書未賜予宜

於國子監印頒有未備者遣人往福建購與之

皇明世法錄卷之二目次

太祖高皇帝實訓

尊儒術

聖學

褒功臣

教太子諸王

正家道

厚風俗

議禮

興禮樂

崇教化

皇明世法錄卷之二

史臣 陳仁錫 謹聞

太祖高皇帝寶訓

尊儒術

洪武元年二月丁未詔以大宰祀先師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使行。

太祖謂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事。朕今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國學。仍遣爾修祀事于闕里。爾其敬之。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寶訓

十一

四月戊申元國子監祭酒孔克堅來朝。先是大將軍徐達至濟寧。克堅稱疾。遣其子希學見達于軍門。達送希學赴京。希學奏言臣父久病。不能行。令臣

來朝。

太祖乃以勅往諭之曰。朕聞爾祖孔子垂教于世。扶植綱常。孔子非常人等也。故歷數十代。往往作賓

王家。豈獨今日哉。胡元入主中國。蔑棄禮義。彝倫攸斁。天寔厭之。以喪其師。朕幸中土之士。奉天逐

胡。以安中夏。以復先王之舊。雖起自布衣。實承古先帝王之統。且古人起布衣而稱帝者。漢之高祖

也。天命所在。人孰違之。聞爾抱風疾。果然否。若無疾而稱疾。則不可。諭至思之。會克堅亦自來朝。行至淮安。遇勅。便拜命。惶恐兼程而進。既至。召對謹身殿。

太祖從容慰問曰。爾年幾何。克堅對曰。臣年五十有三。

太祖曰。爾年雖未耄。而疾嬰之。今不煩爾官。但爾家先聖之後。為子孫者。不可以不務學。朕觀爾子資質溫厚。必能承家。爾更加誨諭。俾知進學。以振揚爾祖之道。則有光於儒教。克堅頓首謝。即日賜宅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寶訓

十二

一區。馬一匹。月給米二十石。又明日復召至諭之曰。爾祖明先王之道。立教經世。萬世之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寔有賴焉。故爾孔氏高出常人。常人且知求聖賢之學。况孔氏子孫乎。爾宜勉爾族人。各務進學。因顧謂羣臣曰。朕不授孔克堅以官者。以其先聖之後。特優禮之。故養之以祿。而不任之以事也。

洪武二年四月己巳。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

太祖諭之曰。人有精金。必求良冶而範之。有美玉。必

求良工而琢之至於子弟有美質不求明師教之豈愛子弟不如金玉耶蓋師所以模範學者使之成器因其才力各俾造就朕諸子將有天下國家之責功臣子弟將有職任之寄教之道當以正心爲本心正則萬事皆理矣苟導之不以正爲衆欲所攻其害不可勝言卿等宜輔以實學毋徒效文士記誦詞章而已

洪武六年九月庚戌詔禁四六文詞先是

太祖命翰林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爲法者翰林諸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進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實訓 三

太祖命中書省臣錄二表頒爲天下式因諭羣臣曰

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詞質實不華誠可爲千萬世法漢魏之間猶爲近古晉宋以降文體日衰駢麗綺靡而古法蕩然矣唐宋之時名儒輩出雖欲變之而卒未能盡變近代制誥表章之類仍蹈舊習朕嘗厭其彫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實爲浮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諭臣下之詞務從簡古以革弊習爾中書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

洪武十四年三月辛丑頒五經四書于北方學官

太祖謂廷臣曰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經載聖人之道者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人非菽粟布帛則無以爲衣食非五經四書則無由知道理北方自喪亂以來經籍殘缺學者雖有美質無所講明何繇知道今以五經四書頒賜之使其講習夫君子而知學則道興小人而知學則俗美他日收效亦必本於此也

洪武十五年五月乙丑

太祖詣國子監謁先師孔子釋菜禮成諭學官曰中正之道無踰於儒上古聖人

不以儒名而德行實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實訓 四

儒名世儒之名立雖有儒名或無其實孔子生於周末身儒道行立儒教幸天下後世之人皆欲其中正惜乎魯國君臣無能用之者當時獨一公父文伯之母知其賢責其子之不能從則一國之君臣可愧矣卿等爲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爲教使諸生咸趨于正則朝廷得人矣復命取尚書大禹臯陶謨洪範親御講說反覆開諭羣臣聞者莫不悚悅

十一月壬戌

太祖命禮部臣修治國子監舊藏書板論之曰古先

聖賢立言以教後世。所學者書而已。朕每觀書自覺有益。嘗以諭徐達。達亦好學。親儒生。囊書自隨。蓋讀書窮理。於日用事物之間。自然見得道理分明。所行不至差謬。書之所以有益於人也。如此。今國子監舊藏書板多殘缺。其令諸儒考補。仍命工部督匠修治之。庶有資於學者。

洪武十八年十月甲辰

太祖謂工部臣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輪作者。朕聞即命釋之。假令朕不知之。或致死亡。則賢者之後。寢以微滅。是豈禮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實訓

五

先賢之意哉。爾等宜加詢問。凡有聖賢之後。在輪作者。依例釋之。

洪武二十年正月己未。詔修闕里孔子廟宇。

太祖曰。春秋之世。人紀廢壞。孔子以至聖之資。刪述

六經。使先王之道。晦而復明。萬世系賴。功莫大焉。

夫食粟則思樹藝之先。衣帛則思蠶繅之始。皆重

其所出也。孔子之功。與天地並立。故朕命天下通

祀。以致崇報之意。而闕里又敬聖賢之地。廟宇

廢而不修。將何以妥神靈。詔來世爾。其即為

修理。以副朕懷。

聖學

丙申五月庚寅

太祖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實訓

六

吳元年四月庚戌

太祖至白虎殿。見諸子有讀孟子書者。顧問許存仁

曰。孟子何說為要。對曰。勸國君行王道。施仁政。省

刑薄賦。乃其要也。

太祖曰。孟氏專言仁義。使當時有一賢君。能用其言。

天下豈不定于一乎。

洪武二年三月乙未朔

太祖與儒臣論易。至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

民。

太祖曰。人主職在養民。但能養賢與之共。則民皆

得所養然知人最難若所養果賢而使之治民則國無虛祿民獲實惠苟所養非賢反厲其民何補於國哉故人主養賢非難知賢為難

辛丑

太祖與翰林待制秦裕伯等論學術

太祖曰為學之道志不可滿量不可狹意不可矜志滿則盈量狹則驕意矜則小盈則損驕則惰小則卑陋故聖人之學以古為準賢人之學以聖為則苟局於小而拘於凡近則亦豈能克廣其學哉裕伯對曰誠如

聖言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實例

洪武三年二月辛酉

太祖御東閣翰林學士宋濂待制王禕等進講大學傳之十章至有土有人濂等反覆言之

太祖曰人者國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則人懷人安則國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則人歸之如就父母人心既歸有土有財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懷眾雖有財亦何用哉

洪武五年十二月己卯

太祖謂禮部侍郎曾魯曰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於

堯舜然觀其授受其要在於允執厥中後之儒者講之非不精及見諸行事往往背馳魯曰堯舜以此道宰制萬事如執權衡物之輕重長短自不能違而皆得其當此所以致雍熙之治也後世鮮能此道於處事之際欲求其一至當難矣

太祖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于中者無堯舜之心而欲施之於政者有堯舜之治決不可得也魯又曰堯舜之道載之典謨者無以加矣至于修身理人本末次第具在大學一書

太祖曰大學平治天下之本其可舍此而他求哉

洪武七年十二月甲辰御註道德經成

太祖對儒臣舉老子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與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之類曰老子此語豈徒托之空言於養生治國之道亦有助也但諸家之註各有異見朕因為註以發其義

洪武十七年四月庚午

太祖謂侍臣曰朕觀大學衍義一書有益於治道者多矣每披閱便有徹省故令儒臣日與太子諸王講說使鑑古驗今窮其得失大抵其書先經後史要領分明使人觀之容易而悟真有國之龜鑑也

洪武十八年五月辛酉朔

太祖御華蓋殿文淵閣大學士朱善進讀心箴畢

太祖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變蓋仁愛之心生則悻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誠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慤之心萌則巧偽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可為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矣

洪武十九年二月己丑

太祖坐東閣因與侍臣論仁智

太祖曰聖人篤於仁賢者不舞智若姑息之仁不為

聖明世法錄

卷三

九

愛物姦欺之智足以禍身又論天人相與之際

太祖曰天人之理無二人當以心為天論儉

太祖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瀆不可儉者賞賚

然賞不可濫

洪武二十年五月丁卯

太祖御華蓋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感召亦有

不得其常者

太祖曰為惡或免於禍然理無可為之惡為善或未

蒙福然理無不可為之善人惟修其在己者禍福

之來則聽於天彼為善而無福為惡而無禍者特

時有未至耳

洪武二十一年三月乙亥朔

太祖與侍臣觀史因論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說

太祖曰富貴者固不可驕人貧賤者又豈可驕人夫驕凶德也富貴而驕人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士貧賤而驕人適足以取辱於已要之君子當以恭敬為本子方之言抑揚太過蓋有所激而言侍臣對曰誠如

聖論

辛巳

聖明世法錄

卷二

十

太祖召考試官陳宗順等坐武英門賜食諭之曰今日觀列子墜人竊鉄之事因思人之信疑皆生於

心信心常出於忠厚疑心必起於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也君之於臣好而信之讒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毀謗不召而自來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處已待人則自無獨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惡之正末有不流于一偏者也惟能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信其所當信而疑其所可疑則人無浸潤之讒形似之責矣又論五性之德

太祖曰。小忠非仁。小節非義。足恭非禮。苛察非智。諫而不負。不可謂之信。遂給紙筆。令諸儒譏疑信論。

褒功臣

吳元年二月甲戌。大將軍徐達遣人自軍中來請事。

太祖勅勞之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為輔佐。成周伐罪。鷹揚奮興。炎漢仗義。羣策畢舉。所以克集大勳。啟基隆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乎天性。然且沉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遇絕亂略。消弭羣慝。建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實訓

十一

也。今尅期來所請事。悉欲稟命而行。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之。但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肯造次有違。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御。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從宜行之。

十月丁巳

太祖宴功臣于西樓。既罷。諭諸將曰。自古豪傑開基創業。非用賢能。何以集事。吾起于布衣。賴諸將相化家為國。但累歲征伐。跋涉戎馬間。其勞甚矣。近討張氏。始不復親行陣。大將軍平章遇春等能出

死力。擒王縛將。以成厥功。為一代元勳。光著史冊。名垂不朽。吾推心腹以任之。彼竭心膂以佐吾。上下一心。故能至此。往年陳友諒既滅。惟誅其首惡。餘有才者。悉用之。豈但待以不死。雖剖心與語。而終自懷疑。間有英雄一見與語。即復輪心。出入左右。待之如一。無間新舊。使反側自安。又若張氏之臣。不思為國盡力。惟貪金帛子女以肥其家。一旦摧敗。萬事瓦解。此近事明鑒也。及張氏既滅。惟大將軍於貨寶無所取。婦女無所近。其深謀遠略。蓋謂中原未平。民未蘇息。豈可遽恃為安乎。爾等當如大將軍所行。共圖大勳。康濟宇內。於是諸將皆頓首謝。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實訓

十一

教太子諸王

吳元年八月壬寅

太祖祀山川。畢出齋次。頒胙于羣臣。將還宮。顧謂諸子曰。人情貴則必驕。逸則忘勞。聖人所以戒盈滿而謹怠荒。夫貴而不驕。逸而知勞。智周萬物。心體眾情。斯為入上之道。故天道下濟。而歲功成人。人道克敏。而德業盛。歷觀往古。取法于上。而治化于下者。皆由于此。今國家初定。民始息肩。汝能知其勞

乎。能諳人情，則不至驕情。今甲士中夜而起，扈從至此，皆未食。汝可步歸，請勞逸。他日不至驕情，諸子趨至，衛士聞之，莫不感悅。

十月乙丑

太祖遣世子標、次子禎往臨濠謁陵墓。因諭之曰：世稱商高宗周成王為賢君者，汝知之乎？高宗舊勞于外，知民疾苦，成王早聞無逸之訓，知稼穡之艱難，故其在位不敢暇逸，能修勤儉之政，為商周令主。汝諸子生於富貴，未涉艱難，人情習于宴安，必生驕情。况汝他日皆有國家，不可不戒。今使汝等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實訓

七

於旁近郡縣，遊覽山川，經歷田野，因道塗之險易，以知鞍馬之勤勞，觀小民之生業，以知衣食之艱難。察民情之好惡，以知風俗之美惡。即祖宗陵墓之所，訪求父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於心。以知吾創業之不易也。於是命中書擇官輔導，以行。

十一月甲午

太祖沐浴，出觀團丘。顧謂起居注熊鼎等曰：此與古

制合否？對曰：小異也。

太祖曰：古人於郊掃地而祭，器用匏陶，以示儉朴。周有明堂，其禮始備。今予創立斯壇，雖不必盡合古

制，然一念事天之誠，不敢頃刻怠矣。鼎對曰：主上創業之初，首嚴郊丘之祀，既斟酌時宜，以立一代之制，又始終盡誠敬。此誠前代之所未及。

太祖曰：郊祀之禮，非尚虛文，正為天下生靈祈福。予安敢不盡其誠。時世子從行。

太祖因命左右導之，徧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家之勞乎？夫農勤四體，務五穀，身不離畝，手不釋耒，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樸食，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至于飢寒。方盡為上之道。若復加之橫斂，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為民上者，不可不體下情。復指道旁荆楚，謂之曰：古者用此為朴刑，蓋以其能去風，雖傷不至過甚，苟用他物，恐致殞生。此古人用心之仁，亦宜知之。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實訓

七

洪武元年正月戊寅，劉基陶安言於

太祖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做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為之。

太祖曰：取法于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惟不善，而

一槩是從將欲壟滄營猶登高岡而却步渡長江而回棹豈能達哉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與名不足以副實行不足以服衆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克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傳講習經傳博遊古今識達机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被聞何必倣彼作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東宮官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勳德老成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人各盡職故連抱之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實訓

五

木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同對曰陛下立法垂憲之意寔深遠矣於是以李善長等皆兼東宮官乃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宮官屬不別議府寮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寮卿等在內事當啟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同卿等必謂府寮導之嫌隙將繇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爲之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

長富貴泥於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固知所措二公所言之不可忘也

丙戌

太祖御文樓太子侍側因問近與儒臣講說經史何事對曰昨講漢書七國叛事遂問此曲直孰在對曰曲在七國

太祖曰此講官一偏之說宜言景帝爲太子時嘗殺博局殺吳王世子以激其怒及爲帝又聽晁錯之說輕意黜削諸侯土地七國之變寔繇於此若爲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撫百姓爲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實訓

五

五

國家藩輔以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爲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王室以盡君臣之義

十月乙未以梁貞王儀爲太子賓客秦鏞盧德明張易爲太子諭德

太祖諭之曰範金礪玉所以成器尊師重傅所以成德朕命卿等輔導太子必先養其德性使進於高明於帝王之道禮義之教及往古成敗之迹民間稼穡之事朝夕與之論說日聞讜言無非僻之事積久以化他日爲政自然合道卿等勉之

洪武二年五月丙午

太祖召孔克仁等賜坐。因曰：昨到鍾山，令侍御僕從先往。中有一小僮亦前趨，記其姓名。今日召至，以示諸子曰：此小僮與爾等年相若，已能奔走服役。爾曹不可恃年幼，怠惰不學，當朝夕勤勵可也。朕之意惟恐居富貴，耽逸樂耳。克仁對曰：

陛下此言，卽無逸之戒也。

九月己亥

太祖諭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以天下爲憂者，惟創業之君。中興之主，及守成賢君，能之其尋常之君，不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實訓

七

以天下爲憂，反以天下爲樂。國亡自此而始。何也？帝王得國之初，天必授于有德者，然頻屢憂患而後得之，其得之也難，故其憂之也深。若守成繼體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憂天下之心爲心，則能永受天命，苟生怠慢，危亡必至，可不畏哉。

洪武三年四月丙寅

太祖召東宮官屬及王府官屬，諭之曰：輔導之臣，猶法度之器，必先正己而後正人。蓋德義者，正人之法度，善惡者，修身之衡鑑。汝等輔導諸子，必匡其德義，明其善惡，使知趨正而不流于邪，如此則能

盡輔導之職，觀之梓匠，雖有材木，必加繩削，乃能

成器。太子諸王，必得賢輔，開導贊助，乃能成德。朕

擇爾等爲官僚，各宜盡心。又如經史中古人已行

之事，可爲鑒戒者，采摭其事，編次成集，朝夕觀覽，

以廣智識，亦有助於輔導。羣臣頓首受命而退。又

諭秦王右相鄭九成等曰：朕封建諸子，選用傅相，

委託匪輕。凡與王言，當廣學問，以克其行義。陳忠

孝以改其良心，事有弗善，必求其善。政有未美，必

求其美，使其聰明無蔽。上下相親，庶幾道德有成，

以弘長世之業。而輔相者，亦克盡其職矣。復顧劉

基等曰：朕觀古聖賢之君，雖治平之世，不忘修省，

誠以富貴易至於驕奢，必至於荒縱。未有荒縱而

無顛覆者。故嘗戒太子諸王，以學士不能正身修

德，則殃及身家爲士。且然，況於爲君爲王者乎。基

頓首對曰：

陛下此言，萬世之福也。

七月戊子

太祖謂皇太子曰：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係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係天下之安危。爾承主器之重，將有天下之責也。公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實訓

太

紳士庶人不能修身齊家取敗止於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敗豈但一身一家之比將宗廟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靈皆受其殃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十二月辛巳禮部尚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罷兼領之職庶於輔導有所責成

太祖曰古者不備其官惟賢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助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姦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若江克之事可爲明鑑朕今立法令省臺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實訓 五都督府官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也

洪武四年閏三月己未

太祖諭省臺臣曰朕諸子曰知務學必擇端謹文學之臣兼官僚之職日與之居講說經史蓄養德性傳通古今庶可以承籍天下國家之重但人之相與氣習易移與正人處則日習於正如行康衢自不爲偏岐所惑若與邪人處則日習於邪如繇曲徑往而不返不覺入荆棘中矣省臣對曰知人最難邪正未易辨

太祖曰尊德樂義斯爲正也便佞褻慢斯爲邪也故驕奢淫佚鮮不歸於褻慢而端莊中正必皆本於好德

洪武六年五月壬寅朔祖訓錄成

太祖因謂侍臣曰朕著祖訓錄蓋所以重訓子孫朕更歷世故剝業艱難常慮子孫不知所守故爲此書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紬繹六年始克成編後世子孫守之則永保天祿苟作聰明亂舊章是違祖訓矣侍臣對曰自古創業之主其慮事周詳立法垂訓必有典則若後世子孫不知而輕改鮮有不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實訓 五敗故詩云不愆不忘率繇舊章

太祖曰日月之能久照萬世不改其明堯舜之道不息萬世不改其行三代因時損益者其小過不及耳若一代定法有不可輕改荒陬厥緒幾于亡夏顛覆典刑幾于亡商後世子孫當思敬守祖法九月己酉以侍御史文原吉爲秦府右相國子助教朱復爲

燕府參軍諭曰王今長宜朝夕左右輔養其德三二年後遣王之國汝等宜盡心所事取鑑于古何者爲善何者爲不善采摭古人任爲王臣孰能以正

輔導孰爲不能編次成集朝夕覽觀遇有所行則擇其善而去其不善務引王于當道爾等與王言待臣下則以謙和撫民人則以仁恕勸耕耨以省餽餉禦外侮以藩帝室如此則能盡其職矣又曰汝等職事清簡非朝廷劇任之比若文武全才更可演習武事發舒精神若素儒生但謹守禮法陳善閑邪而已苟巧詐無實欺蔽諂諛此招咎之道所宜戒也汝其慎之。

乙卯命諸司今後常事啟皇太子重事乃許奏聞太祖謂皇太子曰人君統理天下人情物理必在周知然後臨事不惑吾自起田里至于今日凡治軍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實訓

五

旅理民事無不盡心恒慮處事未當故嘗思念古人爲治必廣視聽凡言之善者吾卽行之不善者吾雖不行亦思繹至再果不可行然後置之夫慮事貴明處事貴斷庶幾不眩况爾生長官掖未涉世故若局於見聞則視聽不廣且目雖能視所見不踰于閭耳雖能聽所聞不越于庭而欲區區智識决天下之務能一一當理難矣汝宜親賢樂善以廣聰明逆己之言必求其善順己之言必審其非如此則是非不混理欲判然天下之事可得而

治矣汝其敬之毋忘朕訓

壬戌

太祖謂秦府右相支原吉等曰蓄藥所以防病積貨所以防貧用賢所以輔德朕爲諸子擇賢以爲之輔爾等居左右宜朝夕規誨以成其德人情於大事或能謹之而常忽於細微夫細行不謹大德必虧姑息小過大愆必至故寒水者必於其源源塞而絕伐木者必於其根根斷而木拔矣設王有所違失爾若曰所失者小可勿言也則是大夫將至俟其大夫將至然後規之救有所弗及矣夫善雖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實訓

五

小可以成名惡雖小足以亡身凡歷代賢王著名方冊其臣亦皆賢者故能同濟其美爾等職在輔導宜盡心所事

洪武七年正月乙亥

太祖召太子宮臣諭之曰汝知所謂重器乎對曰豈非商彝周鼎乎

太祖曰汝所謂商彝周鼎者此非重器乎太子者天下之重器人有彝鼎尚知寶愛太子承主器之重豈得不寶愛之乎寶愛之者必擇端人正士以爲輔翼朝夕與居使其熟聞善言不邇誠行自然漸

清以成其德。若惟委之於便嬖近習。是委重器於塗。而不可寶愛之矣。汝等日輔太子。講論誦說之時。必導之以正。使其道明德立。才器克廣。庶幾他日克勝重任。則可以副朕所望。

洪武九年正月丁巳太子諸王侍。

太祖顧謂之曰。汝等聞修德進賢之道乎。太子對曰。每聞儒臣講說知其略矣。未領其要。

太祖曰。藻率雜佩。爲身之容。恭遜溫良。爲德之容。見于外者。可以知其內也。古之君子。趨踰有節。升降有數。周旋跬步。而不違於矩矱者。繇其德克於內。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實訓

五

而著乎外也。所以器識高明。而善道日躋。惡行不見。而邪僻益遠。已德既修。自然足以服人。賢者彙進而。不肖者自去。能修德進賢。則天下國家。未有不治。不知務此者。鮮不取敗。夫貨財聲色。爲戒德之斧斤。讒佞諂諛。乃杜賢之荆棘。當拒之如虎狼。避之如蛇虺。苟溺于所好。則必爲其陷矣。汝等其慎之。

洪武十年六月丙寅命羣臣自今大小政事皆先啟皇太子處分然後奏聞。

太祖謂皇太子曰。人君治天下。日有萬幾。一事之得

天下蒙其利。一事之失。天下受其害。自古以來。惟創業之君。歷涉勤勞。達於人事。則於物理。故處事之際。鮮有過當。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平日練達。臨政少有不謬者。故吾特命爾日臨羣臣聽斷。諸司啟事。以練習國政。惟仁則不失於躁暴。惟明則不惑於奸邪。惟勤則不溺于安逸。惟斷則不牽于文法。凡此皆以一心爲之權度。則未有不得其當。今有人指石以爲玉。當辨之曰。果玉乎。果石乎。知其爲非玉。乃石也。如此則的然莫敢欺。若信其言以爲玉。則是非之心不明。失其權度矣。况人雖有明敏之資。自非歷練。臨事率意而行。未免有失。知悔而改。亦已晚矣。吾自有天下以來。未嘗暇逸。于諸事務。惟恐毫髮失當。以負上天付託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寢。日有未善。寢亦不安。此爾所親見也。亦能體而行之。天下之福。吾無憂矣。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實訓

五

洪武十一年三月

太祖訓諸子曰。昔有道之君。皆身勤政事。心存生民。所以保守天下。至其子孫。廢棄厥德。色荒于內。禽荒于外。政教不修。禮樂崩弛。則天棄于上。民離于

下遂失其天下國家爲吾子孫者當取法于古之
聖帝哲王兢兢業業日慎一日鑒彼荒淫勿蹈其
轍可以長享富貴矣

洪武十二年三月戊辰

太祖御華蓋殿皇太子侍

太祖問曰比日講習何書對曰昨看書至商周之際
太祖曰看書亦知古人爲君之道否因諭之曰君道
以事天愛民爲重其本在敬身人君一言一行皆
上通於天下係於民必敬以將之而後所行無不
善也蓋善天必鑒之不善天亦鑒之一言而善四
世法錄 卷二 寶訓 五

海蒙福一行不謹四海罹殃行言如此可不敬乎
汝其識之

洪武十六年二月庚辰
太祖諭皇太子諸王曰凡聽訟貴明不明則刑罰不
中罪加良善人心怨咨有傷天和或有大獄必當
詳審庶免構陷之非鍛鍊之弊又曰凡賞功要當
則人心常服蓋賞與罰二事治天下之大權也

十二月甲午

太祖謂皇太子諸王曰純良之臣國之寶也殘暴之
臣國之蠹也自古純良者爲君造福而殘暴者爲

國致殃何謂純良處心公忠臨民愷悌雖材有不
逮者亦不至于傷物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
也何謂殘暴恣睢擊搏遇事風生鍛鍊刑獄掎克
聚斂雖若快意一時而所傷甚多故武帝任張湯
而政事衰光武褒卓茂而王業盛此事甚明可爲
深鑒

洪武二十四年三月癸卯

太祖謂皇太子諸王曰人君之有天下者當法天之
德也天之德剛健中正故運行不息人君體天之
德孜孜不倦則庶事日修若怠惰侈肆則政衰教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寶訓 五

弛虧損天德而欲長保天位者未之有也昔元世
祖東征西討混一華夏是能勤於政事至順帝偷
惰荒淫天厭人離遂至喪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
后之世爾等當克勤克慎他日庶可永保基業

正家道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冊

皇后馬氏

太祖謂侍臣曰昔漢光武勞馬異曰倉卒燕婁亭豆
粥淳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臣之間始終保全
朕念皇后起布衣同甘苦嘗從朕在軍倉卒自恐

飢餓懷糗餌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唐宗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勤諸妃消釋嫌疑朕數為郭氏所疑朕徑情不恤將士咸以服用為獻后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厄朕后輒為彌縫卒免于患殆又難于長孫皇后者朕或因服御詰怒小過輒謂朕曰主忘昔日之貧賤耶朕復為之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

三月辛未朔命翰林儒臣修女戒

太祖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實訓

幸

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使干政事至於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故歷代宮闈政繇內出鮮有不為禍亂者也夫內嬖惑人甚于鳩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于未然其他未有不為所惑者卿等為我纂述女戒及古賢妃之事可為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洪武十三年二月辛未

太祖諭皇太子諸王曰吾持身謹行汝輩所親見吾平日無優伶暫近之狎無酣歌夜飲之娛正宮無

自縱之權妃嬪無寵幸之昵或有浮詞之譏察其言非即加詰責故各自修飾無有妬忌至若朝廷政事稽于眾論參決可否惟善是從或燕閒之際一人之言尤加審察故言無偏聽政無阿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慮患防危如履薄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猶恐不及故與爾等言之使知持守之法

厚風俗

洪武四年六月戊申

太祖退朝御東閣從容與羣臣論及禮樂之事謂廷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實訓

幸

臣曰世之治亂本乎人情風俗故忠信行則民俗淳朴佻巧作則習尚詐僞京師天下之統會萬民之瞻仰四方所取則者也而積習之弊卒以奢侈相高浮藻相誘情日肆而俗日偷非所以致理也禮部尚書陶凱對曰仲尼有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今欲整齊風俗使佻巧不得作必以政刑先之然後教化可行

太祖曰教化必本諸禮義政刑豈宜先之苟徒急于近効而嚴其禁令是欲澄波而反汨之也凱頓首稱善

洪武八年正月癸酉淮安府山陽縣民有父得罪當杖請以身代。

太祖謂刑部臣曰父子之親天性也然不親不遜之徒親遭患難有坐視而不顧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於至情朕爲孝子屈法以勸勵天下其釋之。

洪武二十年閏六月甲寅

太祖謂禮部尚書李原吉曰尚齒所以敬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之世莫不以齒爲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于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曩者朕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凡耆民年八十以上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實訓

五

鄉黨稱善貧無產業者月給米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歲加帛一疋綿一斤若有田產能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其應天鳳陽二府富民九十以上賜爵社士八十以上賜爵里士咸許冠帶復其家尚慮有司奉行不至爾禮部以朕命諭之。

洪武二十一年五月乙未太平府民有兄弟相訐告者刑部奏請罪之。

太祖曰兄弟骨肉至親豈有告訐之理此一時愚昧或因貨利或私妻子爭長競短怒氣相加遂至此耳然人心天理未嘗泯滅姑繫之獄待其忿息善

心復萌必將自悔明日刑部奏二人果哀求改過太祖曰此彼之真情發見也俱釋之兄弟和好如初洪武二十四年七月乙巳龍江衛吏以過罰書寫值母喪乞守制吏部尚書詹徽不聽吏擊登聞鼓訴之。

太祖召徽切責之曰吏雖罰役天倫不可廢使其母死不居喪人子之心終身有歉夫與人爲善猶恐其不善若有善而沮之何以爲勸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乃獨不然耶徽大慚吏遂得終喪。

洪武二十五年正月甲辰天策衛卒吳英父得罪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實訓

五

繫獄英詣闕陳情願沒入爲官奴以贖父罪。

太祖諭英曰汝之情固有可矜但汝平時何不勸諫汝父使不犯法今罪不可貸然念汝愛父之至特曲法宥之汝自今凡遇父有不善當卽諫止若不聽必再三言之使不陷于非義斯爲孝也又願謂侍臣曰此卒非知書者能如此亦可謂難矣故特曲法以宥其父將以勵天下之爲人子者。

洪武二十八年二月己丑

太祖諭戶部臣曰古者風俗淳厚民相親睦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近世教化不明

風俗頹敝鄉隣親戚不能周卹甚者強凌弱衆暴寡富吞貧大失忠厚之道朕卽位以來恒申明教化于今未臻其效豈習俗之固未易變耶朕置民百戶爲里一里之間有貧有富凡遇婚姻死喪富者助財貧者助力民豈有窮苦急迫之憂又如春秋耕穫之時一家無力百家代之推此以往百姓寧有不親睦者乎爾戶部其論以此意使民知之

議禮

洪武元年十一月丙午中書及禮部定奏天子親祀圓丘方丘宗廟社稷若京師三皇孔子風雲雷

卷二

雨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先賢等祀則遣官致祭郡縣宜立社稷有司祭里社土穀之神及祖父母父母并得祀竈載諸祀典餘不當祀者並禁之

太祖因諭羣臣曰凡祭享之禮載牲致帛交於神明費出已祭神明歆之如庶人陌錢辦香皆可格神不以非薄而不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已力所致

也若國家倉廩府庫所積乃生民脂膏以此尊醪組饌克實神庭徵求福祿以私於身神可欺乎惟爲國爲民禱祈如水旱疾疫師旅之類是也

癸亥

太祖欲舉行耕籍田禮諭廷臣曰古者天子籍田千畝所以供粢盛備饋餼自經喪亂其禮已廢上無

以教下無以勸朕蒞祚以來悉修先王之典而籍田爲先故首欲舉而行之以爲天下勸時監察御史有歷班而言曰耕籍田則力本者知所重矣

太祖曰欲財用之不竭國家之常務鬼神之常享必也務農乎故后稷樹藝稼穡而生民之詩作成王播厥百穀而噫嘻之頌興有國家者其可棄是而不講乎遂命以來春舉籍田禮行之

洪武二年六月庚午

太祖讀叔孫通傳至魯兩生不肯行因謂侍臣曰叔孫通雖云竊禮之糠粃然創制禮儀於煨燼之餘以成一代之制亦可謂難矣如兩生之言不無迂

耶若禮樂必待百年而後可興當時朝廷之禮廢矣朕聞先王之禮因時制宜孔子亦曰暮月三年必世蓋亦因時制宜之謂必待百年則誠迂矣

洪武三年正月癸巳先是

太祖以天下初定欲通羣下之情日詔百官悉侍左右詢問民情諮訪得失或考論古今典禮制度故雖小官亦得上殿至有踰越班次者

一

一

一

一

太祖乃謂宰臣曰朝廷之上禮法爲先殿陛之間嚴肅爲貴朕始欲諮訪庶事故令百官入侍左右至班序失次非所以肅朝儀也自今文武百官入朝除侍從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指揮使六部尚書侍郎等官許上殿其餘文武官五品以下並列班于丹陛違者糾儀官舉正之。

八月庚申

太祖論廷臣曰古者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禮制以辨貴賤明等威是以漢高初興卽有衣錦繡綺縠操兵乘馬之禁歷代皆然近世風俗相承流于僭侈閭里之民服食居處與公卿無異而奴僕賤隸往往侈肆于鄉曲貴賤無等僭禮敗度此元之失政也中書其以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條頒布中外俾各有所守

洪武五年三月辛亥

太祖謂禮部臣曰禮者所以美教化而定民志成周設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夫制中莫如禮修政莫如禮齊家莫如禮故有禮則治無禮則亂居家有禮則長幼叙而宗族和朝廷有禮則尊卑定而等威辨元興以夷變夏民染其俗先

王之禮幾乎熄矣而人情狃於淺近未能粹變今命爾稽考典禮合于古而宜于今者以頒布天下俾習以成化庶幾復古之治也

洪武六年三月甲辰禮官上所定禮儀

太祖謂尚書牛諒曰禮者國之防範人道之紀綱朝廷所當先務不可一日無也自元氏廢棄禮教因循百年而中國之禮變易幾盡朕卽位以來夙夜不忘思有以振舉之以洗汙染之習故嘗命爾禮部定著禮儀今雖已成宜更與諸儒參詳考議斟酌先王之典以復中國之舊務合人情永爲定式庶幾愜朕心也

九月丙午禮部奏定百官常朝班次及奏事等禮儀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朝廷之禮所以辨上下正名分不以賤加貴不以卑踰尊百官在列班序有倫奏對雍容不失其度非惟朝廷之尊抑亦天下四方瞻仰所在也今文武百官朝奏奏事有未闕禮儀者是禮法不嚴於殿陛何以肅朝廷乎自今凡新任官及諸武臣於禮儀有不闕習者合侍儀司官日於午門外演習之且命御史二人監視有不如

儀者糾舉之百官入朝失儀者亦糾舉如律

洪武七年十二月壬戌朔孝慈錄成先是貴妃薨

勅禮官定喪服之制禮部尚書牛諒等奏曰周禮

儀禮父在為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

太祖曰父母之恩一也而喪服低昂若是其不近于

人情甚矣因勅翰林學士宋濂曰養生送死聖王

之大政諱亡忌疾喪世之陋習三代喪禮節文尤

詳而散失於哀周厄於暴秦漢唐以降莫能議此

夫人情有無窮之變而禮為通變之宜得人心之

所安即天理之所在爾等其考定喪禮於是濂等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喪制

壹

考得古人論服母喪者凡四十二人願服三年者

二十八人服期年者十四人奏之

太祖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今觀願服三年喪比

服期年者加倍則三年之喪豈非天理人情之所

安乎乃立為定制

洪武十二年正月己卯合祀天地于南郊大祀殿

禮成勅中書省臣曰立綱陳紀治世馭民皆繇上

古之君近為裁定今皆取則焉凡有國者必以祀

事為先祀事之典甚重古先聖王其周旋上下進

退奠獻莫不有儀然儀必貴誠而人心匠測至誠

者少不誠者多豐誠者或有之若措禮設儀文飾

太過使禮煩人倦而神厭弗享非禮也故孔子曰

絀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朕周旋祀事十

有一年見其儀太煩乃命官更其儀式合祀社稷

既祀神乃歡今十二年春始合天地太祀而上下

悅若有盼觀答於朕心爾中書下翰林令儒臣紀

其祀事以彰

上帝皇祇之昭格而錫黔黎之福朕與卿等尚夙夜

無怠以答

神明之休祐焉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喪制

壹

洪武二十年七月丁酉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

武學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廟

太祖曰太公周之臣封諸侯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

子並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至於建武學用武舉

是折文武為二途自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之上

士之學者文武兼備故措之于用無所不宜豈謂

文武異科各求專習者乎即以太公之鷹揚而授

丹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

文德豈比於後世武學專講韜略不事經訓專習

干戈不閑俎豆拘於一藝之偏之陋哉今欲循舊

用武舉。立廟學甚無謂也。太公之祀。止宜從祀帝王廟。遂命去王號。罷其舊廟。

洪武二十一年二月甲寅。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先是禮官奏以風后。力牧。皐陶。夔。伯夷。伯益。伊尹。傳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周勃。鄧禹。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趙普。曹彬。韓世忠。岳飛。張浚。博爾忽。博爾木。赤老溫。伯顏。阿木。安童。凡三十六人。皆宜從祀于帝王廟。

太祖曰。古之君臣同德者。終始一心。載在史傳。萬世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實訓 孝

不滅。國家祀典。必合公論。不可徒觀其迹。而不究其實也。若宋趙普。負太祖爲不忠。不可從祀。元臣四傑。木華黎爲首。不可以其孫從祀。而去其祖。可祀木華黎。而罷安童。旣祀伯顏。其阿木亦不必祀。如漢陳平。馮異。宋潘美。皆節義兼善。始終可從廟祀。於是定以風后。力牧。皐陶。夔。伯益。伯夷。伊尹。傳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木。赤老溫。伯顏。凡三十有七人。

從祀歷代帝王廟

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丁卯。命禮部右侍郎張智申。肅朝儀。

太祖諭之曰。禮儀者朝廷之表。有虞之時。羣后德讓。百僚師師。卿其申諭百官。景行古人。無敗禮失度。以取咎責。

興禮樂

吳元年七月乙亥。先是命選道童俊秀者。克樂舞生。至是始集。

太祖御戟門。召學士朱升。范權。領樂舞生入見。設雅樂。閣試之。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實訓 孝

太祖親擊石磬。命升辨識五音。升不能審。以宮音爲徵音。

太祖曰。升每言能審音。至辨石音。何乃以宮作徵耶。起居注熊鼎對曰。八音之中。石聲最難和。惟后夔能和。磬聲故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太祖曰。石聲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和卽八音諧和矣。因命樂生登歌一曲。

太祖復嘆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顧不難。

聖樂復對曰樂音不在外求是在人君一心。若心
和則天地之氣亦和。天地之氣和則樂亦無不和
矣。

洪武四年六月戊申。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
凱。製宴享九奏樂章成。上之。其曲一曰日本太初。二
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
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
寧。先是

太祖厭前代樂章。率用腴詞以為容悅。甚者鄙陋不
稱。乃命凱等更製其詞。既成。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實訓 彙

太祖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宣
和。不敬不和。何以為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豔
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聲相雜。甚者以
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為舞隊。諧戲殿廷。殊非所
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
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誼詭淫褻之樂。悉屏
去之。

洪武十四年二月丁丑。命禮部申明鄉飲酒禮。
太祖謂禮官曰。鄉飲之禮。所以序尊卑。別貴賤。先王
舉以教民。使之隆愛敬。識廉耻。知禮讓也。朕即位

以來。雖以舉行。而鄉閭里社之間。恐未徧習。今時
和年豐。民間無事。宜申舉舊章。其府州縣。則令長
官主之。鄉閭里社。則賢而長者主之。年高有德者
居上。高年淳篤者次之。以齒為序。其有違條犯法
之人。列于外坐。同類者成席。不許雜於善良之中。
如此則家識廉恥。人知禮讓。而父慈子孝。兄友弟
恭。夫和婦順之道。不待教而興。所謂宴安而不亂
和樂而不流者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
易易。政謂此也。

洪武十七年六月庚午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實訓 聖

太祖御奉天門諭羣臣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
已。若通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
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紀綱而立大中。
必禮樂並行。然後教化醇一。或者曰。有禮樂不可
無刑政。朕觀刑政二者。不過輔禮樂為治耳。苟為
治。徒務刑政而遺禮樂。在上者雖有威嚴之政。必
無和平之風。在下者雖存苟免之心。終無格非之
誠。大抵禮樂者。治平之膏梁。刑政者。救弊之藥石。
卿等於政事之間。宜知此意。毋徒以禮樂為虛文
也。

甲午

太祖諭禮部臣曰近命製大成樂器將以頒天下學校俾諸生習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欲後世之樂所以縱民欲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和而正後世之歌詞淫以夸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世之律呂出人爲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聲不比故難以古之詩章用古之器數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于心口歌之而非出于志人與樂判然爲二而欲以動天地鬼神豈不難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難卿等宜究心於此俾樂成而頌之諸生得以肄習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

崇教化

洪武二年二月庚午先是

太祖問戶部天下民孰富產孰優戶部臣對曰以田稅之多寡較之惟浙西多富民厚產

太祖曰民富多豪強故元時此輩欺陵小民武斷鄉曲人受其害宜召之來朕將勉諭之至是諸郡富民至入見

太祖諭之曰汝等居田里安享富厚者汝知之乎古

人有言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使天下一日無主則強凌弱衆暴寡富者不得自安貧者不能自存矣今朕爲爾等立法秉制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貧者得以全其生爾等當循分守法能守法則能保身矣母陵弱母吞貧母虛小母欺老孝敬父兄和睦親族周給貧乏遜順鄉里如此則爲良民若效昔之所爲非良民矣衆皆頓首謝於是賜酒食而遣之時翰林學士宋濂詹同及侍制王禕起居注陳敬等侍左右

太祖顧謂之曰朕諭此輩欲勉之爲善耳禕對曰自

聖明世法錄

卷二

實訓

聖

古帝王皆兼君師之任三代而下爲人主者知爲治而不知爲教今

陛下訓諭之不啻嚴師之教弟子恩至厚也誠所謂兼治教之道

六月辛巳令民間立義塚

太祖諭禮部臣曰古者聖王治天下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於朽骨近世狃于胡俗死者或以火焚之而投其骨于水孝子慈孫於心何忍傷恩敗俗莫此爲甚其禁止之若貧無地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閒地爲義塚俾之墓埋或有宦遊遠方不能

歸葬者官給力費以歸墓之

洪武十七年十一月庚午

太祖謂禮部臣曰近命遼東立學校或言邊境不必
建學夫聖人之教猶天也天有風雨霜露無所不
施聖人之教亦無往不行昔箕子居朝鮮施八條
之約故男遵禮義女尚貞信管寧居遼東講詩書
陳俎豆飾成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曾謂邊境之
民不可以教乎夫越與魯相去甚遠使越人而居
魯久則必魯矣魯人而居越久則必越矣非人性
有魯越之異風俗所移然也况武臣子弟久居邊
境鮮聞禮教亦恐漸移其性今使之誦詩書習禮
讓非但可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資用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實訓

聖

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己酉播州貴州宣慰使司并
所屬宣撫司官各遣其子來朝請入太學

太祖勅國子監官曰移風善俗禮為之本敷訓導民
教為之先故禮教明于朝廷而後風化達于四海
今西南夷土官各遣子弟來朝求入太學因其慕
義特允其請耳爾等善為訓教俾有成就庶不負
遠人慕學之心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癸亥有儒士初授知縣陸辭

太祖問之曰試言蒞民之道何先對曰教化為先曰
教化何施對曰獎勵之

太祖曰治民固以教化為本而身又為教化之本長
一邑則係一邑之望民率視己以為則己身不正
民將何法雖多為獎勵彼不見信故曰以身教者
從以言教者訟爾其試之

皇明世法錄卷之二終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實訓

聖

皇明世法錄卷之三目次

太祖高皇帝寶訓

任官

守法

求言

納諫

去讒佞

却貢獻

勤民

理財

節儉

皇明世法錄 卷之三 目次

一

皇明世法錄卷三

史臣 陳仁壽 謹閱

太祖高皇帝寶訓

任官

甲辰十一月辛酉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立國之初。致賢為急。中書百司。綱領總率。羣屬。須擇賢者與之共理。但任人之道。小大輕重。各適其宜。若委重於輕。是以棋枰而為梁棟。委大於小。是以鍾虍而盛斗筲。省臣對曰。人有才者。施於任使。宜無不可。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寶訓

一

任官

太祖曰。莫邪之利。能斷犀象。以之斲石。則必缺。麒麟之駛。能致千里。以之服耒。則必蹶。要必處之得其宜。用之盡其才可也。

丙午正月。是月。命中書省臣錄用諸司。劾退官員。省臣傅瓛等曰。今天下更化。庶事方殷。諸司官吏。非精勤明敏者。不足以集事。此輩皆以迂緩不稱職。為法司劾退。豈宜復用。

太祖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治效亦有遲速。夫賢朴者多。迂緩狡猾者多。便給便給者。雖善辦事。或傷於急促。不能無損於民。迂緩者。雖於事。或有不

建而於民則無所損也
吳元年十二月是月

太祖以山東郡縣既下。命官往撫輯之。諭之曰。百姓安否在守令。守令之賢者以才德。有才則可以應變集事。有德則足以善治。為治之道。亦有難易。當天下無事。民狃於奢縱。治化為難。及更喪亂。斯民則散。撫綏尤難。元之所以致亂者。雖上失其操柄。亦州郡官吏不得其人。懦者不立。流於縱弛。強者急遽。發於暴橫。又皆以胡人為之長。不惟尸位而已。反為奸吏愚弄。假威竊權。以生亂階。今山東郡縣新附之民。望治猶負疾者之望良醫。醫之為術。有攻治。有保養。攻治者伐外邪。保養者扶元氣。今民出喪亂。是外邪去矣。所望休養生息耳。休養生息。即扶元氣之謂也。汝等今有守令之寄。當體予意。以撫字為心。毋重困之。

皇明世法錄 卷三

賈訓

二

在官

洪武元年正月辛丑。天下來朝。府州縣官陸離。

太祖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然惟廉者能約已而利人。貪者必浚人而厚已。況人有才。破者或泥於私。善柔者或昧於欲。

此皆不廉害之也。爾等當深戒之。

四月癸亥。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參政汪廣洋為山東參政。以翰林學士陶安為江西參政。

太祖因謂安曰。朕渡江之初。卿首率父老。見於軍門。為朕敷陳王業。論當世之務。深合朕心。雖是朝夕。近幕府軍旅之事。裨益良多。繼入翰林。益聞謫論。今調汪廣洋為山東參政。而江西乃上游都會。可以代之者。室莫如卿。其為我撫治之。安對曰。臣以微陋。叨蒙甄錄。俾居左右。幸望過矣。今復委以重任。恐付託不効。有負

皇明世法錄 卷三

賈訓

三

在官

上恩

太祖曰。躬擐甲冑。決勝負於兩陣之間。此武夫之事。非儒生所能。至若承流宣化。綏輯一方之衆。此儒者之事。非武夫所能也。朕之用人。用其所能。不強其所不能。卿才宜膺是任。故以授卿。我豈私卿一人而不愛一方乎。安乃頓首受命。

閏七月辛酉。廣東何真率其官屬入朝。詔授真江西行省參政。

太祖諭之曰。天下紛爭。所謂豪傑有二。易亂為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

民身歎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關越。卿卽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矣。真叩頭謝曰。昔者武王伐暴。救民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今

王上除亂以安天下。天命人歸。四海景從。臣本蠻邦之人。始者逢亂。不過結聚鄉民。爲保生之計。實無他志。今幸遇

大明麗天。無幽不燭。臣愚豈敢上違天命。

太祖曰。夫能不買禍於生靈者。必世享其澤。朕嘉以忠誠念江西地近廣東。是用特授爾江西行省參政。以表來歸之誠。古云。今名德之興也。卿令名已著。尚懋脩厥德。以輔我國家。

八月丙子。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任人之道。因材而授職。譬如良工之於木。大小曲直。各當其用。則無棄材。夫人亦然。有大器者。或乏小能。或有小能。不足以當大事。用之者在審察其宜耳。驕驕之材。能歷險致遠。若使攫兔。不如韓盧。鉛刀之割。能破朽腐。若解全牛。必資利刃。故國家用人。當各因其材。不可一律也。不能則人材不得盡其用。而朝廷有乏人之患矣。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實錄

四

任官

洪武二年二月庚寅。

太祖謂廷臣曰。累黍可以成寸。積善可以成德。故小善可以成大善。小惡必至成大惡。又曰。積善如積土。久而不已。則可以成山。積惡如防川。微而不塞。必至於滔天。卿等皆時之俊。又與朕康濟天下。雖有小善。朕必錄之。若有不善。勿吝速改。人能改過遷善。如鏡之去垢。光輝日增。不然。則終身蒙蔽。罪惡日積。災咎斯至矣。可不戒哉。

五月癸丑。置福建行省。以福汀漳泉建寧邵武興化延平八府隸之。命中書省參政蔡普爲參政。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實錄

五

任官

太祖論之曰。君子立身行己。莫先於辨義利。夫義者保身之本。利者敗名之源。常人則惟利是趨。而不知有義。君子則惟義是守。而竟忘乎利。此所以異於常人者也。福建地徼大海。民物富庶。番舶往來。私交易者衆。往時官吏。多爲利昏陷於罪戾。今命卿往。必堅所守。毋蹈其罪。哲對曰。臣以菲薄叨承恩命。敢不盡公以報。

太祖曰。公卽無私。義之謂也。私卽亡公。利之謂也。要公之一字。亦未易言。此心如止水。明鏡。無分毫私意累之。然後探事度物。廓然無滯。若使胸中微

齊養即不得為公矣卿宜勉之。

八月己巳

太祖令吏部定內侍諸司官制論之曰朕觀周禮所記未及百人後世至踰數千卒為大患今雖未能復古亦當為防微之計古時此輩所治止於酒漿監臨司服守祿數事今朕亦不過以備使令非別有委任可斟酌其宜毋令過多又頗謂侍臣曰此輩自古以來求其善良千百中不一二見若用朕為耳目即耳目殺矣以為腹心即腹心病矣駁之道但當戒飭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則

聖明世法錄 卷三

六

驕恣畏法則簡束簡束則自不為非也。

洪武四年正月己卯御史臺進擬憲綱四十條。

太祖覽之親加刪定詔刊行因謂臺臣曰元時任官但貴本族輕中國之士南人至不得入風憲豈是

朕之用人惟才是使無開南北風憲為朕耳

自任得其人則自無壅蔽之患殿中侍御史唐鐸

對曰臣聞元時遣使宣撫百姓初出之日四方驚

動及至略無所為而出百姓為之語曰奉使宣撫

問民疾苦來若雷霆去若敗鼓至今傳以為笑今

陛下一視同仁任官惟賢尤重風憲明立法度所以

安百姓與太平天下幸甚臣等敢不精白一心欽

聖意。

四月辛卯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或言刑名錢穀之任宜得長於吏材者掌之然吏多狡獪好舞文弄法故悉用儒者且自古以來典禮樂定制度光輔國家咸至治之美皆本於儒儒者知古今識道理非區區文法吏可比也然今所用之儒多不能副朕委任之意何也豈選任之際不得實材歟朕每遇事無不究

聖明世法錄 卷三

六

七

心近謂兵非征沙漠西取川蜀兵未出門連夜不

寢身雖不往而心則往矣惟恐委任非當或規畫

未善不能了事卿等為朕股肱於銓材授任亦當

夙夜究心苟非其材勿輕選任。

五月丁巳以李守道詹同為吏部尚書諭之曰吏

部者銜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

物之輕重得其宜蓋政事之得失在底官任官之

賢否歸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

瘵官曠職卿等居持銜秉鑑之任宜存公平以辨

別賢否毋但庸庸碌碌充位而已。

洪武七年正月庚午吏部奏主事員多欲改主事王性任戶部

太祖不許曰自古設官分職以理庶務政有煩簡故官有多寡當因時制宜豈得盡拘一律乎況初入任者政非素習事何繇治職何繇稱哉自今六部官毋得輒調如有年老者就本部陞用

六月庚午太北方兩州縣官

太祖命吏部臣曰古稱任官惟賢材凡郡得一賢守縣得一賢令足以致治如潁川有黃霸中牟有魯

恭何憂不治今北方郡縣有民稀事簡者而設官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官制

八

與頴劇同祿入供給未免疲民可量減之於是吏部議減北方府州縣官三百八人

洪武九年六月乙未莒州日照縣知縣馬亮考滿入覲州上其考曰無課農興學之績而長於督運吏部以聞

太祖曰農桑衣食之本學較風化之原皆守令先務不知務此而曰長於督運是棄本而務末豈其職哉苟任督責以為能非愷悌之政也為令而無愷悌之心民受其患者多矣宜黜降之使有所懲庚戌山西汾州平進縣主簿成樂官滿來朝本州

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吏部以聞

太祖曰地之所產有常數官之所取有常制商稅自舊有定額何俟恢辦若額外恢辦得無剝削於民乎簿之職本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辦課為能若止以辦課為能其他不見可稱則失職矣州之考非是爾吏部其移文訊之

洪武十年七月甲申置通政使司掌出納諸司文書敷奏封駁之事時官制初立

太祖重其任頗難其人刑部主事曾秉正新擢陝西參政未行

皇明世法錄 卷二

官制

九

官制

太祖遂命秉正為通政使以應天府尹劉仁為左通政諭之曰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姦之漸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昔者虞之納言唐之間下者皆其職也今以是職命卿等官以通政為名政循水也欲其常通無壅遏之患卿其審命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無隱蔽當引見者無留難毋巧言以取容毋苛察以邀功毋讒間以欺罔公清直亮以處厥心庶不負委任之意秉正等頓首謝曰臣等駑鈍幸

任敢不盡心圖報萬一。

武十一年正月是月徵天下布政使司官及各府知府來朝。

太祖謂廷臣曰古者帝王治天下必廣聰明以防壅蔽今布政使司官即古方伯之職各府知府即古刺史之職所以承流宣化撫安吾民者也然得人則治否則瘵官曠職病吾民多矣朕今令之來朝使議朝廷治體以警其玩愒之心且以詢察言行考其治績以觀其能否苟治效有成即為賢材天下何憂不治廷臣對曰

皇上憂民之切任官之重此堯舜詢事考言之道。

三月丁丑河間府知府楊冀安等考績來朝。

太祖命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別賢否以示勸懲今官員來朝宜察其言行考其功能謀其殿最第為三等稱職而無過者為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為下不預宴序立于門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

洪武十六年六月辛巳

太祖與侍臣論用人之道。

太祖曰人主以明為德而不自用其明當取衆人之見以為明夫燧火之光豈勝於烈炬衆人之見必廣於一人故用天下之賢材以為治使天下之情幽隱畢達則明無不照而治道成矣苟自作聰明而不取衆長欲治道之成不可得也

洪武十三年九月丙午始置四輔官告太廟以王本柱佑贊敦為春官柱敦趙辰望吳源為夏官勅曰晉之耕莘者為政社稷永安築巖者在朝君仁民康二臣繼出於殷商致君六百年之大業是賢者雖處同出異其忠君濟民之道則一朕政有未

皇明世法錄

卷三

賢論

十一

任官

周化有未洽訪近臣而求士故召爾等來朝命為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必欲德合天人均調四時以臻至治其敬慎之

十二月是月吏部奏天下郡縣所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才幹之士至京者八百六十餘人

太祖命各授以官因論之曰人之才能少得全備如寬厚慈祥者使之長民勤敏通達者使之集事量能授官庶有成績若使才不稱職位不達才國家雖有寔德錄賢之名而無代天理物之實非所以

圖治也。爾其審之。於是授職各有差。

洪武十四年十一月甲辰

太祖召吏部兵部臣論之曰。三代學者無所不嫻習。故其成材文武兼備。後世九流判立。士習始分。服逢掖者。或不閑於武畧。被介冑者。或不通於經術。兼之者。其惟達材乎。三代而下。若諸葛孔明羊祜杜預李靖輩。文武兼資。難槩以一律。夫木直者可。以中繩。曲者可以中矩。人有學問。則亦何事不可為也。今武臣子弟。朕嘗命之講學。其間豈無聰明賢智。有志於學者。若槩視為武人不用。則失之矣。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實訓

主

任官

洪武十五年四月癸卯。以儒士吳願為國子監祭酒。

太祖論之曰。國學者天下賢材所萃。而四方之所以正。必師道嚴而後模範正。師道不立。則教化不行。天下四方。何所取則。卿宜崇重道義。正身率下。俾諸生有所模範。若徒以文辭為務。記誦為能。則非所以教矣。為夫鐘鼓揚則聞於遠。德義著則人樂從。爾其慎之。勉副朕意。

洪武十七年七月壬子。吏部奏考滿官二員。績最

當遷。

太祖曰。任官之法。考課為重。唐虞成周之時。所以野無遺賢。庶績咸熙者。用此道也。若百司之職。賢否混淆。無所懲勸。則何以為政。故鑑物必資於明鏡。考人當定以銓衡。爾等考覈。務存至公。分別臧否。必循名責實。其政績有異者。即超擢之。庶幾賢者在位。而人有所勸矣。

洪武十八年八月丙辰

太祖御華蓋殿。與群臣論及治天下之道。文淵閣大學士朱善進曰。古者人主致治。重在任人。蓋擇衆賢為耳目。則聽視周乎四海。任衆智為計慮。則利澤施於萬民。今天下太平。惟選任賢材。宜留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實訓

主

任官

聖慮。

太祖曰。然任人之道。當嚴於簡擇。簡擇嚴。則庸鄙之人不進。當專於任使。任使專。則苟且之意不行。然必賢者乃可以專任之。非賢而專任者。必生姦也。是以任人為難。然人亦有謹於始而怠於終者。亦有過於前而改於後者。則國不能保。始終。惟終始如一者。其懷忠報國之心。堅如金石。安得不任之。若巨詐似信。懷姦若忠者。決不可任也。

洪武二十一年正月戊寅召前諸城知縣陳允恭於雲南

太祖諭吏部臣曰。爲國以任人爲本。作姦者不以小才而貸之。果賢者不以小疵而棄之。姦者必懲。庶不廢法。宥過而用。則無棄人。陳允恭前任諸城。以簿書之過。謫戍雲南。比有言其治縣時能愛民。夫長民者能愛民。雖有過可用也。于是召允恭還復其官。

洪武二十二年九月戊辰

太祖御奉天門。廷臣有言。比來儒士起自田里。而擢

皇明世法錄

卷三

續編

南

任官

用驟峻。非朝廷愛重名爵之意。

太祖曰。朝廷爵祿。所以待士。彼有卓越之才。豈可限以資格。朕但期得賢。名爵非所恡。若曰起自田里。不當驟用。如伊尹在莘野。孔明在隴中。一旦舉之。加於朝臣之上。遂至建功立業。何嘗拘於官職。朕所患不得賢耳。誠得賢而任之。品秩非所限也。

洪武二十三年八月辛酉。給事中有薦士者。

太祖問宜何官。對曰。宜牧民。又問其所長。對曰。其人

才高年少。勇於敢爲。

太祖曰。才高者多過中。勇敢者少循理。遠使牧民。未

見其可。夫素操刀者。乃可使割。善製錦者。乃可使裁。素未學而欲使入政。可乎。後生年少。未嘗歷練。恃才輕忽。用其血氣之勇。鮮有不生事擾民者。且令就學以養其德性。變化氣質。俟學成用之。

洪武二十四年七月甲寅

太祖與群臣論治道。諭之曰。構大厦者。必資于衆工。治天下者。必賴於群才。然人之才有長短。亦猶工師之藝有能否。善斲木者。不能攻石。善斲輪者。不能爲舟。若任人之際。量能授官。則無不可用之才矣。卿等皆朕股肱耳目。宜爲朕廣求賢才。以克任使。毋求備于一人可也。

皇明世法錄

卷三

續編

北

任官

太祖諭吏部臣曰。用人之道。在於隨材任使。則天下無棄人矣。又曰。觀人之法。有數等。材德俱優者。上也。材德不及者。其次也。材有餘而德不足。又其次也。苟二者俱無。此不足論也矣。若逐勢變移。好作威福。言是而行非。此小人不可用也。

守法

甲辰三月丁卯

太祖謂廷臣曰。剽悍驕暴。非人之性也。習也。苟有禮法以一之。則剽悍者可使柔。驕暴者可使循。

若巽躋之馬調御有道久則自然馴熟屬茲草創苟非禮法人無所守故必當以此洗滌漸染之習然制禮立法非難遵禮守法為難人知遵禮自無暴悍能守法則不至暴悍夫三尺童子至弱也遇強暴而不敢欺者以有禮法故耳方今處當急者此為先務不可後也

吳元年十一月壬寅

太祖謂省臺官曰近代法令極繁其弊滋甚今之法令正欲得中毋襲其弊如元時條格煩冗吏負緣出入為姦所以其害不勝且以七殺言之謀殺故殺闖歐殺既皆死罪何用如此分析但誤殺有可議者要之典戲殺過失殺亦不大相遠今立法正欲矯其舊弊大槩不過簡嚴簡則無出入之弊嚴則民知畏而不敢輕犯爾等其體此意

十二月甲辰

太祖諭羣臣曰讀書所以窮理守法所以持身故吏之稱循良者不在於威嚴在於奉法循理而已卿等既讀書於律亦不可不諳大抵人之犯法者違理故也君子守理故不犯法小人輕法故蹈重刑今卿等各有官守宜知所謹

洪武二十八年二月戊子刑部臣奏律條與條例不同者宜更定俾所司遵守

太祖曰法令者防民之具輔治之術耳有經有權律者常經也條例者一時之權宜也朕御天下將三十年命有司定律久矣何用更定

求言

戊戌十二月庚辰

太祖自宣至徽召故老者儒請以民事有儒士唐仲實姚璉者來見

太祖問之曰喪亂以來民多失業其心望治甚於饑渴吾深知之仲實對曰自大軍克復民獲所歸矣

又問曰鄧愈築城百姓怨否仲實對曰頗怨

太祖曰築城以衛民何怨之有必愈所為迫促以失人心卽命罷之又問爾能博通今古必諳成敗之迹若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此數君者平一天下其道何如仲實對曰此數君者皆以不嗜殺人故能定天下於一

至公英明神武兼數君之長驅除禍亂未嘗妄殺出民膏火措之於衽席之上開創之功超於前代然以今日觀之民雖得所歸而未遂生息

太祖曰此言是也我積少而費多取給于民甚非得已然皆爲軍需所用未嘗以一毫奉已民之勞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嘗忘也仲實對曰誠如是民之生息可待矣。

太祖曰有不便者盍盡言之仲實等皆拜謝乃賜諸父老布帛撫慰之而去。

甲辰四月庚子

太祖謂徐達等曰人之行事固欲盡善然一時智慮未周及既行之有後思之未盡善亟欲更之已無及矣與其追悔於既往曷若致謹於初大抵更涉

皇明世法錄 卷三

續編

大

史言

世故則智明久歷患難則慮周近日紀綱法度粗若有緒其間有未盡善者諸公宜執正論亟爲更張庶幾上下之間各得其便苟有不善豈徒予之過亦汝等之責也。

六月戊戌

太祖謂廷臣曰治國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猶水也欲其長流水塞則衆流障遏言塞則上下壅蔽今子以一人而酬應上下之務非兼聽廣詢何以知其得失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夫芻蕘至賤者也古人尚取於其言况左右前後之人與共事者豈

無一得之長乎諸公有所建明當備陳之。

戊午

太祖謂論朝臣曰國家政治得失生民之休戚繫焉君臣之間各任其責所行未嘗速改不宜有所隱避若隱避不言相爲容默既非事君之道於已亦有不和自今宜各盡乃心直言毋隱。

洪武元年正月壬午

太祖諭群臣曰忠臣愛君謏言爲國蓋愛君者有過必諫諫而不切者非忠也爲國者遇事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比來朕每發言百官但唯諾而

皇明世法錄 卷三

續編

九

史言

已其間豈無是非得失而無有直言者雖有不善無錄以聞自今宜盡忠謹以匡朕不逮若但唯唯非人臣事君之義也。

二月己未

太祖諭侍御史文原吉等曰比來臺臣久無諫議豈朝廷庶務皆盡善抑朕不能聽受故爾嘿嘿乎爾等以言爲職所貴者忠言忠言日聞有益於天下國家若君有過舉而臣不言是臣負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納是君負臣朕每思一介之士於萬乘之尊其勢懸絕平居能言奏對之際或畏避不能盡

其詞或倉卒不能達其意故嘗霽色以納之惟恐其不盡言也至於言無實者亦略而不究蓋見秦漢以來季世末主護短惡諫誅戮忠直人懷自保無肯爲言者積愆愈深遂至不救夫日月之行猶有薄食人之所爲安能無過惟能改過便可成德原吉對曰

陛下此心卽大禹好聞善言成湯不吝改過之心也言而無實略之不究尤見天地之量

太祖曰有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勉於善無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戒於不善但務納其忠誠何庸究

其差謬
皇明世法錄 卷三 續訓 干 求言

洪武七年八月辛丑北平按察司副使劉崧言宛平驛當要道而驛馬之數與非要道之驛同宜減

他驛馬以增宛平驛

太祖可其奏顧謂侍臣曰驛傳勞逸不均甚爲民弊竊以爲言民獲惠矣朕以一身任天下之事聞見

計慮豈能周徧爾等宜體此竭心爲朕訪察民間利病何事當興何事當革具爲朕言朕當行之毋

爲容默但保祿而已侍臣對曰

陛下樂從直言天下之福也

洪武九年六月壬寅

太祖諭侍臣曰舍己從人改過不吝帝王之美事故大禹以五聲聽治爲銘於筭曰教我以道者擊鼓教我以義者擊鍾以事者振鐸以憂者擊磬以獄者揮鞞禹聖人也虛己求言如此之切故聞善言則拜朕樂聞嘉謨屢勅廷臣直言無諱至今少有以啓沃朕心者侍臣對曰

陛下聰明天縱孜孜爲治事無缺失群臣非不欲言但無可言者

太祖曰朕日總萬幾安能事事盡善所望者左右之臣盡忠補過耳如卿所言非朕所望也侍臣頓首謝

十二月丙辰
太祖諭群臣曰朕每事必詳審而後行旣行而又有相妨者以一人之智慮欲周天下之事情固知其難當事機叢勝左右之人能竭盡誠意相與可否

豈不事皆盡善人受其惠若固位偷安默而不言自謂得計殊不知百世之下難逃清議如張禹孔光之徒豈不慚哉群臣皆頓首

洪武十年六月丁巳

太祖論中書省曰清明之朝耳目外通昏庸之朝
聰明內蔽外通則下無壅遏內蔽則上如聾聵國
家治否實關於此朕常患下情不能上達得失無
繇以知故廣言路以求直言其有言者朕皆虛心
以納之尚慮微賤之人敢言而不得言踈遠之士
欲言而恐不信如此則所知有限所聞不廣其令
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實封直達朕前

洪武二十三年十一月戊午

太祖諭兵部試尚書茹瑋等曰朕虛心待人汝等當
思盡言不宜容默天下之事一人慮之不足衆人
計之有餘苟惟依阿承順無所建明非有利於天
下也瑋等皆頓首謝

納諫

辛丑七月甲子

太祖視事東閣時天熱坐久汗濕衣左右更衣以進
皆經澣濯者叅軍宋思顏曰臣見

主公躬行節儉舊衣皆澣濯更進禹之惡衣服誠無
以加矣真可以示法於子孫也臣恐

主公今日如此而後或不然願始終如此

太祖喜曰思顏之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於日

而不能及於久遠或能及其已然而不能及於終
然今思顏見我能行於前而慮我不能行於後信
能盡忠於我也乃賜之幣以彰其直復謂思顏曰
汝在前朝頗有善譽爲主者不能知汝及歸於我
數進謏言斯固可嘉思顏又曰近句容有虎爲害
主公旣遣人捕獲之今奏養民間飼之以犬無益
太祖欣然卽命取二虎并一熊皆殺之分其肉賜百
官

甲辰三月戊辰

太祖御戟門省臣以所定官制班次圖進

皇明世法錄

卷三

賞罰

重

新集

太祖覽畢因論及選諫議之官曰論道經邦輔弼之
臣折衝禦侮將帥之職論思獻納侍從之任激濁
揚清臺察之司此數者朝廷之要職也至於繩愆
糾繆拾遺補過諫諍之臣尤難其人抗直者或過
於矯激巽懦者又無所建明必因爾忘家忠爾忘
身之士方可任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將何所賴
也

洪武元年正月己卯

太祖諭群臣曰吾親史傳所載歷代君臣或聰明之
君樂聞諫而臣下希默姦諂不盡其誠者

或臣下不欺能抗言直諫而君上昏愚驕暴飾非拒諫者有之臣不諫君是不能盡臣職君不受諫是不能盡君道臣有不幸言不見聽而反受其責是雖得罪於昏君然有益於社稷人民也若君上樂於聽諫而臣下善於進諫則政事豈有不善天下豈有不治乃知明良相逢古今所難

洪武六年三月乙卯

太祖謂群臣曰晉唐太宗謂人主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敗豈可得也朕親湯以從諫弗拂而與紂以飾非拒諫而亡興亡之道在從諫與拂諫耳大抵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寶訓

諫

寶訓

自賢者必自用自用則上不畏天命下不恤人言傲僻邪侈不亡何待從諫者則樂善樂善則正人日親檢人日遠號令政事必底于善故未有不與者太宗英傑之主有見乎此納言如流小大必採故能致貞觀之治朕於卿等深有所望勿懷顧忌而忘盡言

洪武八年五月庚申

太祖謂侍臣曰人君深居高位恐阻隔聰明過而不聞其過闕而不知其闕故必有獻替之臣忠諫之士日處左右以拾遺補闕言而是也有褒嘉之美

言而非也無譴責之患故人思盡職竭其忠誠無有隱諱如此則嘉言日聞君德日新令聞長世允為賢明至若昏庸之主吝一己之非拒天下之善全軀保祿之臣或緘默而不言或畏威而莫諫塞其聰明昧於治理必至淪亡而後已繇此觀之能受諫與不能受諫之異也

洪武九年六月甲申朔

太祖諭侍臣曰朕親往古任智自用之君飾非拒諫多取滅亡成湯改過不吝故為三代盛王唐太宗屈已從諫亦能致貞觀之治此皆後世罕及也人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寶訓

諫

寶訓

君苟能虛已以受言人臣能盡忠以進諫則何事業不可成哉

洪武十五年八月己丑山東肥城縣知縣許好問言報國莫如薦賢獻忠莫如進諫臣既不能薦賢以報國敢不進言以獻忠周有天下八百年秦併周為正統合四十餘年而漢興漢有天下四百餘年隋平陳混一天下甫二十九年而唐興唐有天下二百八十八年元起沙漠入主中國混一天下八十餘年而

聖朝隆興先儒云凡能混一天下不及百年皆為

與之同位乃知秦為漢國開元為國朝之
問亦已明矣伏願

陛下慎刑罰昭勸懲緩差徭容直諫致中和以至
文明之治則

皇祚傳之萬世聖子神孫承繼於無窮矣豈特八百
年而已哉

太祖曰治亂相因盛衰有時雖出於氣運一定之數

然亦繇人事之所致也其間保民致治國祚靈長
未有不繇創業垂統為子孫繼述之基本其所以
速致亂亡者必反是豎之往古事有可徵要之祈

天永命固有其道修德慎罰亦一端耳好問所
願合朕意

去讓佞
吳元年正月乙未省局匠告省臣曰見一老人

語之曰

吳王卽位三年當平一天下問老人為誰曰我太白

神也言訖遂不見省臣以聞
太祖曰此誕妄不可信也若太白神果見當告君子
豈與小人語邪今後凡事涉怪誕者勿以聞

九月乙未

太祖為群臣大夫有志於功業者必親賢以廣德
益正直相親則善日聞讒邪相近則惡日暴如王
保保所信多非正人有傳頌陽者專為苛察細事
甚張威福一憎略不相禮陰謀殺之信讒如此豈
持久之道乎為人上者最忌偏聽所謂偏聽生姦
誠有是也信任姦邪假聲勢以濟其愛憎之私何
所不至使人離心離德功業豈能成立

洪武元年二月癸卯

太祖御奉天門謂侍臣曰凡人之言有忠諫者有讒

佞者忠諫之言始若難聽然其有益如藥石之能

濟病讓佞之言始若易聽然其貽患不可勝言夫

小人之為讒佞也其設心機巧漸漬而入始焉必

以微事可信者言於人主以探其淺深人主苟信

之彼他日復有言必以為其嘗言者可信將不復

審察彼讓佞者因得肆其志而妨賢病國無所不

至自古若此者甚多而昏庸之君卒莫之悟錄其

言其而不逆於耳故也惟剛明者審擇於是非取

信於公論不偏信人言則讒佞之口杜矣

八月甲午有御史上言陶安隱微之過

太祖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繇知之對曰

聞之

之於道路。

太祖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為盡職乎。命中書省臣黜之。省臣進曰。御史當言路。言之有失。乞容之。

太祖曰。不然。植桂木者。必去蟬蠶。長良苗者。必芟穰莠。任正士者。必絕邪人。凡邪人之事君。必先結以小信。而後逞其大詐。此人嘗有所言。朕不疑而聽之。故今日乃為此妄言。夫去小人。當如撲火。及其未盛而撲之。則易為力。不然。害滋大矣。竟黜之。

洪武三年十二月。已巳。儒士嚴禮等上書。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太祖退朝。御西閣。因覽禮所上書。謂侍臣曰。汝等知古今達事變。且言元民之得天下。與所以失之之故。或言世祖君賢。臣忠以得之。後世君暗。臣諛以失之。或言世祖能用賢而得之。後世不能用賢而失之。或言世祖好節儉而得之。後世尚奢侈而失之。

太祖曰。汝等所言。皆未得其要。夫元氏之有天下。固繇世祖之雄武。而其亡也。繇委任權臣。上下蒙蔽。故也。今禮所言。不得隔越中書奏事。此正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覽庶政。故大臣得以專權自恣。今

創業之初。正當使下情通達於上。而猶欲效之可乎。杭州白塔。乃元時佞臣所作。以諂媚朝廷。今禮欲脩之。伯顏之有祠堂。因其初入臨安。市不易肆。有德於民。故廟食焉。今禮欲毀之。宋之都杭。僻居一隅。非得已也。朕都建康。撫定四方。經營方始。今禮又欲朕建都於杭。失居重取輕之宜。皆妄言耳。朕訪求人才。欲得識時務俊傑而用之。今觀禮所奏。誠未達時務者也。

洪武十年五月。是月有內侍以久事內廷。從容言及政事。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太祖即日斥遣還鄉里。命終身不齒。遂諭群臣曰。自古賢明之君。凡有謀為。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已未聞。近習嬖幸之人。得與謀者。况闈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際。聲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便僻專忍。其本態也。苟一為所惑。而不之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與政事。及其久也。遂至於不可抑。繇是而階亂者多矣。朕嘗以是為監戒。故立法。寺人不過侍奉灑掃。不許干預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

羣臣頓首稱壽

洪武十三年五月辛丑侍臣有言近御史周某上言興利之事此人心術不正宜明正其罪

太祖曰然朕已命黜之嘗思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濟其私欲行道者心存於天下國家欲濟私者心存於傷人害物夫知人為難而知言亦不易故聽納之際不可不審

洪武十六年六月戊子

太祖諭廷臣曰護人之能害國猶稂莠之能害苗故善治田者必去稂莠善治國者必去護邪稂莠始

生似真及其盛也則苗不能勝矣護邪始言似患及其久也則正人不能勝矣護邪勝正人非國家美事人君知其然當力去之不然則根柢日深為害不淺矣

戊戌

太祖御謹身殿東閣大學士吳沉等進講周書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

太祖曰甚矣國家不可有小人有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去少正卯況進曰書言去邪勿疑所以深致其戒

太祖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人蓄毒藥不急去之必為身患小人巧於悅上忍於賊下人君若但喜其能順適已意任其所為而不問以為怨將在彼譬如犬馬傷人人不怨畜犬馬者乎沉曰小人中懷姦邪而其所言甚似忠信不可不察

太祖曰然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為者不顧非義乃牽合傅會曰是不可不為知人主不樂為者不顧有益於天下國家亦牽合傅會曰是不必為此誠國之賊也自古以知人為難而知言亦不易也

洪武十七年四月己丑

太祖謂諫議大夫唐鐸曰人有公私好惡不齊故其言有邪有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謗諛謗言近於忠諛言近於愛惟不惑於謗言則聽日聰而護人自去不眩於諛言則智益明而佞人自絕矣鐸對曰聽言之難從古為善然惟不為所眩惑則護佞自遠

陛下聖諭深得其情

太祖曰朕日總萬機所行有得失非資人言何繇以知故廣開言路以來眾言皆有善者則獎而行之

言之非實亦不之罪惟譏諂面諛者決不可容也
洪武二十一年三月丙申

太祖謂侍臣曰朕昨觀史見前代帝王好聽讒言者必致敗亂蓋國有讒佞忠賢之害也賢者之事君必以正初若落落難合終實有益讒佞之人儉巧善承人主之意人主不察多爲其所惑始若無害終實可畏其妨賢病國可勝道哉是以人君圖治須保賢哲而去讒佞。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丁未

太祖論侍臣曰毀譽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實錄

三

法法

自立不同於俗而得毀者亦有諂媚睥睨同乎汚俗而得譽者夫毀者未必真不賢而譽之者未必真賢也第所遇有幸不幸耳人主能知其毀者果然爲賢則誣謗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於受抑矣知其譽者果然不肖則偏陂之私可絕而人亦不至於倖進矣問君子於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鮮有不致毀問小人於小人其朋黨阿私則所譽者必多矣惟君子則處心公正然後能得毀譽之平故取人爲難而知言爲尤難也

却貢獻

辛丑三月戊寅方國珍遣簡輓燕敬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

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却其獻

洪武元年四月辛丑朔蘄州進竹簞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物之失今蘄州所進竹簞固爲用物且未有命而來獻若受之恐天下開風皆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獻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實錄

三

却貢獻

洪武六年二月庚辰海買回回以番香阿刺吉爲獻阿刺吉者華言薔薇露也言此香可以療人心疾及調粉爲婦人容飾

太祖曰中國藥物可療疾者甚多此特爲容飾之資徒啓奢靡耳却其獻不受

十一月甲寅山西汾州官上言今歲本處旱朝廷已免民租秋種足收民有願入賦者請徵之

太祖謂侍臣曰此人蓋欲剝下益上以覲恩寵所謂聚斂之臣此真是矣民旣遇旱後雖有收僅足給食况朝廷旣已免其租豈可復徵之管孔子論治

國寧去食不可無信。若復徵之。豈不失信乎。夫違理而得財。義者所恥。厲民以從欲。仁者不為。遂不聽。

已未潞州遣官貢人參。

太祖諭之曰。朕聞人參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諭省臣曰。往年金華貢香米。朕命止之。遂於苑中種田數十畝。每耕耔刈。視之。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計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歲進葡萄酒。自今亦令其勿進。國家以養民為務。豈以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實錄

論

和貢獻

家法。子孫不得遠方取珍味。甚得於詒謀之道也。洪武七年七月己卯。初西番兆日之地。舊有造蒲葡萄酒戶三百五十家。至是其酋長勘卜監藏羅古羅思喃哥監藏等。以所造酒來獻。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飲食衣服。貴乎有常。非常有而求充乎一己之欲者。則必有無窮之害。晉元時造

蒲葡萄酒。使者相繼於途。勞民甚矣。豈宜效之。且朕

素性不喜飲。况中國自有秣米供釀。何用以此。朕

民遂却之。使無復進。賜酋長文綺裝衣遣還。

洪武二十三年閏四月乙丑。廣西布政使司奏。

南國遣使入貢。

太祖謂禮部尚書李原吉曰。安南遠居海濱。率先效順。方物之貢。歲以為常。朕念彼嚮慕中華。服我聲教。豈在數貢。故嘗以海外諸國。歲一貢獻。轉運之煩。實勞民力。已命三年一朝。今安南不從所諭。又復入貢。爾禮部其速令廣西遣還。必三年乃來也。

勤民

戊戌二月乙亥。遷元帥康茂才為營田使。兼帳前總制親軍左副都指揮。

太祖諭茂才曰。比因兵亂。隄防顛圮。民廢耕耨。故設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實錄

論

和貢獻

營田司。以脩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為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春作方興。慮旱潦不時。有妨農夫。故命爾此職。方巡各處。俾高無患。乾旱不病。潦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送迎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

甲辰三月己卯。廷臣張閏等上疏勸

太祖淵默以怡養神氣。

太祖曰。汝等所言。知常而不達變。天下無事。端拱玄默。守道無為。此固可以保養神氣。顧今喪亂未定。

軍旅方殷日給不暇此豈淵默怡養之日耶諸公之言固愛我但未達時宜耳

丙午正月辛卯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為國之道以足食為本大亂未平民多轉徙失其本業而軍國之費所資不少皆出於民若使之不得盡力田畝則國家資用何所賴焉今春時和宜令有司勸民農事勿奪其時一歲之中觀其收穫多寡立為勸懲若年穀豐登衣食給足則國富而民安此為治之先務立國之根本卿等其行之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實訓

彙

勸民

吳元年四月是月應天府句容縣耆民施仁等獻瑞麥

太祖下令諭民曰自渡江以來十有三載境內多以瑞麥來獻丙申歲太平府當塗縣麥生一莖兩岐丁酉歲應天府上元縣麥生一莖三穗寧國府寧國縣麥生一莖二穗今句容縣又獻麥一莖二穗蓋繇人民勤於農事感天之和以致如斯爾民尚盡力畝畝以奉父母育妻子永為太平之民共享豐年之樂起居注詹同進曰昔在成周嘉禾同穎漢張堪守漁陽麥秀兩岐今

皇上撥亂世而反之正功德大矣雖戎馬之際農務故斯民得脫喪亂盡力田畝天降瑞麥非偶然也

太祖曰天不可必人事則當盡為國家者豈可恃此而自怠乎

七月是月

太祖諭群臣曰古之賢君常憂治世而古之賢臣亦憂治君然賢臣之憂治君者君常安而明主之憂治世者世常治今土宇日廣斯民日蕃而予心未嘗一日忘其憂何也久困之民未盡蘇息撫綏之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實訓

彙

勸民

方未盡得宜卿等能同予之憂乎能同予憂庶幾格天心而和氣可致矣若徒竊位苟祿於生民之利病漫不加省卒之禍敗隨至不可得而救矣可不懼哉

洪武元年二月乙丑

太祖以立國之初經營興作必資民力恐役及貧民乃命中書驗田出夫於是省臣奏議田一項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遇有興作於農隙用之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民力有限而徭役無窮當思節

其九學重困之民力勞困豈能獨安自命見有
作不獲已者暫借其力至於不急之務淨泥之役
宜罷之。

洪武三年六月戊午朔先是久不雨。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君天下者不可一日無民養民
者不可一日無食食之所恃在農農之所望在歲
今仲夏不雨實為農憂禱祠之事禮所不廢朕已
擇明日詣山川壇躬為禱之爾中書各官其代告
諸祠且命

皇太后與諸妃親親變為翁日農家之食令太子諸王
皇明書法錄 卷三 勤民

供饋於齊所至是日四鼓。

太祖素服草履徒步出詣山川壇設藁席露坐晝暝
于日頃刻不獲夜臥于地木不解帶皇太子捧盤
進蔬食雜麻麥菽粟凡三日既而大雨四郊霑足
洪武五年五月戊午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禮畢
駕還乾清宮。

皇后妃嬪見

太祖曰方農時天久不雨秧苗尚未入土朕恐民之
失望也甚憂之汝等宜皆蔬食自今日始俟雨澤
降復常膳如故於是宮中自后妃而下皆蔬食是

夜大雨滿且水深尺餘
洪武十年五月乙未登州衛素充拓新城請令民
築之。

太祖諭工部臣曰凡興作不違農時則民得盡力于
田畝今耕種甫畢正當耘耔遽令操版築之役得
無妨農乎且築城木以衛民若反以病民非為政
之道也其令俟農隙築之

洪武十二年八月丁亥遣使賫勅諭宋國公馮勝
時勝督工建荆王官殿于開封府將以九月興役
太祖以其時民當種麥勅諭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
皇明書法錄 卷三 勤民

二麥耳近聞爾令有司集民夫欲以九月起工正
當播種之時而役之是奪其時也過此則天寒地
凍種不得入土來年何以積食自古治天下者必
重農時朕封建諸子將以福民今福未及施而先
奪農時朕恐小民之怨咨也勅至其即放還俟農
隙之時起工未晚也

洪武十五年二月乙亥

太祖諭群臣曰朕統一天下於今十有五年夙夜靡
寧誠以天下之大生齒之衆庶事之繁日決萬幾
苟有怠忽或一言不當貽四海之憂或一事有失

為天下之患豈可不盡心乎朕與卿等共理當各勤乃事體朕至懷

七月庚戌

太祖謂翰林學士宋訥曰朕每觀尚書至敬授人時嘗嘆敬天之事後世中主猶能知之敬民之事則鮮有知者蓋彼自謂崇高謂民皆事我者分所當然故威嚴日重而恩禮寔薄所以然者只為視民輕也視民輕則與已不相干而畔渙離散不難矣惟能知民與已相資則必無慢視之弊故曰可憂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附與守邦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實訓

聖訓

勸民

古之帝王視民何嘗敢輕故致天下長久者以此而已

洪武十六年正月壬申北平按察司言高陽諸縣嘗被水三皇廟分司廨宇圯壞請修治

太祖曰災害之餘居官者當卹民不可勞民今北平水患方息民未寧居風紀之司正當問民疾苦以撫卹之若有修造俟歲豐足然後為之庶得先後緩急之宜今不卹民而以廨舍祠廟為先失其序矣遂命停止

八月甲戌

太祖諭僉都御史詹徽等曰民之休戚係於牧民者之賢否而咨詢得失激濁揚清則係乎風紀之職

近來人情習於故常政事安於苟且上下相蒙彼此無憚乃至閩郡連歲不聞有所激勸或者乃云吏稱民安豈知善惡貴於旌別舉措在於得宜今有司受牧民之寄者豈皆舉職宜有以考察之其令御史及按察司官巡歷郡縣凡官吏之賢否政事之得失風俗之美惡軍民之利病悉宜究心若徇私背公矯直沽名妄興大獄苛察瑣細遇姦不擒見善不舉皆為失職卿其宣布朕意令其知之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實訓

聖訓

勸民

洪武十七年正月癸卯陝西秦州衛奏修理城隍請兼軍民為之

太祖諭都督府臣曰修治城隍借用民力蓋權時宜役之於曠閒之月耳今民將治田之時而欲兼用民力失權宜之道止用軍士修理毋得役民

九月己未給事中張文輔言自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間內外諸司奏劄凡一千六百六十計三千二百九十一事

太祖諭廷臣曰朕代天理物日總萬幾安敢懈怠但朕一人處此多務豈能一周徧苟政事百六

豈惟一民之害，將為天下之害。豈惟一身之憂，將為四海之憂。卿等能各勤厥職，則庶事未有不理。

洪武十八年三月辛巳。

太祖諭兵部尚書溫祥卿曰：天下所以不治者，皆緣上下之情不通故也。若使君德下流，民情上達，有不利便，即與更張。天下豈有不治近聞北方運車，每輛服三牛，寒冬雨雪，行路甚艱，一牛有損，一車遂廢。有司責民償牛，倍增其價，民受其害，宜令每車加給一牛，以備倒臥，毋重傷吾民也。

五月戊寅

皇明世法錄

太祖謂侍臣曰：朕夙興視朝，日高始退，至午復出，迨暮乃罷。日間所決事務，恒默坐審思，有未當者，雖中夜不寐，籌慮得當，然後就寢。侍臣對曰：

陛下勵精圖治，天下蒼生之福，但聖體過勞。

太祖曰：吾豈好勞而惡安，向者天下未寧，吾饑不暇食，倦不暇寢，獎勵將帥，平定禍亂，今天下已安，四方無事，高居宴樂，亦豈不可。顧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決於是，甚可畏也。安敢暇逸。

七月戊寅

太祖問近臣：天下百姓安否？左春坊贊善劉三吾對曰：賴

陛下威德，四方無虞，盜賊屏息，歲比豐登，民皆安樂。太祖曰：天下人民之衆，豈能保其皆安？朕為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其失，所故每加詢問。未嘗一日忘之。三吾對曰：聖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民者深矣。太祖曰：恩德亦非汎然，譬如吏倚不施藥石，疾不自瘳，匠如公輪不施繩墨，木不自正，君如堯舜，無紀綱法度之施，而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也。九月是月。

皇明世法錄

太祖諭戶部臣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饑寒不至，自什一之塗，開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農執耒，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欲人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絕其弊也。

洪武十九年四月丁亥，詔遣御史蔡新給事中宮俊往河南，簡覈被水人民，有賑濟不及者，補給之。

太祖諭之曰。民之被水旱者。朝夕待餽。已遣人賑濟。朕恐有司奉行不至。有賑濟不及者。不得粒食。瀕於死亡。深用閔念。特命爾往彼覈實。有未賑濟者。卽補給之。又曰。君之養民。如保赤子。恒念其飢寒。爲之衣食。故曰。元后作民父母。爾等其體朕至懷。洪武二十年二月乙未。躬耕籍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群臣於壇所。

太祖曰。耕籍田古禮也。一以供粢盛。一以勸農務本也。朕卽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知勸盡力於田。畝以遂其生養。非事虛文也。今禮成。與爾群臣

皇明

卷三

農訓

四

享胙于此。豈徒爲宴飲之樂。正欲羣臣知重農之意。群臣皆頓首謝。

洪武二十二年四月己亥。命湖杭溫台蘇松諸郡民無田者。許令往淮河迤南滁和等處就耕。官給鈔戶三十錠。使備農具。免其賦役三年。

太祖諭戶部尚書楊靖曰。朕思兩浙民衆地狹。故務本者少。而事末者多。苟遇歲歉。民卽不給。其移無田者於有田處就耕。庶田不荒蕪。民無游食。靖對曰。去年

陛下念澤潞百姓衣食不足。令往彰德真定就耕。今

原缺

原缺

不登則舉家僥困朕一食一衣則念稼穡機杼之勤爾等居有廣厦乘有肥馬衣有文繡食有高梁富念民勞大抵百姓足而後國富百姓逸而後國安未有民困窮而國獨富安者爾等其思佐政裕民之道庶幾食祿無愧

理財

丙午四月己未

太祖謂太史令劉基起居注王禕曰兵戈未靖四方凋瘵軍旅之需一出於民吾欲紓其力奈何基對曰今用師之日必資財用出民所供未可紓也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實測

聖

勸民

太祖曰我謂紓民之力在均節財用必也制其常賦乎國家愛養生民正猶保抱赤子惟恐傷之苟無常制惟培飲以腹其膏脂雖有慈父不能收愛子之心今日之計當定賦以節用則民力可以不困崇本而杜末則國計可以恒紓基對曰臣愚所不及此上下兼足之道仁政之本也

洪武七年正月庚午中書省奏國初改鑄洪武通寶小錢皆用廢錢及舊銅器鑄之然廢錢銅一斤較舊多鑄錢十五文舊器銅一斤較舊多鑄錢十三文請令寶源局及各行省放此爲例

太祖曰鑄錢當以輕重爲準豈得以多寡爲則蓋錢輕則多錢重則少理勢必然若違輕重而較其多寡則工匠不堪難爲定例

洪武十年三月戊戌增置滁陽儀真香泉六合天長五教監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莫不以馬政爲重故問國君之富者必數馬以對周禮六卿夏官以司馬爲職特重其事也後世掌以太僕今仍其舊又設羣監以分其責任庶名實相副民不勞而華息蕃但恐所司不爲究心民又怠惰馬政不脩則督責之令行豈不因馬而疲民國以民爲本若因馬而疲民非善政也其下太僕及諸牧監各令修職毋怠所事

洪武十二年十一月甲午朔

太祖觀漢武帝紀顧謂翰林特制吳沈曰人君理財之道視國如家可也一家之內父子不異貲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爲子計者父子而異貲家必廢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

洪武十四年正月丁未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以

紆國用者言之頗悉。

太祖曰天地生財以養民故為君者當以養民為務夫節淨費薄稅飲猶恐損人况重為徵歛其誰不怨咨也近臣復言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儲積而能為國家者

太祖曰人君制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為一家之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為天下之主當貯財於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東廓咸陽孔僅之徒為聚歛之臣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為戒於是言者愧悚自是無敢以財利言者

洪武十七年九月庚申

太祖命戶部以山東之鹽召商中賣聽民買食尚書郭桓言青菜等府局鹽歲收課鈔動以萬計今若從民買食必虧課額

太祖曰天之生財本以養民國家禁防以制其欲息其爭耳苟便於民何拘細利求以利官必致損民宜從其便

洪武十九年三月戊午

太祖諭戶部臣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

原缺

原缺

十二月己巳典營繕者以宮室圖本進。

太祖見其雕琢奇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宮室

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過為雕斲昔堯之時茅茨

土階采椽不斷可為極陋矣然千古之上稱盛德

者必以堯為首後世競為奢侈極宮室花園之娛

窮輿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卒不可遏亂繇是起

矣夫上崇節儉則下無奢靡吾嘗謂珠玉非寶節

儉是寶有所綺構一以朴素何必極雕巧以殫天

下之力也

洪武元年八月是月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

用金者命皆以銅代之有司言費小不足斬

太祖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

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節大費必至開奢泰之原

啓華靡之漸未必不臻於小而至大也

十月庚辰

太祖朝罷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與爾等起布衣歷

戰陣十五年乃得成功朕今為天子卿等亦任

顯榮居富貴非偶然也當四方豪傑並起互相攻

奪朕提孤軍應敵危亦甚矣然每出師必戒將士

上帝故有今日卿等亦思曩時在民間視元之將帥

輕裘肥馬氣談赫然何敢望之然彼之君臣不思

祖宗創業之難驕淫奢侈但顧一身逸樂不恤生

民疾苦一旦天更其運非特不能保其富貴遂致

喪身滅名今曆數在朕朕何敢驕怠常恐政事廢

缺日慎一日自非犒賞將士宴百官享勞外使未

嘗設宴為樂爾等亦須勤身守法勿忘貧賤之時

勿為驕奢淫佚之事則身常榮而家常裕矣卿等

勉之毋忘朕言

十二月己巳

太祖退朝還宮皇太子諸王侍

太祖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

游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

民之力耳昔商紂崇飾宮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

身亡國滅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

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爾等當記吾言

常存儉戒

洪武三年正月甲午

太祖持黃金一錠示近臣曰此表箋袱盤龍金也令

宮人洗滌銷鏹得之又出雜紵絲小片縫成如瑛者曰此製衣裳所遺用緝爲被猶勝棄遺也

七月丙辰

太祖閱內藏慨然謂臣下曰此皆民力所供蓄積爲天下之用吾何敢私苟奢侈妄費取一己之娛殫耳目之樂是以天下之積爲一己之私也今天下已平國家無事封賞之外正宜儉約以省浮費

十月丙辰朔朝退雨二內使着乾靴行雨中

太祖召責之曰靴雖微皆出民力民之爲此非旦夕可成汝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命左右杖之因謂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實訓

聖

節儉

侍臣曰嘗聞元世祖初年見侍臣有着花靴者責之曰汝將完好之皮爲此豈不廢物勞人此意誠佳大抵爲人嘗歷艱難則自然節儉若習見富貴未有不侈靡者也因勅百官自今入朝遇雨雪皆許服雨衣

洪武五年十二月庚子內使奏增飼

太祖曰養牛以供耕作養馬以資騎乘養虎欲以何

用而費肉以飼之命以虎送光祿他禽獸悉縱之

洪武七年五月甲午禮部尚書牛諒上所考定進

膳禮奏言古禮凡大祀齋之日宰犢牛以爲膳以

助精神

太祖曰太宰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太侈夫儉可以制欲澹可以順性若無節制惟事奢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諒曰周禮是古人所定非過侈也

太祖曰周官之法不行於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

洪武九年五月丙寅命中書省臣作親王宮得餘硃紅大青綠餘居室止飾丹碧中書省臣言親王居室飾大青綠亦無過度者

皇明世法錄

卷三

實訓

聖

節儉

太祖曰惟儉養性惟侈蕩心居上能儉可以尊俗居上而侈必至厲民獨不見茅茨甲宮堯禹以崇聖德阿房西苑秦隋以失人心諸子方及冠年去朕左右豈可使靡麗蕩其心

洪武十六年七月庚戌

太祖謂侍臣曰自古王者之興未有不繇於勤儉其敗亡未有不繇於奢侈前代得失可爲明鑑後世昏庸之主縱欲敗度不知警戒卒瀕於危亡此深可慨嘆大抵處心清淨則無欲無欲則無奢縱之患欲心一生則驕奢淫佚無所不至不旋踵而敗

太祖高皇帝寶訓

戒奢侈

勵忠節

報功

警戒

弭災異

屏異端

評古

仁政

皇明世法錄

卷之四目次

目終

史臣 陳仁錫 謹閱

太祖高皇帝寶訓

戒奢侈

甲辰三月庚午江西行省以陳友諒縷金牀進

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

牀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

不亡即命毀之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

以取敗

太祖曰既富豈可驕乎既貴豈可侈乎人有驕侈之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寶訓

戒奢侈

心雖富貴豈能保乎處富貴者正當抑奢侈弘儉

約戒嗜欲以厭衆心猶恐不足以慰民望况窮天

下之技巧以為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安矣然此

亦足以示戒覆車之鑒不可蹈也

吳元九年九月癸卯新內成

太祖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於

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

太祖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于用此以備朝夕觀覽

豈不愈於丹青乎是日有言瑞州出石琢之可

太祖曰敦崇儉朴猶恐習奢好尚華靡豈不過位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侈麗夫豈予心哉但構爲宮室已覺作之者勞况遠取土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慚而退

洪武元年十月甲午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挾時自擊鉦鼓太祖覽之謂侍臣曰廢蕙蕙之侈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亡滅命左右碎之

洪武四年十一月庚申時將士居京衛閑暇有以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訓 戒奢侈 二

太祖聞召諭之曰勤儉爲治身之本奢侈乃喪家之源近聞爾等耽嗜於酒一醉之費不知其幾以有限之資供無厭之費歲月滋久豈得不乏且男不知耕女不知織而飲食衣服必欲奢靡夫習奢不己入儉良難非保家之道自今宜量入爲出裁省妄費寧使有餘毋令不足

洪武八年九月辛酉詔改太內宮殿太祖謂廷臣曰喜慶之時宮室皆素後世窮極侈麗習尚華靡去古遠矣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華

麗凡雕飾奇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堅壯可傳永久使吾後世子孫守以爲法至於臺榭苑囿之作民費財以事游觀之樂朕決不爲之其諭所司如朕之志

洪武九年五月壬午

太祖謂侍臣曰澹泊可以養心儉素可以養德縱欲敗度奢侈移性故技巧哇淫游幸畋獵皆役心損德之具是以高臺深池庸主攸亡卑宮陋室聖主攸興朕觀元世祖在位躬行儉朴遂成一統之業至庚申帝驕淫奢侈餒梁肉於犬豕致怨怒於神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訓 戒奢侈 三

實訓

三

戒奢侈

人故逸豫未終敗亡隨至此近代之事可爲明鑒朕常以此訓諸子使知所警戒則可長保國家矣太祖以大內宮殿新成制度不侈甚喜因謂侍臣曰人主嗜好所繫甚重躬行節儉足以養性崇尚侈靡必至喪德朕常念昔居淮右頻年飢饉艱於衣食鮮能如意今富有四海何求不遂何欲不得然簡制其心惟恐驕盈不可復制夙夜兢惕弗遑底寧故凡有興作必量度再三不獲已而後爲之爲之未嘗過度宮室之間皇后亦能儉以率下躬服浣濯之衣皆非汝爲矯飾實恐暴殄天物剝傷民

財不敢不謹。得臣對曰：奢侈者常情，同欲節儉者富貴所難。

陛下安行節儉，無所勉強，誠宜為萬世子孫之法。

太祖曰：節儉二字非徒治天下者當守，治家者亦宜守之。爾等歲祿有限，而日用無窮，一或過度，何從辦集？侵牟剝削，皆原於此。須體朕懷，其崇節儉，庶幾無悔。

勵忠節

吳元年十月辛亥

太祖勅禮官曰：自古忠臣義士，含生取義，身歿而名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宣訓

四

吳元年

存，有以垂訓於天下後世者。元右丞余闕守安慶，屹然當南北之衝，援絕力窮，舉家皆歿，節義凜然。又若江州總管李輔，身守孤城，力抗強敵，臨難成義，與闕同轍。自昔忠臣義士，必見褒崇，於後代益以勵風教也。宜令有司建祠肖像，歲時祀之。

十二月丁卯

太祖諭山東所俘楊右丞等曰：古之忠臣良將，臨大事當大任者，身貴而愈謙，權盛而愈下，敵勝而愈戒，故能立功於當世，流芳於無窮。王傑保本一孺子，承李察罕餘烈，驟得重權，恢復山東河南北諸

郡遠，葉王爵遂萌驕縱之心，豈有豪傑之見，使其能知禮義，欲為一代中興名將，則必盡忠於元，凡關外生殺之權，專之可也。至於選法錢糧，必歸之朝廷，重兵在手，攻戰守禦，必盡其心。若夫成敗利鈍，一聽於天，以此存心，足為忠臣，使其不能出此，分兵以守要地，多任賢智，去其佞，擇其私忿，一心為忠，凡事察於天子，不失君臣之禮，功成名立，此又其次也。今王傑保不此之務，自除官職，其麾下稱左右丞，參政院官者，不可勝數，而各處錢糧皆收入軍中，不供國用，此與叛亂何異？各羅為元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宣訓

五

吳元年

實則跋扈，若一旦為敵國所敗，天下後世將謂何如？是遺臭也。古之賢哲，寧如是乎。

報功

甲辰四月丙申，命建忠臣祠于鄱陽湖之康郎山。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崇德報功，國之大典。自古兵爭

忠臣烈士，以身殉國，英風義氣，雖次猶生。予與陳友諒戰于鄱陽湖，將臣效忠死敵，昭然可數。然有功不報，何以慰死者之心，而激生者之志哉？爾中書其議行之。

洪武二年正月乙巳，命立功臣廟于鷓籠山，中

書省臣曰。元末政亂。禍及生靈。朕倡義臨濠。以全鄉曲。繼率英賢。渡大江。遂西取武昌。東定姑蘇。北下中原。南平閩廣。越十六載。始克混一。每念諸將相從。捐軀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睹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功勞。痛切朕懷。人孰無死。死而不朽。乃爲可貴。若諸將者。生建忠勇之節。歿有無窮之榮。身雖歿而名永不磨矣。其命有司。立功臣廟于鷄籠山序。其封爵爲像以祀之。

十月甲子。賞平章廖永忠所部征南將較。

太祖諭之曰。論功行賞。國之常典。但府庫之積。皆民

皇明世法錄

卷四

賞罰

六

報功

所供。是爲天財。君特主之以待有功者耳。不敢分毫妄用也。今爾等爲國効力。摧暴靖亂。以安生民。故出此以酬爾勞。非私恩也。爾等攻城略地。戰鬪於矢石之下。勤苦固多。然今日成功而受賞。亦可謂榮矣。

洪武三年十二月戊辰。封右丞薛顯爲永成侯。賜

文綺及帛六十匹。俾居海南。時顯有專殺之罪。

太祖召諸將臣諭之曰。自古帝王有天下。必爵賞以酬功。刑罰以懲惡。故能上下相安。以致治也。朕做古帝王。以制爵命。卿等明聽朕言。昔漢高祖。非有

功不侯。所以重封爵也。而功臣不免於誅戮。侯者。集有功於唐。犯法當誅。太宗欲宥之。而執法者不可卒以見誅。非高祖太宗忘功臣之勞也。繇其恃功驕恣。自冒于法耳。今右丞薛顯。始自盱眙來歸。朕撫之厚。而待之至。推心腹以任之。及其從朕征討。皆著奇績。自後破慶陽。追王保保。戰賀宗哲。其勇略意氣。迥出衆中。可謂奇男子也。朕甚嘉之。然其爲性剛忍。朕屢戒飭。終不能悛。至於妄殺胥吏。殺獸醫。殺火者。及殺馬軍。此罪難恕。而又殺天長衛千戶吳富。此又不可恕也。富自幼從朕。有功無

皇明世法錄

卷四

賞罰

七

報功

過。顯因利其所獲。孳畜殺而奪之。師還之日。富妻子服衰絰。伺之於途。牽衣哭罵。且訴冤於朕。朕方欲加以極刑。恐人言天下甫定。卽殺將帥。欲宥之。則富或何辜。今仍論功封以侯爵。謫居海南。分其祿爲三。一贍富之家。一以贍所殺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庶幾功過不相掩。而國法不廢也。若顯所爲。卿等宜以爲戒。諸將臣皆頓首。

丁丑

太祖諭魏國公徐達等曰。卿等連年征伐。犯霜露。冒矢石。臨危決機之際。死生以之。今天下旣定。卿等

宜少休息可自今或三日五日一朝有大事則召卿等議之達對曰臣等荷

陛下威靈仰奏成算遂翦群雄顧臣等愚陋犬馬微勞何足齒錄伏蒙

聖恩特加優禮揆之於心實深愧悚豈敢自逸

太祖曰朕固知卿不忘恭敬之意但念卿等久勞于外思有以慰卿之勞耳達等復固辭弗許

洪武十七年四月庚寅

太祖諭兵部臣曰曩以雲南諸蠻憑恃險阻弗遵聲教擾我疆場納我逋逃邊鄙之民薦罹其害遂命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訓

八

後功

將出師討其不臣今西南諸夷悉已平定凡從征將士已各加封賞酬其勲勞獨念死者永違鄉土不得收葬誠可哀憫爾兵部即移文有司凡征南將士有死者悉為收其遺骸具棺葬之

洪武十八年二月庚申太傅魏國公徐達薨

太祖輟朝愴然不樂謂群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將

為朕股肱心膂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群

濟大勲今邊胡未殄朕方倚任為萬里長城之寄

而太陰屢犯上將朕不意遽殞其命一旦至此大

故天何奪吾良將之速朕夜來竟夕不寐欷歔流

涕思盡心國家為社稷之重安得復有斯人乃欲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耳但著其勲烈宣於金石永垂不朽使後世知斯人為國之元勳也

洪武二十年七月庚辰詔凡內外武臣之家如子孫已襲替而亡再無應襲者給全俸以贍之及有子孫坐事謫充軍者亦有之今自立勲仍給贍其家兵部請以半俸給之

太祖曰內外武臣皆皆捐軀相從百戰以定天下念其勞績未嘗暨忘其家有不得其所者朕深憫之

夫厚祿所以報功廣惠所以惇仁故給之全俸使有所贍爾心必曰全祿費財半祿節用夫當予而子則費不過度當節而節則用為適中優以全祿未為過也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訓

九

後功

洪武二十九年九月乙亥大賚天下致仕武臣

太祖諭之曰元末兵爭中原鼎沸人不自保爾諸將臣奮起從朕效謀宣力共平禍亂勤勞備至天下

既定論功行賞使爾等居官任事子孫世襲永享

富貴朕思起兵時與爾等皆少壯今皆老矣久不

相見心恒思之故予爾等來所賜薄物以資養老

爾等還家撫教子孫以終天年諸將叩首謝

太祖因歎曰同歷艱難致有今日顧朕子孫保有無窮之天下則爾等子孫亦享有無窮之爵祿諸將臣無不感激至有墮淚者

警戒

甲辰三月戊辰歸德侯陳理同群臣朝

太祖深憐之理退因謂群臣曰陳氏之敗非無勇將健卒繇其上下驕矜法令縱弛不能堅忍持衆寡謀故至於此使其持重有謀上下一心據荆楚之富守江漢之險跨豫章閩越保其民人以待機會則進足窺中原退足以抗衝一方吾安得而取之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訓

十

警戒

舉措一失遂致土崩此誠可爲鑒戒者也

丙午八月壬子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存仁講尚書洪範篇至休徵咎徵之應

太祖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

以類應稽之往昔君能修德則七政順度雨暘

期災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災

異迭見其應如響箕子以是告武王以爲君人者

之儆戒今宜體此下修人事上合天道然豈特爲

人上者當勉爲人臣者亦當修省以輔其君上下

文修斯爲格天之本

吳元年十月丙午

太祖謂侍臣曰吾自起兵以來凡有所爲意向始萌天必垂象示之其兆先見故常加儆省不敢逸豫侍臣曰天高在上其監在下故能修省者蒙福不能受禍

太祖曰天垂象所以警乎下人君能體天之道謹而無失亦有變災而爲祥者故宋公一言熒惑移次齊疾暴露甘雨應期災祥之來雖曰在天實繇人致也

洪武元年正月丙子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訓

十一

警戒

太祖謂侍臣曰朕念創業之艱難日不暇食夜不安

寢侍臣對曰

陛下日覽萬幾未免有勞

聖慮

太祖曰汝曹不知創業之初其功實難守成之後其事尤難朕安敢懷宴安而忘艱難哉

丁丑

太祖御奉天殿大宴羣臣三品以上者皆升殿餘悉列宴于丹墀宴罷因召群臣諭之曰朕本布衣以有天下實繇天命當群雄初起所在擄掠生民惶

德不保朝夕朕見其所為非道心常不然而既而
諸將渡江駐兵太平深思愛民安天下之道自是
十有餘年收獲英雄征伐四克賴諸將輔佐之功
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廣生民之衆萬幾方殷朕中
夜寤不安枕爰懇于心御史中丞劉基對曰往者
四方未定勞煩

聖慮今四海一家宜少紓其憂

太祖曰堯舜聖人處無為之世尚猶憂之矧德匪唐
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脫於劍刃其得無憂乎
夫處天下者當以天下為憂處一國者當以一國

為憂處一家者當以一家為憂且以一身與天下
國家言之一身小也所行不謹或至顛滅所養不
謹或主疾疾况天下國家之重豈可頃刻而忘警
戒哉

丁亥

太祖御東閣御史中丞章溢學士陶安等侍因論前

代興亡之事

太祖曰喪亂之源繇於驕或居高位者易驕處
逸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
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今日聞卿等論

四月戊申

太祖命書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
為圖賜示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偕祖
母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
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詹同等頓首曰

陛下召能非訓莫此為切

太祖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忍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
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
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覽觀庶有所警也

洪武三年六月壬申百官上表賀平沙漠

太祖諭之曰卿等試言元之所以亡與朕之所以興
劉基進曰自古夷狄未有能制中國者而元以胡
人入主華夏幾百年腥羶之俗天實厭之又况未
主荒淫無度政令墮壞民困於貪殘烏得不亡

陛下應天順人神武不殺救民於水火所向無敵安
得不興

太祖曰當元之季君宴安於上臣跋扈於下國用不
經征飲日促水旱災荒積年不絕天怒人怨盜賊
並起羣雄角逐竄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圖自

全。及兵力日盛，乃東征西討，削除渠魁，爾拓疆宇。當是時，天下已非元氏有矣。向使元君克畏天命，不自逸豫，其臣各盡乃職，罔敢驕橫，天下豪傑，曷得乘隙而起？朕取天下於羣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今獲其遺胤，朔漠清寧，非天之降福，何以致此？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於周服。天命如此，其可畏哉。

洪武四年七月辛亥朔，存心錄成。

太祖覽之，謂諸儒臣曰：朕觀歷代賢君事神之道，罔不祗肅，故百靈效祉，休徵類應。及乎衰世之君，罔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廣訓

高

四

知攸敬，違天慢神，非惟感召災譴，而國之禍亂亦繇是而致。朕為此懼，每臨祭必誠必敬，惟恐未至。故命卿等編此書，欲示鑒戒。夫水可以鑿形，古可以鑒今。是編所以彰善惡，豈惟行之於今，將俾子孫永爲法守。

壬子

太祖謂丞相汪廣洋曰：朕觀前代人君，多喜佞諛，以

飾虛名，甚至臣下詐爲瑞應，以恣驕誣。至於天災

垂戒，朕聞于耳，未真宗亦號賢君，初相李沆，日

聞災異，其心猶

天書以侈其心，群臣曲意迎合，苟圖媚悅，致使言祥瑞者相繼於途，獻芝草者三萬餘本。朕思凡事惟在於誠，況爲天下國家，而可以僞乎？爾中書自今凡祥瑞不必奏。如災異及蝗旱之事，卽時報聞。廣洋叩首曰：

陛下敬天勤民，孰大於此，非惟四海蒼生蒙福，誠爲聖子神孫萬世之謨訓也。臣謹奉詔旨。

洪武五年九月丁巳，靖海侯吳禎自遼東遣人送故元平章高家奴知樞密高大方同僉高希古張海馬遼陽路總管高斌等至京。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廣訓

五

四

太祖謂群臣曰：昔元都既平，有勅朕卽取遼陽者，朕謂力不施於所綏，威不加於所畏，遠地雖遠，不必用兵。天下平定，彼當自歸。已而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果以其地來降，尚存一二桀驁，徘徊顧望。朕亦不問。今高家奴等又相繼而至，不勞寸兵，坐底平定。朕思彼皆故元之臣，天運已革，故來納款。然自古興亡之道，與治亂相尋，書云：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元末君臣荒怠，紀綱廢墜，造亂之徒相煽而起，一旦天命不保。此輩遂爲朕臣，僕向彼其君，知天命可畏，兢兢業業，夙夜罔懈，何

至淪喪，卿等宜鑒前軌，小心慎德，以匡朕不逮。凡朕有所為，勿以事小不言，使朕忽於所警也。羣臣皆頓首曰：

陛下敬天勤民。

聖德日新，而拳拳不忘警戒誠。

宗社萬世之福。

十一月辛未，靖海侯吳禎還京師。先是，禎督餉定遠，因完城練卒，晝夜遼東未附之地，至是乃還。

太祖曰：海外之地，悉歸版圖，固有可喜，亦有可懼。禎曰：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訓 其 善

陛下威德加於四海，夫復何憂。

太祖曰：自古人君之得天下，不在地之大小，而在德之修否。元之天下，地非不廣，及末主荒淫，國祚隨滅，繇此觀之，可不懼乎。禎對曰：

聖慮深遠，臣愚不及此。

洪武六年三月癸卯，制中都城隍神主成。

太祖自為文，遣兵部尚書樂韶鳳奉安之。

太祖謂宗濂曰：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則不敢妄為。朕則上畏天下，畏地中，畏人，自朝達暮。

恒兢兢以自持。夫人君受天母地，而為民父母者。

也。所為不能合天地之道，是違父母之心，不為安斯民於宇內，是失天下之心。如此者，可不畏哉。濂頓首曰：願

陛下終始此心，則天下幸甚。是日昭鑒錄成，以頒賜諸王。

太祖謂秦王傅文原吉等曰：朕於諸子，常切諭之。一舉動戒其輕，一言笑斥其妄，一飲食教之節，一服用教之儉，恐其不知民之饑寒也，嘗使之少忍饑寒，恐其不知民之勤勞也，嘗使之少服勞事，但人情易至於縱恣，故令卿等編輯此書，必時時進誡。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訓 其 善

使知所警戒，然趙伯魯之失簡，漢淮南之招客，過猶不及，皆非朕之所望也。

洪武七年九月己卯，翰林院奏進回鑿樂歌。先是，太祖以祭祀還宮，宜用樂舞前導，命翰林儒臣撰樂章，以致敬慎，監戒之意。諡之曰：古人詩歌辭曲，皆寓諷諫之意。後世樂章，惟聞頌美，無復古意。夫常聞諷諫，則使人惕然，有警若頌美之辭，使人聞之意怠，而自恃之心生。蓋自恃者，日驕，自警者，日強。

朕意如此，卿等其撰述，毋有所違。

洪武九年十一月己卯。

太祖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外戚宦官權臣藩鎮夷狄之禍侍臣曰自古末世之君至於失天下者常於此然所以啓之者有漸也女寵之禍常始於干政外戚之權常始於蒙蔽至於國勢不振漢唐以下覆轍可鑒矣。

太祖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事亦猶是已漢無外戚閹宦之權唐無藩鎮夷狄之禍國何能滅朕觀往古深用爲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於聲色嚴宮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於私愛惟賢是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訓

大

警誠

用苟于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繇而作閹寺便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其兵柄則無宦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合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御夷狄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常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

陛下此言誠有國之大訓萬世之明法也願著之常

典以垂示將來

洪武十年九月戊寅

太祖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爲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孰不知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若以荒寧怠政爲垂拱無爲帝舜何爲曰堯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且人君日理萬幾急心一生則疲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卽位有年常以勤勵自勉未旦卽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臥不能安席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卽爲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卽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楚安但祇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訓

尤

警誠

畏

天命不敢故爾朕言及此者但恐羣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肱旣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書云功崇惟志業廣惟勤爾群臣皆頓首受命

洪武十二年八月丁卯

太祖御華蓋殿與侍臣論治身之道

太祖曰人之害莫大於欲欲非止於男女宮室飲食服御而已凡求私便於己者皆是也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爲君而廢禮縱欲則毒流于民爲臣廢禮縱欲則禍延於

於家故循禮可以寡過肆傲必至滅身

十一月丁酉

太祖與翰林侍制吳沈論持身保業之道

太祖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

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

行而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則

必至成大惡常人且然况人君子沉對曰

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

太祖曰安生於危危生於安安而不慮則能致危危

而克慮則能致安安危治亂在於能謹與否耳

皇明律法錄 卷四 實錄 手

洪武十八年五月戊子

太祖覽輿地圖侍臣有言今天下一統海外蠻夷無

不向化輿地之廣誠古所未有

太祖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此序難偏此正當

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視紂以天下而亡湯以七

十里而興所繫在德豈在地之大小哉

十一月甲子

太祖諭侍臣曰保國之道藏富於民民富則親民資

食糲藿今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未嘗一日忘于
懷故宮室器用一從朴素飲食衣服皆有常供惟
恐過奢傷財害民也

洪武二十二年六月庚子

太祖退朝與侍臣論及守成之道

太祖曰人常慮危乃不蹈危常慮患乃不及患車行

於峻坂而任於平地者慎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

下亦如御車雖治平何可不慎

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辛巳

太祖御武英殿觀書至惠迪吉從逆凶顧謂學士劉

三吾曰凡人遭罹凶咎皆已有以取之及事窮勢

迫則僥倖百端冀求苟免於患害何益三吾對曰

如此者亦當聽命於天

太祖曰心無所愧可聽之於天若其自取於天何預

洪武二十七年四月癸未

太祖謂太子少保唐鐸曰帝王之於天下體天道順

人心以為治則國家基業自然久安朕每思前代

亂亡之故未有不繇於違天道逆人心之所致也

天之愛民故立之君以治之君能安安生民則可
以保天養卿與朕共事者夙夜左右資弼良多

凡朕之事天子民有弗至者卿卽以爲言使知有所警荷謂已安不以爲意治亂繫焉鐸頓首曰

陛下敬天恤民之心拳拳如此臣雖老悖敢不盡心

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癸亥侍臣進講尚書無逸

篇

太祖曰自晉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

勤與逸理亂盛衰所繫也人君當常存惕厲不可

少怠以圖其終成王之時天下宴然周公輔政乃

作是書反覆開論上自天命之精微下至民生稼

穡之艱難以及閭里小民之怨詛莫不具載周公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訓

至

聖戒

之愛君先事而慮其意深矣朕每觀是篇必反覆

詳味末古人之用心嘗令儒臣書于殿壁朝夕省

閱以爲鑒戒今日講此深愜朕心聞之愈益警惕

再災異

吳元年六月戊辰大雨先是

太祖因久旱日減膳素食宮中皆然俟天雨復膳既

而雨羣臣請復膳

太祖曰亢旱爲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

焦損必多縱肉食災能甘味廷臣對曰昔武王克

商屢獲豐年詩人之曰緩萬邦屢豐年

土上平海內極生靈上順天心下慰民望而憂勤惕厲感茲甘雨豐年之祥其有兆矣

太祖曰人事邇天道遠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

再災但當謹於修己誠以愛民庶可答天之眷乃

詔免民今年田租

洪武元年八月壬申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近京師火四方水旱相仍朕夙

夜不遑寧處豈刑罰失中武事未息徭役屢興賦

歛不時以致陰陽乖戾而然耶卿等同國休戚宜

輔朕修省以消天譴蔡政傳獻對曰古人有言天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訓

至

再災異

心仁愛人君則必出災異以譴告之使知變自省

人君遇災而能警懼則天變可弭今

陛下脩德省愆憂形于色居高聽卑天實鑒之願臣

等待罪宰輔有戾調燮貽憂

聖衷咎在臣等

太祖曰君臣一體苟知警懼天心可回卿等其盡心

力以匡不逮

洪武四年十月庚辰朔

太祖謂省臣曰祥禱災異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聞禱祥則有喜

災異則有懼心朕嘗命天下

勿奏祥瑞若災異即時報聞尚慮臣庶因體
遇災異或匿而不舉或舉而不實使朕失致謹天
戒之意中書其行天下遇有災變卽以實上聞

洪武十四年九月丙午

太祖論四輔臣王本等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而見
君有德則降祥以應之不德則降災以警之故天
之於君猶父之於子子不善而父警之安敢不懼
蓋謹懼無違猶慮有非常之災若恣肆不戒豈能
免當然之禍朕與卿等皆當慎之

屏異端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訓

書

聖訓

洪武元年正月癸巳

太祖與諸儒臣論學術翰林學士陶安對曰道之不
明邪說害之也

太祖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五色之眩目人
鮮不爲所惑自非有豪傑之見不能卽去之也戰
國之時縱橫捭闔之徒肆其邪說游說諸侯當時
諸侯急於功利者多從其說往往事未就而國隨
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正道不
天下焉得而治安曰

世下所言深探其本

太祖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
義之過夫秦襲戰國之餘弊又安得知此

太祖頗聞公侯中有好神仙者悉召至諭之曰神仙
之術以長生爲說而又謬爲不灰之藥以欺人故
前代帝王及大臣多好之然卒無驗且有服藥以
喪其身者蓋繇富貴之極惟恐一旦身歿不能久
享其樂是以一心好之假使其術信然可以長生
何故四海之內千百年間曾無一人得其術而久
住於世者若謂神仙混物非凡人所能識此乃欺
世之言切不可信人能懲忿窒欲養以中租自可
延年有善足稱名垂不朽雖成衛生何必括坐服
藥以求不灰况萬無此理當痛絕之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訓

書

聖訓

洪武五年五月乙卯中書右丞建昌王溥遣人求
言近督工取材木建昌蛇舌巖衆見巖上有衣黃
衣者歌曰龍蟠虎踞勢岌岌赤帝重興勝六朝八
百年終王氣復重華從此繼唐堯其聲如鐘歌已
忽不見

太祖曰明理者非神怪可惑守正者非讖緯可干漢
之文成五利足以爲戒事淫妖妄豈可信耶
洪武二十八年七月戊午有道士以道書獻

太祖却之。侍臣諸留觀之。或有可取。

太祖曰。彼所言者。非存神固氣之道。即陳丹燒藥之說。朕焉用此。朕所用者。聖賢之道。所需者。治術。將躋天下生民於壽域。豈獨一己之長生久視哉。苟一受其獻。迂誕怪妄之士。必爭來矣。故斥之。毋為所惑。

評古

甲辰四月甲午朔

太祖退朝。與孔克仁等論前代成敗。因曰。秦以暴虐。寵任邪佞之臣。故天下叛之。漢高起自布衣。能以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訓

五

罪星編

寬大。駕馭羣雄。遂為天下主。今天下之勢不然。元

之號令。紀綱已廢弛矣。故豪傑所在蜂起。然皆不

知脩法度。以明軍政。此其所以無成也。因感歎久

之。又曰。天下用兵。河北有李羅帖木兒。河南有獐

廓帖木兒。關中有李思齊。張良弼。然有兵而無紀

律者。河北也。稍有紀律而不振者。河南也。道途不

通。餽餉不繼者。關中也。江南則惟我與張士誠耳。

士誠多奸謀。而尚問謀其御眾。尤無紀律。我以數

十萬之眾。固守疆土。修明軍政。委任將帥。俟時而

動。其勢有不足平者。克仁頓首曰。

主上神武。當定天下于一。今其時矣。

壬戌

太祖與起居注詹同等論三國時事。因言孫權題諸葛子瑜於驢面。與其子恪諧謔。

太祖曰。君臣之間。以敬為主。敬者禮之本也。故禮立而上下之分定。分定而名正。名正而天下治矣。孫權蓋不知此。輕與臣下戲狎。狎其臣而褻其父。失君臣之禮。恪雖機敏。有口才。不能正言自處。招辱於父。失孝敬之心。一諧謔而君臣父子之道虧。舉動如此。何以示訓。大抵人君言動之際。不可不謹。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訓

五

評古

五月丙子

太祖朝罷。退御白虎殿。閱漢書。侍臣宋濂孔克仁等在側。

太祖顧謂濂等曰。漢之治道。不能純乎三代者。其故何也。克仁對曰。王霸之道。雜故也。

太祖曰。高祖創業之君。遭秦滅學之後。干戈戰爭之餘。斯民憔悴。甫就蘇息。禮樂之事。固所未講。獨念孝文為漢令主。正當制禮作樂。以復三代之舊。乃逸巡未遑。遂使漢家之業。終於如是。夫賢如漢文。而猶不為將誰為之。帝王之道。貴不違時。有其時

而不爲與無其時而爲之者皆非也。三代之主豈有其時而能爲之。漢文有其時而不爲耳。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爲之者也。

九月戊寅

太祖坐便殿問侍臣石勒符堅孰優。詹同對曰。石勒雖不學而豪爽。略料敵制勝。舉無遺策。符堅窮兵黷武。不量已力。泥水敗後。身爲俘虜。以此言之。石勒爲優。

太祖曰。不然。石勒當晉室初亂。不達勸敵。故易以成功。符堅當天下爭戰。日久智勇相角。故難以爲力。

皇明世法錄 卷四 評古 夫

夫親履行陣。戰勝攻克。堅固不如勒。量能容物。不殺降附。勒亦不如堅。然堅聽察有餘。而果斷不足。故馴致石季龍之禍。勒聰敏不足。而寬厚有餘。故養成慕容氏父子之亂。俱未再世。而族類夷滅。所謂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也。

乙巳正月壬申

太祖問起居注詹同曰。孫武殺吳王。二寵姬以教兵。其事何如。同對曰。此事載太史公書。或有之。

太祖曰。夫以吳國之衆。豈無數十百人與武習兵。乃出官人與之。試此闔閭之非也。當時武欲試其能。

何必婦人哉。且其教吳王兵法。取勝之道。果何在。同對曰。春秋載柏舉之戰。楚一敗之後。遂有吳入郢之師。此其效也。

太祖曰。不然。太宰誣伍員。皆楚人。先已在吳。其或報怨於楚者。非一日矣。故有入郢之師。豈孫武教兵之效哉。若謂入郢之師。爲武之功。何故不旋踵秦殺楚。而有稷之敗。要之殺寵姬之事。亦司馬遷好奇之論也。至其十三篇。恐非自武作。抑亦有所授也。

八月辛卯 皇明世法錄 卷四 評古 元

太祖御左閣觀宋史。至趙普說太祖收諸將兵權。謂起居注詹同曰。普誠賢。相使諸將不得解兵權。則宋之天下。未必不五代若也。史稱普多忌刻。只此一事。功施社稷。澤被生民。豈可以忌刻少之。丙午三月戊戌

太祖與國子博士許存仁等論用人

太祖曰。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臣。嘗觀漢高之興。首資三傑。光武之興。冠鄧耿賈。以爲之佐。歷代以來。莫不皆然。天之生財。以爲世用。甚不偶也。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古之帝王

君聖臣賢可以當之漢唐以下君臣可以當之否
起居注詹同對曰三代以下稱漢唐宋其間名世
之臣亦可以當之

太祖曰三代而上純乎道德三代而下禱乎霸術其
間雖有名世之臣要之如臯夔稷契伊尹太公者
鮮矣吾方有事海內憑賴英賢輔翼成功天下紛
紛未定于一者何也存仁對曰

主上聖智神武天生不世之資以平禍亂今群賢畢
出佐隆大業稽之于履自宋太祖至今正當五百
年之數定天下于一斯其時矣

聖明世法錄 卷四

實訓

辛

詳古

九月乙巳

太祖問侍臣曰漢高祖唐太宗孰優侍臣對曰太宗
雖才兼文武而於爲善未免少誠高祖豁達大度
規摹弘遠先儒嘗論漢大綱正唐萬目舉以此觀
之高祖爲優

太祖曰論高祖豁達大度世咸知之然其記丘嫂之
然而封其子爲羹頡侯內多猜忌誅夷功臣頡度
量亦未弘遠太宗規摹雖不及高祖然能駕馭群
臣及大業既定卒皆保全則太宗又爲優矣

吳元年十一月戊寅

太祖閱漢書謂侍臣曰漢高以追逐殘兇比武臣發
蹤指示此文臣警喻雖切而語則偏重矣朕謂建
立基業猶構大厦剪伐斲削必資武臣藻繪粉飾
必資文臣用文而不用武是斧斤未施而先加斲
聖用武而不用文是棟宇已就而不加塗墍二者
均失之爲天下者文武相資庶無偏跛

丙申

太祖御戟門與侍臣論及郊祀因言慕容超郊祀之
時有赤鼠大如馬之異太史成公綏占之以爲信
用奸佞殺害賢良賦歛太重所致是則妖孽之召
實繇人興我嘗以此自警如公孫五樓之輩吾安
肯用之起居注熊鼎等頓首曰慕容超信用奸佞
故賢良退而奸佞附之今

主上明聖所用皆賢良公孫五樓之徒何從至哉
太祖曰汝等宜勉之苟有所見毋隱也

洪武元年閏七月戊辰

太祖與侍臣觀古帝王畫像因歷論其賢否得失至
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則展玩再三諦視久之至
隋煬帝宋徽宗則速閱而過曰亂亡之主不足觀
也至後唐莊宗笑曰所謂李天下者其斯人歟上

聖明世法錄 卷四

實訓

壬

詳古

下之分漬至於此變得不亡

洪武二年二月壬辰

太祖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曰以仁義定天下雖遇而長久以詐力取天下雖易而速亡監於周秦可見矣故周之仁厚可以為法秦之暴虐可以為戒若漢唐宋之政治亦互有得失但當取其長而舍其所短若桀曰漢唐宋而不審擇於是非取舍則得失混淆矣

洪武四年九月甲寅

太祖與侍臣論孫子或曰武之書自易以及難其法

皇明世法錄

卷四

重

重

重

先粗而後精其言約而要故叩之而不窮求之而益隱或曰武之術其高者在於用常而知變若實在彼則變而為虛虛在此則變而為實機妙莫測此用武之權衡千古不可易也或又曰武之術以說道勝至於終篇而用間曰計以情而生情以間而得苟遇不可間之君無可乘之隙將何以得其情哉人各持其說

太祖曰以朕觀之武之書謀出於古之權書然未純耳其曰不仁之至非勝之主此說極是若虛實變詐之說則淺矣苟君如湯武用兵行師不待虛實

變詐而自無不勝然虛實變詐之所以取勝者特一時詭遇之術非王者之師也而其術終亦窮耳蓋用仁者無敵恃術者必亡觀武之言與其術亦有相悖蓋武之書必有所授而武之術則不能盡如其書也

九月丙辰

太祖觀大學衍義至尾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真德秀釋之曰人君不窮兵黷武則能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是錯之言其所該者廣真氏之言其所見者切古人云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朕每臨行陣觀兩軍交戰出沒於鋒鏑之下呼吸之間劍殘灰亡心甚不忍嘗思為君恤民所重者兵與刑耳濫刑者陷人於無辜黷兵者驅人於死地有國者所當深戒也

洪武十六年二月乙亥

太祖觀唐太宗帝範謂侍臣曰此十二篇者雖非帝王精微之道然語意備至曲盡物情使唐之子孫克守其言亦足為訓自後女主竊柄有乖君體骨肉少恩有乖慈親詔諛並進有失求賢忠諫者忌之讒佞者悅之語者縱佚罔知戒懼嘗謂政之不

行於天下。闇豎小人。朋比於國中。卒召藩鎮之禍。而唐祚遂衰。有國家者。其可不守祖宗之法乎。

三月庚戌

太祖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脩短。侍臣皆曰。前代祚運之長。莫逾成周。其次莫如漢。漢議大夫唐鐸進曰。三代以後。起布衣而有天下者。惟漢高帝及

陛下而已。

陛下

祖宗積德累善。至於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錄

論

評古

陛下。遂膺天命。以臣觀之。非漢高所及。漢高除秦苛法。襍伯道而不純。

陛下。去胡元弊政。一復中國先王之舊。所謂撥亂世

反之正。漢高帝不事詩書。

陛下。留心聖學。告諭萬方。自為制命。卓然與典謨訓

誥相表裏。漢高初欲都洛陽。聞斐敬之言。始謀關

中。

陛下。一渡江。即以金陵為定鼎之地。萬世之基。固肇

於此。故非漢高所及。

太祖曰。周家自公劉。后稷。世積忠厚。至文王三分有

二。武王始有天下。若使其後君非成康。臣非尚召。益修厥德。則文武之業。何能至八百歲之久乎。書

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使吾後世子孫。皆如成康。

輔弼之臣。皆如周召。則可以祈天永命。國祚綿昌。

侍臣頓首曰。

陛下之言。宗社萬年之福也。

洪武十八年三月癸亥

太祖與侍臣論漢之諸帝。侍臣有言。明帝亦聰明之

王。

太祖曰。人主不以獨見為明。而以兼聽為聰。通於人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錄

論

評古

情。明於是非。則聰明得其正矣。若屑屑於細故。則未免苛察。上苛察則下急迫。反有累於聰明也。

六月庚戌

太祖閱漢書。謂侍臣曰。漢文恭儉玄默。則有之矣。至

於用人。益未盡其道。初將相大臣。迎文帝立之。自

代。即入即位。首拜宋昌為衛將軍。張武為郎中令。

而將相列侯。宗室大臣。不先及之。非以示至公也。

有一賈誼。而不能用。至使憂鬱憤懣而死。竇廣國

賢。有行欲相之。以其皇后弟不可。曰。恐天下以吾

私廣國。夫以廣國之賢。其才可任為相。何避私嫌。

乎此皆有未盡善人君之於天下實示人以正
不可存一毫私意也

八月己酉以賜進士出身方昇同進士出身梁德
遠凡六十七人為六科給事中六部試主事

太祖諭之曰忠良者國之寶奸邪者國之蠹故忠良
進則國日治奸邪用則國日亂觀唐太宗之用房

杜則致斗米三錢外戶不閉之效玄宗之用楊李
則致安史之亂稍蒙塵播遷之禍此可監矣

洪武十九年八月乙酉

太祖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樞庫為內藏庫顧謂侍臣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訓 美 評古

曰人君以四海為家因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何

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他如漢靈

帝之西園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也宋

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之所賦者必藉其數

以貸於內藏俟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

國家私費何以貸為缺而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為

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既盈乃以牙

籤別名其物參驗帳籍晚年出籤示真宗曰善保

此足矣貽諫如此何足為訓書曰慎厥終惟其始

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財

用耗竭而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緝錢數十萬以
佐軍資便以為能行其所難皆緣太宗不能善始
故也

洪武二十四年二月丙寅

太祖閱漢書賜民爵之令謂侍臣曰漢高帝立社稷

施恩惠賜民之爵子孫相承以為法或遇有事輒

賜民爵至二級者又聽民轉移與子甚無謂也夫

爵所以命有德禮曰以賢制爵爵豈可濫及乎且

天下之人無賢不肖樂賜以爵則賢人君子何以

為勸高帝貽謀若此誠未盡善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訓 美 評古

八月乙卯

太祖與侍臣論漢高帝聽張良之言即銷六國印

太祖曰高祖聞一善言即能感悟如此者安得不興

後之為君者少有及之侍臣曰漢高以後若唐太

宗亦能從善故其為治亦有可稱

太祖曰凡人有善不可自矜自矜則善日削有不善

不可自恕自恕則惡日滋太宗常有自矜自恕之

心此則不如漢高也

洪武二十七年六月癸酉

太祖燕閒與侍臣論古

太祖曰。晉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違朝而有喜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違朝而有喜色。夫一喜一憂得失判焉。以此見武侯之不如楚莊也。夫喜者矜其所長。憂者憂其不足。矜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淫佚。敗日至矣。憂其不足者則志下。志下必能虚心以受人。則人孰不樂告以善道。故莊王卒伯諸侯以興楚國。武侯侵暴隣國。而魏業日衰。以此觀之。人君當遜志以納善。人臣當直道以事君。君臣之間。各盡其道。則天下之事無不濟矣。

皇朝世法錄

卷四

實訓

堯

評古

洪武二十八年六月辛卯

太祖謂侍臣曰。論禮樂者必原於德。此至論也。蓋德盛者禮樂明備。否德則禮樂不興。三代之德盛。故禮樂達于天下。後世德不如古。禮樂有其名而無其實。王通云。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此本孔子必世而後仁之說。朕居位已三十年矣。禮樂之文粗備。而政治不能如古。揆德涼薄。侍臣對曰。

陛下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天下翕然同風。咸蒙至化。所謂十年平之。十年當之。十年和之。真有其效矣。

而聖德謙冲。不有其美。此其跨越於前代也。

洪武二十九年丙寅

太祖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玩忽無所憚。謂侍臣曰。當時甚不當使此曹掌兵政。故肆恣暴橫。然其時李輔國程元振及朝恩數輩。勢皆極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人主苟能決意去之。亦有何難。但在斷不斷爾。又曰。漢末之時。宦官雖號驕縱。尚無兵權。故凡所為。不過假人主之名。以濁亂四海。至唐世以兵柄授之。馴至權勢之盛。切脅天子。廢典在其掌握。大抵此曹只充使令。豈可使之當要路。執政操權。擅作威福。朕深鑒前轍。自左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俾傳命四方而已。彼既無威福可以動人。豈能為患。但遇有罪必罰無赦。彼自不敢驕縱也。

仁政

甲辰八月是月平章常遇春兵至贛州。熊天瑞固守不下。

太祖令平章彭時中以兵會遇春等共擊之。又命中書右司郎中汪廣洋。汪泰謀遇春軍事。諭廣洋曰。

法至贛如城未下可與過春等言熊天瑞曰城猶籠禽阱獸豈能逃逸但恐破城之日殺傷過多要當以保全生民爲心一則可爲國家用一則可爲未附者勸且如漢鄧禹不妄誅殺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此可爲法向者鄱陽湖之戰陳友諒旣敗生降其兵至今爲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之民我前克湖廣禁軍士毋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無民何益廣洋至贛見遇春等言

太祖命時天瑞拒守益堅遇春乃浚濠立柵以困之乙巳正月己巳

皇明世法錄 卷四 仁政

太祖聞遇春克贛不殺喜甚遣使褒之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行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隆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捷書至予甚爲將軍喜雖曹彬之下罔何以加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予深賴焉

丙午五月壬午

太祖還自濠州諭中書省臣曰吾昨往濠州所經州縣見百姓稀少田野荒蕪蹂兵興以來人民死亡或流徙他郡不得以歸鄉里骨肉離散生業蕩盡董寧無怨嗟感嗟之起皆足以傷和氣爾中書

其命有司備加體訪俾各鄉土仍復舊業以遂其生其庶幾斯民不致失所

洪武元年正月乙酉

太祖謂劉基曰曩者群雄角逐生民塗炭死亡旣多休養難復今國勢已定天下次第而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基對曰生息之道在於寬仁

太祖曰不施實惠而繁言寬仁亦無益耳以朕觀之寬仁必當聚民之財而息民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禮義不禁貪暴則民無以遂其生如是而曰寬仁是徒有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訓 仁政

其名而民不被其澤也故養民者必務其本種樹者必培其根基頓首曰

陛下盡心如此民其有不受惠者乎傳曰以仁心行仁政實在於今日天下之幸也

二月甲申征虜大將軍徐達等奏所下山東州縣時近臣因進言山東舊有銀場可興舉者

太祖曰銀場之弊我深知之利於官者少而損於民者多况今凋瘵之餘豈可以此重勞民力管人有拔茶種桑民獲其利者汝豈不知言者慚而退

四月丁未博興等縣民人高翼等五十二人來

恩。先是詔免山東郡縣租稅。至是翼等來謝。

太祖召至前諭之曰。朕以爾民勞困。且逢饑饉。艱於衣食。故免租稅三年。欲爾民安也。今若等遠來。跋涉良苦。是以所安爾者反勞爾也。豈朕之本心。爾歸見鄉里長老。其以朕意告之。但心在朝廷足矣。不必來謝。命禮部各給道里費而遣之。仍止其未來者。

七月辛卯

太祖將發汴梁。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辭。

太祖諭之曰。朕與公等率眾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今士卒舍父母妻子。戰鬪於矢石之間。百歲一

生。久未休息。朕每念之。惕然于心。然非得已也。中原之民。久為群雄所苦。故亡流離。徧于道路。天監

在茲。朕不敢怠。故命爾等帥師北征。廓清中原。拯民艱苦。管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天命入主中國。將及百年。今其子孫怠荒。罔卹民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戈相加。視如仇讐。肆行屠戮。違天虐民。朕實不忍。爾諸將帥。當以為戒。克城之日。毋虜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訓 聖訓 仁政

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朕伐罪救民之志。有不遵命者。必罰無赦。諸將皆感激拜辭而退。相謂曰。主上愛民若此。吾屬敢不敬承。

八月壬午。大將軍徐達克元都。表至。群臣上表稱賀。禮畢。侍臣進曰。自昔革命之際。以臣取君者多。惟漢高祖取秦。起自民間。今

陛下不階尺土。一民以定天下。元主遁歸沙漠。兵不黷武。跨越千古。

太祖曰。朕思三代及漢唐宋歷年多者。皆其祖宗仁厚。洽於民心。植本深固。人不能忘。故也。元自世祖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訓 聖訓 仁政

混一天下。寬卹愛人。亦可謂有仁心矣。但其子孫無承籍之德。不能以仁愛守之。故至於此。他日吾子孫能持仁厚之心。守而不替。社稷之福也。

洪武二年三月丙午

太祖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等。待制秦裕伯等曰。往者四方鼎沸。生民之禍極矣。天道厭亂。人心思治。故作難者皆底滅亡。今疆宇雖定。然中原不勝凋弊。東南雖已。息而錢穀力役。又皆仰之。果何時可。以休息也。同對曰。陛下撫念劓殘。憂勞於心。誠天下蒼生之福也。

太祖曰苦寒者思溫，執熱者思濯。今民之恩治，甚於寒之思溫，熱之思涼，正當有以濟之。

五月乙巳

太祖幸鍾山歸，繇獨龍岡步至淳化門，始騎而入。謂侍臣曰：朕久不歷農畝，適見田者冒暑而耘甚苦，因憫其勞，從步不覺至此。農為國本，百需皆其所出，彼辛勤若是為之司牧者，亦嘗憫念之乎？且均為人耳，身處富貴而不知貧賤之艱難，古人嘗以為戒。夫衣帛當思織女之勤，食粟當念耕夫之苦，朕為此故不覺惻然于心也。

洪武三年二月壬戌

太祖行後苑，見巢鵲卵翼之勞，喟然歎曰：禽鳥劬勞若是，况人母子之恩乎？乃令群臣有親老者許歸養，時故元鎮撫陳興被俘來京，恩待甚厚，興言有母在嵩州，年八十餘，欲求歸養，即賜白金衣帽遣之，與歸。

太祖顧謂侍臣曰：孝弟之性，天下皆同，陳興雖武夫，聞朕言即愴然思歸，朕始不知其有母，若知之，宜令其遠送耶？人壽不過百歲，今其母年已八十餘，萬一不得相見，與有無窮之痛，興歸母子相見，其

聖德何如侍臣曰

陛下以孝治天下，推測人情，無微不至，非惟一家之老者得所，天下之憫獨寡，皆蒙其惠矣。

太祖曰：人情莫不愛其親，必使之得盡其孝，一孝而衆人皆趨於孝，此風化之本也。故聖王之於天下，必本人情而為治。

八月乙酉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往者四方爭鬪，民不得其成者多矣，中原艸莽遺骸遍野，朕聞之惻然于心，宜遣人循歷水陸，悉收瘞之。中書省臣曰：

陛下仁及朽骨，聖王之善政也。

太祖曰：先王之世，人得以養生送死，上得其道，下無天關，元季政荒，民困于戈，加以饑饉相尋，故歿亡者衆，朕荷

天命為億兆主，顧茲失所，豈忍使之暴露哉。

洪武四年三月戊申，贛州民有止宿逃囚者，初不知其囚，刑部逮問坐之罪。

太祖曰：刑者聖人設防於天下耳，深文重法，仁者不為，故凡斷獄貴得其情，緣情而論罪，則刑當而民服，彼不知其為囚，宿者人情之常也，何為罪之。

如汝議行路之人將無止宿矣遂命釋之給道里費遣歸

五月辛巳

太祖與廷臣論刑法御史中丞陳寧對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

太祖曰不然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鉗制下民而犯者必衆鈎索下情而巧偽必滋夫壘石之岡勢非不峻而艸木不茂金鐵之溪水非不清而魚鱉不生古人立法置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顛抽脅之刑參夷之誅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所謂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今施重刑而又委之察吏則民無所措其手足矣朕聞帝王平刑緩民天下服從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也寧懼而退

洪武五年六月壬寅

太祖以征西將軍馮勝等師征其肅命中書省臣預送戰襖三萬鞋六萬八千輛以給之因諭之曰其肅苦寒未冬而雪非南方之比朕居京師每當隆冬時衣重裘尚覺體寒况軍士暴露邊庭衝冒風雪有裂膚墮指之患豈能堪也衣鞋宜預給之

十月丁酉

太祖念驛傳重繁故元之民有役馬夫而至破家者乃諭兵部臣曰善治者視民猶已愛而勿傷不善者徵歛錄求惟日不足殊不知君民一體民既不能安其土君亦豈能獨安厥位乎譬之馭馬者急鞭策求聘不已鮮不顛蹶人獨能無傷乎元之末政寬者失之縱猛者失之暴觀其驛傳一事盡百姓之力而苦勞之此與馭馬者何異也豈可蹈其覆轍耶自今馬夫必以糧富丁多者充之庶幾其力有餘無損有司務加存撫有非法擾害者罪之

十二月甲申時修浚京師城濠

太祖幸三山門觀之見有役夫裸行水中若探物狀太祖令人問之則督工吏擲其鋤水中求之未得太祖命別取償之且復問之曰此類汝鋤乎對曰類但比所擲者差短耳因命壯士赴水求得之果如所言

太祖曰農夫供役月餘手足皴裂亦甚勞矣尚忍加害乎即捕吏杖之顧謂丞相汪廣洋曰今日衣重裘體猶覺寒况役夫貧困無衣其苦何可勝道命

罷其役仍命臨濠行工部惟留審治及燒石灰匠其餘匠悉遣還家

洪武六年三月乙卯廣西衛卒王昇因差遣還浙州受親舊私遺衛官以違法併逮其親舊三十四人送都督府奏罪之

太祖曰人歸故鄉孰無親故慰勞餽贈人情之常命皆釋之因謂侍臣曰近來諸司用法殊覺苛細如大河衛百戶姚旺因運糧偶見舊日僮僕收之至濟寧民有言是其主不見已十年百戶即以僕還之因受絹一匹此皆常情法司亦以論罪用法如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宣和 五

此使人舉動即罹刑網甚失寬厚之意

九月丙辰賜臨濠造作軍士七千五百人衣米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愛人者常體其心愛人者每惜其力朕嘗親軍旅備知其疾苦凡有興造未免資軍民之力土木之工亦甚難集朕每進一膳即思天下軍民之饑服一衣即思天下軍民之安今臨濠管造之宜各給米五石衣一襲庶不至饑寒也

十月癸巳

太祖謂兵部臣曰攘外者所以安內練兵者所以衛民凡中國之民安於畝畝衣食而無外侮之憂者

有兵以為之衛也因思邊地八九月中天已雨雪况今十月其寒可知朕為天下主每聞一夫之饑食嘗為之不美又念一民之寒寢嘗為之不安其塞上士卒宜趣軍裝以給之勿緩也

洪武八年正月癸酉命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食無所依者給以屋舍仍諭之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管吾在民間目擊其苦寡寡孤獨饑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如此者宛轉於溝壑可坐而待也吾亂離遇此心嘗惻然故躬提師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宣和 五

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於天之工亦不能盡也爾等為輔相當體朕懷不可使天下有一夫之不獲也

洪武九年五月壬戌命工部給物故工匠樁積

太祖諭之曰今所作宮殿但欲朴素堅固不事華飾不築苑囿不建臺榭如此經營費已鉅萬乘危負重工匠甚勞有不幸而死者憂懸朕心爾工部可各給樁積令國子生送致其家賜鈔以葬獨其家役三年復為文官即龍光山祭之曰昔君天下

者務在安民然有不得已而勞民者營造之類是也此者營建宮殿工匠有因疾而歿者有破傷而歿者有冒危險而歿者已勅官爲槨槨送至于家今復壇遣官以牲醴賜祭爾等有知成論朕意仍賜見役工匠鈔凡六萬三百六十餘錠

洪武十年二月辛酉

太祖勅兵部臣曰天下衛所軍士皆四方之人鄉里既遠貧乏者多月給廩米僅足自給其有歿亡棺斂之費不能舉者必多使其歿無所歸或至暴露甚非憫下之道朕聞文王埋朽骨天下歸仁况吾之壯士嘗宣力効勞豈可使之失所乎自今凡軍士歿亡家貧不能舉者爲給棺葬之所司著爲令五月丙午人有誣山西之民從故元四大王爲寇者捕獲至京法司以聞

太祖曰刑罰所以威惡施之必當其罪則刑不濫而人心服彼四大王以元之遺孽竄匿山谷聚逃以爲民患山西之民近其巢穴者往往被其驅掠迫脅爲盜皆不得已豈真爲盜者古人云得其情則哀矜勿喜此之類也今民相捕獲將延蔓不已是助之立黨而使之爲亂也其釋之各給道里費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訓

聖

仁政

遣還鄉里

洪武十五年四月庚辰廉州巡簡王德亨上言家本階州界於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於朝

太祖謂戶部臣曰盡力求利商賈之所爲開邊啓釁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塗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爲害甚大况控制邊境費於安靖苟用兵爭利擾攘不休後雖悔之不可追矣此人但知趨利不知有害豈可聽也四月癸巳工部尚書趙俊奏飾東官殿宇及公主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訓

聖

仁政

府所用青綠請令民採辦太祖曰姑隨所有用之勿勞民也後曰軍藏所貯恐不足用且令其採納以價值給之亦不傷民

太祖曰青綠產於深山窮谷民豈能自採必待販鬻而後得之爾但知給以價值不知有司急於取辦所費不貲况貨殖之人乘時射利高價以售民受驅迫者急於應辦轉相借貸其弊百端爲害甚甚豈可以彩飾之故而重擾民乎五月丙子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時嘗於此置鐵冶都提舉司總轄沙窩等入

冶鐵丁萬五千戶歲收鐵百萬餘斤請如舊置

太祖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

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利源通而有益於官

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冶鐵數尚

多軍需不_レ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

是又欲驅萬五千家於鐵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

洪武十六年九月甲辰勅諭戶部曰數年以來頗

致豐稔聞民間尚有衣食不足者其故何也豈徭

役繁重而致然歟抑吏緣為奸而病吾民歟今歲

豐而猶如此使有荒歉又將何如四民之中惟農

最苦有終歲勤謹而不得食者其令有司務加存

撫有非法苛刻者重罪之

洪武十七年十月壬申廣東都司械送蠻寇餘黨

九十餘人至京法司請治其罪

太祖曰蠻夷之人相煽為非一時註誤若悉治其罪

情有可矜然既戮其首惡者脅從之人不必窮治

其宥之又曰南人不耐寒命悉給冬衣而遣之

洪武十八年三月壬戌

太祖諭戶部臣曰善為政者賦民而民不困役民而

民不勞故民力紓財用足今天下有司能用心於

賦役使民不至於勞困則民豈有不足田野豈有

不安爭訟豈有不息官府豈有不清如此則民豈

有不_レ受其福者乎民既受福為官長者亦得以享

其福矣近來有司不以民為心動即殃民殃民者

禍亦隨之苟能憂民之貧而慮民之困使民得以

厚其生此可謂善為政者爾等勉之

洪武二十年正月丙子府軍前衛老較丁成言河

南陝州地有上綾下綾上黃塘下黃塘者舊產銀

礦前代皆嘗採取歲收其課今錮閉已久若復採

之可資國用

太祖謂侍臣曰君子好義小人好利好義者以利民

為心好利者以成民為務凡言利之人皆賊民之

賊也朕嘗聞故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官採金其

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民力消耗一州之民卒受

其害蓋土地所產有時而窮民歲課成額徵取無

已_レ有司貪為已功而不以言朝廷縱有恤民之心

而不能知此可以為戒豈宜效之

四月丁酉工部右侍郎秦達言寶源局鑄錢請令
郡縣收民間廢錢以資鼓鑄

太祖曰鑄錢本以便民。今欲取民廢銅以鑄錢。朕恐天下廢銅有限。斯令一出。有司急於奉承。小民迫於誅責。必至毀器物以輸官。其爲民害甚矣。姑停之。

四月壬寅。北平布政使司請以菽折鹽糧。而每斗加五升。

太祖謂戶部臣曰。以菽代穀者。爲其輕可以便民。然菽亦穀也。而又加之。益損民矣。夫權變者當究其實。極弊者當探其源。不知權變而昧其源。不幾於救跛而成痿乎。

五月癸酉

太祖謂兵部臣曰。軍士月給米一石。僅可充食。身亡之後。卽罷給。或父母老無所依。或兒女幼無所賴。將何以自存。困而不恤者。匪仁。勞而不報者。匪義。爾兵部悉閱軍衛。凡軍士死亡。父母年老。兒女幼小。無所依者。竝優給之母。令失所。

九月癸未

太祖諭左軍都督府臣曰。前所遣囚徒。往充遼東驛卒者。今天氣尚寒。恐道途凍餒。此輩本宥之以全其生。若不免死。是徒有耳。且令就濟寧暫住。待春

暖遣行。

洪武二十二年正月丁亥

太祖御奉天門退朝。召五軍都督府臣論之曰。軍士有從征亡歿者。有疾病而歿者。其父母妻子。老弱無依。雖已優給。然遠違鄉里。終無所託。其有願還鄉依親者。悉遣其去。入給鈔五錠。爲道里費。

十一月乙丑

太祖御謹身殿。翰林院學士劉三吾侍。因論治民之道。三吾言。南北風俗不同。有可以德化。有當以威制。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訓

書

仁政

太祖曰。地有南北。民無兩心。帝王一視同仁。豈有彼此之間。汝謂南方風氣柔弱。故可以德化。北方風氣剛勁。故當以威制。然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君子懷德。小人畏威。施之各有攸當。烏可槩以一言乎。

三吾悚服。頓首而退。

洪武二十三年正月戊子。中軍都督僉事蕭用左

都御史詹徽等。奏湖廣茶陵衛城庫隘周圍四里。宜循城西排柵。舊趾開拓之。以壯一方形勢。

太祖曰。凡事有可已而不必爲者。有不得已而必須爲者。要皆合於時宜。今茶陵城池足以容衆。軍民

相安亦事之可已者何用開拓倘曠塚必須修理亦俟秋成。

洪武二十四年四月癸亥太原府代州繁峙縣奏逃民三百餘戶累歲招撫不還乞令衛所追捕之

太祖諭戶部臣曰民窘於衣食或迫於苛政則逃使衣食給官司無擾雖驅之使去豈肯輕遠其鄉土

今逃移之民不出吾疆域之外但使有田可耕足以自贍是亦國家之民也卽聽其隨地占籍令有司善撫之若有不務耕種專事末作者是爲遊民

則逮捕之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訓 妻 仁政

七月戊申禁罪人誣引良善

太祖謂刑部尚書楊靖曰善與惡異趨廉者必不同貪公者必不濟私然惡或誣善事雖可白不免受辱必嚴禁之使有所勸懲繼今犯法者不許誣引

良善違者所誣雖輕亦坐以重罪爾刑部其榜諭之

洪武二十五年五月庚戌

太祖御右順門有近臣奏鹿馬暴斃請罪主典者太祖曰凡有血氣者必有斃也今鹿馬自斃何可罪人得無輕人而重馬乎其勿問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甲子陝西有士人上仁政書太祖覽之謂侍臣曰旣言仁政則必當愛民何故所言皆勞民傷財之事自相悖戾彼山林儒生不深究事體然亦言有嘉也

不必指摘瑕玼以杜言路

十月己丑罷建岷王宮殿

太祖諭工部臣曰邊境土木之工必度時量力順民情而後爲之時可爲而財不足不爲也財有餘而民不欲不爲也必有其時有其財而民樂於趨事

然後爲之則事易集今雲南地曠民稀軍餉轉輸民力甚勞若復加以興造之役非惟時力未可於

民情亦有所不欲岷府姑爲棕亭以居俟十五年

後民富力紓作之未晚

皇明世法錄 卷四 實訓 妻 仁政

皇明世法錄卷四

皇明世法錄卷之五目次

太祖高皇帝寶訓

求賢

卹刑

賞罰

寬賦

恩澤

賑貸

保全功臣

禮前代

禮臣下

訓將士

皇明世法錄 卷之五 目次

目錄

皇明世法錄卷之五

史臣 陳仁錫 謹閱

太祖高皇帝寶訓

求賢

甲辰十二月丁巳

太祖謂廷臣曰元本胡人起自沙漠一旦據有中國混一海內建國之初輔弼之臣率皆賢達所進用者又皆君子是以政治翕然可觀及其後也小人擅權奸邪競進舉用親舊結為朋黨中外百司貪婪無耻由是法度日弛紀綱不振至於土崩瓦解卒不可救今創業之初若不嚴立法度以革奸弊將恐百司因循故習不能振舉故必選用賢能以隆治化爾等有所薦引當慎所擇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吳元年十一月戊戌

太祖謂侍臣曰吾昨觀輿地圖所得州縣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得材識賢俊之士布列中外佐吾致治吾以一心統其紀綱羣臣以衆力贊襄庶政使弊革法彰民安物阜混一之業可以坐致古語云國無仁賢則國空虛爾等其各舉賢才以資任用洪武元年十一月己亥遣文原吉詹同魏觀吳輔

趙晉等分行天下訪求賢才

太祖諭之曰天生人材必為世用然人之材器有不
同明銳者質或剽輕敦厚者性或迂緩辨給者行
或不逮沈默者德或有餘卿等宜加精鑒同對曰
陛下昭德四海正賢俊丕應之日臣等敢不盡心

太祖曰人材不絕於世朕非患天下無賢患知人之
難耳苟所舉非所用為害甚大卿等慎之於是各
賜白金遣行

洪武二年九月壬辰

太祖詔廷臣曰知人固難今朕屢敕百司訪求賢才

皇明世法錄 卷五

然至者往往名實不副豈非舉者之濫乎廷臣對
曰請自今令百司薦舉必具其人已行之善庶無
冒濫之失

太祖曰觀人之法即其小可以知其大察其微可以
見其著視其所不為可以知其所為但嚴舉措之
法則冒濫自革矣

洪武六年四月辛丑命吏部訪求賢才於天下

太祖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
賢若高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
智之不足也而遑遑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

備不足以為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為其有羽翼也
蛟龍之能騰躍者為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
者為其有賢人以為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
行文藝之有稱者宜令有司採舉備禮遣送至京
朕將任用之以圖至治

洪武八年七月庚申

太祖御右順門謂侍臣曰舉大器者不可以獨運居
大業者不能以獨成是故擇賢任能列布庶位安
危協心盛衰同德昔殷周之興也用伊尹周公諸
賢故卜世永久歷祚靈長秦隋之季蕞羣策於漢

皇明世法錄 卷五

高委英雄於唐主獨任其智未幾而亡蓋根疎者
易拔源淺者易涸人君欲弘其德惟當廣覽兼聽
博達羣情則治益盛隆道益光大矣

二月丙辰

太祖御奉天門與侍臣語及用人之道

太祖曰金石之有聲擊之而後鳴舩航之能運櫂之
而後動賢者之有才用之而後見然人之才智或
有長於彼而短於此者若因其短而併棄其長則
天下之才難矣令今天下求才其長於一藝者皆
在選列俟至而觀之其廉讓也可以知其仁其善

謀也可以知其智其果斷也可以知其勇若唯見其人之小節未觀其大端而輒置之乃有天下無賢之歎雖有稷契之才亦難見矣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是月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皆應詔至京師先是

太祖謂禮部臣曰爲天下者譬如作大厦非一木所成必聚材而後成天下非一人獨理必選賢而後治故爲國得寶不如薦賢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二年思得賢士以熙庶績然山林幽遠博學老成者匿德藏光茸於窮處非招徠之不肯輕出宜下有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實訓

四

司悉心推訪禮送于朝朕將顯用之

洪武十三年四月己丑命羣臣各舉所知

太祖諭之曰天下賢才未嘗乏也謂臯夔稷契不復生方叔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也但世有升降故才有等差爲人上者能量才授職則無施不可蓋士之進退係乎國之治否吾以一人之智豈足以盡理天下必賴天下之賢然後足以有爲爾等宜體此意各舉所知以聞

十月戊辰

太祖諭吏部臣曰天下之務非賢不治求賢之道非

禮不行故湯致伊尹由於三聘漢徵申公安車東帛近朝臣爲朕舉賢朕皆徵用之所舉者多名實不稱徒應故事而已夫披沙將以求金掘井在於獲泉薦士期於得賢今所舉皆非豈昧於識人耶抑賢才之果難得也爾吏部其以朕意再諭天下有司盡心詢訪必求真材以禮敦遣

洪武十五年正月戊戌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

太祖諭之曰古之薦舉者以實不以名後世薦舉者徇名而遺實故往往治不如古朕效倣古制舉用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實訓

五

賢才各因其器能而任使之庶幾求其實效今爾等來朝其各舉所知凡有一善可稱一才可錄者皆其實以聞朕將隨其才以擢用之無有所隱

八月己卯有廣東儒士上治平策者

太祖覽之顧謂侍臣曰此人不識道理豈有涉數千里論治平而不及用賢天下之大欲朕一人自理之乎雖有至聖之君猶以用人爲重曷嘗謂人無足用也蓋獨智自用所見者狹資賢而任則所及者廣學士宋納對曰誠如聖論但賢才之在天下在上豈能周知必賴羣臣薦舉然得賢與否係乎

太祖曰小人所舉未必為君子君子所舉未必為小人故觀其舉者即可知其人之賢否矣

九月戊申吏部以徵至天下儒士選其經明行修者列其等第上聞

太祖曰賢才固不乏也今賢人君子出為時用大小器使當隨其能毋使其才而不盡用也

洪武十七年十二月己亥

太祖諭侍臣曰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朕屢赦有司薦舉賢才而所薦者多非其人豈山林巖穴

皇明世法錄 卷五

賞訓

六

真無賢者乎特在位者弗體朕意濫舉以塞責耳昔常何薦馬周唐太宗喜其有知人之明今薦舉者若能致一馬周朕豈愛爵賞惜無以副朕望者是以延佇之心朝夕不忘

洪武十九年七月癸未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七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

太祖禮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於咨詢謀猷則老者閱歷多而見聞廣達於人情周於物理有可資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

太祖曰政為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年更置不

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委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備足傳經豈可樂以耄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

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

司按察司用之

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丙辰安慶府知事周昌言

臣見士人或因小過罷斥然其才有堪用而於例不得舉宜垂寬宥令有司得薦起之吏部奏言有罪復用無以示懲昌言不可聽

皇明世法錄 卷五

賞訓

七

太祖曰良工琢玉不棄小疵朝廷用人必赦小過故改過遷善聖人與之錄長棄短人君務焉苟因一事之失而棄一人則天下無全人矣昌之言誠是其令有司凡士人因小過罷黜及遷謫遠方者如其才德果優並聽舉用

恤刑

戊戌三月己酉命提刑按察司僉事分巡郡縣錄囚凡笞罪者釋之杖者減半重囚杖七十其有贓者免徵有司有所稽遲重者從輕典輕者原之武將征討有過者皆宥之左右或言去年釋罪囚今

年又從未減用法大寬則人不懼法法縱

太祖曰用法如用藥藥本以濟人不以弊人服之或誤必致我生法本以衛人不以殺人用之太過則必致傷物百姓自兵亂以來初離創殘今歸于我正當撫綏之况其間有一時誤犯者寧可盡法乎大抵治獄以寬厚爲本少失寬厚則流入苛刻矣所謂治新國用輕典刑得其賞則民無冤抑若執而不通非合時宜也

吳元年六月甲戌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實訓

人

太祖謂憲臣曰任官不當則庶事不理用刑不當則無辜受害譬之疇草萊者施縛不謹必傷良苗繩奸慝者論法不當必傷善類故刑不可不慎也夫置人於箠楚之下屈抑頓挫何事不伏何求不得古人用刑蓋不得已懸法象魏使人知而不敢犯夫水火能焚溺人押之則必傷遠之則無害水火能生人亦能斃人刑本以生人非求殺人也苟不求其情而輕用之受枉者多矣故欽恤二字用刑之本也

九月戊寅

太祖謂中書省臣李善長傅瓛楊憲等曰法有連坐之條謂侵損傷人者吾以爲鞠獄當平恕非大逆不道則罪止及其身先王之政罪不及孥罰弗及嗣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法者毋連坐察政楊憲對曰先王用刑世輕世重自元政姑息民輕犯法非重治之則犯者益衆

太祖曰民之爲惡譬猶衣之積垢加以澆濯則可以復潔汗染之民以善導之則可以復新夫威以刑戮而使民不敢犯其爲術也淺矣且求生於重典是猶索魚於釜欲其得活難矣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實訓

九

十月甲寅命中書省定律令初

太祖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爲條格胥吏易爲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卽議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乃命丞相李善長等詳定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使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爲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務取適中以去煩弊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

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爲久遠之法。

十月乙卯

太祖謂臺憲官劉基章濫周禎等曰紀綱法度爲治之本所以振紀綱明法度者則在臺憲凡揭紀綱法度以示百司猶射者之有正鵠也百司庶職操弓矢以學射者以臺憲爲取法故審已不可以不慎苟不知其本察於小物而昧於大體終非至正之道爾等執法上應天象少有偏曲則紀綱法度廢壞而民不得其安况或深文以爲能苛察以爲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十

智若甯成郅都周興來俊臣之徒巧詆深文恣爲酷虐終亦不免若干公陰德子孫乃致貴顯天道昭然深可畏也。

十一月己亥中書叅政傅獻言應天府有滯獄當

斷決者。

太祖曰淹滯幾時矣曰逾半歲。

太祖惕然曰京師而有滯獄郡縣受枉者多矣有司得人以時決遣安得有此。獻頓首曰臣等不能統率庶寮是臣罪也。

太祖曰吾非不愛其民而民尚爾幽抑近且如此遠

者何由能知自今獄囚審鞫明白須依時決遣毋使淹滯。

洪武元年正月辛丑

太祖謂宰臣曰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嘗一日自安蓋治天下猶治絲一絲不理則衆緒棼亂故凡遇事必精思而後行惟恐不當致生奸弊以殃吾民以此不敢頃刻安逸至於刑法尤所關心然此非一人所能獨理卿等皆須究心庶幾民無冤抑刑獄清省漢宣帝言獄者所以禁暴止奸養育羣生甚得用法之意卿等宜體之無忽也。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十

洪武二年八月戊子監察御史睢稼言周官有懸法象魏之文禮經載鄉飲讀法之說皆導民知禮法而遠刑辟也今新律頒布天下鄉井細民猶有不通其說者宜儆古人吉月讀法之典命府州縣長吏凡遇月朔會鄉之老少令儒生讀律解析其義使之通曉則人皆知畏法而犯者寡矣。

太祖曰威人以法者不若感人以心敦信義而勵廉恥此化民之本也故羞惡之心生則非僻之私格外防之法密則苟免之行與卿言讀律固可禁民爲非若謂欲使民無犯要當深求其本也。

十二月巳酉復以廣東行省參政周禎爲刑部尚書。

太祖諭之曰刑以輔治唐虞所不免觀舜命皋陶之辭始雖曰明刑終期於無刑皋陶告舜亦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時君臣莫不以恤刑爲重而民亦自不犯所以能致雍熙之治朕嘗觀此深有所契爾其體之。

洪武四年二月戊午以刑部郎中劉惟謙爲尚書太祖諭之曰膏梁所以充饑藥石所以療病使無病之人舍膏梁而餌藥石適足以害身仁義者養民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實訓

三

之膏梁也刑罰者懲惡之藥石也故爲政者若舍仁義而專務刑罰是以藥石毒民非善治之道也今擢爾爲刑官之長爾於用法之際常體古人欽恤之意則張釋之于定國皆可爲矣爾其勉之。

洪武六年正月辛酉江西行省商民坐沮壞鹽法刑官擬以亂法罪當死

太祖曰愚民無知而犯法猶赤子無知而入井見者莫不怵惕豈宜遽以死罪論之法司執奏不已。

太祖曰有罪而殺國之常典然有可以殺可以無殺彼愚民沮壞鹽法原其情不過爲貪利耳初無他

心乃悉免死輪作臨濠

洪武八年二月甲午敕刑官自今凡雜犯死罪者免死輪作終身徒流罪限年輪作官吏受贓及雜犯私罪當罷職後者謫鳳陽屯種民犯流罪者鳳陽輪作一年然後屯種。

太祖復諭刑官曰天道好生人情惡死朕御天下夙夜靡寧常懼刑罰失中以乖天道所以特降寬宥之典凡雜犯死罪皆令輪作屯種以全其生且冀其悔罪改過復爲善人爾等宜體朕此意務求公平使刑罰得中下無冤抑則不負朕委任矣。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實訓

三

洪武九年十月辛酉

太祖覽大明律謂中書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廣洋等曰古者風俗厚而禁網疎後世人心漓而刑法密是以聖王貴寬而不貴急務簡而不務煩國家立法貴得中道然後可以服人心而傳後世昔蕭何作漢律九章甚爲簡便後張湯猶得以私意亂之况未盡善其能久無弊乎今觀律條猶有議擬未當者卿等可詳議更定務合中正仍具存革者以聞於是惟庸廣洋等復詳加考訂釐正者凡十有三條。

洪武十四年五月丙申刑部奏決重刑

太祖諭之曰朕嘗命汝等凡有重獄必三覆奏以人命至重恐不得其情則刑罰濫及而死者不可復生也故必欲詳審今汝等罪以重刑來奏其間固

有瀆倫亂法罪不可原者亦有一時過誤情有可矜者必當分別若一槩言之則輕重不分矣自今

凡十惡非常赦所原者則云重刑其餘雜犯死罪許聽收贖者毋槩言也

九月辛丑敕刑部尚書胡禎等曰帝王撫臨百姓皆欲其從化至于刑罰不得已而用之故唐虞之

法罪疑惟輕四凶之罪止于流竄今天下已安法令已定有司既不能宣明教化使民無犯及有小

過或加以苛刻朕甚悶焉夫上有好生之德則下有為善之心改過者多則輕生者少自今惟十惡

真犯者決之如律其餘雜犯死罪皆減死論

洪武十五年五月乙卯監察御史雷勵坐失入人徒罪

太祖責之曰朝廷所以使頑惡懾伏良善得所者在法耳少有偏重民無所守爾為御史而執法不平何以激濁揚清伸理冤枉且徒罪尚可改正若死

法可以再生乎命法司治罪以戒深刻者

十月丙申命刑部都察院斷事等官審錄囚徒

太祖曰錄囚務在情得其真刑當其罪大抵人之隱

難明獄之疑似難辨故往往有經審錄尋復反

異蓋由審刑者之失以至其耳故善理獄者在推

至公之心擴至明之見則巧偽無所隱疑似無所

惑自然訟平理直枉者得伸繫者得釋苟存心不

公聽斷不明是猶舍衡以求平揜鑑以索照獄何

由得理事何由能直今命爾等審錄囚徒務以公

破私明辨惑毋使巧偽繁滋而疑獄不決生者拘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實錄 十四

幽於囹圄死者受究於地下非惟負朕慎刑之心

實違上天好生之意凡錄囚徒之際必預先稽閱

前牘詳審再三其有所訴即與辨理其實以聞

洪武十六年正月庚戌民有子犯法當死其父以

財求免事覺監察御史奏欲并置於法

太祖曰生死人之大故父子人之至親彼愛根於心

但知求其子之生不顧理之所不可爾論法欲并

罪其父然於情可恕其赦之

正月壬子

太祖諭刑部尚書開濟都御史等曰凡論囚須

法可以再生乎命法司治罪以戒深刻者

十月丙申命刑部都察院斷事等官審錄囚徒

太祖曰錄囚務在情得其真刑當其罪大抵人之隱

難明獄之疑似難辨故往往有經審錄尋復反

異蓋由審刑者之失以至其耳故善理獄者在推

至公之心擴至明之見則巧偽無所隱疑似無所

惑自然訟平理直枉者得伸繫者得釋苟存心不

公聽斷不明是猶舍衡以求平揜鑑以索照獄何

由得理事何由能直今命爾等審錄囚徒務以公

原其情不可深致人罪蓋人命至重常存平恕之心猶恐失之況深文乎昨民有子犯法當死者其父行賄求免御史執之并欲論罪朕以父子至親其死而赦人之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讞覆奏而行毋重傷人命

四月庚寅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密

太祖覽而惡之曰刑罰之設本以禁民為非使之遠罪耳非以陷民也汝張此密法以罔加無知之民無乃用心太刻夫竭澤而魚害及鯁鮪焚林而田禍及麋穀巧密之法百姓其能免乎此非朕所以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實訓 十七

望于汝也濟大愾

六月甲戌刑部尚書開濟等官議定五六日旬時

三審五覆之法

太祖曰天下之事不可徇名而失實當因名而責實近聞審覆之法但應旬時之名無曰今是昨非但謂大同小異審覆者未必盡其心告訴者未必盡其憤朕深知其弊爾宜戒之

七月辛亥遣監察御史往浙江等處錄囚陞辭

太祖諭之曰古人有言議獄緩刑又曰無敢折獄人命至重必在詳審不敢輕也夫刑當其罪猶在可

矜若濫及非辜豈可復悔草木微物有仁心者方長不折况於人而可忽乎爾徃慎之

洪武十七年閏十月癸丑命天下諸司刑獄皆屬刑部都察院詳議平允又送大理審覆然後決之其直隸諸府州刑獄自今亦準此令庶幾民無冤抑因謂刑官曰刑者人君用之以防民君之於民如天之於物天之道春生秋斂而論天之德則曰生君之道仁育義制論君之德則曰仁夫王良善御豈在於策周公善治豈在於刑所謂刑者輔治之具是以用之不可不詳故每令三審五覆無非求其生而已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實訓 十七

洪武十九年十二月戊申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上言

陛下之於刑獄每存欽恤之意蓋刑期於無刑而頑民狎玩犯者不止臣愚以為莫若嚴刑以制之使知所畏而重犯法

太祖覽之曰刑不可使縱弛亦不可使過嚴縱弛則為惡者無所畏過嚴則為善者或濫及用刑之道但貴得中則刑清失中則刑亂刑亂而政衰矣如爾所言恐流於濫其可哉

洪武二十年四月己酉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奏
有軍人犯罪當杖其人嘗兩得罪幸免矣今復
不悛信非良善宜併論前罪誅之以懲餘者

太祖曰前罪既有今復論之則不信矣用刑而不信
使人何所措手足且其罪至死而縱之則為縱惡
不至死而誅之則為濫刑今罪未至于死而輒欲
殺之在爾有故入之罪在朕無恤刑之仁皆不可
也仍杖而遣之

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癸亥

太祖諭刑部尚書楊靖等曰自今惟犯十惡并殺人

者論死餘死皆令輸粟北邊以自贖方不給者或
二人或三人併力輸運仍令還家備貲以行翰林
學士劉三吾等曰聖心仁恕垂念及此罪人受更
生之恩矣

太祖曰愚民犯法如啗飲食嗜之而不知止設法以
防其犯而犯者益多推恕以行吾仁而仁或可濟
三吾曰三代而上刑罰常簡本仁恕也三代而下
刑罰常濫以嚴刻也

太祖曰善為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壬午陞大理寺丞周志清為

太祖之曰大理之職即古之廷尉歷代任斯職者

獨漢稱張釋之子定國唐稱戴胄蓋緣其處心公
正議法平恕獄以無冤故流芳後世今命爾為大
理卿當推情定法毋為深文務求明允使刑必當
罪庶幾可方古人不負朕命

洪武二十六年十月乙亥大理寺奏四川民以輸
糧違期及移易者坐法當誅

太祖曰四川水陸險峻輸輓良難故有失期及移易
者朕心欲悉宥之仍給道里費遣還病不能至者

遣內官就道給賜稅糧未足者令就本處輸之

賞罰

甲辰三月辛未

太祖御西樓有軍士十餘人自陳戰功以求陞賞

太祖諭之曰爾從我有年爾才力勇怯我縱不知將
爾者必知之爾有功予豈遺爾爾無功豈可妄陳
有功不賞是謂吝無功求賞是謂貪吝則失衆貪
則喻衆夫有超人之才能者必有超人之爵賞爾
曹不見徐相國耶今貴為元勳其同時相從者猶
在行伍予亦豈忘之乎以其才智止此弗能過人

故也。今爾曹自陳戰功，以求陞賞，國家名爵烏可幸得耶！爾曹苟能龜勉立功，異日爵賞我豈爾惜。但患不力耳。於是皆慚服而退。自是無有復言者。

帝王多以征戰而得天下，皆有名世之將，以佐輔之。爾等今日之功，亦何忝於古之名將乎。但從軍在外，與經營布置在內者，任雖不同，其勞則一。馮宗異留守京城，軍府之事，獨任其勞，亦宜受賞。然

乙巳三月辛巳，常遇春平贛州軍還。

江南既平，當北定中原，以一天下。毋徃於暫安而忘承逸，毋足於近功而昧遠圖。大業垂成，更須努力。達等頓首曰：臣等叨承

太祖御戟門，頒賞勞之曰：將軍勤勞于外，南平諸郡，兵不失律，民無所擾，自嶺以南，望風降附，是能奉揚威武，克定邦家，報功之典，予奚敢後。今錫以布帛，文綺用彰厥功，以答三軍之用命。夫賞以酬功，爵以旌德。侯海宇寧謐，恩數有加，將軍其獎率三

軍更圖後舉。茂建偉烈，益著耿光，以副予所托。將

軍其勗之哉。遇春曰：臣奉

主上成算，所至輒克，非臣所能

皇明世宗錄 卷五

皇明世宗錄 卷五

太祖善其對

主上恩德，皆置酒相慶。

吳元年九月辛丑，平吳師還，論功行賞。

太祖曰：吾寧不欲置酒，與諸將為一日之歡，但中原未平，非宴樂之時。公等不見張氏所為乎？終日相與酣歌逸樂，今竟何如？宜深戒之。

太祖諭諸將曰：自兵興以來，天下豪傑紛起，予將兵

洪武二年七月癸丑，監察御史謝恕巡按松江，以欺隱官租，逮繫一百九十餘人。至京師，多有稱冤

渡江賴

者。治書侍御史文原吉等以其事聞。

上天之靈，將士之力，拓地開疆，削平敵國，如陳友諒

太祖命召數人親問之，已悉得其情，乃責恕曰：御史耳目之官，當與民辨是非，明曲直，不使冤抑方為

非爾將士用命，何以致此？今論功行賞，以報勞勳，如王國寶等殿於王事，而不得與，吾甚惜之。自古

稱職。今爾為御史，不能為民伸冤理枉，反陷民於

無事。朝廷耳。且將何賴耶。於是盡釋其人。以恕下吏。原古等能不障蔽聰明。賞綵幣有差。

洪武五年正月己丑

太祖召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各賜交趾弓五十。彤弓百。因謂之曰。古者諸侯有四夷之功。則賜之弓矢。卿等宜力四方。克著勳勞。故有此賜。達等謝曰。臣等賴

陛下威靈。獲效微勞。豈足齒錄。而寵恩屢降。何以當之。

太祖曰。古人有言。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覺。雖貴罰

也。况卿等開國之臣。其章大矣。故賜以此。不為過也。

洪武七年正月乙亥。蘭州朔里麻民郭買的。叛誘番兵入寇。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着沙與其弟火石。互往招之。郭的買不從。着沙火石互夜斬其首。以歸本衛。以其事聞。請賞之。

太祖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為兄弟者。告之不從。執之而已。手自刃之。有乖天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耳。

洪武十年五月戊寅

太祖謂侍臣曰。賞罰者國之大權。人君操賞罰之權。以御天下。一本於至公。故有功者。雖所憎。必賞。有罪者。雖所愛。必罰。賞以當功。上不為德。罰以當罪。下不敢怨。不以小嫌。而妨大政。不以私意。而害至公。庶有以服天下之心。

洪武十三年正月乙巳

太祖謂侍臣曰。人言天子居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權。賞罰予奪。得以自尊。朕則不然。凡出一言。行一事。兢兢業業。惟恐上違天命。下拂人情。况賞罰予奪。國之大柄。一有愛憎。忿戾於其間。則非大公至正之道。是以此心。斯須不敢忽也。侍臣對曰。陛下持心若此。太平長久之道也。

洪武十四年正月丙申

太祖諭禮部臣曰。人君操賞罰之柄。以御天下。必在至公。無善而賞。是謂私愛。無過而罰。是謂私惡。如此不足。以為勸懲。朕觀漢高帝斬丁公。封雍齒。唐太宗黜權萬紀。李仁發。而賞魏徵之直。皆至當。可以服人。所謂賞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懼。朕於賞罰。未嘗敢輕。若一時處分。或有未當。卿等宜明白執論。寧使賞厚于罰。但不可濫及。使

小人僥倖耳。

洪武二十三年十一月己丑朔，人有上書言申明

善惡以勸懲天下。

太祖覽之，以示廷臣曰：好善惡惡，人之常情。彼上書者言此，亦知為政之道。夫旌善則善人勸，懲惡則惡人息。朕往令天下立申明旌善亭，正為此也。數年以來，有司奉行不謹，致令廢弛，甚失勸懲之意。今言者深合朕心，宜再申明使天下遵守。

寬賦

吳元年正月戊戌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實訓

五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凋弊，土地荒蕪，失業者多。蓋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譬之觸熱者思得清涼，冒寒者思就溫燠。為之上者固當念之。且如太平應天宣城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其有租賦宜與量免。少甦民力，省臣傳獻對曰：卹民王者善政。主上念念及此，真發政施仁之本也。民之受賜如大旱之時霖雨，其喜當何如。

太祖因歎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歸得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飲食豐美，心

未嘗忘之。况吾民居于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宣城等處租賦一年。

洪武元年正月甲申，詔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實田畝。謂中書省臣曰：兵革之餘，郡縣版籍多亡，田賦之制不能無增損。征斂失中，則百姓咨怨。今欲經理以清其源，無使過制以病吾民。夫善政在于養民，養民在于寬賦。今遣周鑄等往諸府縣覈實田畝，定其賦稅。此外無令有所妄擾。復諭鑄等曰：爾經理第以實聞，毋踵襲前弊。妄有增損，曲徇私情，以病吾民。否則國有常憲，各賜衣帽與之。既有此奉而欲以嘉湖四府田賦為重何也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實訓

五

洪武十一年二月辛未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人君視天下猶一家，一家之內一人不安，則事為之廢。天下之廣，尺土不寧，則君為之憂。近者雷州府海康遂溪二縣田地為潮水所漬，斥鹵不收。租稅從何而出。其令有司覈實免之。

洪武十三年三月壬辰朔，命戶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重租糧額。

論之曰天地生物所以養民上之取民不可盡其利也夫民猶樹也樹利土以生民利食以養養民而盡其利猶種樹而去其土也比年蘇松各郡之民衣食不給皆爲重租所困民困於重租而官不知卹是重賦而輕人亦猶虞人反裘而負薪徒惜其毛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傳豈所以養民哉其賦之重者宜悉減之

六月戊寅

太祖諭戶部臣曰曩者奸臣聚斂深爲民害稅及天下纖悉之物朕甚恥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祭宴享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爾戶部其榜示天下使其周知

恩澤

己丑三月丁巳方國珍遣郎中張本仁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子關爲質

太祖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爲盟誓盟誓變而爲交質子此衰世之事豈可蹈之凡人之盟誓交質者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心來歸便當推誠相與當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爲故乃厚賜關而遣之關後改名明完

而于四月戊辰

太祖幸涿州父老來經濟等來見

太祖與之宴謂濟等曰吾與諸父老不相見久矣今還故鄉念父老鄉人遭罹兵難以來未遂生息吾甚閔焉濟等對曰父困兵爭莫獲寧居今賴主上威德各得安息勞

主上憂念

太祖曰濠吾故鄉父母墳墓所在豈得忘之諸父老宴極歡

太祖又謂之曰諸父老皆吾故人豈不欲朝夕相見

然吾不得久留此父老歸宜教導子弟爲善立身孝弟勤儉

洪武四年正月癸卯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今日天寒有甚於冬京師尚爾况北邊荒漠之地水厚雪深吾守邊將士甚艱苦爾中書其以府庫所儲布帛製綿襖運赴蔚朔寧夏等處以給將士省臣對曰守邊將士衣襖歲有常供無庸再運

太祖曰將士有常供朕固知之特以今天寒異於常時故命加給耳古人一夫不獲引咎在躬况守邊

將士尤朕所知深念者其給之無緩

洪武七年三月己丑燕山都衛獲元故官及來降之人送至京師中途逃竄者

太祖敕諭邊將曰元運既終天命歸我中華凡其遺民皆吾赤子今既來歸又輒逸去蓋彼生長之日深而此撫綏之意淺故去之耳自今凡有來歸者爾等善撫綏之有欲就彼住者擇善地以居之便其畜牧有欲來京者擇善人以送之毋令失所
洪武十八年七月丙子時州縣父老有詣闕上言縣官善政當罷任而舉留者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廣訓

末

太祖賜手敕獎勵復職加賜衣幣侍臣曰縣令撫民職所當然

陛下加以厚恩待之至矣

太祖曰郡縣之治自守令始朕向在民間常見縣官由儒者多迂而廢事由吏者多奸而弄法蠹政厲民靡所不至遂致君德不宜政事日壞加以凶荒弱者不能聊生強者去而為盜此守令不得其人之故也今縣官能為吾拊循百姓達吾愛養斯民之意得其歡心豈不深可嘉尚且為政以得民心為本既得民心則其去也民豈得不愛而留之不

才者民疾之如仇讐惟恐其去之不速豈肯留也
卽此可以知其人之賢否矣使守令皆能撫民天下何憂不治賞而勸之非濫恩也

賑貸

洪武元年七月庚寅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中原兵難之後老稚之孤貧者多有所失宜遣人賑卹之省臣以國用不足為對
太祖曰得天下者得民心也夫老者民之父母幼者民之子弟恤其老則天下之為子弟者悅恤其幼則天下之為父母者悅天下之老幼咸悅矣其心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廣訓

完

有不歸者寡焉苟視其困窮而不之恤民將儼然曰惡在其為我上也故周窮乏者不患無餘財惟患無是心能推是心何憂不足今日之務此最為先宜速為行之

洪武三年正月丁巳西安鳳翔二府饑者民宋昇等來言

太祖卽命戶部往賑之戶部奏彼民饑須運粟以濟之

太祖惻然曰民旦暮待哺如涸魚之欲水若待運粟濟之死者多矣况今東作方興民無食而廢耕將

見其惠益甚，卽令戶部主事李亨馳驛往賑之，戶給粟一石，計三萬六千八百八十九石。

太祖謂戶部侍郎楊靖曰：夫代天理民者，君也。代君養民者，守令也。今使者還言，青州民饑，有司不以聞，是豈有愛民之心哉？亟遣人馳驛往賑之。就逮治其官吏，於是所賑人戶凡二十一萬四千六百為鈔五百三十六萬錠有奇。

保全功臣

甲辰四月乙巳

太祖聞諸功臣家僮僕多有橫肆者，乃召徐達常遇春等諭之曰：爾等從我起身艱難，成此功勳，匪朝夕所致。比聞爾等所畜家僮，乃有恃勢驕恣，逾越禮法，此不可不治也。小人無忌，不早懲治之，他日或生釁隙，寧不為其所累？我資將臣共濟大業，同心一德，保全始終，豈宜有此？故與爾等言。此輩有橫肆者，宜速去之。如治病當急去其根，若隱忍姑息，終為身害。

洪武三年十二月甲子

太祖退朝，從容與諸將論興兵以來征伐之事，謂中山侯湯和等曰：朕賴諸將佐成大業，今四方悉定。

征伐休息，卿等皆爵為公侯，安享富貴，當保此禮位。傳子孫與國同休。然須安分守法，存心謹畏，則自無過舉。朝廷賞罰，一以至公。朕不得而私也。昔尉遲敬德見唐太宗危迫，單騎入王世充陣中，與單雄信力戰，翼衛太宗，以出其功大矣。及太宗宴羣臣，敬德與任城王道宗爭長，擊其目，幾眇。太宗怒，欲寘之法。非羣臣力諫，太宗肯惜其功而貸其罪乎？又如長孫無忌、文德皇后親弟也，嘗佩刀入禁門，監門者失於覺察，后請治以法。太宗特命釋之。帝室親姻有罪，猶不可免，況其他乎？卿等能謹其所守，則終身無過失矣。

洪武四年十一月壬申

太祖御武樓下，指揮使郭英等侍側。

太祖顧謂英等曰：朕嘗思保天下，汝能思保身與家乎？英曰：臣性至愚，嘗念及此。

太祖曰：朕命軍士往臨濠造宮殿，汝等又役之為私室，豈保身與家之道哉？英等駭愕，頓首請罪。

太祖曰：朕未忍加罪。汝當內省於心，朕與汝等分雖君臣，恩同父子。一子被責而眾子知懼，則家可保矣。如楊廉等其罪當死，朕雖宥之，亦竄之遠地，使

知懼不至廢法傷恩朕思所以保汝輩之道汝乃不思保其身誠愚也既又曰昔朕

皇考嘗言凡人守分植財如置田地稼穡收穫歲有常利用之無窮若悖理得財如貪官汙吏獲利雖博有喪身亡命之憂今汝俸祿有如力田歲享其利無有已時比於貪饕所得用之有盡猶潢汗之水朝盈而夕竭矣汝等有勳於國朕既酬以爵祿能守而勿失則子孫永有所賴汝其識之英等頓首謝曰

陛下訓飭臣等切至銘刻不敢忘也

皇朝世法錄

卷五

賞訓

三

十二月甲申時諸勳臣所賜公田莊佃多倚勢冒法凌暴鄉里而諸功臣不禁嚴

太祖乃召諸勳臣諭之曰古人不虧小節故能全大功不遺細行故能成大德是以富貴終身聲名永世今卿等功成名立保守晚節正當留意而所有莊佃常倚汝之勢挾威以凌鄉里卿等何可不嚴戒約之彼小人耳戒之不嚴必漸自縱自縱不已必累爾之德也

禮前代

洪武三年六月丁卯左副將軍李文忠遣人送故

元諸孫買的里八剌等至京師及其寶冊來獻省臣楊憲等請以買的里八剌獻俘於廟寶冊令百官具朝服進

太祖曰寶冊貯之庫不必進也古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殷曾用之乎憲曰武王事殆不可知唐太宗嘗行之矣

太祖曰太宗是待王世充若遇隋之子孫亦恐不行此禮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生齒浩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

皇朝世法錄

卷五

賞訓

三

衣冠就令謝復謂憲曰故國之妃朝於君者元有此禮不必效之亦令衣本俗服於中官朝見見畢賜之中國服亦令就謝

己已買的里八剌朝見太祖謂省臣曰朕見前代帝王革命之際獲其后妃往往不以禮遇欺孤虐寡非盛德所為朕甚不恥今元脫忽思后在此北狄但知食肉飲酪且不耐暑其飲食居策務適其宜若其欲歸當遣還沙漠

洪武四年正月庚寅

太祖謂侍臣曰推誠心以待人路人可使如骨肉以

雖積而御物骨肉終變為仇讐朕遇前元親族如高昌岐王等皆授以顯職仍令帶刀侍衛一無所疑朕待之如此彼豈肯相負哉侍臣對曰

陛下此心實古帝王一視同仁之心也

洪武七年九月丁丑

太祖謂廷臣曰草木無心遇春而長茂遇秋而零落氣之所感猶如榮悴况於人乎崇禮羨賈的里八刺南來已五載今既長成豈無父母鄉土之恩宜遣之還於是厚禮而歸之選老成宦者咸禮哀不花帖木兒二人送其行復遣其父愛猷識理達臘

織金文綺及錦衣各一襲賈的里八刺辭

太祖諭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曩即欲遣爾歸以爾年幼道理遠常恐不能達今既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客於此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遂骨肉之愛又謂二宦者曰此是故元之嗣也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

洪武十一年六月壬子遣使致祭故元功主於沙漠

太祖命禮部臣曰曩者元運既終其末帝能知天命遁歸沙漠今聞其子愛猷識理達臘沒於彼可遣

使于祭禮部臣對曰道理遠使者難至况彼人離中華已愛異俗非典禮所加

太祖曰帝王以天下為一家彼不出覆載之外何遠之在彼雖異俗其愛憎之情未嘗不同敬其主則其臣隨况典禮所加其孰得違德舍禮哉於是自為文祭之

禮臣下

洪武元年七月丙子敕諭新授北方守令曰牧民之任當愛其民况新附之邦生民凋瘵不有以安養之將復流離失所望矣爾宜體朕意善撫循之毋加擾害簡役省費以厚其生勸孝勵忠以厚其俗能如朕言不但民受惠於汝汝亦獲循良之名矣乃命中書給賞以勵其廉恥

論將士

己亥春正月乙巳

太祖既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之曰仁義足以得天下而威武不足以服人心夫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政當撫恤使民樂於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開風而歸

故取天下以不殺爲本。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故鳥不萃鷹鷂之林，獸不入網羅之野。民必歸寬厚之政，爲將者能以不殺爲心，惟國家之利。在已亦蒙其福，爲之子孫者，亦必昌盛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

癸卯九月壬申

太祖平陳友諒，還告廟，飲至論功，行賞賜。常遇春、廖永忠、田餘將士，金帛有差，因與諸將論鄱陽之戰，諸將請曰：「自古水戰，必得天時地利，乃爲可勝。若

明世法錄

卷五

論功

美

周瑜之破曹操，因風水之便，乃能勝之。陳友諒兵據鄱陽，先處上流，而待我，是得地利矣。况我勞而彼佚，今勝之誠未喻也。

太祖曰：汝不聞古人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陳友諒兵雖衆強，人各一心，上下猜疑，矧用兵連年，數敗而無功，不能養成俟時。今日遠勞於東，明日又馳驚於西，失衆心也。夫兵貴時動，動則威威則勝，我以時動之師，威不震之虜，將士一心，人百其勇，如鷲鳥搏擊，巢卵俱覆，此所以爲吾破也。諸將皆歎服。

十二月戊午

太祖閱武于經籠山，還坐西苑，召指揮華雲龍等論之曰：「今日所閱騎士，汝能知其數乎？」對曰：「不知。」太祖曰：「陣勢或圓或方，或縱或橫，敵合布散，候往忽來，使人莫測，善用兵者，以少爲衆，以弱爲強，逸已而勞人，伐謀而制勝，運乎陰陽，行乎鬼神，雖有勇，者莫能施其力，智者莫能用其謀，斯爲妙矣。大抵兩敵相對，在審其強弱，識其多寡，以正應以奇變，奇正合宜，應變弗失，百戰百勝之道也。汝等其識之。」

明世法錄

卷五

賞罰

美

甲辰三月己巳，召容儒士戎簡見。

太祖與語及陳氏之事，簡曰：

主上向者敗陳氏于九江，其衆既潰，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費力亦多矣。

太祖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有完卵乎？况事有

緩急，兵貴權宜。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以蹴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闘，殺傷必多。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防其奔逸，料彼創殘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

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悅服他日
太祖與諸將論用兵方畧因謂諸將曰汝等非不善
戰然臨事決機智或不足宜親近儒者取古人之
書聽其議論以資智識前者或簡所言吾雖非之
然當時將校亦有勸我遜之下流而以全師感之
武昌賊衆可以全獲軍中皆以為奇謀不知簡亦
能言之然皆非吾意也汝等當思之勿以吾不用
簡言而遂輕儒者

甲辰五月丙寅

太祖諭諸將曰汝等所統軍士雖有家寡不同要必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實訓 要

皆識之知其才能勇怯何如緩急用之如手足相
衛羽翼相蔽必無喪失若但知其名數不識其能
否猝臨戰陣何以應敵且人家有僮僕亦須知其
能矧為將帥而不知士卒可乎夫能知人則勇者
效力智者效謀鮮有不盡心者苟一槩視之則勇
者退後而智者韜策矣汝等其識之

乙巳春正月乙酉

太祖將經理淮甸親閱試將士命鎮撫居明率軍士
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敢
士賞銀有差且徧給酒饌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

論之曰刃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覆
弓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吾故擇以汝
等練之今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富
貴惟有功者得之顧謂起居注詹同等曰兵不貴
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陣近聞軍中募兵多
冗濫者吾特為戒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也

辛丑命千戶夏以松守臨江張信守吉安單安仁
守瑞州悉屬江西行省節制將行

太祖召以松等論之曰汝皆吾親故有功之人故命
以專城之責夫守一郡必思所以安一郡之民民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實訓 要

安則汝亦安矣昔者喪亂未免有事於征戰今既
平定在於安輯之而已凡守城者譬之守器當謹
防損傷若防之不固致使缺壞則器為廢器守者
亦不得無責矣吾不以富貴而忘親故汝等勿以
親故而害公法庶幾上下之間恩義兼盡生民享
安全之福汝等亦有無窮之美矣

九月丙辰

太祖諭諸將校曰近平章常遇春克襄陽軍還之日
極稱先鋒張煥勇智兼人小心畏法予聞甚喜
其始終如一不易所守異日用將一軍未嘗不

大抵人有才能者不失於粗鄙則失於驕奢若
既有如是之能而小心畏法此其所以可喜也汝
等當壯盛之年正當發奮以取功名豈可碌碌隨
衆進退我之用人一善皆錄不掩其能毋謂雜處
於衆人之中而我不汝知譬如良金在沙而淘者
識之美玉在璞而琢者取之若果能建立奇勳即
有超人爵賞苟畏怯無能而希慕賞功猶不豫藉
而欲有秋其可得乎

丙午四月癸亥淮安降將梅思祖等至建康

太祖諭之曰汝等多故趙均用部曲往往皆授重

皇明世法錄

卷五

實錄

聖

繼歸張氏復食其祿今來歸我寧無舊主之思乎
諸將對曰草昧之際誠欲擇豪傑以自附今幸去
彼而從

主上猶出昏暗觀天日豈敢有反覆耶

太祖曰汝豈真知我之可附哉諸將曰臣觀

主上豁達大度英明果斷推赤心以任人輟衣食以

賞士令行禁止真命世之主臣等誠得所歸

太祖曰爾等既無二心當戮力建功以保富貴諸將

皆頓首謝

七月丁未

太祖以淮安諸郡既平遂議討張士誠召中書省及
大都督府臣謂曰張士誠據姑蘇數侵擾吾此皆
爲吾境內之寇不可不討諸公其熟計之右相國
李善長對曰張氏宜討久矣然以臣愚觀之其勢
雖屢屈而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又多儲積恐難卒
拔宜候隙而動

太祖曰彼昏淫益甚挑釁不已今不除之終爲後患
且彼疆域日蹙長淮東北之地皆爲吾有吾以勝
師臨之何憂不拔况彼敗形已露何待觀隙徐達
進曰張氏驕橫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
驍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徒擁兵
衆爲富貴之娛耳其居中用事者黃蔡葉三參軍
董迂濶書生不知大計臣奉

主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

太祖喜顧達曰諸人局於所見獨爾合吾意乎必濟

矣

八月辛亥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爲大將軍平章常

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

太祖御戟門集將佐諭之曰古人立大功於天地間
者必因其時以立其志如伊尹佐湯以伐桀呂望

佐武王以剪商皆得其時而志在於天下蒼生也

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

勝數江南亂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

千里擁眾數十萬吾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

餘年觀二人所為其志豈在於民不過貪富貴聚

淵藪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

北連兩淮恃其強力數侵吾之疆場賴諸將連歲

往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

命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虜掠毋妄殺

戮毋廢丘隴毋毀廬舍聞張士誠毋葬姑蘇城外

皇明世法錄 卷五 聖訓

慎勿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

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凡為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

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為效樹德者必以廣

恩為務卿等勉之諸將皆再拜受命

吳元年七月戊寅

太祖諭諸將曰兵以戢亂非為亂也若假兵以逞志

仁者所不為曩者元季兵興羣雄角逐恃威憑險

者非止一人其間有以貨財而貪戾者有以聲色

而淫暴者有因仇讐而報復者有因忿怒而加誅

者提兵奮旅求快意於一時而不知傷人害物有

不勝其毒毒厥往往行師之際必申嚴號令以戰

貪暴汝等從事征討宜體此意若曹彬曹翰之事

可為勸戒矣吾嘗以此諭徐達為將之道雖務威

嚴要之以仁愛為本達能聽吾言攻城下邑不肆

殺戮可謂善將矣汝等其勉效之

九月甲戌命參政朱亮祖帥浙江衢州金華等衛

馬步舟師討方國珍

太祖曰方國珍魚鹽負販器窳偷生觀望從違志懷

首鼠今出師討之勢當必克彼無長策惟有泛海

遁耳三州之民疲困已甚城下之日毋殺一人於

皇明世法錄 卷五 聖訓

是亮祖頓首受命而行

戊子

太祖御戟門閱試將士因諭千戶趙宗等曰軍士行

伍不可不整進退不可無節雖營廬舍亦必部伍

嚴整遇有調發易於呼名不致失次目今居營者

必以總旗為首小旗次之軍人又次之列屋而居

凡有出征雖婦女在家亦得互相保愛臨敵之時

亦如前法居則部伍不亂行則進退有節加之將

有智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復簡閱騎士弓弩各

為部分諭之曰汝等知弓力乎其力但能至百步

六六

百步之外。又加五步焉。不能入矣。故善射者求中於百步之內。則弓無敗折之患。馭馬亦然。其力能至百里。百里之外。加十里焉。則馬力疲矣。故善馭馬者。常使其力有餘而不盡。則馬無蹶傷之失。況攻戰之際。馬力居多。平原曠野。馳騁上下。無不從志。克敵追奔。所向無前。皆在馬力。若不善於調養。使其力乏。則臨陣之際。必至敗事。無以成功矣。因下令將士。不得私乘戰馬。及載他物。違令者罪之。十月甲子。命中書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為征虜大將軍。中書平章掌軍國重事。鄂國公常遇春。為征虜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繇長淮入大河。北攻中原。中書平章胡廷瑞。為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為副將軍。率吉安寧國南昌袁贛滁和無為等衛軍。繇江西取福建。以湖廣叅政戴德。隨征。湖廣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叅政張彬。率武昌荆州益陽常德潭岳衡澧等衛軍。取廣西。

虞莫如副將軍遇春。然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過春。纔遇數騎挑戰。卽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數。尚據城指揮。遇春為大將。顧與小較。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遇春須領前鋒。或敵勢強。則遇春與叅將馮宗異。分為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左丞薛顯。叅政傅友德。皆勇畧冠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膽畧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策勵羣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

皇朝書法錄 卷五 寶訓 聖

太祖召諸將論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闘。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降治陣。所向披

始。汝其勉之。論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來歸。事吾

數年忠實無過故命汝總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爲
爾之副湖廣參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
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
事吾昔徵時在行伍中見將帥統御無法心竊鄙
之及後握兵柄所領一軍皆親附之士一旦驅之
野戰有二人犯令卽斬以徇衆皆股栗莫敢違吾
節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爲爾汝往年嘗攻閩中
必深知其地里險易今總大軍進往凡攻圍城邑
必擇便利可吞爲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
賴於汝於是達等辭出

皇明世宗錄 卷五

是日大將軍徐達等與諸將各率兵啟行

太祖復大召諸將士諭之曰今命爾諸將各率所部
以定中原汝等師行非必畧地攻城而已要在割
平禍亂以安生民凡遇敵則戰若所經之處及城
下之日勿妄殺人勿奪民財勿燬民居勿廢農具
勿殺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間或有遺棄孤幼在營
父母親戚來求者卽還之此陰陽美事好共爲之
復諭楊璟等曰南方之地皆入版圖惟北方山東
尚未寧一兩廣八閩尚未歸附已命丞相徐達平
章常遇春等北定中原平章胡廷瑞等分道南征

以取八閩俟八閩既定就以其師航海趨廣東故
命爾等率荆湘之衆進取廣西兩軍合勢何征不
克何堅不摧爾其務靖亂止暴撫綏順附使遠人
畏服懋建乃勛毋替予命諸將皆頓首受命各引
兵發

十二月辛亥

太祖遣人論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曰爾將軍
已下齊魯諸郡中外皆慶予獨謂勝而能戒者可
以常勝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雖勝若始戰
警者雖安若履危夫屢勝之兵易驕又勞之師易

皇明世宗錄 卷五

潰能慮于敗乃可以無敗能慎于成乃可以有成
必須周防謹密常若臨敵勿生懈怠爲人所乘慎
之慎之

洪武元年正月丙子征南將軍湯和移師進攻延
平

太祖遣使賫敕諭和曰軍中之事難於執一惟當以
德服人必其負固弗順然後威以震之凡推德必
先邇者邇者遠之所瞻示威必先大者大者小之
所憑邇服則遠來大懼則小懼又曰若欲人不違
已當使之以信欲人成功當任之以專不信則令

不二。不專則權有所分矣。凡此皆汝所短，故特論之。

三月甲戌

太祖論武臣曰：汝曹從朕起兵，攻城畧地，多宣勞力。然近日新降附者，亦有陞擢居汝輩之上，而爾反在其下，非棄舊取新。今天下一家，用人之道，至公無私。彼有智謀才畧，克建功勛，故居汝輩之上。夫有兼人之才，出眾之智，乃有超人之爵賞。汝輩苟能日親賢士大夫，以廣其智識，努力以建業，不思爵位之不顯也。於是皆頓首感激，各賜繡衣以慰勉之。

皇明世法錄

卷五

五

乙酉

太祖御奉天門，與劉基論兵事。

太祖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荷

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廟算，初謂未必皆然。及至

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在

陛下，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臣觀

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難也。

太祖曰：兵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朕嘗親當矢石，觀戰陳之事，闔闔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論古法耶？

洪武二年正月丙申

太祖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羣臣。宴畢

太祖見諸功臣進退有禮，召前論之曰：朝廷之間，以禮為主。人之有禮，如木之有章。朕聞元世祖命伯顏、阿木二人平江南，班師之日，世祖遣儒臣許衡、齋酒郊迎之。兩人推讓，莫肯先飲。伯顏曰：阿木之功當先酌。阿木曰：伯顏之功當先酌。相讓者久之。衡歎曰：賢矣哉！古有拔劍擊柱而爭功者，視此何如？今觀卿等雖出身行陣，而進退周旋，不失禮度。朕爲之喜。卿等能始終如此，何患後世無稱道之者？

皇明世法錄

卷五

五

三月丙申，命京衛將士練習武藝。是時諸將率師平定中原，入關陝，而將士之留京師者多安逸。

太祖諭之曰：凡事必預備。然後有濟。先時浚流，臨早免憂。已涸而汲，沃焦弗及。汝等當閒暇之日，宜練習武藝，不可謂無事使可宴安也。夫溺於宴安者，必至於危亡。安而慮危者，乃可以常安。又曰：成功

非易保祿尤難今國家之用人正如用車若有
離不行即移載他車矣汝等其戒之諸將領首

戊戌

太祖諭指揮同知袁義曰爾所統軍士多山東健兒
勇而好鬥若加訓練悉是精兵然當推思意以慎
之嚴號令以一之庶幾臨敵之際得其死力今新
陞武職者多不知訓練之法不思今日富貴皆自
戰功得之且智超百人為百人之長智超千人為
千人之長智超萬人為萬人之長昔平章俞通海
與陳氏戰卻陽湖陳氏以巨艦壓通海舟勢危急
其所統軍士皆奮勇力以首舐艦鐵帽盡壞而後
得脫非通海訓練有素恩威兼濟安能得其死力
若此爾等宜效之慎毋怠惰廢事

庚子

太祖諭諸將按曰自古帝王居安慮危處治思亂今
天下初定豈可遽以為安而忘警戒朕觀爾等智
慮多不及此唯知享富貴取娛樂於所統軍士情
然不知簡練倘一旦有警將安用之朕昔下金華
時館于廉訪司有給掃除老兵數人能言元時點

兵事使者問其主將曰兵有乎曰有使者曰
在王將舉所佩繫囊出片紙其名曰盡在此矣
其意如此及天下亂無兵可用乃築農夫擊帝
民為兵至不能擊弓發一矢騎首就戮妻子為俘

國之亡者實此輩亡之矣汝等可不戒哉

洪武三年六月庚辰以大都督府都督僉事張溫
兼陝西行都督府僉事溫先從大將軍攻蘭州有
功及是入謝

太祖諭之曰蘭州之捷可謂奇功夫將帥之道有功
不伐則功益顯恃功驕恣則名益墜是故惟仁者

者不矜其功而智者克成其名仁智兼全所向無

敵若乏仁寡智雖有勇敢之士百萬不足恃也古

者仁智之將撫摩安輯見情達變坐而制勝以樹

勳立名於當時者國家莫不倚重之功名始終焉

古不朽其餘悍驕恣橫者及其成功之後即復縱

肆以致敗亡此蓋勇力有餘而仁智不足故也傳

曰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又曰功蓋天下者之以謙

爾能此為戒則可以長保富貴矣

十一月辛丑

太祖朝罷退坐東閣召諸武臣問之曰爾等退朝之

非所務者何事所接者何人亦嘗親近儒生乎往往戰陣之間提兵禦敵以勇敢為先以戰鬪為能以必勝為功今居閒無事勇力無所施當與儒生講求古之名將成功立業之後事君有道持身有禮謙恭不伐能保全其功名者何人驕淫奢侈暴橫不法不能保全始終者何人常以此為鑒戒擇其善者而從之則可與古之賢將並矣

十二月戊午

太祖聞指揮有答慮軍士者乃召羽林衛指揮使葉昇等諭之曰爾等指揮之職乃五千人之長也爾

皇明世宗錄

卷五

覽

五

明士伍當示以恩信撫而教之不可恃威勢輒肆凌虐且居京師治軍與關外行軍之法不同彼號令不嚴則失機誤事在京唯當勤操練善撫綏而已近聞指揮多以細故箠楚軍士爾輩獨不念所得名爵皆軍士之力也今天下無事爾既各享富貴軍士無預乃不加撫恤反凌虐之夫夫人心汝等其戒之若復爾罪必不宥

已未

太祖謂諸武臣曰治定功成頒爵授祿爾等享有富貴政當與賢人君子講學以明道理以廣見聞通

達古今之務以成遠大之器豈可苟且自足止於武夫而已夫位隆而不知學徒長驕傲之心生今而不知古置讖成敗之跡古之良將皆文武相資爾等不可以為兩途有識者必然吾言其次在從違之間其下者耳若不聞吾言諄切爾等其勉謹之

洪武五年十一月壬申命賞征甘肅京衛軍士一萬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萬四千兩時公侯都督指揮千百戶以匿所獲馬騾牛羊不賞

皇明世宗錄

卷五

覽

五

太祖因諭之曰為將者不私其身死於物乎昔祭饗為經愛國奉公曹彬平南唐所載帷圖書汝等謹法古人則令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當省躬以思補過諸將皆叩頭謝罪而退

洪武六年三月戊申

太祖親閱武于教塲既罷諭諸將臣曰畜兵所以衛民勞民所以養兵兵民相資彼此相利今爾等無耕耨之勞而充其食無織紉之苦而足其衣是皆出於民也較於民之勤苦而衣食常有不足然無知之徒不知扞禦之道橫起凌虐之心以害其民民受其害而至於困弊者是自損其衣食之本也

不仁甚矣爾等勤勞建功早已榮顯宜戒其驕志之心體朕恤下之意且貴能思賤富能思貧者善處富貴也憂能同其憂樂能同其樂者善體衆情也不違下民之欲斯能合上天之心合乎上天之心斯可以享有富貴矣

洪武七年四月壬寅永道桂陽諸州蠻寇竊發命全吾右衛指揮同知陸齡率兵討之

太祖諭之曰蠻夷擾化自作不靖今命卿等討之軍旅之事以仁爲本以威爲用申明號令不可姑息

號令明則士有勵心姑息行則人懷怠志士心歸皇學世法錄 卷五 寶訓 五

雖少必濟人志急雖衆弗克所謂仁者非姑息所謂威者非殺伐仁以撫衆威以振旅則鮮有不克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丁亥

太祖御奉天門謂左都督丁玉曰爾近征威復諸州

幸已成功然爾在軍中謀士甚少聞有之又待之不得其心夫爲將必先智謀智謀必在用士故

推誠待人則人爲我用若待之不誠亦孰肯盡心

效用哉益得士者勝失人者弱苟不知此惟力之是尚何足以制敵固有竭萬人之力以應敵而不

足者用一人之智以制敵而有餘此用智力之殊也

洪武二十年十月巳酉

太祖與諸將論兵政

太祖曰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藥蓄藥以治疾不以無疾而服藥國家未嘗用兵以賊定禍亂及四方承

平只宜修甲兵練士卒使常有備也蓋兵能弭禍亦能召亂若恃其富強喜功生事結怨啓釁適足以召亂耳

正始醫家妄以取眩之藥強進無病之人必不感軀限命亦傷元氣故爲國者但當常籌

武事不可窮兵黷武爾等皆有軍旅之寄宜深體

洪武二十一年六月是月

太祖聞 藥武臣有苛刻不恤軍士者特赦諭之曰爾今居位食祿者豈爾之能哉皆由爾祖父能撫

撫軍士流慶於爾也朕觀國初諸老成將官初起

兵時收撫士卒或一二十人或一百人二百人至四五百人必以恩撫之親如兄弟愛如骨肉故攻

戰之際諸士卒爭先效力奮身不顧以此所向克捷人皆稱其善戰而不知錄其善撫士卒故

此甚至疾患扶持服勞奔走一如子弟之於父兄無不盡心。至論功定賞大者為公侯小者為千百戶。若以一人之身無士卒之助能敵幾何人哉。今爾等承襲祖父之職因思富貴孫士卒而來或苦虐之使強者致訟弱者懷怨家心不轉遇攻戰則志退遇患難則棄走上以敗國事下以喪身家此何異農夫種田拔其嘉苗致餓以死也夫為人之長而虐其下不仁敗國之事不忠亡先人之業不孝爾等何不思之其賢父母兄弟妻子及鄉黨朋友知事者亦各以朕言互相勸戒守法度恤軍士則永享太平安樂之福矣。

皇明世法錄

卷五

賞訓

五

洪武二十一年七月丙戌賜天下武臣大誥令其子弟肄習。

太祖謂兵部左侍郎沈潛等曰曩因武臣有違法厲軍者朕嘗著大誥昭示訓戒格其非心開其善道今思其子孫世襲其職若不知教他日承襲撫馭軍士或蹈覆轍必至害軍不治則法不行治之又非保全功臣之意蓋導人以善行如示之以大路訓人以善言如濟之以舟楫爾兵部其申諭之。

皇明世法錄卷之五

皇明世法錄卷之六目次

太祖高皇帝實訓

諭群臣

武備

馭夷狄

懷遠人

辨邪正

育人材

務實

目終

皇明世法錄 卷之六 目次

史臣 陳仁錫 謹閱

太祖高皇帝實訓

論羣臣

太祖召諸將論之曰諸公久從吾勞苦者至矣然職其勞圖其安迨若農之耕勤苦於春夏至秋乃獲其用力於前而取獲於後今日之事正猶是也所以必懲乎暇豫故勞者逸之本否者泰之機吾與諸公先圖其勞而後其逸如農之望歲於是乎可待至於有早潦發慶之不足者此則係乎天時有非勤怠之所致耳

三月丁丑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先王之世不施賞而民勸於善不施罰而民不為非若是何也不仁義以為之本也夫聖人統馭四海而宰制萬物者仁以居之義以行之故賢者樂有仁義而不肖者有所視做焉是故商變乎夏周變乎商而仁義未嘗改也天之生民治亂相繼亘萬世而不易者其惟此乎故湯武用是而興桀紂忽是而亡今天下紛紜靡有定定彼恃夫智力之私而戕賊於民者豈復知有仁

義哉卿等職居樞要所以輔吾者會是則無以居治國之本也卿等勉之

乙巳六月乙卯以儒士滕毅楊訓文為起居注

太祖諭毅曰吾見元末大臣門下之士多不以正是一處性務諂諛以圖苟合見其人所為非是不相正救及其敗也卒陷罪戾爾從徐相國幕下久而無過故授爾是職宜盡心所事勿為苟容苟事有差謬皆足為己之累譬之良玉一有瑕疵即為棄物不能成器矣論訓文曰起居之職非專事紀錄而已要在輪忠納諫致主於無過之地而後為盡職也吾平時於百官所言有善者尋釋不已今爾在吾左右可不盡言且爾素稱謹厚嘗始終一致苟易其所守則患必生矣譬如馳馬能戒於險阻則不墜肆意於平曠則顛蹶吾每以此自警故以勗爾等也他日復命訓文彙集古無道之君若夏桀商紂秦皇隋煬帝所行之事以進曰任古人君所為善惡皆可以為龜鑑吾所以觀此者正欲知其喪亂之跡以為之戒耳

七月丁巳命降將元僉院張德山歸襄陽招徠未

附山寨諭之曰自古豪傑識察於未形故夏將亡

其迹之著見而後來歸者待其迹之著見此常人非豪傑也汝能審存亡之幾推誠歸我實有可嘉汝之才如美箭利鏃必求善射者用之庶不枉其才若付之於不善射者豈不重可惜哉今令歸襄陽招徠未附當曉以大義告以成敗之繇若彼不審其幾而恃險以爲固終非自全之計爾往諭之俾知所以圖存能全衆而來功亦不細矣因厚賜而遣之

辛酉以王天錫爲湖廣行省都事諭之曰汝往襄

皇明世法錄

卷六

襄訓

三

陽贊助鄧平章設施政治當叅酌事宜修城池練甲兵樽節財用撫綏人民處事貴於果斷御衆必以鎮靜密以防奸謹以待敵敵至則堅壁清野以乘其弊切不可輕犯其鋒方鎮之寄固在將帥贊畫之助實資幕僚恪盡厥心毋負吾委任之意丙午正月是月命按察司僉事周漬等定議按察司事宜條其憲綱所當務者以進諭之曰風憲紀綱之司惟在得人則法清弊革人言神明能行威福鬼魅能爲妖禍爾等若能興利除害輔國裕民此卽神

事當存大體有可言者勿緘默不言有不可言者勿沽名賣直苟察察以爲明苛刻以爲能下必有不堪之患非吾所望于風憲矣

三月丁未

太祖諭羣臣曰嘗聞昔者聖人不出戶庭而天下治蓋緣政成而化洽也治天下能使政成而化洽故不令而民從不施而民悅吾甚慕之今師旅未休民未甦息政化何以能若是也起居注王禕對曰政化修否係乎在上之人

主上此心拳拳何憂政化之不成也

皇明世法錄

卷六

襄訓

四

六月癸亥

太祖諭羣臣曰國家休戚我與卿等同之曩者羣雄並起東西角立孰不欲成大業然不踰年徐氏以柔懦滅陳氏以剛暴亡今惟張氏存來者咸謂其政事縱弛親昵奸回上下蒙蔽民心離怨而費用無經士卒困敗而征調不息此將亡之時也夫察於亡者然後可以圖存審於危者然後可以求安彼昧乎存亡安危之幾而能有成者鮮矣若吾之君臣傲怠不戒亦終蹈其覆轍豈不可懼卿等宜竭忠宣力以匡予不逮欽哉毋忽

吳元年七月丙子除郡縣官二百三十四人語中書省臣曰新授郡縣官多出布衣到任之初或假貸於人或侵漁百姓不有以養其廉欲其奉公難矣遂賜予道里費明日各郡縣官既受賜入謝

太祖論之曰自古生民之衆必立之君長以統治之不然則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紛紜吞噬亂無寧日

矣然天下之大人君不能獨治必設置百官有司以分理之

鈔強扶弱糞善去奸使民得遂其所安民得其安然後可以盡力田畝足其衣食輸租賦以資國用予今命汝等爲牧民之官以民所出租

皇明世法錄

卷六

賞罰

五

賦爲爾等俸祿爾當勤於政事盡心于民民有詞訟當爲辨理曲直毋得尸位素餐貪冒壞法自觸

憲綱爾往其慎之

八月戊申有吏受賕人發其事吏赴井死

上聞之論羣臣曰彼知利之利而不知利之害徒知

愛利而不知愛身人之愚孰有甚於此者君子聞

義則善見利則耻小人則舍生爲利所爲相反然

其人既死有不足恤但其事可以爲世之貪汚者

戒

九月己丑張士誠既死

太祖謂羣臣曰張士誠我本欲生全之但其爲人剛

特無識天命予奪之際豈可以力爭吾初定建康各守境土未嘗有意攻伐彼諷誘吾將士自開兵

鬪戰鬪連年卒爲我擒使其早能省覺外睦鄰國

內撫百姓豈易破之乃驕侈自娛不念民艱其下

壬寅

太祖視朝後門召浙西來歸諸將論之曰汝等舊事

張氏爲將領兵計窮勢屈始降于我吾待以厚恩

列于將校吾所用諸將皆濠泗汝穎壽春定遠諸

皇明世法錄

卷六

賞罰

六

州之人勤苦儉約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耽於

逸樂汝等亦非素富貴之家一旦爲將握兵多取

子女玉帛非禮縱橫今既歸于我當革去舊習如

吾濠泗諸將庶可以保爵位人莫不慕富貴然致

富貴易保富貴難汝等誠能盡心效職從大軍除

暴平亂使大業早定非獨已受富貴子孫亦得以

世享其福若肆志一時慮不顧後雖暫得快樂旋

復衰敗何足爲真富貴乎此皆汝等所親見者不

可不戒也

十月壬子以湯和爲左御史大夫鄧愈爲右御史

大夫劉基章溢為御史中丞文原吉范顯祖為治書侍御史安慶為殿中侍御史錢用壬為經歷何士弘吳去疾等為監察御史基仍兼太史院使

太祖諭之曰國家新立惟三大府總天下之政中書政之本都督府掌軍旅御史臺糾察百司朝廷紀綱盡繫於此卿等當思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蓋已不正則不能正人是故治人者必先自治能自治則人有所瞻仰毋徒擁虛位而漫不可否毋委辭固循以縱奸長惡毋假公濟私以傷人害物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此大臣之體也卿等勉

皇明世法錄 卷六

七

之又論御史大夫湯和曰卿以武臣而處文職當承儒者講論自古人臣立身行己事君治人之道盡心所事以成功業他日名書史冊垂耀千載豈不美哉和頓首謝

十一月乙未冬至文武官朝賀如常儀是日太史院使劉基及其僚高翼進茂申大統曆

太祖覽之謂基曰此衆人之爲乎基曰是臣二人詳

定

太祖曰曆數者國之大事帝王敬天勤民之本也天象之行有遲速古今曆法有疏密一不得其要不

前無幾春秋之時鄭國爲一詞命必禪讓草創世叔討論子羽修飾子產潤色然後用之故少有關失辭命尚如此而況於造曆乎卿等推步須各盡其心必求至當庶幾副朕敬授民時之意若等頌首而退乃復以所錄再加詳較而後刊之

十二月癸卯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八

太祖御白虎殿諭羣臣曰自古忠賢之士大槩有三輔國安邦孜孜圖治從容委曲勸君爲善君雖未聽言必再三入君感悟而聽用之則朝廷尊安庶務咸理至於進用賢能使野無遺逸黜退邪佞處置當法而人不敢怨此上等之賢也博習古人之言深知已成之事其心雖忠於輔國而胸中無機變之才是古非今膠柱鼓瑟而強人君以難行之事然觀其本情忠鯁亦可謂端人正士矣屢遭斥辱其志不怠此亦忠於爲國乃中等之賢也又有經史之學雖無不通然泥於古人之陳迹不識經濟之權衡胸中混然不能辨別每揚言高論以爲進諫竟不知何者宜先何者宜後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凡其遇事自以爲當而實不切於用人君聽之則以之自高不聽則謂不能行其言既無益

體朕意以供厥職毋或廢怠。

十二月辛卯以宋冕為開封府知府。

太祖諭之曰元以六事責守令徒具虛文今喪亂之後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謂田野闢戶口增此正

中原今日之急務若江南則無此曠土流民矣汝

往治郡務在安輯民人勸課農桑以求實效勿學

迂儒但能談論而已。

洪武二年二月丙寅朔詔修元史。

太祖諭廷臣曰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實錄元雖亡

國事當紀載况史紀成敗示勸懲不可廢也乃詔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實訓

十一

中書左丞相宣國公李善長為監修前起居注宋

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為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

克寬胡翰宋禧陶凱陳基趙璲魯 高啓趙訪張

文海徐尊生黃澆傅恕王鐸傅著謝徽十六人同

為纂修開局於天界寺復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

資參考諸儒至。

太祖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

非公於後世故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

之元主中國殆將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簡畧

與民休息時號小康然昧於先王之道酣溺胡虜

之俗制度疎濶禮樂無聞至其季世嗣君荒淫權

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其間雖有賢智之臣

言不見用不見信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間君臣

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

可稱者今命爾等修纂以備一代之史務直述其

事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

甲午

太祖諭羣臣曰昔元時不重名爵或以私愛輒授以

官職名雖易得實無益於事徒擁虛名而已朕今

命官必因其才官之所治必盡其事所以然者天

祿不可虛費也又嘗思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

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

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令嚴法禁但遇官吏貪汙蠹

害吾民者罪之不恕卿等當體朕言若守已廉而

奉法公猶人行坦途從容自適苟貪賄罹法猶行

荆棘中寸步不可移縱得出體無完膚矣可不戒

哉

洪武三年正月癸巳以駙馬都尉王恭為福建行

省參政

太祖諭恭曰國家用人惟才是與使苟賢無聞於疎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實訓

十二

遠便不肖何恤於親昵。福建從昔富庶，元末困於
弊政，殿別尤甚。民病未蘇，今命汝往撫綏之。汝無
恃親故，以生驕縱。貽患於民，國家政令一本至公。
爾不能守法，失人臣之道，朕亦豈敢縱法。違天下
公議，汝其欽哉。

甲午各道按察司官來朝。

太祖因召御史臺臣併論之曰：風憲之任，本以折姦
邪，理冤抑，糾正庶事，肅清紀綱，以正朝廷。而元末
臺憲每假公法，挾私憤，以相傾排。今日彼傾此之
親戚，明日此陷彼之故舊，譬猶蛇蝎自相毒螫。卒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實訓

五

致敗亡而後已。如此則何以爲臺諫也。今卿等司
風紀，當以大公至正爲心，揚善過惡，辨別邪正，不
可循習故常，挾公以濟私。苟或如此，不惟負朕委
任，亦失其職守矣。

洪武四年閏三月庚辰，改兵部尚書劉貞爲治書

侍御史。

太祖諭之曰：臺憲之官，不專於糾察朝廷政事，或有
遺闕，皆得言之。人君日理萬幾，聽斷之際，豈能一
一盡善。若臣下阿意順旨，不肯匡正，則貽患無窮。
今擢卿爲侍御史，居朝廷之上，當懷謇諤之風，以

爲百司表率。至於激濁揚清，使奸邪屏迹，善人蒙
進，則御史之職兼盡矣。

四月壬辰

太祖諭羣臣曰：凡事勤則成，怠則廢。思則通，昏則窒。
故善持其志者，不爲昏怠所乘。是以業日廣，德日
進。聖人初無異於常人，而常人不能如聖人者，以
弗勤弗思爾。思日夜，禹所以成大功，不遑暇食。
文王所以開王業，後人之未勤庶政，先爲優逸。若
元之季世，上下晏安，驕奢淫縱，政事不理，民窮不
恤，卒以此失天下，可不戒哉。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實訓

五

洪武五年二月己卯

太祖諭羣臣曰：凡居官者，任之大小雖不同，要皆盡
其職而已。昔范文正公居位，凡日之所爲，必求與
食相稱，或有不及，明日必補之。其心始安。賢人君
子於國家盡心如此，朝廷豈有廢事。天下安得不
治。元之將亡，內外諸官皆安於苟且，不修職事，惟
日食肥甘，因循度日。凡生民疾苦，政事得失，畧不
究心。由是紀綱廢弛，民心日離，遂致土崩。此皆近
事，可爲明鑒。朕每夜不安寢，求明視朝，常恐天下
之事或有廢怠不舉，民受其弊。卿等當體朕懷，風

夜盡心能修厥職則無負國家異日全名青史豈不美哉

壬午

太祖諭羣臣曰朝廷設官各有定分上不凌下下不誦上恪守乃職是爲正人昔寇準在相位丁謂爲參政嘗會食食汗準鬚謂起拂之準正色曰豈有身爲執政親爲宰相拂鬚耶謂慚而退是謂以詔事準準以正待之君子小人可見矣又聞前元國初風憲體制甚嚴嘗有憲臣寢疾掾吏往候之憲官力疾強起扶杖而行因以杖授吏吏拱手却立不受如是者再三憲官悟其意乃止明日見吏遜辭謝之吏曰然某爲吏屬非公家僮不致避勞慮傷禮體耳以此觀之則憲吏亦正人也爾等宜鑒于此尹者戒之正者效之可也

八月戊子

太祖召諸勳臣諭之曰難成者功難得者爵卿等捐軀以從朕百戰以有功豈非成之難乎然因功以定爵高出等倫豈非得之難乎知成之難則思所以保之知得之難則思所以守之道惟敬謹而已不以功大而驕心不以爵隆而有怠心

故能享其榮盛延及後世大抵敬謹爲受福之本驕怠爲招禍之原惟知道者可以語此

洪武六年正月己巳

太祖諭來朝守令曰朕設置百官各司厥職以分理庶務惟郡守縣令爲牧民之官凡賦斂徭役訴訟皆先誦縣次方至府若縣令賢明則賦斂平徭役均訴訟簡一縣之事旣治則府可以無憂矣苟縣官貪虐以毒民或怠弛以廢事民間病尸坐不聞不惟民受其殃府亦受其弊矣爲府官者知其弊能繩其奸貪去其闕茸請更賢者而任之則上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實訓

其

下皆安矣若知而不言上下蒙蔽雖苟且一時終必爲其所累智人君子必能察於此矣爾等勿謂身居遠外朕不能知異日政績有聞必有嘉賞爾等爲政何如耳命賜以酒食明日陛辭

太祖復諭之曰慈祥愷悌身之德也刻薄殘酷德之賊也君子成其德而去其賊故惠及於人小人養其賊而悖其德故殃流於衆是人莫不有是德君子守之不失故天理恒存小人舍而不爲故私欲恒蔽朕之任官所用惟賢舉廉興孝惟欲厚俗崇德勸善惟欲成化若僞爲慈祥必無仁愛之實僞

為禮佛必無樂易之誠爾等宜勉修厥職廣施惠政以副朕懷

丙辰

祖諭御史臺臣曰為人不再太剛亦不可太柔剛則傷物柔則廢事二者相濟始克有成往見貪饕之徒常執謙下不拂人意蓋緣所守不正恐舉劾其奸故為此取媚之態人喜其媚已以為賢則墮其術中矣其不貪者自謂操守廉潔無敢誰何故與人言議稍有不合輒起爭端此雖剛強人惡其拂已以為不肖則失人矣夫以中而處剛則必無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實訓

七

矯激之情以正而處柔則必無畏佞之態修其在已人亦豈得而是非之也

四月甲戌以工部尚書黃肅刑部尚書高萬傑為廣西行省參政刑部郎中高暉磨勘司令呂宗藝為福建行省參政

太祖諭之曰方面之任實在廉明而戒於苛察貴在有剛果而戒於急暴貴在有禮而戒於諂諛貴在有仁而戒於姑息凡行欲當理事欲成功上足以分輿廷之憂下足以慰郡邑之望為一道之福星如言之君子垂德聲於不朽豈不偉哉卿等其勉之

戊子

太祖御謹身殿諭省臣曰朕觀唐太宗言賈胡討身以藏珠惟知財利不惜性命譬如貪官污吏惟知奸賂犯法而不知身命其與賈胡討身藏珠何異若使官吏愛身守廉安得有喪身之患只為任情恣欲重利輕身以致禍敗耳

七月丁卯以戶部侍郎陳則為大同府同知陞辭太祖諭之曰大同居邊塞之間昔之有司不能自立多為守將迫脅以壞法廢事而罹刑罪者比比有之爾往毋蹈彼覆轍當守法奉公不為阿私如邊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實訓

八

將妄有所求當告以朝廷法度阻其非心則汝可以遠罪而邊將亦得以保全其功

洪武七年三月戊辰以兵部尚書劉仁刑部主事鄭九成為廣東行省參政陞辭

太祖諭之曰嶺海在京師數千里之外方面之寄必得重臣以授之庶可以輯寧其人茲特命卿等以往凡政事之施宜恩威兼濟若為政一以恩而無威則竟而無制事不立矣若徒以威而不仁則嚴而無恩民不堪矣惟思不流於姑息威不傷於刻暴則政事自舉民生自遂使下之為郡縣吏者轉

X

視效雖海嶺之遙朝廷可無憂矣。

五月壬辰以兵部員外郎楊基為山西按察司副使監察御史咨祿與權為廣西按察司僉事呂本為北平按察司僉事。

太祖諭之曰風憲之設本在整肅紀綱澄清吏治非專理刑爾等往修厥職務明大體毋徒效俗吏拘拘於繩墨之末至於處事之際毫忽須謹善雖小為之不已將為全德過雖小積之不已將為大豈不見干雲之臺繇寸土之積燎原之火水一增之微可不慎哉。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實訓

九

洪武九年九月辛巳

太祖諭羣臣曰水趨下則流人法上則哲故希賢者不已可以齊賢希聖者有恒可以齊聖古之人知戒身之難恒兢兢焉以自勉惟恐善名之不立故卒能顯名於天下後世今之任官者多圖苟安不顧清議而甘為碌碌之人身沒而名隨以泯爾等宜勉之毋自棄也。

十月甲寅

太祖諭羣臣曰書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君臣之分如天尊地卑不

可踰越故春秋有謹始之義詩有凌分之譏聖人著之於經所以垂訓天下後世者至矣爾在廷羣臣以遺事朕常有鑒于彼毋擅作威福踰越禮分庶幾上下相保而身名垂于不朽。

洪武十年七月是月詔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入

太祖諭之曰近日山東王基言事不務正論乃用財利之術以惑朕聽甚乖朕意今汝等出巡天下事有當言者須以實論列勿事虛文凡為治以安民為本民安則國安汝等當詢民疾苦廉察民俗申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實訓

十

明教化處事之際須據法守正務得民情惟專志以立功勿要名以取譽朕深居九重之中所賴以宣布條章申達民情者皆在汝等汝其慎之。

十一月是月新除有司官

太祖諭之曰近者天下有司奏缺官朝廷以時選補也若移其作奸之心以為善亦何不可國家俸祿如井泉汲而不竭彼皆不思守法以保之職人欺天競為贓利雖積錢充屋一旦事覺皆歸已有夫丈夫立志為善功業不難矣苟念慮一失淪于不

善遂而不悟遂不可救夫不知為善者愚人也能為善者賢人也至於為惡者乃下愚無顧忌之人也然為善為惡特在人之存心何如耳聖賢之教率性修道而已人能推行之終身用之不盡夫人幼不識事長則知孝友此乃天賦之善若以此日日行之即是率性之道我為善事而他人有惡者效之是修道之教推廣此意則何善不立何事不成今汝等之官宜鑒彼前非勉於為善則永安祿位矣

十二月是月各道按察司官來朝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廣訓

三

太祖諭之曰朕以天下之大民之奸究者多牧民之官不能悉知其賢否故設風憲之官為朕耳目察其善惡激濁揚清繩愆糾繆此其職也凡任風憲者宜體朕此意以至公為心廉潔自守國家法律必務精詳用法有失鬼神鑒焉至於奸民犯法吾所甚惡必務除之不可貸也有司以撫治吾民為職享民之奉而不思恤民惟以貪饕掊剋為務此民之蠹也宜糾治其罪毋以姑息縱其為害汝等安坐高堂其視民相去遠矣不思問民疾苦公其聽斷將安用汝乎今官以九年為考非一積也

汝當謹守法度思勤其職苟或不然瘝厥官矣
洪武十三年十月是月吏部引選國子學生二十四人命為府州縣官

太祖召至前諭之曰諸生皆學古入官夫為臣之職事君撫民二者而已然能盡撫民之心即所以盡事君之道故賢臣之事君也視君如親視國如家視民如子苟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知無不為若避難而憚勞則事不立矣事不立則民失望國何賴焉爾等尚服朕言必思盡其職也

洪武十四年正月乙巳以國子監助教趙新等為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廣訓

三

布政使

太祖諭之曰今布政司視古之州牧其任甚重所以重者何重在承流宣化通達民情者也若上德不下究則鬱而不彰下情不上達則塞而不通為政鬱塞則遠邇乖隔上下不親得失無所聞美惡無所見如此則弊政百出民不可得而治矣卿等所學常懷致君澤民之志朕所以用卿等冀儒術之有異於常人也尚宜勉之

洪武十五年二月己卯吏部奏引除縣官五十餘

人

七

太祖悉召前諭之曰。縣官之職。最親於民。古之稱循吏者。多繇此出。苟有善政及民。而民稱之。美名卽傳於遠邇。若靈政害民。而民怨之。惡聲亦不可揜也。爲善爲惡。朝廷公論。有在爾等。其慎之。苟治民而有成績。他日不患不至崇要也。

三月乙亥

太祖諭六部察院諸臣曰。朕觀書以元首喻君。股肱喻臣。自古君臣本同一體。若君獨用。則臣職廢。臣不任。則君事勞。君臣之間。貴在一德。以共濟天下。朕所以懇懇與卿等言者。以六部爲朕總理庶務。察院爲朕耳目。日與內外諸司事體相關。當思盡心贊輔。共成理道。以安生民。

洪武十八年六月是月。吏部引奏下第舉人除授敎官。

太祖諭之曰。教學之方。非求遠成。譬之爲層臺者。必基於實土。行千里者。必始於跬步。但當勉其勤力。循序漸進。自有其效耳。若急速苟且。未得於此。而卽求於彼。非但學者無益。爾亦徒勞矣。且爾等年方壯盛。雖職在敎人。尤當自修。夫自修之道。又須常存謙抑。不可自滿。卽如工人習技。常見已不若

人。則所習益高。常見人不若已。則所習益下矣。汝其勉之。

洪武十九年四月是月。吏部奏用國子監十四人。皆爲六品以下官。

太祖諭之曰。事君之道。惟盡忠不欺。治民之道。惟至公無蔽。蓋一郡一邑之民。必有饑寒不得其所者。有獄訟冤抑者。有賢才不舉者。有豪猾蠹民者。汝等到任。能不爲私欲所蔽。人言所惑。則方寸自明。而諸弊可息。一牽於私欲。而惑於人言。則冥然如坐暗室。饑寒者無繇獲濟。冤抑者無繇伸理。賢才壅蔽。而豪猾縱橫。則爲廢職矣。古人有言。人始入官。如入暗室。久而乃明明。乃治。汝等切記之。毋爲人蔽惑也。

洪武二十年二月甲辰。御註書洪範成。

太祖嘗命儒臣書洪範。揭於御座之右。朝夕觀覽。乃自爲註。至是註成。召贊善劉三吾曰。朕觀洪範一篇。帝王爲治之要道也。所以敎彝倫。立皇極。保萬民。敎四時。成百穀。本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爲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常之道。吾未能焉。朕每爲焉。然惟以此書爲朝夕省覽。三吾對曰。

陛下體心是書上明聖道下福生民爲萬世開太平

者也

四月丙申有國子生初任陝西知縣人告其嘗受民財刑部逮問之以聞

太祖謂之曰所難得者爵祿所易得者貨賄難得者守之則獲福易得者溺之則受禍爾以書生受民社之寄古稱郎官出宰百里上應列宿誠難得也苟能思其所難得而保之豈特爲一身之福施及父母妻子其福莫大焉乃不能廉潔以律已受汚辱之名以爲父母羞朕念爾年少更事未多特有還職爾其改過自新力行爲善庶有益於將來

洪武二十四年五月癸卯

太祖御華蓋殿謂六部臣曰天下事體皆有至當之理但人識見不同決斷之頃各執一偏故難盡善惟揆之於理則無此弊自今凡有政令必會官詳議所論僉可然後施行欲事皆善必當如此卿等其各盡乃心毋阿比以爲同母矯訐以爲異允執厥中以副朕所託

十月甲寅

太祖謂羣臣曰爲君爲臣獨理責明處事貴斷昔唐

太宗與羣臣論教化封德彝以爲三代之後人漸澆訖欲化而不能獨魏徵勸太宗行之卒致貞觀之治可謂獨理明憲宗欲伐吳元濟舉朝以爲不可獨裴度勸伐之卒成大功此可謂能果斷自古國家興衰皆繫於此若爲臣者優游度日無所建明上無副明果斷之主則政日弊國日衰如漢元帝是已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迺罔後艱若等事朕左右當立功立業以希古人

洪武二十九年七月庚申

太祖諭侍臣曰人之常情待已厚而待人薄已之所爲有不善雖大亦隱忍不露他人所爲或有過失雖小必不能容忍亦有過在已而答怨他人者若此皆不明之所致惟明者責已厚而責人薄責已厚故能成德責人薄故得寡怨昧者責已薄而責人厚責已薄故德不修責人厚故人多怨

洪武二十年丙寅

太祖諭羣臣曰凡人所爲不能無過舉但當平其心則可以知其過矣其心本公所爲之事或認此則識見未至致有過誤若緣私意而所行有繆戾者此特故爲耳君子小人之過於此可見然君子之

過雖微必彰小人之過雖大弗形蓋君子直道而行固無所回互小人巧於修飾固多所隱蔽人君苟不察其微則君子小人莫能辨別又曰朕觀往昔議論於廷有忤人主之意者必君子也其順從人主之意者必小人也以忤已而怒之以順已而悅之故小人得幸而君子見斥矣人主取人權衡在已當兼取衆論不可以一時之喜怒爲進退爾

武備

戊戌十一月辛丑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實訓

五

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輯爲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閒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者令還爲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於農之意也

甲辰正月庚午

太祖坐白虎殿與孔克仁論天下形勢因曰自元運既廢連年爭戰加以饑饉疾疫十室九虛天厭於上人因令下中原豪傑智均力齊互相仇敵必將

有變欲併而一之勢俾未能吾欲以兩淮江南諸郡歸附之民各於近城耕種練則爲兵耕則爲農兵農兼資進可以取退可以守仍於兩淮之間既運可通之處積糧以俟兵食既足觀時而動以圖中原卿以爲何如克仁對曰積糧訓兵待時而動此長策也

吳元年二月乙卯

太祖問傅友德敗元兵於陵子村謂大都督府臣曰

近陵子村之捷蓋擴廓帖木兒遊兵彼故以此餌我使吾將驕兵情掩吾不備古人之戒正在於此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實訓

五

不可不知善戰者知彼知已察於未形故不出廟堂折衝千里可語安豐六安臨濠徐邳守將嚴爲之備常如敵至則無患矣

洪武三年正月甲辰

太祖謂將臣曰用兵之道必先固其本本固而戰多勝少敗何謂本內是也內欲其實實則難破何謂實有備之謂也後世不知務此至有戰勝之餘遂亡武備往往至於取敗人孰不曰天下平定之時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然後可言息兵講武而後可言偃武若晉徵州郡之備卒召五胡之擾

中國之備終致安史之亂此無備之驗也夫
當天下無虞之時正須常守不虞之戒然則武備
其可一日而忘哉

洪武六年三月壬子命魏國公徐達為征虜大將
率諸將校往山西北平等處備邊

太祖御奉天殿諭達等曰創業之初君臣同其艱難
及事平之後豈不欲少與休息然居安慮危古人
所慎故常命卿等往西北防邊既行朕復思邊守

既定遠備勞兵乃召卿等還令開胡人窺伺有人
寇之意事不可已故再命卿等總率將士往鎮邊

皇明世法錄 卷六 賈訓 五

陲然夷狄豺狼出沒無常保障清野使來無所得
俟其情歸則率銳擊之必掩羣而獲卿等老將臨
機制勝之道熟矣非朕所能過度至邊宜先圖上

方畧使朕覽之

洪武九年正月是月命中山侯湯和潁川侯傅友
德等帥師往延安防邊

太祖諭和等曰自古重於邊防邊境安則中國無事
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與胡虜接壤虜

人散聚無常若邊防不嚴即入為寇待其人寇而
後逐之則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朕常敕邊將嚴為

之備復恐久而懈惰為後所乘今特命卿等率眾
以往眾至邊上常存戒心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
不至有失矣

洪武十七年正月庚戌
太祖與翰林侍講學士李潛等論武事辨曰用兵重
在任將

太祖曰任將之道固重然必任之專信之篤而後可
以成功昔齊用司馬穰苴魏用樂羊可謂任之專

信之篤故能有功若唐肅宗用魚朝恩憲宗用吐
突承璀為監軍使諸將掣肘以致敗事者是任將

皇明世法錄 卷六 賈訓 五

不專信之不篤故也辨曰惟
陛下聖明深知此失

太祖曰將必擇有識有謀有仁有勇者有識能察幾
於未形有謀能制勝於未動有仁能得士心有勇

能摧堅破銳兼是四者庶可成功然亦在人君任
之何如耳

馭夷伏
洪武二年七月丁未中書省臣言廣西諸洞雖平
宜遷其人內地可無邊患

太祖曰溪洞徭獠雜處其人不知理義順之則服逆

之則變未可輕動今惟以兵分守要害以鎮服之俾之日漸教化則自不為非數年之後皆為良民何必遷也

洪武四年九月辛未

太祖御奉天門諭省府臺臣曰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如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殺害夷人焚其宮室俘虜男女數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弊中土載諸史冊為

皇明世法錄

卷六

賈訓

三

後世譏朕以海外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國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為中國患不可不謹備之耳卿等當記所言知朕此意

洪武五年三月是月高麗國王王顛遣密直同知洪師範鄭夢周等奉表賀平夏貢方物且請遣子弟入太學其詞曰秉彝好德無古今愚智之殊用夏變夷在禮樂詩書之習故我東夷之人自昔以來皆遣子弟入太學不惟知君臣父子之倫亦且仰聲名文物之盛伏望

皇仁察臣向化之誠使互鄉之童得適虞庠之胃不勝慶幸

太祖顧謂中書省臣曰高麗欲遣子弟入學此亦美事但其涉海遠來離其父母未免彼此懷思爾中書宜令其國王與羣下熟議之為父兄者果願遣子弟入學為子弟者果聽父兄之命無所勉強即遣使護送入京或居一年半聽其歸省

洪武十七年十一月丙寅江西布政司叅議胡昱言納哈出名雖元臣其實跋扈然其麾下哈喇章蠻子阿納失里諸將各相猜忌又勢孤援絕若發

皇明世法錄

卷六

賈訓

三

兵擊之可一舉而擒

太祖曰利其弱而取之非武也因其蒙而乘之非仁也納哈出之為人朕素知之不過假元世臣之名以威其眾耳然人心外合內離亦豈能久今姑待之若其一旦覺悟念昔釋歸之恩幡然而來不猶愈於用兵乎不然為惡不悛將自取覆滅爾言雖善然未可遽動

洪武十八年六月甲午廣西都司言頻年徭寇竊發皆因居近溪洞之民與之相通誘引為患請先捕戮此輩庶絕其黨

太祖曰溪洞之民引誘獠獠為寇此誠有之然其間豈無良善若一槩捕戮恐其無辜大抵馭蠻夷之道惟當安近以來遠不可因惡以累善非實有左驗不宜捕戮

洪武二十年六月己卯廣西潯州府知府沈信言府境接連柳象梧藤等州山谿險峻獠賊出沒不常實為民患臣愚以為桂平平南二縣舊附獠民皆便習弓弩慣歷險阻若選其少壯千餘人免其差徭給以軍器衣裝俾各團村寨置烽火與題簡司民兵相為聲援協同捕逐可以殲之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廣西

太祖曰蠻夷梗化彼習然也使守土之官能招徠之何用殺戮若無事但當謹其防禦使不為患耳苟其為寇不已民有不堪則發兵討之何必團寨

懷遠人

洪武元年八月戊寅湖廣行省平章楊璟等還自廣西入見

太祖問廣西兩江黃峯二處邊務璟言蠻夷之人性習頑獷散則為民聚則為盜難以文治當臨之以兵彼始畏服

太祖曰蠻夷之人性習雖殊然其好生惡死之人未

嘗不同若撫之以安靜待之以誠意諭之以道理彼豈有不從化者哉此所謂以不治治之何事於兵

洪武三年十二月戊午中書省臣言西北諸虜歸附者不宜處邊蓋夷狄之情無常方其勢窮力屈則不得已而來歸及其安養閑暇不無觀望於其間恐一旦反側邊鎮不能制也宜遷之內地庶無後患

太祖曰凡治胡虜當順其性胡人所居習於苦寒今遷之內地必驟而南去寒涼而即矣熱失其本性反易為亂若不順而撫之使其歸就邊地擇水轉草牧彼得遂其生自然安矣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廣西

洪武七年三月甲戌戶部奏播州宣慰司土地既入版圖即同王民當收其貢賦請令自洪武四年始每歲納糧二百七十三石著為令兼其所有自實田賦並請徵之

太祖曰播州西南夷之地也自昔皆入版圖供貢賦但當以靜治之苟或擾之非其性矣朕君臨天下彼率先來歸所有田賦隨其所入不必復為定額以徵其賦

七月是月有御史自廣西還進平蠻六策。有曰立威。

太祖覽畢諭之曰汝策甚善但立威之說亦有偏耳夫中國之於蠻夷在制馭之何如蓋蠻夷非威不畏非惠不懷然一於威則不能感其心一於惠不能懼其暴惟威惠並行此馭蠻夷之道也古人有言以懷德畏威為強政以此耳

洪武九年八月乙未播州宣慰使楊鏗率其屬張坤趙簡來朝貢馬賜賚甚厚陞辭

太祖諭之曰爾先世世篤忠貞故使子孫代有爵土皇明世法錄 卷六 宣訓 五

然繼世非難保業為難知保業為難則志不可驕欲不可縱志驕則失眾欲縱則滅身爾能益勵忠勤未堅臣節則可保世祿於永久矣

庚戌思南宣慰使田仁智入覲貢馬友方物

太祖諭之曰汝在西南遠來朝貢其意甚勤朕以天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汝歸善撫之使得各安其生則汝亦可以長享富貴矣夫禮莫大於敬上德莫盛於愛下能敬能愛人臣之道也仁智辭歸至九江龍城驛病卒有司以聞

太祖命禮部遣官致祭敕有司送其柩於思南

洪武十七年閏十月庚申象州王吏覃仁用言其父景安故元時嘗任本州巡簡有兵獍二百人今皆為民請收集為軍

太祖不許因諭之曰兵獍既為民矣國家之兵豈少此二百人朕嘗下令凡故元時士卒隸民籍者不許相告豈可以爾一人之言而格朝廷之令乎

洪武二十一年二月庚申戶部奏貴州宣慰使雷翠金筑安撫使密定所屬租稅累累通負蠻人恃其頑險不服輸送請遣使督之

太祖曰蠻夷僻遠其知畏朝廷納賦稅是能遵聲教矣其逋負豈敢為耶必其歲收有水旱之災故不能及時輸納耳所通租悉行蠲免今宜定其常數務從寬減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宣訓 五

辨邪正

洪武元年八月丁丑有風憲官二人各訐所短於廷其一人言甚便捷其一人言簡而緩

太祖曰理原於心言發於口心無所虧辭出而簡心有所蔽辭勝於理彼二人者其言寡者真其言多者非遂召廷臣詰之言寡者果直

太祖謂羣臣曰彼二人者皆居風憲當持公正以糾

事無訛何致以私怨相加乎。所以賢人貴知言能知言則邪正瞭然自辨區區以便佞取給者復何所庸哉。

洪武六年二月壬寅命御史臺令監察御史及各

道按察司察舉天下有司官有無過犯奏報黜陟

太祖諭臺臣曰古人言禮義以待君子形戮加於小

人蓋君子有犯或出於過誤可以情恕小人之心

奸詭百端無所不至若有犯當按法去之不爾則

遺民患君子過誤責之以禮義則自知愧悚必思

改爲彼小人者不識廉恥終無忌憚所以不得不

皇明世法錄

卷六

讀訓

七

去之也故朕以廉恥之官雖或有過常加宥免若

貪虐之徒雖小罪亦不赦也。

十一月壬寅

太祖御皇太子諸王曰用人之道當知奸良人之奸

良固爲難識惟受之以職試之以事則情僞自見

若知其良而不能知其奸而不能去則誤國自

此始矣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奸人惑侮當未知之

初一槩委用既識其奸退亦何難書曰任賢勿貳

去邪勿疑爾等其慎之。

洪武十四年正月己丑

太祖與吏部臣論任官

太祖曰樹藝非其土則不蕃授官非其才則不任任

官當取方正之士而邪佞者去之吏部臣對曰人

之邪正實亦難辨。

太祖曰衆人惡之一人悅之未必正也衆人悅之一

人惡之未必邪也蓋出於衆人爲公論出於一人

爲私意然正人所爲治官事則不私其家在公門

則不私其利當公法則不私其親邪人反是此亦

足辨。

洪武二十二年十一月癸未

皇明世法錄

卷六

讀訓

七

太祖謂侍臣曰興治之要當進君子退小人也兵部

尚書沈潛對曰君子小人猝未易識。

太祖曰獨行之士不隨流俗正直之節必異庸常譬

如良玉委於汗泥其色不變君子襍於衆人德操

自異何難識也潛又曰自古君子常少小人常多

亦豈能悉去

太祖曰善者進之足以勸善惡者去之足以懲惡故

太陽出而羣陰消賢者舉而不仁者遠夫何難去

哉。

洪武二十四年三月甲午

太祖謂羣臣曰。朕常命寺人發庫藏中古鏡十餘以鑑容貌。多失真。召冶工數人而問之。莫能答。最後一人言曰。鍛煉不至。範模不正。故鏡體偏邪。照人失真。朕聞之。惕然感悟。夫鏡一物耳。畧有偏邪。乃不可鑑形。人君主宰天下。辨別邪正。一察是非。皆原於心。心有不正。百度乖矣。正心之功。其可忽乎。

洪武二十五年正月丁亥。右都御史袁泰奏監察御史胡昌齡等四十一人。緘口不言特政。王惟名等四人。關茸不稱職。當罪之。

太祖曰。言之非難。言之當理者為難。昌齡輩安知其終不言乎。若關茸不稱職者。罷之。泰復執奏曰。昌齡等非不能言。但心懷譎詐。不肯言耳。

太祖曰。人臣進言於君。必有關於國之利病。民之休戚。亦豈得輕易。若遽以心懷譎詐罪之。此何異張湯腹誹之法。於是泰不敢復言。

有人材

洪武二年六月丁卯

太祖諭國子學官曰。治天下以人材為本。人材以教導為先。今太學之教。本之以德行。文之以六藝者。遵古制也。人材之興。將有其效。夫山水之所出。川

水之所聚。太學人材所出。欲水之常茂者。必培其根。欲水之常流者。必濬其源。欲人材之成效。必養其德性。苟無作養之功。而欲其成材。譬猶壅百川而欲水流。折方長而求大木。其可得哉。

庚午

太祖召國子生問曰。爾等讀書之餘。習騎射否。對曰。皆習。曰。習熟否。對曰。未。乃諭之曰。古之學者。文足以經邦。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入將相。安定社稷。今天下承平。爾等雖專務文學。亦豈可不知武事。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惟其有文武之才。則萬邦以之為法矣。

皇明世法錄

卷六

讀訓

聖

洪武六年五月癸卯

太祖諭中書省臣曰。馬雖至駑。策勵可以致遠。水雖至樸。繩削可以致用。人雖至愚。勉教可使成材。故聖人之教。無棄人。君子之化。無鄙俗。朕觀今之為吏者。寡於學術。惟弄文法。故犯罪者多。若得賢官長。以表率之。又日聚而教之。及告以古人為吏而致通顯者。與夫守身保家之道。豈有不化而為善乎。自今省臺六部官。遇有暇時。集屬吏。或教以經史。或講以時務。以變其氣質。年終考之。視其

與否則可以知其賢不肖矣

洪武十年八月癸丑命大都督府官選武臣子弟入國子學讀書

太祖諭之曰武臣從朕定天下以功世祿其子弟長

於富貴又以父兄早受鮮知國學宜令讀書知古

今識道理候有成立然後令官庶幾得其實用也

昔霍光功非不高身死未久而子孫橫肆卒致夷

滅者不學故也劉子儀中興唐室功蓋天下位極

人臣而心常謙退保全令名而福及後嗣者識道

理也今武臣子弟但知習武事特患在不知學耳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實錄 望

洪武十四年四月丙辰朔命國子生兼讀劉向說

苑及律令

太祖論祭酒李敬曰士之為學貴於知古今窮物理

聖經賢傳學者所必習若說苑一書劉向之所論

次多載前言往行善善惡惡昭然於方冊之間朕

嘗於暇時觀之深有所勸戒至於律令載國家法制

參酌古今之宜觀之者亦可以遠刑辟卿以朕命

導諸生讀經史之暇兼讀說苑律令必有所益

洪武二十一年九月甲午詔更定歲貢生員例府

太祖謂禮部尚書李原名曰昔人有言不素養士而

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夫天下未嘗無賢

才顧養之道何如耳嘗命天下學校凡民間子弟

願入學者聽復其家今定歲貢之例必資性

淳厚學問有成年二十以上方許充貢爾禮部其

申明之

洪武二十三年正月戊子通政使茹瑄引奏潮州

府學生陳質言其父成大寧已死今有司取其精

伍自念從幼至今荷蒙國恩教育願賜卒業以圖

上報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實錄 望

太祖謂兵部尚書沈潛曰國家得一卒易得一材難

此生既有志於學可削其兵籍還歸進學潛對曰

此生學未見成效若速削其兵籍則缺軍伍

太祖曰國家於人材必養之於未用之先而用之於

既成之後譬之稼必預耕則有獲若刈不待熟則

無用且事有輕重難拘一律苟軍士缺伍不過失

一力士耳若獎成一賢材以資任用其賢豈不重

乎 務實 丙午九月己亥夏圭明昇遣使來聘

太祖因與語使者輒自言其國東有瞿塘三峽之阻，北有劔閣棧道之險，古人云一夫守之百人莫過，而西控成都沃壤千里，財利富饒實天府之國也。太祖笑曰：蜀人，不以修德保民為本，而恃山川之險，誇其富饒，此豈為國長久之道耶？然自用兵以來，商賈路絕，民疲財匱，乃獨稱富饒，豈自天而降耶？使者退。

太祖因語侍臣曰：吾平日為事，只要務實，不尚浮偽。此人不能稱述其主之善，而但稱其國險，固失奉使之職矣。吾嘗遣使四方，戒其謹於言語，勿為誇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實訓

聖

大恐貽笑於人，蓋以誠示人，不事虛誕。如蜀使者之謬妄，當以為戒也。

吳元年正月辛丑

太祖謂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適觀羣下所進箋文，頌美之詞過多，規戒之言未見。殊非古人君臣相告以誠之道。今後箋文，只令文意平實，勿以虛詞為美也。

四月壬子

太祖論起居注詹同等曰：國史貴乎直筆，是非善惡，皆當書之。昔唐太宗觀史，雖失太體，然命直書建

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可紀之事，是非善惡汝等當明白直書，勿宜隱諱，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也。

洪武二年三月戊申

太祖謂翰林侍讀學士詹同等曰：古人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謨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嘗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有詞難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揚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士文，但取通達，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皇明世法錄 卷六

實訓

聖

文皇帝

臣 明 弘 錫 謹 閱

聖學

永樂二年八月己丑翰林學士兼右春大學士

解縉等進

草講義

上覽之至再諭

心誠不可有所好樂一有

如樂沉而不返門必勝理若心能靜虛事來則

應事去則明鏡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朝退默

坐未嘗不想管束此心為切要又思為人君但干

皇明世宗錄 卷七 文皇帝實錄

宮室車馬服食玩好無所增加則天下自然無事

永樂四年正月丙申

上謂侍臣曰朕昨聞心援筆肆書愛其制作精妙甚

稱人意因歎臣藝力此豈是生而能之亦繇積學

所致今之學者不及古人政諒是怠之過前代大

儒君子皆是積勤以造其極今人鹵莽厭煩用力

未至便謂求道之難譬之耕而不勤可望于獲乎

永樂七年七月己巳召北京儒士武周文至勞

諭甚

命為翰

帝金織羅衣一襲明日入

原 缺

原 缺

謝以其老賜

上語翰林侍讀胡廣等曰朕守藩時閒暇喜觀易時

王府官亦有三二人知易然皆不若周文切實但

所言亦有疑滯不流動處蓋易道妙在變通不失

其正耳古人隨時從道之說最為要領亦在虛心

以玩之耳又曰為學不可不知易只君子外小人

一語人君用之功効不小

十月丁亥朔鴻臚寺奏免午朝

上將退顧侍臣曰若等各就休息一日復問無事居

家時亦不廢觀書否對曰有暇亦時觀書自適

上曰常愛孔子言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朕視朝

罷宮中無事亦恒觀書深有啓沃若等皆年富力

強不可自逸大禹尚惜寸陰朕與汝等何可不勉

敬天

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己卯以七月朔大祀

天地預告

太祖高皇帝配神告畢諭禮官曰祭天嚴父國家第

一事必以恭敬為本固當自朕始然陪祀與執事

之臣皆當同朕此敬庶幾感格之道爾等職典祀

事尤宜夙夜虔恪率于衆

十二月庚戌朔

上南郊省牲還御奉天門進公卿大臣諭之曰祭祀

莫大于郊古者犧牲粢盛不備不潔不敢祭而帝

牛滌三月其敬如此明日以始卿等繼朕省牲便

應秉對越之誠不可怠忽自古天子之祭皆公卿

助相國家生民受福卿等亦預享之不可不謹

永樂四年正月乙巳

上御武英殿覽存心錄顧翰林侍臣曰適覽慕容超

郊有異獸出壇側隋煬帝祀圓丘暴風未成禮而

退後二人皆不旋踵而亡古人言惟德動天益不

德亦動天善則降祥不善則降殃但各以類應之

又曰祭祀時固當誠敬亦必平素積累善行乃可

獲福若平日所行反道背德而臨祭一時致其虔

恭此豈有獲福之理

永樂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先是禮部

以正旦朝賀宴會上請

上曰古者日食天子素服修政用謹天戒朕既乖于

治理上累三光而衆陽之宗薄食于元旦咎孰甚

焉爾文武群臣尚思勉輔朕躬調燮陰陽消弭災

變新正朝賀宴會之禮悉罷百官節鉞仍如例給

之

法祖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辛丑

上視朝罷以建文多改舊制顧侍臣嘆息曰只如群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襲行之已久何關利害亦欲改易且陵土未乾何忍紛紛為此于是

天顏愴然變色既又曰凡開創之主其經歷多謀慮深每作一事必籌度數日乃行亦欲子孫世守之故詩書所載後王之善必曰不愆不忘率繇舊章于戒警後王必曰率乃祖攸行曰監于先王成憲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訓

四

此皆老成之言後世輕佻諛諛之徒立心不端以其私智小見導嗣君改易

祖法嗣君不明以為能而寵任之徇小人之邪謀至于國弊民叛而喪其社稷者有之矣豈可不以為戒乃進吏部尚書張統戶部尚書王鈍諭曰卿二人久事

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免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疾舊制者竝向朕直言之勿隱庶稱屬望老成之意

十一月己亥戶部尚書夏原吉言寶鈔提舉司鈔

板歲久篆文消乏且皆洪武年號明年改元永樂宜併更之

上曰板歲久則當易正不必改洪武為永樂蓋朕所遵用皆

太祖成憲雖永用洪武可也

永樂元年八月丙辰禮部言鹵簿中宜有九龍車一乘

先朝舊有金鈺紅鼓各四面鮐燈紅油紙燈各三對而今闕之請增置

上曰禮貴得中過為奢不及為儉仲尼曰與其奢也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訓

五

寧儉

先朝定禮審之精矣後世子孫遵用舊章當自朕始豈可輒有增益以啓後世之奢九龍車既

先朝所無即不可增舊有而今闕者令工部補造

聖孝

上駐師龍潭顧望鍾山愴然下淚諸將請曰今禍難

垂定何以悲為

上曰吾往日渡江即入京見吾

親比為好惡所禍不渡此江數年今至此吾

親安在瞻望鍾山仰懷

陵寢是以悲耳言已益泣不止諸將皆泣。

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庚申諭脩實錄官曰自古帝王功德之隆者必有史官紀載垂範萬年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神功聖德。

天地同運日月同明漢唐以來未之有也。比建文中信用方孝孺等纂述實錄任其私見或乖詳略之宜或昧是非之正致盛美弗彰神人共憤蹈于顯戮成厥自貽今已命太子太師曹國公李景隆為監脩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忠誠伯茹常為副監脩爾等皆茂簡才識俾職纂述其端乃心悉乃力

皇朝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訓

本

以古良史自期恪勤纂述必詳必公用光昭我

皇考創業垂統武功文治之盛與乾坤相為無窮斯

汝為無忝厥職矣欽哉。

永樂元年五月己卯制諭文武群臣議上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尊諡曰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順

天應人奮揚聖武掃平禍亂混一六合創業垂統制

禮作樂配功德于乾坤煥光華于日月帝王之盛

無以復加躋于遐齡上賓

帝所萬方哀悼思慕不忘

皇妣孝慈高皇后齋莊誠一善聖仁慈同勤開創化家為國隆配

天之厚德為天下之母儀仰惟眷顧之隆永荷詒謀之慶日月于邁深切孝思諒惟尊號未稱功德實諸前古必在尊崇所當博詢輿議丕顯鴻猷庶因合萬世之公恢尊親之志爾文武群臣其定議以聞欽哉。

皇朝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訓

七

庚辰禮部尚書李至剛等奏宋制凡忌日于各佛殿誦經設帝后位百官行香今後宜依宋制于天

禧等五寺朝天宮令僧道誦經三晝夜

上曰予于父母固當無所不用其心但人君之孝與庶人不同為人君者奉

天命為天下主社稷所寄生靈所依但當謹身修德

深體天心恪循成憲為經國遠謨使內無奸邪外

無盜賊宗社莫安萬民樂業斯孝矣如不能此而

惟務修齋誦經抑末矣

十月庚戌

上謂侍臣曰朕思皇考所任之人建文時為奸佞所擯斥者多不當罪

已勅吏部召至將復用之今中外官已備無
令歸俟命其有老病不任事者罷歸蓋孝子
之遺物有不忍棄况人才乎

十二月壬辰

上宴開御謹身殿閱

太祖皇帝御製文集顧學士解縉等曰

皇考文章固天資超邁然亦學問所至觀其所著皆

天地之心帝王之度語簡理至萬然可見縉等曰

誠如聖諭

上曰朕于宮中徧尋

皇明世法錄

卷七

八

皇考宸翰不可得有言建文君自焚時并寶璽皆燬

矣朕深憫之又問縉等曰意者有散落臣民之家

者乎縉等對曰國初佐命諸臣之家理當有之其

遺書各王府求之命禮部遣監生三十餘人分詣

各布政司府州縣令官員軍民之家有收藏

高廟御製詩文及宸翰者皆送官別錄本予之仍重

寶之

永樂二年五月己酉錦永衛奏明日

車駕詣

孝陵詣具法駕

上曰不用但以騎士數人前導已而顧侍臣曰明日
皇考升遐之日正屬感慕之時何用法駕非為辟除
道路則前導騎士亦可不用

戊午

上御右順門永春侯王寧侍從容論及

皇考時事

上咸焉動容寧曰世人竭誠誦經飯僧奉佛可以福

利於親

上不吝既而論之曰為庶人能繼承家業不失墜或

又能擴充增益于前可以為孝子居官食祿能持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錄

九

身循理建立功業榮親于當時顯名于後日可以

為孝天子以四海為家能思天位者親之所傳大

業者親之所建天下生民親之所保而敬以奉天

勤以守業仁以臨民使萬物得所四夷咸賔光昭

祖宗傳之子孫可以為孝何必能事佛乃為孝乎

既而復曰元季天下鼎沸生民塗炭父母妻子不

相保我

皇考奉

天命戡定禍亂立綱陳紀使強不能凌弱眾不敢暴

寡天下冥然有莫大之功德則必享莫大之福矣

豈他福之所能及也寧慚而退

永樂四年六月丙寅南陽府獻瑞麥有兩岐者

上語禮部臣曰比郡縣屢奏祥瑞獨此為豐年之兆

若年穀豐登民足衣食老少無凍餒之患皆

天地祖宗之賜矣命薦之

宗廟

節儉

永樂四年十月丁未回回結牙思進玉碗

上不受命禮部賜鈔遣歸謂尚書鄭賜曰朕朝夕所

用中國磁器潔素瑩然甚適于心不必此也况此

皇明世宗錄 卷七

文皇帝實訓

十

物今府庫中亦有之但朕自不用又曰虜貪而竊

朕受之必應厚賚之將有奇異于此者繼踵而至

矣何益國事哉

永樂八年三月庚辰

車駕北征駐蹕凌霄峰勅凡供具減半還輿和因謂

翰林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曰朕服用素儉

約非好為節損亦天性如此今萬里出師為

宗社生民之計不得已勞苦士卒如之何尚役人以

自奉那廣等頓首曰

陛下天性勤儉如大禹又憫恤下人如此蓋人人思

盡心矣

永樂十二年二月癸亥百官奏事畢

上退坐右順門所服裏衣袖敝垢納而復出侍臣有

贊聖德者

上歎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自念當惜福故

每澣濯更進昔

皇妣躬補緝故衣

皇考見而喜曰皇后居富貴勤儉如此正可以為子

孫法故朕常守先訓不敢忘言已愴然侍臣頓首

曰

皇明世宗錄 卷七

文皇帝實訓

十

陛下恭儉如此誠萬世之法

謙德

永樂元年十一月癸巳

上宴閒顧問侍臣曰今一歲又終外間軍民安否如

何對曰

陛下臨御以來所施無非仁政今軍民皆安正太平

無事之時

上曰太平豈易言朕惟遵

皇考成憲以為治如得雨暘時若年穀豐登兵革不

興兆民安樂朝無奸邪然後可為太平無事

永樂二年九月丙午周王繼來朝且獻騶虞百傳

解質以為

皇上至仁格天所致既罷朝

上謂侍臣曰適聞群臣言不覺惕然天下之大如一

夫有怨豈得謂仁一念不誠豈能格天朕方夙夜

祇懼何可便謂騶虞是天降祥于朕侍臣曰

天心垂愛

上曰祥瑞之來易令人驕是以古之明主皆遇祥自

警未嘗因祥自怠警急者國之安危繫焉騶虞若

果為祥在朕更當加慎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訓

十一

永樂三年七月戊戌陝西興平鳳祥二縣進瑞來

三十本禮部率群臣上表賀以為

聖德覆被之應天下太平之徵

上覽之謂尚書李至剛侍郎趙鼎曰瑞麥固是嘉應

但四方遠邇靡一物不得其所斯可為太平今中

外果無匹夫匹婦之恐怨于下者乎覽表抵益慚

愧耳君臣貴相與以誠諛佞非治世之風也至剛

等愧謝

永樂四年十一月庚午百官上表賀醴泉甘露之

瑞賜璽書諭曰朕敬恭事

天地上致孝于

宗廟下祈福于生民而貞應屢見卿等謂朕德所致

朕何敢當斯益

上天之祐

宗廟之靈及爾文武群臣協輔所致然自古有道之

君祥瑞之來愈加警畏是以國家蒙福人民乂安

卿等宜勉輔朕德永承天休

警戒

永樂元年閏十一月癸亥書諭世子曰比北京山

西地震坤道貴靜占法地震主兵數動人不寧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訓

十一

上天示戒不可不謹宜撫綏軍士嚴固城池伺察人

情不可怠忽

辛未

上御奉天門顧謂侍臣曰比北京山西寧夏皆言地

震天變垂戒朕用惕然爾等試言其故侍臣對曰

地震應兵戈土木之事

上曰比年兵旅饑饉民困甚矣朕方夙夜圖蘇息之

豈肯適一已之情興土木之工重困民力如樓居

可以避暑則午門端門皆可居也何必復建高臺

廣榭今後宮卑隘不足容尚不敢增修慮勞民力

主木之事。在今不爲若云兵戈。但當初邊將嚴守備戒不虞而已。

永樂二年八月丙申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胡元興廢皆繇天運。

上曰。天運雖有前定之數。然周家後來曆數過之。蓋周之先德積累甚厚。其後嗣又不至有桀紂之惡。使夏殷之後不遇桀紂未遽亡也。元始以有德興。使其子孫知修德保民亦未遽亡。順帝不恤軍民不理國政。而荒淫無度。安得不亡。故國之廢興必在德不專在數也。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訓

七

十一月甲寅

上以京師地震。召文武群臣論曰。隆古聖王之世。山川鬼神莫不寧。皆繇君德脩于上。臣職修于下。感應之機不誣。後世君臣不能如古。故災異數見。今地震京師。固繇朕之不德。然卿等亦宜戒謹修職。以共回天意。軍民有不修之事。當速改之。

永樂六年四月丁酉

上御西角門。因言元順帝父子荒淫無度。廢壞國法。以致喪亡。侍臣曰。此是

天命在我

太祖皇帝所以致其昏惑顛倒如此。

上曰。帝皇之興雖有天命。亦須修德行仁以承之。帝父子惟倚天命。不復修省。如紂亦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所以卒至于亡。

永樂八年十月戊午。夜月犯太微垣右執法。已未。上諭三法司官曰。昨夜太陰犯執法甚急。爾等典刑罰宜加敬謹。無罪不可枉。有罪不可縱。須得中道毋讞毫輕重。

永樂九年二月癸卯

上御右順門。覽奏贖時御案有鎮紙金獅。歌則將墜。

皇明世法錄 卷七

七

文皇帝實訓

七

給事中耿通趨進移置案中

上顧侍臣曰。一器之微置于危處則危。置于安處則安。天下大器也。獨可置之于危乎。尤須安之。天下雖安不可忘危。故小事必謹。小不謹而積之。將至大患。小過必改。小不改而積之。將至大壞。皆致危之道也。先是

上諭六科令查奏贖恐發落有失。中者悉改之。通奏改之。恐失信于下。

上曰。但欲得當。何憚于改。

七月丙戌

上御奉天門群臣皆侍語及四夷

上曰朕初卽位恒慮德不及遠今四方夷狄來歸中

心更自警惕蓋慮志得則驕驕則患生朕與卿等

雖隱微之際皆當慎之古人有言不見是圖吏部

尚書襄義進曰四夷慕

望德而來

陛下篤恭不已華夏蠻貊永有所賴

永樂十三年正月丁巳勅皇太子曰朕以上元節

張燈午門意在與民同樂不意失火傷人雖錄不

謹之故亦上天以垂戒不德也方茲祇懼以務修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訓 去

省爾亦宜敬慎勿懈凡各衙門進送物件悉皆停

止以紓民力

永樂十五年十一月壬申金水河及太液池水凝

成樓閣龍鳳花卉之狀奇巧特異賜群臣觀之行

在禮部尚書呂震以為禎祥屢見率百官上表賀

上拒不受賜勅諭曰朕德涼薄託于萬姓之上懼弗

克負荷夙夜祇事不敢暇豫比歲以來卿等一遇

祥異輒進表賀顧朕冥昧寧不自知夫戒謹者治

之所興宴安者亂之所自卿等宜精白乃心勵臣

職奉成憲用以輔朕共承天休書曰后克艱厥后

臣克艱厥臣政乃又其母因是遂有怠心欽哉

永樂十九年四月己酉

萬壽聖節先期禮部奏行慶賀禮

上勅文武群臣曰比者

上天垂戒奉天等三殿災朕心兢惕寢食不寧方反

躬省愆遑遑夙夜而禮部謂朕初度請行賀禮此

豈所以相朕恭承

天意蓋益重朕之不德也其止勿賀

永樂二十年正月己未朔日食先是

上諭禮部臣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况在正旦永念厥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訓 去

咎寧焉于心卿等宜各修厥職以匡輔不逮

五月辛未

車駕北征次西涼亭西涼亭者故元往來巡遊之所

上望其頽垣遺址樹木鬱然謂侍臣曰元氏創此將

遺子孫為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書云常厥德保

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况一亭可以為殷監矣

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

永樂二十一年十一月甲申

車駕北征還至京師陳鹵簿

上乘御輦入謁告

天地

宗廟

社稷畢御奉天門朝群臣時諸番貢使咸集闕下文

武群臣上表賀

上諭之曰四夷順則中國寧然不可恃此有怠意卿

等當相與一心敬天恤民恪勤政務用感召至和

俾雨暘時若百穀豐登四海萬民家給人足然後

朕與卿等同享治平之福群臣無蹈呼萬歲

永樂二十二年五月丁酉

車駕北征次清平鎮宴隨征文武大臣命內侍歌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訓

太

太祖皇帝御制詞五章因舉爵諭諸大臣曰此

先帝垂諭創業守成之難而示戒荒淫酣酗之失也

朕嗣

先帝鴻業兢兢惟恐失墜雖軍旅之中君臣盃酒之

歡不敢忘也尚相與共勉之英國公張輔等稽首

對曰敢不欽遵

聖訓

巳亥

車駕次威遠川宴文武大臣

上曰朕仰體

皇考之心自製詞五章以述奉天法祖勤政恤民之

意亦將垂示子孫俾有所謹飭遂命內侍歌之群

臣聽畢皆叩頭言

皇上深思遠慮前古帝王之所不及

上悅悉霑醉而罷

謹好尚

永樂二年正月庚戌有道士獻道經者

上曰朕所用治天下者五經耳道經何用斥去之既

而諭侍臣曰上好正道而下不為邪人主好尚稍

不謹儉人懷僥倖之心者恣縱妄誕以投所好苟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訓

九

墮其計將害無窮矣是故不得不斥

永樂五年九月壬申

上與侍臣論及養身之道

上曰人但能清心寡慾使氣和體平疾疢自少如神

僂家說服藥導引亦只可少病豈有長生不死之

理近世有一種疲精勞神佞佛求壽此又愚之甚

也

永樂十五年八月甲午行在通政司言甌寧人

進金丹及方書

上曰此妖人也秦皇漢武一生為方士所欺求長生

不死之藥此又欲欺朕朕無所用金丹今自食之方書亦與毀之毋令別欺人也

勤政

永樂元年九月庚子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時政曰朕即位未久常恐民有失所每宮中乘獨夜坐披閱州郡圖籍靜思熟計何郡近罹饑荒當加優恤何郡地迫邊鄙當置守備且則出與群臣計議行之近河南數處蝗旱朕用不寧故遣使省視不絕于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願也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錄

于

永樂四年正月丙辰

上御右順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

上召六部尚書及近臣論曰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從容陳論毋以將脯朕倦于聽納蓋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時與卿等商量又曰朕每旦四鼓以興衣冠靜坐是時神清氣爽則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必得其當然後出付所司行之朝退未嘗輒入宮中問取四方奏牘一一省覽其有邊報及水旱等事即付所司施行宮中事亦多須俟外朝事

異方與處置間暇則取經史覽閱未嘗敢自暇逸誠慮天下之大庶務之殷豈可須臾怠惰一怠惰則百度弛矣卿等宜體朕此意相與勤勵無厭也自今凡有事當商略者皆于晚朝來庶得盡委

曲

七月戊子享

太廟

上還御奉天殿遣使祭告嶽鎮海瀆諸神

上出視朝奉天門百官奏事退復召侍臣與語久之

時已五鼓侍臣請曰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錄

于

聖躬勤勞請少息

上曰朕常宮中周思庶事或有一事未行或行之未善即不寐至旦必行之乃心安積習既久亦忘其勞蓋常自念才德不逮若又不專心志勤思慮所行何繇盡善生民何以得安蓋勤于思則理得勤于行則事治勤之為道細民不敢廢况君乎

閏七月庚辰

上宴闈問翰林侍讀胡廣等曰昨有中官自江西來言江西田家刈稻甫畢何獨早廣對曰臣鄉多種早稻故種獲皆早

上又問聞江西民衆而田少農家亦給足否對曰勤者可給

上曰勤之一字豈獨農夫當盡士工商皆當盡至于人君尤不可不盡人君則當致勤于心朕每退朝靜坐必思今日所行幾事某事于理如何于人情如何若皆合宜心則安矣有不合宜雖守夜必命左右記之俟旦而改之蓋一事失當人受其斃故不得不勤

八月丁酉先是通政司受四方奏疏非重務者悉不以聞迺送六科至是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訓

五

上知之召叅議賀銀等責曰設通政司所以夾壅蔽達下情今四方言事朕不得悉聞則是無通政司矣朕主天下欲周知民情雖微細事不敢忽蓋上下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昏君其不知民情者多至亡國爾欲朕効之乎自今宜深懲前過凡書奏關民休戚者雖小事必聞朕于聽受不厭倦也

永樂五年四月庚子

上謂侍臣曰朕與卿等論政事每不覺坐久或謂朕曰語多傷氣非養生之道當務簡默爲貴朕語之曰人君固貴簡默但天下之大民之休戚事之利

害必廣詢博訪然後得之非好多言也侍臣對曰舜無爲而治然亦好問好察邇言豈舜不貴簡默哉

上曰不如是不足以盡群情

明決

永樂元年九月丙申錦衣衛引清涼寺僧言近寺軍民牧放牲畜蹂踐寺外之地今捕得其人請付法司治之

上命釋之曰京師隙地少民艱于孳畜寺外有閑地則推以便之乃契佛濟利之心此何必禁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訓

五

閏十一月丁卯寧夏總兵官左都督何福奏謀報塔灘韃賊籠秃魯灰等見在不老山其衆議欲寇寧夏惟賊帥蒐的哥以資糧不給不從

上覽奏顧侍臣曰胡寇至譎此語未必可信籠秃魯灰必心計可行然後發言且胡地非有耕種不過鈔掠豈如中國之人必裏糧然後啓行其以資糧不給爲亂者蒐的哥恐泄其事機故外託此爲說內實陰謀襲我不備朕計此時賊若不出槍桿野狐二嶺及雲州之地必向山西大同其速書勅往諭北京行都督府并山西都司行都司令簡士卒

嚴哨隊固守備不可忽忽既書勅未行山西都司奏報賊五十餘人劫掠仄溝村黃甫川之地皆如

上所計復命侍臣曰今不必別書勅但于勅尾申戒之今虜寇至但堅壁固守彼寇掠無得討窮食乏又懼我軍斷其歸路必自遁去切不可輕追恐人馬俱困墮其計中不可不慎

永樂二年四月甲申釋安慶府民誹謗罪先是有典仗率軍卒往安慶採木道過民家縱軍強取民財民將訴于官典仗教軍誣民為誹謗語縛送刑

部獄具刑部以聞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在帝實訓

上曰民被誣矣諺恒言軍強民弱民安敢肆焉對官軍出誹謗語此必官軍厲民民不堪將訴之則造此語誣民命五府六部都察院共訊其實悉如

上所云遂釋民而抵官軍罪并罪刑部官之枉民者八月乙未有軍較縛至二人言北京城中往往盜剪官馬尾二人專鬻馬尾帽子市此皆因盜所得請罪之

上曰嘗見其剪馬尾乎抑以疑似執之乎對曰實疑而執之

上顧三法司官曰市中貨馬尾帽甚多可盡以疑似罪之乎其釋之

十一月丙寅廣西欣城縣儒學訓導到官歲餘臣中有蠻獠有司招其子弟入學卒無至者訓導自念虛糜祿廩無益于國詣闕白其事禮部尚書李至剛等言不當擅離職請罪之

上曰委其職事而去之可罪以離職無事可治而赴闕自陳蓋非苟祿偷安者其送吏部調用

永樂四年三月乙未禮科引奏都察院逮至嘉興縣知縣李鑑鑑叩頭言臣誠有罪幸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在帝實訓
陛下矜恕

上問鑑何罪左都御史陳瑛言鑑受命籍奸黨姚瑄瑄弟亨當連坐而鑑不籍鑑言初奉都察院文止籍瑄未有亨姓名

上曰罪止于籍非輕矣無上司之文雖當連坐不籍亦是慎重之意知縣無罪其釋之

四月己丑錦衣衛校尉有訐朝臣謗毀時政之失者

上曰此必誣之蓋朝廷未嘗行此政彼安得有此言命錦衣衛詰之果決私忿誣之

上曰人喜聽言之際豈可不審向若不察付之法可則死誹謗必矣小人敢誣君子此風不可長命以較尉付法司論如律

九月癸未

上御右順門三法司官引奏浙西人告數人誹謗罪及追至面對皆未嘗相識告者當抵罪

上諭之曰汝以死罪誣人若朝廷遂聽汝言彼死何辜汝造一言欲殺數人小人雖有無知者豈若爾之險惡汝今實自戕何悔論三法司曰此譬之蛇蝎不可暫留留則復毒人其速誅之即日棄之市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訓

三

十二月丁亥有盜殺人當刑令家人告乞貸死願服役遠方以贖

上曰貪生畏死人之同情豈獨汝哉欲人憐已曷不憐人汝前殺人時都不推恕于今當死乃望垂憐汝若可生則死者何罪命即日誅之

永樂五年二月壬辰有虎賁士百餘人公差至外府其從者掠民財官府出榜禁約虎賁士揭榜訴府官誣已

上曰朝廷置官府牧民彼出榜禁戢軍卒無害民乃其職當然汝沮之是沮朝廷法令汝雖不掠民財

是汝從人安得不知其所為知而不約束與自掠何異命法司以虎賁士及其從者悉治之如法

七月乙亥通政司言有養馬軍人告人呪咀其馬死者

上曰此誣詞也彼不用心畜馬致馬病死豈有馬不病而人能呪死之理愚昧小人誣平民罔朝廷以規免已罪不可聽遂斥之

十月辛卯通政司言紹興民告其鄉人居室違禁上曰未可偏聽南方僻遠之處少經兵革宋元時屋室往往有之豈當一槩罪以違禁其令巡按御史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訓

三

驗視但是本朝禁令之後造者抵罪在禁令前所造雖違法不問

永樂六年四月戊子有告言肅王拱聽百戶劉成言輒罪平涼衛軍者

上曰此或下人所為未必盡出王意初王械成等送京師因顧侍臣曰王居深宮豈得悉聞外事皆絲左右小人作威福于其所好惡者造飾毀譽于王前王與之狎暱有素更不察其言是非而一意從之今過則皆歸于王矣故讒佞德之蠹也林無蠹有美木左右無讒佞有美德不可不去也

十二月丁亥通政司奏北京種田民告運木軍民有怨謗語。

上曰軍民出力運木未免自歎勞苦人情之常也。此人以罪謫彼屯田必造誣以規僥倖脫已罪告訐之風不可長命付法司治之。

永樂九年三月癸酉先是通政司言有指揮首天城衛千戶犯罪繫刑部獄其母致貨託已為賂部官求免已不敢從并以其貨來首。

上問千戶與指揮有舊乎對曰無。

上曰非故舊而輒以違法于之獨不慮事敗哉此非

聖朝世宗錄 卷七 文皇帝實訓 未

人情命法司訊之至是法司奏指揮所居近刑部而千戶之母寓其鄰家朝夕饋子食指揮察其有責索給言已與部官厚可以賂免毋遂致貨傍有欲發其奸者指揮懼遂自首而隱其實情論法千戶之母當準與贓律指揮當罷職謫屯種。

上曰愛其子以賂求免人之常情且婦人烏知法律其宥之指揮始則欺人取貨終則隱情罔上又汗蠟朝臣此不可恕但罷職屯種何以示懲即械送交趾克軍。

九月庚辰通政司言黃巖縣民告豪民持建文時

士人包彙古所進楚王書葉與眾聚觀書中有于犯語請付法司治之。

上曰此必與豪民有怨而欲報之朕初即位命百司凡建文中上書有于犯語言皆朕未即位以前事悉毀之有告者勿行今復行之是號令不信矣况

帝王豈念舊惡帝王之度如海納百川無所不容故能成其大何暇瑣瑣追咎往事所告勿聽十月丙午兵科都給事中倪峻言有內官奏千戶

不待朝命輒發兵捕盜者請治其專擅之罪

上曰國家養兵政以除奸衛民境內盜發千戶能率

聖朝世宗錄 卷七 文皇帝實訓 未

眾捕之使民免于暴橫正是能盡其職若必待奏報而後發兵小則亡逸大則勢張民受害多矣聞豎不達事體爾亦從其言乎千戶無罪永樂十年十一月癸未通政趙居任奏蘇州有逃軍言今年水潦傷田禾乞免秋糧究此人在鄉所行率不法且今歲蘇田少水而奸民多私決隄防

車水入田以壞禾稼冀苟免稅糧耳請俱罪之上諭戶部臣曰言水潦者果逃軍可止坐逃軍罪其言決堤車水求免稅糧恐無是理益與其勞力決

堤車水曷若勞力治田田中所入十分以一分入

官有九分入己豈肯以一廢九自受饑餒耶殆非人情且前時浙江按察司亦嘗浙西水潦趙居任不恤民隱今居任此言未可信仍遣官往視之

庚寅通政司奉有老婦告前夫之子不能供養請治其不孝罪

上問是親生之子否對曰此婦與前夫亦是繼室蓋此子之繼母

上曰所謂子毋無絕道者非謂繼母今繼母改適卽義可絕已失節于夫乃責人不能盡孝所言勿聽

務實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訓

辛

永樂元年正月己未禮部尚書李至剛奏月當蝕不蝕請率百官賀

上曰王者能脩德行政去邪任賢然後日月當蝕不蝕適以陰雨不見耳豈果不蝕耶不許

永樂四年六月己未朔日有食之是日陰雲不見禮部尚書鄭賜等言此

聖德所感召請明日率百官表賀
上曰正朕恐懼脩省之際何可賀對曰宋盛時有行之者矣

上曰于此一方陰雲不見天下至大他處見者多矣

且陰陽家言日食而陰雲不見者水將爲災以此言之可賀乎乃止

七月甲辰

上宴閒與侍臣論及人之壽夭

上曰壽夭在天人貴勉其在己者人壽百歲世多有之然皆身歿則無聞顏子三十令名無窮人苟有德可傳何必百歲之壽

永樂五年五月辛酉湖廣武昌府僧言欲增修觀音閣以祝

聖壽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訓

辛

上不從曰人修短有定數禍福由所行所行誠善福不祝當自至不善禍非祝所能去人但務爲善何假外求哉

永樂七年三月甲辰朔

車駕巡狩北京駐蹕東平州望祭泰山畢顧侍臣曰昔舜巡狩至泰山舉祀禮觀諸侯一正朔考制度而已蓋欲使天下同風後來秦皇漢武皆有侈心登封泰山薦道功德以誇示後世終不免後世之非議我

太祖皇帝一天下立法制五六十年國不異政家不

殊俗朕謹遵成憲此行亦惟欲親巡撫使軍民各
得其所耳侍臣頓首曰

陛下守

太祖之法而以堯舜為心天下蒼生實受其福德秦

皇漢武何足道哉

永樂十二年三月庚寅

車駕北征次清河京城官吏耆老送駕者盈

上進其耆老諭之曰京師人烟輻輳欺詐者多爾等

宜督子弟務生業毋事游惰衣食足則廉恥興

風俗厚而皆本于父兄之教爾等勉之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訓

重

神武

建文時李景隆郭英平安胡觀吳傑竝以兵來攻

上諭諸將曰李九江志大而無謀喜專而違眾英老

邁退縮安復而自用觀驕縱不治傑儒而無斷數

子皆匹夫徒恃其眾耳然眾豈可恃眾而無紀律

則易亂且擊前而後或不擊左而右不相應徒

多何益今彼將帥不專政令不一紀律不肅分數

不明往者鄭村塲之敗如風行草偃其士卒非不

多也大抵將為三軍司命將志衰則三軍之勇不

奮其兵甲雖多糧餉雖富適足為吾之資爾等但

秣馬厲兵聽吾指麾兵法曰識眾寡之用者勝吾
策之者審矣第患爾等過殺當謹以為戒即日渡
河而營是夜大雨平地水深二尺及

上臥榻道且兵端有火光如毬擊燁燁相上下金鐵

錚錚作聲弓弦皆鳴將士皆奮欲戰我軍既渡河

景隆等軍橫亘數十里

上列陣以當之開合數四敵疑不敢進

上諭諸將曰敵雖眾不過日中必破之眾踴躍爭奮

後軍房寬先與敵交戰不利

上率精銳赴之所向皆靡斬敵驍將瞿能父子及其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訓

重

精卒萬餘先是戒張玉朱能等曰必先摧敵鋒繼

以馬步齊進乃令丘福等以萬餘騎衝其中堅不

動

上以精騎數十突入敵軍左掖殺傷甚眾敵勢披靡

莫敢嬰鋒乃麾張玉朱能丘福等馬步齊進人自

為戰勇氣百倍

上遙見我陣後塵起曰此敵人乘我後也乃以七騎

急赴之遇敵二萬與戰連擊殺數十人稍却數十

步而止須臾復馳入敵戰擊殺數十人進退如是

百餘合殺傷甚眾左右曰敵眾我寡難與持久

就我軍併力擊之。

上曰敵精銳盡在此故吾獨當之便諸將得以致力

于彼若往就我軍彼亦合力形勢相懸數倍我衆

殆難破矣于是復進戰不已敵飛矢如注

上所乘馬凡三易三被創所射矢三服皆盡乃提劍

左右奮擊劍鋒缺折不堪擊乃稍却敵來逼而限

以二堤

上復馳馬越堤逆之佯以鞭招後敵疑有伏不敢踰

堤而上遂相持

上曰吾不進敵不速破乃易劍以勁騎驍出敵後突

入馳擊敵勢少動遂敗棄戈而走須臾敵大陣亦

敗奔北之聲如雷遂追擊至其營會旋風折其大

將旗幟敵衆大亂我軍乘風縱火燔其營烟焰天

郭英等潰而西李景隆等潰而南盡得其斧鉞及

委棄輜重器械斬首數萬級溺死十餘萬追至雄

縣月樣橋殺溺踣死者復數萬橫屍百餘里降

者十餘萬悉放遣之李景隆單騎走德州

上率師至通州張玉朱能請曰今密邇敵境而勤師

遠征况遼東早寒恐士卒難勝惟

陛下與計之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訓

五

上乃屏左右密語之曰今敵將吳傑平安守定州盛

庸守德州徐凱陶鎔欲城滄州爲犄角之勢德州

城壁堅敵衆所聚定州亦城完有備滄州土城墮

圯已久今天氣向寒城豈易就乘其無備出不意

急趨攻之敵有必敗之勢今聲言東征者示無南

伐之意以息之耳失今不取彼城完守備恐難用

力凡事貴密故謀令衆知者慮泄玉與能叩頭稱

善我軍過直沽

上語諸將曰徐凱等所設備惟青縣長蘆而已埽壕

兒窻兒坡數程無水皆不備趨此而徑至滄州城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訓

五

下是夜二更啓行晝夜三百里敵兩發哨騎皆不

相遇明旦至鹽倉遇敵哨騎數百盡擒之食時至

滄州敵猶未覺督軍士築城我軍至城下始倉皇

分守城堞衆皆股栗不及擐甲我軍四面急攻之

上麾壯士繇城之東北角登逾時拔其城而先已遣

人斷敵歸路遂斬首萬餘級獲馬九千餘匹生擒

都督徐凱程暹都指揮俞琪趙澣胡原李英張傑

并指揮以下百餘人餘衆悉降咸給牒遣歸

永樂十二年六月戊申車駕征虜駐驛蘭忽失溫是日虜寇答里巴馬哈木

太平把秃孛羅等率眾逆我師見行陣整列遂直
兵山巔不發

上駐高阜望寇已三分路遂令鐵騎數人挑之虜奮
來戰

上麾安遠侯柳升等發神機銃砲斃賊數百人親率
鐵騎擊之虜敗而却兵攻虜之右豐城侯李彬都

督譚青馬驟攻其左虜盡死鬪

上遙見之率鐵騎馳擊虜大敗殺其王千廿餘人斬
虜首數千級餘眾敗走大軍乘勝追之度兩高山
虜勤餘眾復戰又敗之追至土刺河生擒數十人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錄 五

哈木太平等脫身遠遁

永樂二十年三月辛巳

車駕北征駐驛雞鳴山虜之寇興和者聞

上親征遂夜遁諸將請急追之

上曰虜非有他計能譬諸狼貪一得所欲即走追之

徒勞少俟草青馬肥道開平踰應昌出其不意直

抵窟穴破之未晚

六月癸巳

車駕北征次威遠川開平報虜復攻萬全

上召諸將問計皆曰宜分兵還擊

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慮大軍徑搆其巢穴故為此
牽制之術然其眾不多知大軍北行必已喪膽况
敢攻城哉不足慮也明日得報虜攻萬全者其夕
遠遁

七月庚午

上親征北虜至屈裂兒河虜寇數萬餘驅牛馬車輻
西奔陷山澤中遇大雪寇倉卒以其眾逆戰

上麾騎兵為左右翼齊進寇望官軍勢盛欲突而走
上率前鋒衝之斬首數百級寇自相踐死者相枕籍
餘眾散走其地背河前左皆山天軍依山而陣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錄 五

上乘高而望之見寇稍復聚乃麾兵繞出其右十餘

里又急分兵渡河斷其後寇數百人突而右走盡

獲之又麾兵繞出其左十餘里先令甲士持神機

弩伏深林中戒曰寇經此則發又命嚴陣山下以

待已而寇盡棄其輜重馳突而左

上麾御前騎士與山下兵馳追之寇驚走而林間神

機弩競發寇大潰死傷不可數計餘寇尚數百人

馳馬而走

上曰必有首虜其中須擊之率騎兵追奔三十餘里

抵其巢穴斬首虜數十人生獲其黨伯兒伯克

盡收其人口牛羊駝馬焚其輜重兵器幕次豐潤屯諸將皆頓首賀

上曰用兵豈我所得已諸將曰天道福善禍淫

陛下奉天伐罪以保寧兆民豈過舉也

上曰然

七月己未

車駕北征次殺胡原前鋒都督朱榮等獲阿魯台部

屬送

御營備言阿魯台所部初聞大軍出皆憂懼日有背

叛而遁者繼聞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錄

七

車駕親征阿魯台舉家惴慄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

于闊濼海之側直北走矣

上曰獸窮則走然此黠虜未當遽信前哨繼獲魯部

曲亦言虜悉衆夜遁矣驗之而信召都督朱榮吳

成等還發兵盡收虜所乘牛羊駝馬焚其輜重

上召文武諸臣諭曰朕非欲窮兵黷武也虜爲邊患

驅之足矣將士遠來亦宜休息遂命旋師

永樂二十二年六月癸亥

車駕北征次連秀坡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引兵

抵白邨山咸無所遇以糧盡還于是英國公張輔

等奏願假臣等一月糧率騎深入罪人必得

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虜地早寒一旦有風雪

之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明日諭輔等曰昨日之

言決矣古王者制夷狄之患驅之而已不窮追也

且今孽虜所存無幾茫茫廣漠之地譬如求一粟

于滄海可必得耶吾寧失有罪不欲重勞將士朕

志定矣遂命班師

教皇太子

永樂元年十月己未

上御奉天門命侍臣輯自古以來嘉言善行有益于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錄

七

太子者爲書以授長子且曰昔堯試舜自慎徽五

典至納于大麓歷試諸艱乃命以位舜生長民間

躬親稼穡堯尚試之如此朕今令長子守北京親

庶務雖吏案奏牘皆躬閱之以知爲臣之難他日

庶可爲人君也朕少時嘗居鳳陽民間細事無不

究知後受命鎮北方經絕塞冒霜雪與士卒同甘

苦其他所未經歷者則博考于載籍每覽昔人言

行可自警省者讀之不能釋手讀書所以有益于

人然人資稟有強弱泛而不切亦未有益故欲令

爾等輯此教之先定其尺度權衡使中有所主也

永樂二年四月甲申文華實鑑成。

上御奉天門召皇太子授之曰修己治人之要具于此書昔堯舜相傳惟曰允執厥中帝王之道貴乎知要便足為治爾其勉之

皇太子拜受而退

上顧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曰朕

皇考訓戒太子嘗採經傳格言為書名儲君昭鑑錄

今朕此書稍充廣之益以

皇考聖謨大訓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法誠能守此

足為賢君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晉元帝授太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華實鑑

子以韓非書帝王之道廢而不講此其所以亂亡

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等兼輔東宮從容間暇亦

當以此為說庶幾成其德業他日不失為守成令

主

承樂七年二月甲戌

上出一書示翰林學士胡廣等曰古人治天下皆有

其道雖生知之聖亦兼資學問由唐虞至宋其間

聖賢明訓具著經傳然簡帙浩繁未易遽領其要

帝王之學但得其要篤信而力行之足以為治皇

太子天下之本于今正當造學之時朕欲使其知

要庶幾將來太平之望朕間因閒暇采聖賢之言若執中建極之類切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今已成書卿等試觀之有未善更為朕言廣等偏覽畢奏曰帝王道德之要備載此書宜與典謨訓誥並傳萬世請刊印以賜

上曰然遂名曰聖學心法命司禮監刊印賜之

勅皇太子今巡狩北京命爾監國天下之務所繫甚

重爰建文武才德之臣為爾輔贊蓋自古聖哲為

政未有不需賢而能成者爾宜悉心以求益虛已

以納言庶幾整肅弘綱康理庶務然聽言之際宜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華實鑑

加審擇言果當理雖蕪蕘之聽必從之言苟不當

雖王公之貴不可聽唯明與斷乃克有成至于武

備亦宜盡心居處恒重于防閒幾務必嚴于慎密

斯皆致理之要宜祇勤佩服夙夜不忘以副朕付

託之重

四月庚寅賜書諭皇太子曰朕命爾監國凡事務

寬大戒躁急文武群臣皆朕所命雖有小過勿遽

折辱亦不可偏聽以為好惡育德養望政在此時

天下幾務之重悉宜審察而行稍有所忽累德不

細其敬之慎之時

上聞皇太子譴刑部尚書劉觀故也

永樂八年二月乙巳遣書諭皇太子曰前命爾重囚爾奏乞其死見爾重惜人命然十惡不可宥其餘雜犯死罪以下悉從汝言國家用刑貴在得中過則濫不及則弛自今尤宜盡心

永樂十五年七月乙亥賜皇太子務本之訓復勅諭曰往者朕以侍行欲其周知民事遂作書教之名務本之訓此書于帝王修齊治平之道粗備且皆切實之言今別錄賜汝閒暇能沈潛玩味觸類而長大有益矣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訓 聖

永樂十六年正月丙寅以玄兔圖并群臣所上表及詩文賜皇太子且賜書諭曰比陝西耀州民獻玄兔群臣以為瑞且謂朕德所致上表稱賀又有獻書頌美者朕心惕然愧之夫賢君能敬天恤民致勤于理則有以感召和氣屢致豐年海宇清明生民樂業此國家之瑞也彼一物之異常理有之且吾豈不自知今雖邊鄙無事而郡縣水旱往往有之流徙之民亦未嘗無豈至理之時哉而一兔之異喋喋為諛夫好直言則德日廣好諛言則德日增朕夙夜拳拳仰惟

皇考創業艱難懼弗堪負荷不敢怠寧終不為彼所惑爾將來有宗社生民之寄群下有言不可不審之于理但觀此表及詩即俱瞭然而情不能遁矣

永樂二十年三月丁丑車駕北征命皇太子監國諭之曰軍國之務重當明愨勤慎以處之明則能照物愨則能體物勤則無怠事慎則無敗事修是以率下庶幾其可

五月庚辰上駐驛威虜鎮皇太子遣人馳進蔬果賜書諭之曰爾以朕躬勞在外遣人遠進蔬果固出于孝心然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訓 聖

朕此行本為安民顧以口腹勞民非朕志矣且朕付爾

宗社之重但樂善親賢杜讒去佞以保民為務稱朕付託之意爾孝至矣奉養之物繼今勿進

教皇太孫

永樂五年四月辛卯皇長孫出閣就學

上御奉天殿召太子少師姚廣孝翰林院待詔魯瑄等諭之曰人于學問常以先哲之言為主朕長孫天資明睿爾等宜盡心開導凡經史所載孝弟仁義與夫帝王大誡可以經綸天下者日與講說浸

漬之久涵養之深則德性純而器識廣他日所資甚大不必如儒生釋章句工文辭爲能。

永樂十年八月丙辰。

上謂兵部尚書金忠等曰。皇太孫年長有志略。朕令其學問之暇。兼講武事。其遣人往立隸。應天及江北。鳳陽。滁和等府。州北京。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湖廣。境內。選民間子弟。年十七至二十。勇健有才藝者。官給路費。廩食。送京師。俾充隨從。

永樂十二年三月庚寅。

車駕親征胡虜發北京。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錄

器

皇太孫從行。先是

上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銳。勇智過人。今肅清沙漠。令侍行。俾知用兵出奇之法。亦使躬歷行陣。見將士之勞苦。知征伐之不易。又謂學士胡廣。庶子楊榮。諭德金幼孜曰。每日營中閒暇。爾等卽以經史于長孫前。講說文事武備。不可偏廢。

戊戌。

駐驛宣府。

上坐帳中。皇太孫侍側。

上從容語以前代得失事。及君臣相與保全之艱。皇

太孫所對皆合。

上意

上喜。顧謂侍臣曰。人必務學。乃能增長智識。適與長孫語。其所對。悉有權度。非尋常意見所及。亦其比來學問進矣。侍臣叩首賀曰。

太孫殿下資識超越。他日必爲太平天子。

宗社生民之福也。

上曰。朕嘗命東宮官屬。協心輔之。爾等皆須盡心。

四月丁卯

車駕發清水源。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錄

聖

皇太孫從行。

上于馬上。指示山川險易。及將士之勤勞。且曰。汝知吾所以爲此者乎。對曰。

陛下豈爲圖其土地利其資畜。而勤遠略哉。顧此虜禽獸之性。雖施以天地大恩。不知感戴。暫服而遽叛。非獨難之久。亦難制。昔禹之征苗。文王之伐崇。

密。皆非得已也。

陛下尊居天位。享四海之奉。豈不自樂。而仰勞

聖躬。跋涉遠外者。無非欲驅除此虜于絕漠。令不敢

近塞下。使子孫臣民。長享太平之福。

近塞下。使子孫臣民。長享太平之福。

上歎曰孫之語我之心也。

五月癸酉

上駐蹕楊林茂閱武之暇。

皇太孫侍語及創業守成之難曰前代帝王多有生長深宮任于富貴安逸不識民艱經國之務情弗究而至于亡者朕常以為戒汝將來有嗣統之責須勉力學問天下之事須周知人之艱難須涉歷聞見廣而涉歷多自然心胸開豁千萬幾之來皆有以處之而不差矣。

永樂十五年七月乙亥賜皇太孫務本之訓勅曰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訓

獎

爾嗣有

宗社人民之寄今閒暇宜與儒臣講明此書而服膺之庶幾克稱他日太平之望欽哉。

永樂十七年八月癸未勅皇太孫曰爾年已長宜讀書明理以成大器古帝王皆以讀書明理為本未有不如是而能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爾克勤學問他日用之不窮。

宗社可以永安天下皆蒙福澤爾其勉之。

十二月丁亥勅皇太孫曰立身之道莫先孝弟忠信四者之行立于身明君臣之義篤父子之親厚

兄弟之愛盡長幼之序信以服眾仁以撫下恕以待物非正言不發非正道不履親仁賢遠奸佞節嗜慾戒荒暴振綱紀別淑惡明賞罰以保

宗社悠久之託為天下生民之福爾其勉之又曰比聞出郊圍獵一軍害民即能懲之以法使田里皆安毫髮無犯人傳爾之善至于北京朕聞之甚喜此可驗爾勤學之効矣大抵兵民相須撫恤惟均苟有所偏必為所怨今爾于此一事使百姓感德軍士畏法足為善行夫今日行一善明日行一善爾雖不自覺而善名自然播之天下將有不令而從不言而信者矣自今更宜夙夜勤勵讀書明理以廣其智識將來德成業就為天下所瞻仰亦不負朕期望之意欽哉。

皇明世法錄

卷七

文皇帝實訓

獎

皇明世法錄卷之七

明世法錄卷之八目次

太祖文皇帝寶訓

睦親

戒飭諸王

警外戚

仁政

恤民

重農

安民

寬賦

皇明世法錄 卷之八目次

賑貸

恤災異

抑祥瑞

皇明世法錄卷之八

史官 陳仁錫 謹閱

文皇帝寶訓

睦親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己亥

上以盛暑賜書在京諸王曰吾與諸弟皆

先帝子往者各在一方有一歲得一見數歲得一見

者手足之情不能自已今吾承繼大統諸弟早暮

來聚豈不甚愜于心顧炎暑方盛舉動煩勞可三

日一朝用稱友于之意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寶訓

九月己丑勅遼王植曰

皇考太祖高皇帝封建諸王藩屏

宗祖傳序萬年與國同久建文君信任奸回以殘骨

肉朕于其時道于危禍不得已而起兵賴

天地

祖宗之靈克平內難建文君之隕自絕于天朕為諸

王臣民推戴以君主天下方欲與諸弟聚處同天

倫之樂而賢弟以遠地荒遠經涉海洋餽運為艱

固請改國荆州且以廣寧重鎮就留三護衛于彼

以益邊防欲于別給一衛備使令言之再三

卻而復至謙約之誠溢于言表去衆就寡厭遠懷

邇手足之情何忍違抑今勉從所請建國荊州而

仍舊封號軍衛已令兵部改撥用稱吾弟之意

永樂二年九月庚戌賜書晉王濟煇曰得奏欲上

護衛及所畜小鞋鞞夫護衛昔爾父受之

皇考其何可辭爾惟當脩德行善豈可因一二小人

為非輒自疑而欲上護衛耶所奏不允其小鞋鞞

護衛有缺伍者就以補之

永樂三年五月壬戌蜀王椿進荔枝等物

上賜書荅曰比送至荔枝諸物具見厚意惟賢弟抱

明達之資敦忠孝之義處善循理秉心有誠稽古

博文好學不倦東平河間無以過也引聯蜀國山

川邈遐賢賢親親不忘朝夕勉自愛重用副所懷

十月戊辰周王橚遣人賫奏深陳悔罪改過之意

上喜命侍臣封橚所奏遣人賫示齊王橚而賜書荅

橚曰得奏具見賢弟遷善之誠良深嘉悅兄之心

惟欲與諸弟同享昇平悠久之福使諸弟皆同賢

弟此心福慶豈有窮哉賢弟宜益加持守為諸王

表率隆藩翰于國家昭令譽于無窮此兄之所深

望近齊王數為不法已封賢弟今日所陳者示之

亦冀以興起其遷善之心

戊子賜周王橚等皇明祖訓且諭之曰

皇考所以垂訓子孫至要之道具在此書朝廷常守

之可以永安

宗社藩王常守之可以長保富貴朝廷與藩王本同

祖宗所出但能皆以

祖宗之心為心則自然各盡其道前代有帝王不能

保全宗室如宋太宗亦有宗室不能自保全者如

周三監漢七國此皆是不能以

祖宗之心為心朕與諸弟各勉之時橚子衆特賜十

本

十一月乙未齊王橚上表悔過謝罪賜書荅曰覽

表云繼今改過不復為不義詞意懇至深慰吾意

兄弟之情豈有他哉但欲相與同享富貴保令名

承終不墮耳吾弟勉之今後護衛人犯法須如律

處治若非王府之人有犯須歸有司王府不得干

預將來吾弟所行皆善其樂不可言而兄亦與有

保全骨肉之美吾弟勉之

永樂四年五月辛亥以秦王尚炳將歸

上召其從臣諭之曰王前在國中言動時有錯謬朕

遺書之類問克自省政今日見王應麟進之循循合度甚適朕意此皆爾等之力長史以下皆叩首曰此繇王天資之美克奉

陛下聖訓臣等庸愚實無所効力

上曰美玉非資良工不適為器嘉木非得良匠不適

為材人之成德亦然爾等宜益盡心輔王雖小過必規正之雖小德必勸成之言小過無害則至于大過謂小德無益則至于無德不可因循但和平以導之從容以入之積以誠意未有不相信者王能脩善行汝曹亦有令名其往勉之命賜紗衣一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選 寶訓 四

襲道里費視常例加倍

永樂六年五月戊午

上以瀋安唐郢伊魯六王將之國命戶部歲給祿米各一千石免其護衛軍屯田三年仍勅王府文武官屬曰封建宗親所以藩屏國家必在得人以為輔導今諸王年長皆應就國爾等宜竭誠匡贊惟德惟義一遵

祖訓惟孝惟忠用固藩屏王有無窮之福爾等亦有無窮之譽欲識各賜鈔百卷

八月乙未

平陽王濟熿曰爾與兄高平王

同母今爾兄蚤亡歲祿例當罷支以爾能養其母與爾兄歲祿內存米二百五十石以益供養之資又聞爾能念同胞之義為之維持家事整治墳塋深慰朕懷未入之處已貴乎脩德德盛則業廣業廣則福隆庶幾不忝厥世而令名無窮爾其勉諸

永樂七年五月癸酉賜伊王持書曰古之聖賢皆

貴改過吾弟前者之失今能省悔朕甚嘉悅當國

家無事正欲相與同樂太平音樂亦常情所宜但

不至流蕩可也自今國中諸事皆須審而行之不

可怠忽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選 寶訓 五

永樂九年八月丙辰禮部言庶人轉之妃鄧氏卒亦當以庶人禮葬

上曰轉雖以罪削爵親親之誼寧過命仍以王妃禮葬之

永樂十一年正月乙未禮部言長山王賢峻薨

上惻然曰

皇考之孫也其父有罪不得相及其遺官賜祭命有司治喪葬賢峻庶人轉第二子也

永樂十四年七月癸丑賜書褒答蜀王椿曰去年

谷府隨侍都督張興來言德潛萌異圖言之不

再

四

兄未之信，今得賢弟書，具其實事，人之無良，一至于此。賢弟此心，周公忠存王室之心也。儀賓願瞻回附黃金二百兩，白金千兩，鈔四萬錠，玉帶一圍，金織袁龍紵絲羅衣九襲，紵絲線羅紗各五十疋，絨錦十疋，練絹十疋，堯羅錦十條，高麗布百疋，米千石，胡椒十斤，馬十匹，鞍二副，往致兄意，至可領也。

永樂十五年十二月甲午，楚王楨進馬二千匹，上喜，受百匹，賜書報曰：領賢弟厚意矣，畜馬甚勞，已受百匹，餘悉遣還，可分遺諸姪也。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六

永樂十六年五月戊辰，遣官以書諭代王桂曰：王前違背

祖訓，屢為非道，所以罷革王府官屬者，蓋欲王深圖省改，以不忝所生，比聞王能悔過，改行守法，良用嘉之。今特勅所司，每歲加王祿米二百石，增隨侍軍士五百，復除長史紀善等官，為王輔導，王其益懋，進脩，以副朕友愛之意。

永樂二十一年八月乙亥

車駕北征，胡虜穴沙城，召晉庶人濟熿及其子美圭，至濟熿晉泰王長子洪武中嗣王爵。

上靖內難，承大統，而其躬平陽王濟熿，慶成王濟熉，永和王濟煥，並奏濟熿心懷忿恨，圖為不軌，上優容之不罪，但屢勅訓諭而已，而濟熿等言之不

已。

上遣人察之用。

祖訓免其父子為庶人，俾守恭王墳園，至是

上軫念至親，召至，將封美圭為郡王，時公侯伯五府

六部交章劾奏其罪不宜封。

上諭群臣曰：罪廢十年，人之恒情，不自懲艾，且仁者

不絕人之祿，矧吾至親，其能忍哉！爾等勿復有言。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七

上從容諭濟熿曰：昔守謙有罪。

皇考以公天下之心，不得已廢之，而不絕其後，仁義

兼盡矣。爾父朕親兄，朕豈有惡于爾哉！爾懷不臧，

屢戒飭不聽，惟大義之不可容也，故免爾王爵，亦

豈朕心所得已也。然十年之間，朕未嘗忘爾人孰

無過，能改斯善，爾勉之。今封爾子為郡王，俾爾享

祿，養以終身，其無以恩為怨。遂封美圭為平陽王。

論之曰：爾其率德改行，以益爾父之愆，盡忠盡孝，

用不忝祖宗，終保祿位。遂賜冠帶襲衣貂裘鞍馬，

及金銀鈔幣牛羊等物，遣中官護送其父子往居。

平陽復遣中官詣太原送舊所隨侍人悉還之其
有坐濟燼事逮繫者悉釋之命錦衣衛撥校尉五
百太原護衛撥官軍一千以備從衛命吏部除官
屬禮部給儀仗及醫士厨子靡不悉備

戒飭諸王

戒世子郡王輔國將軍附

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辛未賜代王桂書曰吾弟
言女戶徐忠欲得知奉天靖難功臣例陞指揮使
徐忠本黨附群奸以危我者為吾弟故釋之不問
而忠猶妄觀非分之恩且忠何功欲得陞官朝廷
以名爵為激勵有功者不敢吝無功者不敢濫惟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臣類訓

八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臣類訓

九

其至公乃是服眾今若無功濫予將來何以使人

舊制女戶但授百戶今授徐忠以百戶庶幾不違

皇考家法

永樂元年二月乙卯賜代王桂書曰別久懷思不
忘聞吾弟在國縱殺戮取財物人甚苦之人言雖
未可必信然告者眾矣果若其言吾弟大戮夫天
下之人皆

皇考四十年辛勤保養以遺子孫今兄嗣位亦惟體
皇考之心保之愛之豈敢輕有所傷害而吾弟視之
不如土芥殺之不如雞豚夫其罪當殺猶當請命

于朝况不聞有罪乎吾弟縱恣暴戾如此獨不記
建文時拘囚困苦之辱耶今日脫吾弟囚辱復諸
富貴安樂之地乃虐人無己人其謂我何其審思
之有之則速改以從善果若無之亦須戒慎以弭
人言庶副同氣友愛之意

三月丙午賜秦王尚炳書曰比以爾弟永興王尚
烈年長令暫居鞏昌講誦詩書練習武事以成德
器昨聞過鳳陽自留守司官下至指揮小校皆被
箠楚人不能堪竟莫明其何罪夫國家篤于親親
宗室謹于禮法斯共保富貴令聞長世尚烈所為
若此豈保富貴之道凡今臣民皆

太祖皇帝數十年教養者况鳳陽

祖宗肇迹之地過其地虐其臣民豈賢子孫所為乎

本欲罪其從官但以方出姑釋不問爾其長兄當
深戒之使改行為善將來有成非獨慰爾父于冥
冥亦稱親親之意爾之兄弟亦得以俱成令名也
五月丁丑賜岷王榘冊寶并勅諭之曰昔

皇考封建諸子以衛邦家而爾在建文時被收冊寶
拘囚困辱蓋已極矣朕即位之初篤念親親復爾
封爵召還京師爾宿留不至乃恣行威福擅徇方

面諸司印信殺戮官屬使軍民及蠻夷之衆驚疑不安及至京又出語悖慢略無敬君事長之理且當有事

宗廟之日沉酒酣醜無顧藉至對闕堅則俯首下氣言之可傷而冥焉無慚如此尚可存爵土耶今以同氣至親特略爾過仍賜冊寶俾守舊疆尚改行易慮親君子遠小人進學脩德用藩屏國家毋作匪彙以貽後悔欽哉毋忽

六月壬子代王桂有罪削其三護衛止給校尉三十人隨從仍賜勅諭之曰爾所爲傲狠悖慢上違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十

祖訓下虐軍民無君無兄大逆不道朕以同氣之故不欲遽絕特遣人召爾冀面訓誨庶其改過以全親親之義爾違命不至及再召始就道然今天氣已熟道途遠遠于朕心有所不忍勒至即日歸國其本府三護衛官軍悉革去惟留校尉三十人隨從其文職官俱存輔導爾宜省愆改行毋貽後悔八月辛酉賜晉王濟熿書曰比有自山西來者言爾弟濟炫數以圖書擅給驛馬我國家定制遇急務以符驗給驛馬無符驗而擅給者有罪今以爾弟之故姑屬法不問然其有過不使之知則恐將

來復蹈前失爾爲之長兄宜善諭之使奉法循理永保富貴庶不辱前人爾有愛弟之舉朕亦不失親親之道

十一月丙子先是有首寧王權誹謗屢鎮事者

上曰此不出王蓋小人爲之以陷王譬如愛木必去其蠹凡再遣人捕之權皆掩蔽不發至是賜權書曰兄弟同氣至親兄數年躬履艱難亦爲保全骨肉豈有他意近者之事既悉置不問但欲去二三人小以示警爾而固爲遮蔽易曰爾國承家小人勿用蓋用小人必害國家所以決欲去之者爲賢弟計也書至更不必蔽亦不得有所畜疑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七

永樂三年五月丙辰

上以代寧秦晉永興高平平陽諸王所爲過失日多思豫訓戒以全親親之義賜書問楚齊蜀等王曰易曰履霜堅冰至孔子釋之曰其所繇來者漸矣繇之不早辨也故凡事慮于未萌則有益論于已然則無及我

皇考太祖皇帝創業垂統爲子孫帝王萬世之計惟欲本支各盡其道朝廷馬于親親藩國重于守法朝廷之紀綱明正親萬不齟齬于其間藩國之禮

簡不踰朝廷不苛責于其上。恩不至于掩義。義不
至于傷恩。

宗社永有磐石之安。親藩同享無疆之福。此

皇考立法之意。亦吾繼述之意。而諸弟姪之意。亦皆

然也。吾常思之。朝廷不能篤親親之道。是不孝于

祖宗。不友于兄弟。不慈于子姪。棄仁背義。咎孰大

焉。昔建文嘗蹈此失矣。吾卽位以來。恒切戒此。聞

居獨處。教詔子孫。亦准在重骨肉手足之恩。不可

爲非禮苛責之事。言出乎口。心通乎天地鬼神。蓋

吾躬當奉藩。豈有不能身體其事哉。夫爲藩國者。

皇朝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五

亦當體朝廷之心。而亮其誠。天下之事至繁。一人

之精力有限。智識豈能悉周。區畫豈能悉當。若吾

于兄弟子姪行有未至。亦宜以情恕之。比代寧秦

晉永興高平。平陽諸王。不亮吾心。稍不順意。內懷

怏怏。或聽小人。教誘爲非。甚者形諸怨謗。履鎮所

爲。不知不仁。固少年寡學之過。吾恐傷同氣。已皆

容忍不問。然此特私恩耳。爲君之道。必正公義。而

後有以服天下况法度者。

皇考之法度。吾嗣位而不能守之。又何以服天下之

心。故雖不可虧親親之私恩。亦不敢廢天下之公

義。夙夜思之事。有兩難。欲直言其過。使之圖改。則

恐傷恩。欲隱忍不言。將來積過愈深。理不得容。是

陷之于罪也。至此非惟吾心不能自安。天下之人

亦謂吾徒能愛之。不能教之。養成其過。故皆直言

以戒之矣。雖未能必其不逆于心。若有亮吾之意

信而從之。他日德成名立。享其安榮。與國家同久

豈不兩盡其美哉。茲特遣書陳布。惻欵繼今之後

吾惟常念親親之恩。勿使諸弟姪亦惟常念

皇考之法。具在各盡乃道。其保富貴。豈有涯哉。吾之

所言。

皇朝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五

天地鬼神鑒臨在上。惟宗國諸王亮之亮之。

六月癸酉。賜晉王濟煇書曰。昨令爾弟慶成王濟

炫暫居潞州。聞爾不忍其去。甚見同氣之情。然吾

以其年逾冠。宜令居外。涉歷庶幾有成。不意濟炫

至彼。恣縱非爲。徇私滅公。違禮壞法。如護衛軍人

爲強盜。既不以問。又不罪之。及朝廷遣人捕之。乃

造飾僞詞。曲爲掩蔽。豈是臣子之道。今以至親姑

容之。俾改過自新。且令仍回太原。爾愛弟之心。素

厚。宜朝夕訓戒之。使毋蹈前非。勉于善行。庶幾可

保富貴。

七月癸卯賜書周王櫛曰比各府職錄周府長史司務文來奏夫朝廷與王府事體不同長史司專理王府事豈得通行號令于封外與朝廷等一家有一家之尊一國有一國之尊天下有天下之尊卑不踰尊古之制也今賢弟居國如諸子擅行號令于國內其亦可乎若奸人造計離間即其實以開當究治之如實賢弟所命則速遣人收還仍嚴戒長史行事存大體毋貽人譏議

九月乙巳屢有告齊王博不法者

上賜博書曰比數有人言王過失以兄觀之王豈有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學論賞訓

高

他也但由性躁急下人不能堪耳今兵荒之餘民始蘇息宜重愛恤何忍復苦之且所當深慮者刑罰太過將左右之人或萌不測噬臍無及古人覆轍可以鑒戒繼今宜涵養德性寬以馭下用保始終

十月丁卯有告齊王博不軌事者遣人密察之還奏皆實乃封告詞示之且賜之書曰王比為悖逆之事屢矣但兄弟至情不欲斷暴夫人孰不知善之當為而惡之不當為王舍其當為而從其所不當為果何恃而然屢以書戒王而恬不知悔恣肆

且其非分之思不可數得王其省之毋貽後悔

永樂八年十月乙卯

上聞周王櫛于國中作殿奉祀

太祖高皇帝賜之書曰禮支子不祭王國廟祀則肇于始封之王

太祖高皇帝之祀朝廷自有宗廟王今祀于國中過

矣孔子曰祭之以禮若不得為而為之不可為孝

王其審禮而行毋貽譏議

永樂九年二月壬辰遣勅飛檄秦王尚炳曰昔周

天子遣使賜齊桓公斂且命勿下拜桓公對曰天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學論賞訓

五

威不遠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遂

下拜登受春秋書以示褒遣使賜晉侯命晉侯受

玉帛使者歸曰晉侯其無後乎戒肅公受脈于社

不敬劉康公曰成子惰棄其命矣後皆不得其終

春秋書以示戒比屢遣人賁符至王國王不出迎

但令內堅取入及出見使者又侮慢不恭此皆王

不學之過不學何緣達禮致王于此者皆長史紀

善典職之失職也其誠遠京師王自今勉力學問

庶幾寡過

永樂十五年二月癸亥谷王穗以謀逆削爵為庶

人革去護衛及長史司等衙門嚴密論議曰爾頃
恨兇慘棄滅天倫造爲反逆賴

天地春佑

宗社之靈蜀王忠孝發爾陰謀罪狀顯著諸王群臣
咸請明正國法尚念至親曲加寬貸今爾王爵
降爲庶人以全餘生朝廷于汝恩甚厚矣其深省
之

永樂元年四月甲子楚世子孟悅奏徵遣人于河
南境內買人口賜手勅諭曰昔秦愍王遣人于浙
西買人口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錄 七

太祖皇帝聞而怒之秦府官屬及浙江鄞縣承行者
皆被罪前鑒不遠也且河南汝伯父周王封地滋
所遣人入其境或有縱恣違禮將斥爲爾之過可
不慮乎况此舉非出汝父意其已之

永樂十五年十二月癸卯遣勅戒永和王濟煥曰
凡朝廷儀物制度等差哉然不可違越比聞爾擅
造印章僭用竊視竊緝緝王之實可用爾擅爲
之越禮分矣以爾年及及志爾父同氣之故姑宥
不究自今宜謹遵禮法毋蹈前過

永樂十年二月壬戌勅靖江九府輔國將軍贊億

曰監察御史言爾交通外國以錢貸民多取利息
至繁人妻孥通脇鬻居以償所負古畜馬乘不容
干雞豚伐木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
之臣國家舊制四品以上官不得與民爭利汝宗
室之親乃恣肆如此果爾所爲則赴京面陳若左
右小人假爾名爲之詐誠造京師

警外戚

永樂二年四月丙戌春坊官劾奏中軍都督僉事
李諒于文華殿早朝百官班退之後諒獨進啓事
有違禮法請治諒罪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錄 七

上命姑宥之而勅賜諭諒曰朝廷之法公子天下不
以親疏有間朝儀凡百官謁東宮階進階退不許
獨留私見乃謹始防微之道令行之初爾首犯之
帝王行法先于貴近朕念親親之故曲宥不問其
戒之愼之非分之恩不可再得爾其欽哉

永樂四年五月戊午有告故駙馬都尉富陽侯李
讓家人中鹽虛買實棧下錦衣衛獄又行賄衛官
事聞侯之子懇謝過丐免

上曰法度與天下共不爲私親費爾曹政當奉法報
恩豈可恃恩撓法夫欺誣以苟利與賄賂以起刑

雖爾曹不得免况家人乎召都察院臣諭曰宥罪可施于疎賤而貴近不可倖免刑法必先于貴賤

則疎賤可以知警富陽侯家人其治之如律

八月乙巳賜趙王高燧書曰比聞都指揮欵台乘

馬過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之門容怒其不下筆

楚幾死欵台靖難功臣豈當非禮陵辱爾非不知

亦不以聞自洪武以來往來駙馬之門何嘗有下

馬之令晉王敦為駙馬縱恣暴橫卒以悖逆滅亡

覆轍在前可再蹈乎此書觀畢仍以示容其受使

令辱欵台之人械送京師

卷八

文皇帝實訓

文

永樂九年十一月辛巳建陽鎮衛撫武戡有罪逮

至戡

孝慈高皇后戚屬時守徐王墳于宿州縱恣不法

上以先后之親特宥之戒之曰古之賢外戚皆務守

法法者防制于未然遵之則吉違之則凶朕為天

下主一遵

皇考成憲不敢違爾乃敢悖恩縱肆藏匿逋逃輕犯

國法今念

皇妣之親姑曲法宥爾自今宜政行為善庶幾享福

若復不改國法必誅慎之慎之

永樂十年八月己巳皇親徐赫匿逃只法司請罪

之

上召赫諭曰疎遠小人尚相戒守國法不敢違汝敢

狎恩先衆犯法昔中山王勳親大臣謹守法度不

敢縱越分毫故能流慶子孫汝今縱肆如此豈是

受福之道赫惶恐叩首

上顧法司曰不可以私廢公治之如律

永樂十一年九月壬午府軍衛指揮使張和奏事

畢辭歸南京

上諭之曰皇親最當守法不守法罪比常人有加開

平王永城侯德慶侯之家恃外戚生事壞法皆取

滅亡前鑑不遠汝今富貴但常不忘貧賤時自然

驕逸不生若溺富貴而忘貧賤奢傲放縱以凌虐

人有英明之君在上必不恕爾爾宜慎之昶頓首

謝命禮科賜鈔六十錠又諭之曰此賜非多爾能

守法保富貴何啻萬倍于此昶皇太子妃之兄

上頗聞昶弟旭居鄉驕橫不欲顯斥之故因昶致戒

云

仁政
永樂二年二月己丑刑科給事中奏強盜該死罪

其中有年十五以下者兩人昨蒙

恩宥其死但沒入習匠輪作終身臣等揆理論之彼

雖年幼既能行劫亦當被刑不宜免死

上不從曰童稚未成人者本無知覺向非成人者誘

之豈能自為盜耶朕特推此情矜之耳又曰古耄

悼不加刑二兒去悼之歲皆不遠况試其力皆不

能勝二斗粟果有秦舞陽童區寄之能可曲貸乎

七月戊辰大理寺言有犯法者當黥

上曰免黥既而諭之曰朕免之者慮過其自新之路

人孰無過亦有誤犯而非故違者如既黥之彼雖

有遷善之意顧其身已墨亦自怠矣故朕于墨刑

不輕用也

十月庚辰刑部尚書鄭賜等言比軍士初犯罪者

皆蒙宥免小人作過豈當全無懲戒

上曰天不予惡木廢發生君亦不予小人忘矜恤朕

特矜其初犯耳如怙終固不宥也

永樂四年正月己亥豐城侯李彬新城侯張輔等

往河南阜君山捕盜陞爵

上諭之曰盜本良民但為有司不能撫綏更加酷害

石聚為盜彼豈不愛其生蓋出于不得已汝往先

遣人招撫示以生路若能散歸農畝即是良民不
必窮治大抵官軍所至必累及無辜爾等此行當
以保民為重無重困之

壬寅琉球國進鬪者四人

上曰彼亦人子無罪而刑之何忍命禮部還之禮部

臣言還之慮阻遠人歸化之心請但賜物止其再

進

上曰諭之以空言不若示之以實事今不遣還彼欲

端朕必有繼踵而來者天地以生物為德帝王乃

可絕人類乎竟還之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五

十二月癸丑

上與侍臣語知京師之人多有疾不能得醫藥者歎

曰內庫貯藥材廣而不能濟人于闕門之外徒貯

何為命太醫院如方製藥或為湯液或丸或膏隨

病所宜用于京城內外散施仍訪朝臣中有通于

醫者俾分任其事又曰朕一衣一食不忘下人之

艱猶于咫尺不能有濟何況遠外遂命禮部申明

惠民藥局之令必有實惠勿徒為文具而已

永樂十一年七月壬辰遣使賫勅諭交趾布政司

及府州縣官曰交趾新附之民舊業多廢爾等宜

輕徭薄賦勸課農桑務崇寬厚無爲刻薄勤加愛恤使遂其生息以漸興于禮義之化庶幾爾等可爲盡職其勉之哉。

永樂十三年二月乙未釋工作囚徒四千九百餘人先是

命出繫獄囚輸作贖罪旣而多亡者有司請捕之

上謂工部尚書吳中曰人逼于饑寒雖慈父不能得之于子今亡者必其衣食空乏出不得已遂命見役者俱還家期秋成後赴工今下有不願去者七百餘人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實錄

重

上憫其感恩急于趨事弁其欲回者皆釋之

永樂十五年九月辛巳

上謂行在工部臣曰四方之人服役京師者水土異習加以寒暑勞勩蓋有致疾而醫藥久未痊者此皆盡力奉公當加恤之今天氣已寒其給行糧遣人護送還家仍令有司善存撫之

郵民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甲辰

上諭群臣曰朕居藩邸時凡百姓艱苦靡不知之數兵興北方之民疲勞尤甚朕所以舉義者爲

宗社生民之計今

宗社旣安而北方之民未安吾夙夜不忘遂命前工部尚書嚴震直戶部致事尚書王純應天府尹薛正言等分往山西山東河南陝西等處巡視民瘼何弊當革何利當建速具奏來

十二月癸酉

上謂戶部尚書夏原吉曰江北地廣民稀務農者少皇考時嘗遣人督民耕種近因兵革蝗旱人民流徙廢業今不及時勸民使盡力農畝將不免有失所者來春宜早遣人督勸因歎曰古者民無菜色然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實錄

重

後天子食日舉以樂朕爲天子誠使四海皆給足雖不盛饌以樂侑食未嘗不樂

永樂元年二月乙卯命監察御史分詣各布政司

巡視民瘼陛辭

上諭之曰父母于赤子先寒而備之衣先饑而備之食適其溫飽之宜避濕就燥以處之無所不盡其心入主爲民父母理亦當然朕居深宮一飲一食未嘗不念及軍民然在下之情不能周知爾等爲朝廷耳目其往用心咨訪但水旱災傷之處有司不言者悉具奏來其軍民之間何利當興何弊當

車者亦悉以聞

戊辰

上諭戶部兵部臣曰數年用兵軍民皆困今方與之休息數有令擅投一軍一民者處重法比聞衛所府縣都不遵承仍襲故弊私擅差役如驅犬羊無復分毫矜恤之意是上不敬君命下不恤人窮人之蘇息何遂爾等其申明前令自今有犯者誅不宥

三月辛丑南陽鄧州官牛變死者多有司責民償甚急民貧至有鬻男女以償者事聞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錄

畜

上怒甚曰孔子聞廐焚問傷人否不問馬蓋為人貴于畜今以人易牛何其不仁况畜牛本以為民今乃毒民如此命有司牛死者悉免償民所鬻男女償牛者官贖還之仍命法司治有司不奏而擅責民償之罪

四月乙丑賜書楚王楨曰所奏府中欲脩造凡于賢弟豈有吝惜意但天下初定衆心未安勞困未甦兼旱蝗相仍民苦寒餓安養休息方在此時故即位之初首詔天下不急之務悉停罷今後宮為建文所焚東宮亦拆毀皆未敢興造賢弟幸體斯

意府中宮室損壞者姑用護衛之人隨時修葺俾

民安歲豐然後量撥軍民為之如此公私兩利矣

五月丁丑勅戶部臣曰朝廷設官分職本以治已

治民之道在安養之而已故即位之初一遵

皇考成憲首命爾等荒蕪田土無人佃種者即令所

司覈實蠲除其租庶不貽患于民爾等略不體朕

愛民之心因循翫愒視為虛文有司拘于歲額一

槩徵收下民之情鬱而不達朝廷惠澤遏而不下

此豈大臣為君為民之心其速下各布政司府州

縣但有荒閒田地無人開墾即于歲租額內削除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錄

畜

庶幾民免橫擾之苦

戊寅賜書秦王尚炳曰前以諸群王年長欲令出

居外郡為講讀練習之計今四方來奏求旱蝗蠲

道瑾相望因念諸郡王所至脩葺供億之費不免

重勞軍民如永興王未行且令在國俟一二年歲

穀豐登然後遣行其所脩治居室即日停罷

十一月壬辰早風雨溼寒

上召工部尚書黃福等曰濟河之民服役久衣食未

必盡給今且遽寒其各賜鈔二錠罷遣歸未畢之

工令京衛軍士充軍成之軍士仍賜鈔克顧直

閏十一月乙卯戶部臣言近定使臣往來廩給正
于見有儲積之處通支自濟寧若干程至德州卽
先于濟寧通給自德州計若干程至北京卽先于
德州通給今濟寧德州皆請令民于見有儲積之
處轉運米粟往緣途驛館頓貯待給爲便宜從之
上曰此徒知便于官豈顧不便于民北方之民勞悴
未蘇寒不得衣饑不得食朕早夜圖休息之更安
忍重勞之轉運勿聽

永樂二年正月丙午各布政司府州官進表者辭

歸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五

上諭之曰治天下者以天下之心爲心治一方者以
一方之心爲心朕居君位夙夜念慮未嘗忘民每
思飲食衣服百物之奉皆出民力民或有寒不得
衣饑不得食勞不得息朕何忍獨安爾等皆以才
賢爲國家任牧民之職夫受人寄者當盡己之力
爲人上者當推己之心治民之道惠養爲急不害
播種則民無饑不妨蠶桑則民無寒蓋民之衣食
皆出己力未嘗仰給公家惟賴公家統理以免強
凌衆暴之患耳爾等當明其利害順其好惡去其
爲惡之人則爲善者自安懲其趨末之習則務本

者自固無有所擾之况數年以來軍旅供給民勞
爲甚今略得休息正如病者初差宜保養調護若
復勞擾病將愈深其歸戒之

十月丁亥戶部尚書郁新等言御馬監索白象食
穀

上曰白象何補實用乃欲奪民食以飼之此古人所
謂率獸食人者勿聽復召御馬監官責曰汝輩坐
食膏粱身衣輕煖豈知百姓艱難計象一日所飼
穀當農夫數口之家一日之食朕爲君職在養民
汝輩不令朕知而爲此事是欲朕失天下心如復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五

敢爾必誅不宥

十一月丙辰工部侍郎趙穀等奏鎮江府民言乞
于本處鑿山開河以便漕運約用九十八萬人數
月可成請遣官驗視

上曰爾任大臣顧不能料制其事而必欲遣人驗視
耶數年以來民困爲甚非有人不得已之事豈可
輕役且役九十八萬人即費用如許人供給之騷
動數十州縣爲百姓植禍矣豈不殆哉遂寢不行
永樂四年四月戊寅

上諭戶部臣曰朕念北京數郡之民比年軍旅困于

供給故特免租稅以優之。其耆老近日多有來謝恩者。今春作方興老人正當勸督子弟勤力田畝。不宜妨其所務。况衰倦之人。豈堪跋涉遠道。即檄諸郡止之。戶部言下人受恩感戴。出乎忠誠。恐難止不從。

上曰朕心在實惠及民。不務虛文勞民。其止之。

永樂五年五月辛未

上聞河南饑而有司匿不以聞。因命刑部悉逮寘于法。又勅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等曰。國之本在民。而民無食。是傷其本。朕自嗣位以來。夙夜以安養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錄

七

生民爲心。每歲春初及農隙之時。勅郡縣浚河渠。修築堤岸。陂池。插蝗蜂。遇有饑荒。卽行賑卹。比者河南郡縣薦罹旱澇。有司匿不以聞。又有言雨暘時若。禾稼茂實者。及遣人視之。民所收有十不及四五者。有十不及一者。亦有掘草實爲食者。聞之惻然。亟命發粟賑之。已有饑死者矣。此亦朕任用匪人之過。已悉寘于法。其榜諭天下。有司自今民間水旱災傷。不以聞者。必罪不貸。

八月壬寅。廣東布政司言揭陽諸縣民多流徙者。近招撫復業。凡千餘戶。戶科給事中秦此皆逃避

差役之民宜罪之

上曰人情懷土。豈樂于遷徙。必有不得已而去者。既復業。則當撫綏之。何忍復罪。爲人上者。宜戒刻薄。遂勅廣東布政司及郡縣善撫輯之。

永樂七年正月甲寅

上謂禮部尚書呂震曰。朕今巡幸。益古人省方觀民之意。服食之物。皆備以行。都無取于民。尚慮有司不體朕心。妄有科擾。使民未見德而先受害者。必不宥之。其遣使先諭途所經。又北京所屬郡縣。朕至日。止令正官一員朝見。毋侵擾百姓。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錄

七

永樂九年三月庚辰。温州府民言本府歲輸白礬數千斤赴京。阻隔山路。負運實艱。乞附載海運舟輪京爲便。

上問工部臣曰。礬欲何用。對曰。用以染色布。曰。特染布耳。而勞民于數千里之外。可罷其歲運。自今製布衣不必染色。

閏十二月庚辰。工部言今京師城垣河渠合修治者。請如洪武故事。徵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五府民役之。

皇考以五府州興王之地特加優恤而蠲其田租所以固邦畿也其役之於歲終閒暇之時亦以附送不甚為勞今役之宜體

祖宗之心節用其力寧寬無急訖工之日即遣寧家毋久拘之

永樂十二年三月辛丑

車駕北征至萬全命忻城伯趙葵等督運兵餉命都指揮王喚等以騎兵護送

上進彙等論之曰役民數千里隨軍餽運艱難勞苦此已過矣爾等宜朝夕慰撫勞勉無毒以刑威不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幸

然是重吾過也其務體朕意

永樂十三年春正月己酉行太僕寺卿楊砥奏畿

內民皆養馬近見順天等府所屬多有官軍老幼

無賦役者宜令兵部戶部取勘循例養馬

上語砥曰民間養馬已甚煩擾但以國家武備所急

不可以止官軍老幼艱難者多政當存恤何忍又

令養馬爾用心過矣不聽

永樂十七年秋七月辛亥工部臣奏請以平江伯

陳瑄所統運糧軍士明年俱赴北京營造歲用糧

儲宜令各處糧戶自輸北京

上曰國以農為本人之勞莫如農三時勤力如有思賸水溢歲則寡收幸足供租稅而官吏需索百計終歲不免饑寒又可令運輸數千里之外乎若秋收後運米則北方河已凍候春暖而運又妨農作如其所言公私俱不便其令戶部議兩便之

永樂二十二年秋七月乙酉

車駕北征次通津戍其地平廣多糜子軍士有馳騎犯之者

上適見之急下令止之謂諸將曰能種此者必安業于此不為寇矣彼聞大軍至懼而暫逃後當復歸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幸

今縱騎犯之非仁其禁士卒凡有種藝皆勿犯違

者斬

重農

永樂二年正月己巳戶部尚書郁新言河南等處

管屯都指揮劉英等上屯田歲收之數臣等計

一人所耕不足自供半歲之食皆英等怠惰不

督所致宜罪之以警眾

上以法令初行姑宥之召英等論曰屯田軍國之大

務已驗之良法爾等不留心于此徒坐享厚祿何

為用兵數年今始得休閒而民以疲弊若復役疲

弊之民以贍休閒之卒爲民者愈固爲兵者愈
矣蓋畜兵以衛民豈以兵困民汝等宜深三之三
心勤力以督下人若今歲復怠惰耕獲不及論罪
如法悔無及矣

永樂四年六月丙子廣東布政司奏每歲海外番
夷入貢方物水路以舟楫運載惟南雄至南安限
隔梅嶺舟楫不通自今請用民力接運

上曰爲君務養民今番貢無定期而農民少暇日假
令自春至秋番夷入貢不絕皆役民接運豈不妨
其農事自今番夷入貢如值農務之時其方物並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錄

重

于南雄收貯候十一月農隙却令運赴南安著爲
令復顧侍臣曰民不失其養雖勞之鮮怨民失所
養雖休之不德

永樂十三年正月甲子行在戶部言漕運至漸多
請發民置倉貯之

上曰東作將興不可役民民失春種則一歲之計廢
可令法司除死罪外出徒流以下定奪等第輪作
後不爲例

安民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丙申

上謂兵部臣曰朕初舉義旅清君側之惡罪土好臣
數人而已故將士入城之日市不易肆軍民安堵
今爲衆所推戴嗣承大統罪人皆已伏誅嘉興萬
方同樂至治比聞在京軍民猶有未喻朕心者謂
有復行誅戮之意轉相扇惑何其愚也吾爲天下
之民普吾赤子豈有害之心且帝王刑法豈嘗
濫及無罪爾兵部亟出榜曉諭令各安心樂業勿
懷疑懼敢復有妄言惑眾誣諸人首告犯人處死
家產給賞告人知而不告與犯人同罪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錄

重

三司官奏請發兵討之

上曰此無能爲患而官軍一出必傷及善良但遣一
使特勅諭之可也遂遣行人許子謨齋勅諭曰昔

我

太祖高皇帝開基創業首得江西資其供給以定天
下三十餘年屢加恩澤民皆樂生近建文君信任
匪人收更成法致兵過連歲軍需百費皆出于民
有司又不能撫恤嗟怨盈路民無所控訴致有潛
避山林保全性命皆出于不得已念其所自良可
矜憫朕卽位之後一切罪犯悉赦不問今爲天下

主護守成法嘉與百姓共樂治平獨爾等未復本業因而劫掠群臣奏請調兵勦捕朕慮兵戈所加誤及善良有所不忍故特差行人齎勅諭爾宥爾之罪其卽各復原業永爲太平之民如執迷不悛發兵討罪後悔無及仍勅都督韓觀往招撫之勅至民悉復業

永樂四年三月丁巳遣勅諭海島流人口爾等本皆良民爲有司虐害不得已逃移海島劫掠苟活流離失業積有歲年天理良心未嘗泯滅思還故鄉畏罪未敢朕比聞之良用惻然茲特遣人齎勅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五

諭爾凡前所犯悉經赦宥譬之春冰渙然消釋宜卽還鄉復業毋懷疑慮以取後悔

永樂十一年十一月乙未勅交趾總兵官英國公張輔黔國公沐晟曰交趾頭目中有旣降復叛而復歸者可揀拔一二人宣布朕命悉宥其罪才高下俱授以官庶幾以安衆心

寬賦

永樂元年十月辛酉戶部尚書郁新等奏曰湖廣今年夏稅過期數月不足其布政司府州縣官皆當罪之

上曰賦入有經制人耕獲先後不齊地里亦有遠近之異不可驟論任人長民當使之察其難易而順其情雖取之亦必思有以利之不當急責于民等責必至乎病民其勿問第更與約限令民輸之

永樂四年二月癸酉四川成都等府及貴播二宣慰司西陽永寧二宣撫司奏官民田荒蕪二千六百七十餘頃乞蠲其租賦

上諭戶部臣曰田土荒蕪皆緣人民彫耗所致若復徵其租賦則彫耗愈甚荒蕪愈多矣可併其歲額除之但人民蕃息則土地自闢賦稅自充矣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五

永樂六年三月庚申掌交趾布政司事尚書王福言交趾初平其地徵歛不一請酌量輕重爲定制上曰比除交趾郡縣官朕數諭之爲政務寬簡以綏新附之民無重徵歛歛重者驅民之策也福所言良合朕意遂命戶部會官定議務從輕省

永樂七年十二月丙寅山西安邑縣言縣民逃徙者田土已荒蕪而稅糧尚責里甲陪納

上諭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曰百姓必耕以給租稅旣棄業逃徙則租稅無出若令里甲陪納必致破產破產不足必有逃徙租稅愈不足矣卽移文各

處有若此者，悉停徵其稅，縣官不能撫民，致其逃徙者，如官軍，令即招撫復業，勿復擾之。

永樂九年六月丁未，雲南溪處甸長官司土官自思言本司歲納海肥七萬九千八百索，非本土所產，每歲于臨安府買納，乞准鈔銀為便。戶部以洪武中定額，難准折輸。

上曰：取有於無，適以厲民，此有司之過也。况彼遠夷，猶當寬恤，豈宜拘舊額，其除之。

九月壬午，先有屯種軍擊登聞鼓，訴云：踰年在京操練，至秋始還，而本衛責征于粒，實以公事妨耕。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錄

奏

告訴不聽

上召衛官責問之曰：何得不體人情，而刻薄至此？衛官言：初起自都督府，必欲追納呈上府所下檄。

上召都督府經歷詰之曰：五穀必種而後有獲，豈若汀蕪溪苻，不藉人力，自生成乎？且人一身，豈當有兩役，皆不能對。

上命刑部臣曰：此輩不恤軍士為朝廷歛怨，其治之如律。遂命戶部凡屯田軍以公事妨農務者，悉免徵子粒，著為令。

永樂十年二月庚申，山西猗氏縣耆民張彥清等

言累歲旱澇，田稼不登，乞以八年九年通租折納鈔帛。

上諭戶部臣曰：田有定租，農安得歲常全收？有司但知科征而已，民非甚不得已，豈肯自言？今累歲旱澇，衣食必不給，鈔幣何從而出？宜悉除之。其耆民入賜鈔二錠，遣歸。

五月辛亥初

上平定內難，命北京之民始終報效者，蠲芻糧徭役，給牒為信。至是武清縣民百一十餘戶，以遺所給牒，有司復徵其徭役事聞。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錄

奏

上諭戶部臣曰：遺牒是下不謹，復征徭役，是上不信，不謹其過小，不信其失大，其悉蠲之。

永樂十一年七月乙巳，蘇州之長洲崑山二縣湖廣之常德漢陽荊州長沙沔陽五府州奏：去年河水泛溢，淹沒民田，其稅糧乞俟今年秋徵輸。

上曰：農民終歲勤動，供稅之餘，衣食恒不足。既去年田被水災，而欲以一年所種為二年之租，民之衣食何由而措？戶部宜覆實蠲其被災之租，凡蠲田九千頃。

十二月庚申，四川漢州什邡縣言：縣民自永樂五

年至十年，虧官茶十六萬六百五斤，乞折輸鈔。

上諭行在戶部臣曰：此因近歲役民伐木，妨其採辦，

如又令納鈔，民不能堪。况蕞爾小邑，虧茶動以萬

計，累年所負取償一時，有司逼迫之，必有鬻田產

子女，以免責者，其悉蠲所虧。

永樂十二年十一月庚申，蠲蘇松嘉湖杭五郡水

災田租四十七萬九千七百餘石，初有司請減半

徵之。

上謂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民田被水無收，未有以

賑之，又可徵稅耶？于是悉蠲之。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五
永樂二十年十月戊子，山東高密縣言逃民七百

餘戶，已復業，其累年所負糧芻，上司屢遣催徵，乞

寬貸之。

上諭戶部臣曰：往古之民，死徙無出，鄉安于王政也。

後世之民，賦役均平，衣食有餘，亦豈至于逃徙？比

來撫綏者，不得人，但有科差，不論貧富，一經煩擾，

致耕獲火，時衣食不給，不得已乃至復業，及其復

業，田地荒蕪，廬舍蕩然，農具種子皆無，所宜政宜

賜郵之，乃復徵其逋負，窮民如此，豈有存活之理？

爾戶部其申諭有司，繼自今逃民復業者，積年所

負糧芻等物，悉與蠲免。

賑貸

永樂元年十二月乙酉，北京刑部尚書郭資等奏

真定東強縣民初復業，加以蝗旱流殍者衆，今天

寒，乞遣人覈實以施賑濟。

上曰：民困如此，濟之當如救焚拯溺，少緩即無及矣。

今遣人覆實，展轉往復，非兩月不得，民命迫于旦

夕，其可待乎？命戶部速遣官往賑，又命監察御史

一員監督，賑畢具實以聞。

永樂二年六月乙未，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等往蘇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五
湖賑濟

上諭之曰：人君一衣一食，皆民所供，民窮無衣食，君

豈可不恤？君父也，民子也，為子當孝，為父當慈，各

務盡其道耳。卿往體朕此心，不可為國惜費，蓋散

財得民，仁者之政。

八月甲申，戶部尚書郁新言：四川松潘衛軍士缺

食，請遣官審勘。

上曰：饑者待食，朝不及夕，若待審勘而給，草死多矣。

宜亟賑之，于是命軍士家有十口者給米一石，九

口八口者八十七口六口者七斗，五口四口者六

斗三口以下五斗總小旗給如其月糧之數不必
驗口

承樂三年三月丙午淮安邳州言饑民計其戶數
請得粟九千石賑之

上惻然曰此可給三月耳秋成之期尚遠若止給三
月猶不免于餓死國家欲惠民豈可爲且夕計特
命戶部倍其數給之

六月甲申命戶部尚書夏原吉都察院僉都御史
俞士吉通政司左通政趙居任大理寺少卿袁復

賑濟蘇松嘉湖饑民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四

上諭之曰四郡之民頻年厄于水患今舊歲新

苗未成老稚替替饑餓無告朕與卿等能獨飽乎
其往督郡縣亟發倉廩賑之所至善加緩撫一切

民間利害有當建革者速具以聞卿等宜體朕憂
民之心欽哉無忽

承樂九年七月戊子戶部言賑北京臨城縣饑民
三百六十五口戶給糧二千七百有奇

上曰國家儲蓄上以供國下以濟民故豐年則斂凶
年則散但有土有民何憂不足隋開皇間大旱民

饑文帝不肯開倉賑濟聽民流移就食末歲計所

積可供五六十年倉廩雖豐民心不固煬帝無道
遂至滅亡前鑒具在今後但遇水旱民饑卽開倉
賑給無令失所

承樂十年六月壬申浙江按察司奏今年浙西水
潦田苗無收通政趙居任匿不以聞而逼民輸稅

上以問戶部尚書夏原吉對曰比趙居任奏民多以
熟田作災傷按察司之言不可悉信

上曰水潦爲災人皆見之按察司敢妄言乎愚民雖
間有爲欺謾者豈可以一二廢千百爾卽遣人復

視但曰苗壞于水者獨其稅民被水甚者官發粟
賑之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聖

甲戌勅戶部臣曰朕爲天下主所務安民而已民

者國之本一民不得其所朕之責也故每歲遣人
巡行郡邑凡歲之豐歉民之休戚欲周知也近者

河南民饑有司不以聞而往往有言穀豐者若此
欺罔獲罪于天此亦朕任非其人之過其速令河

南發粟賑民凡郡縣及朝廷所遣官目擊民艱不
言者悉追下獄

甲戌陝西西安等府老人請闕謝賑濟恩命賜道
里費遣還又召問老人今歲禾稼如何對曰來時

甚茂

上曰禾稼雖茂民力未甦凡所借用官糧今年不責爾償俟下年豐熟乃償老人叩謝

上命戶部山東山西皆準此例凡經賑濟者悉免詣

闕謝恩

八月壬戌山東定陶河南中牟等縣耆民詣闕謝

賑濟恩

上諭戶部臣曰天子以天下為家則以天下為休戚

比念民饑命有司發粟賑之此國之恒典况郡縣

儲蓄政為民計而使人廢其農業遠來謝恩非朕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聖

意也已令止之而今復來竝給道里費遣歸其未

至者再移文止之

十二月壬申戶部臣言邳州今歲淫雨傷稼民乏

食命監察御史乘傳往賑之陛辭

上諭之曰民命朝不保夕爾往當如救焚拯溺不可

頃刻稽滯

永樂十二年二月庚申有自陝西來者言鳳翔隴

州民饑

上諭行在戶部臣曰水旱世恒有之國家廣儲積正以備民之急朕數詔有司卹民今乃坐視其饑寒

不言亟令監察御史發粟賑之并按問其長史視不言者罪

八月壬子河間府滄州順天府通州固安縣淫雨寶坻縣雨雹傷稼事

上謂行在戶部臣曰民于此時政望秋成既如此將何以仰給其速遣人臨視果為民患今有司發粟賑之

賑之

永樂十六年七月己巳降勅切責陝西布政司按察司曰比聞陝西所屬鄜縣歲屢不登民食弗給

致其流莩爾等受任方牧坐視不恤又不以開罪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聖

將何逃速發所在倉儲賑之稽遲者必誅不宥

十二月辛丑以陝西旱命成山侯王通偕戶部官

馳傳往賑之通等陛辭

上諭之曰民饑餓朝不保夕譬之赴救水火當速往毋緩早至即存活亦多爾至彼其有司一切不急

之務悉停止之民間事有不便者條陳以聞于是

賑饑民九萬八千餘戶給米十萬四千三百餘石

鈔十二萬六千三百錠

永樂十八年十二月辛酉

皇太子奏前過山東境內遇民饑即令布政司發

粟賑之

上曰正是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况百姓吾赤子乎

永樂二十年三月丙寅戶部言直隸開州徐州高邑靈壽樂城等州縣民饑

上慨然歎曰君以民立國古人所以致雍熙之世者其道始于民足衣食雖有水旱災傷焉民不至于饑寒者則恃蓄積有素但如漢文景之世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唐太宗時民間斗米三錢行旅不賣糧亦何憂水旱

皇朝世法錄 卷八

皇考置預備倉出內帑易粟儲之以賑饑荒此誠良法然有司必至饑民嗷嗷始達于朝又必待命下乃賑之其餓死者已不逮矣其令有司今後遇饑荒即馳實發倉賑之而後奏聞可也今各處所奏民饑宜急遣官賑之

卹災異

永樂元年六月甲子戶部尚書郁新言河南郡縣蝗所司不以聞請罪之

上曰朝廷置守令資其惠民凡民疾苦皆當卹之今蝗入境不能撲捕又蔽不以聞何望其能惠民此

而不罪何以懲後命都察院遣監察御史按治之

永樂五年六月辛亥廣西布政司奏柳州自正月至六月不雨

上覽奏憂形于色語廷臣曰春無雨則不得種夏無雨雖種亦且稿死此民一歲之計無望矣命戶部遣人馳往視之

永樂十年七月己酉浙江平陽縣獻嘉禾百六十四本

上顧尚書夏原吉曰嘉禾雖豐年之祥然今四方鼓奏水旱未必皆豐宜遣人巡視存卹不可恃此原吉等頓首曰

陛下存心于此實社稷蒼生之福

永樂十一年正月壬午

上謂通政司通政馬麟禮科給事中朱希曰在外有司官來朝朕令言民間利害率云田穀豐稔閭閻

樂業比聞山西饑民有食樹皮草根者未聞有一人言之自今言民情者悉記之如境內有災傷饑饉不自言致他人言之者必正其欺隱之罪

五月己卯朔山京諸城等縣蝗命有司捕殄且諭

之曰蝗苗之蠹爾不能除之亦民之蠹今苗被去
養之時宜盡力捕瘞無遺民害

九月壬午

上謂行在戶部臣曰近山東蝗生有司望視不聞及
朝廷知之遣人督捕則已滋蔓矣此豈牧民者之
道其令各郡縣每歲春至驚蟄之時即遣人巡視
境內但有害稼若蝗蝻之類及其時初發即設法
捕絕或蟲蝗有遺種亦須尋究盡除如因循不行
府州縣官悉罪之若布政司按察司失于提督同
罪其各處衛所令兵部一體移文使遵行之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罪

抑祥瑞

永樂二年七月辛酉禮部尚書李至剛奏今歲山

東郡縣野蠶成繭纒絲來進請率百官賀

上曰野蠶成繭亦常事不足賀使山東之地野蠶盡
繭足衣被其一方而未及天下朕之心猶未
安也朕為天下父兄一飲一食未嘗忘之若天下
之民皆飽暖而無饑寒此可為朕賀矣乃止

永樂七年三月甲寅文臣進白象泰寧侯陳珪率

文武百官上奏賀

上曰卿等但盡心為民以副朕望白象世常有

者勿賀

七月辛卯順天府密雲縣民獻嘉禾賜鈔二十錠
先是行在禮部尚書趙雅以禎祥疊見若兩岐之
麥野蠶成繭日食不見之類皆欲稱賀

上悉却之至是又因獻嘉禾欲率廷臣上表賀

上曰古之帝王為治尚敦實黜浮華朕德弗逮但得
四叙協和海宇康乂黎民衣食給足即國家之福

一物之異皆偶然耳何以賀為遂止

八月甲子山西代州繁峙縣獻嘉禾凡二百七十

九本行在禮部尚書趙雅奏曰前密雲縣民獻嘉

皇明世法錄 卷八

文皇帝實訓

聖

禾

陛下却群臣之賀今嘉禾又至此實聖德之應請率

群臣上表賀

上曰朕奉天子民正願天降豐年使四海之人皆足

今蘇松水患未息近保定安肅處州麗水皆雨雹

潭河决于固安傷禾稼且四方之廣尚有未盡聞

者不聞群臣一言及弭災之道而喋喋于賀嘉禾

謂禎祥朕德所致其災異非朕所致乎爾等宜輔

朕修德行政他非所欲聞也

永樂十一年五月丁未時將獻騶虞行在禮部尚

書呂震奏賜虞上瑞請明且率群臣上表賀

上曰百穀豐登雨暘時順家給人足此為上瑞賜虞

何與民事不必賀震固請

上曰大臣之道當務為國為民汝能效李沆為人則

善矣震退

上顧侍臣曰震可謂不學無術者也

永樂十二年九月戊寅榜葛刺國王賽弗丁貢麒麟

禮部請上表賀

上曰濔字清寧遠人嚮化貢獻方物斯皆

天與

祖宗之佑卿等但當夙夜竭心輔治以惠天下天下

既安雖無麒麟不害為治其免賀

永樂十三年九月戊申西域貢獅子文武群臣以

為

聖德遠及所致叩頭稱賀

上曰遠人貢土物以達誠何用賀書詩所稱唐虞三

代之治曷嘗及祥瑞蓋古聖賢之君但求時和歲

稔百姓家給人足即是太平隋煬帝時孔雀集朝

堂百官稱賀元順帝時兩都桑果葉皆生黃色龍

文又有嘉禾一莖至八穗者又常有五色祥雲見

上曰此歲壽星見卿等以為瑞致禍然四方旱澇惶

特此而躡卒皆亡滅前鑒如此朕與卿等但當祇

守祖法敬事無怠以保鴻業不可萌侈心

十一月庚子行在禮部尚書呂震奏麻林國進麒麟

麟將至請于至日率群臣上表賀

上曰往者翰林院言修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書成

欲上表進朕則許之蓋帝王修齊治平之道具于

此有益世教可以表進麒麟有無何所損益遂已

永樂十四年八月癸酉且壽星見欽天監以聞行

在禮部尚書呂震率文武百官請上表賀

上賜勅諭之曰朕惟

聖明世法錄 卷八

太祖高皇帝膺受

天命掃除群雄創業垂統立綱陳紀以安天下臻茲

太平是以上天垂象屢顯鴻應朕朕涼薄曷克膺

茲別天道無常惟德是輔凡為臣民能遵守

太祖高皇帝成憲為子盡孝為臣盡忠奉公守法安

分守已用承福祐國家之祥孰大于此爾文武臣

僚宜各盡心乃輔朕不逮國家有永遠之安爾等

暨爾子爾孫亦同享永遠之福壽星之瑞勿賀

永樂十五年七月戊寅且壽星見百官請賀

上曰此歲壽星見卿等以為瑞致禍然四方旱澇惶

特此而躡卒皆亡滅前鑒如此朕與卿等但當祇

守祖法敬事無怠以保鴻業不可萌侈心

十一月庚子行在禮部尚書呂震奏麻林國進麒麟

麟將至請于至日率群臣上表賀

彥比比有之。而鮮有為朕言者。朕之所願。時和歲豐。天下之人。俱得其所。賢者在位。讒惡不作。百工樂任其事。政平論理。國家清明。此可為瑞。壽星之瑞不足賀。

永樂十七年九月丙辰。卿雲見。欽天監言占書。卿雲喜氣也。太平之應。又曰。天子孝則卿雲見。君聖臣賢。天下順心。則日旁氣如龍鳳。茲實上瑞之應。禮部請率文武百官。上表賀。勅免之。且諭侍臣曰。昔帝舜之世。萬邦協和。故百工有卿雲相和之誦。朕寢食之間。恒慮政事有缺。民生未安。安敢恃此為祥。縱是上天委朕。朕與卿等。正當憂勤惕厲。以答天眷。何以賀為。

天眷何以賀為。

皇朝通志

卷八

文宗皇帝

三